

十二

飞云观主做梦也未料到洞内藏有人，洞仅三尺见方，他必须钻出，脑袋刚入洞、右肩便被一只铁钳般的大手扣住了，五指深入肉中，大拇指扣紧了井肩穴，任何练气高手也无法再抗了。

接着，一把鬼头刀的锋利刀尖，抵住了他的咽喉，把他吊在洞口上，上下皆难。

满天花雨低沉的向后叫：“张兄，你先到外面去设法将网弄下来。”

洞中钻出恨地无环，降下支臂站好，说：“砍断巨索或者将网拉上便可。”

飞云观主已被制住，仍然顽强地恶狠狠地说：“巨索一断将有毒烟喷出，你们别想活。网放下之后，压下地面的机掇，水门自启，你们全得死。”

恨地无环向老道背后连劈三掌，恶狠狠地说：“狗东西还敢嘴硬？你这无耻的江湖败类猪狗不如，老夫投帖登门求情，你却在酒中下毒将老夫锁在石牢中折磨，你眼中还有江湖规矩？说：怎样才能将人放出？不然，哼！你将死活都难。”

三劈掌下手甚重，飞云观主的脊骨软了，下半身软绵绵地。满天花雨也咬牙切齿地说：“这家伙确是罪该万死，他在岳阳做案，先向在下下手，在我家水井中下毒，将我一家人昏迷，把我掳来百般威迫，要俞某做他的狗腿子，委实欺人太甚，不杀他此恨难消。老道，你说是不是说？”

飞云观主还未开口，对面墙上的一盏长明灯突然无故自熄。他桀桀笑，傲然地说：“贫道的弟子已将所有的出路封闭，你们谁也别想活，放下贫道，咱们慢慢商量。”

“哼！你还想要挟么？”满天花雨怒叫。

“放下贫道来！不然你们死定了。”飞云观主也怒叫。

“哈哈！难道你不死？”满天花雨问。

“有你们几个人陪死，贫道何所惧哉？放手！”

满天花雨大怒，鬼头刀连闪两次，老道两耳飞坠坑底，鲜血外涌。

“太爷好好伺候你，看你凶横到几时，我不相信你临死还会比太爷凶。”满天花雨厉声说。

“哎……你们将死无葬身之地……”飞云观主仍然凶狠地叫，但后面的话已叫不出来了。

满天花雨将刀尖伸至他的口中，猛地一绞，传出一阵暴响，老道满口牙齿一颗颗往外跳。

下面网中的秋岚叫：“俞兄，请夺下老道右肋下的大革囊，在下感激不尽……。”

恨地无环将革囊取下，挂在腰上说：“老弟台，老朽先替你。暂时保管。”

刀尖刚离开老道的口中，老道含糊地叫：“天鹤，关……关机……关。”

对面灯座的方孔中，伸出脸色苍灰，有气无力的天鹤，他被九华羽士打得头青脸肿，内伤甚重，一直在密室养伤，观中有警，所有的人全逃了，他忍不住扶病而起，想看看外面的形势，恰好被他赶上了。他爬伏在洞口，叫“师父，已经闭死了……”

恨地无环巨斧疾飞，相隔四丈，斧化电虹一闪即至。

天鹤话未完，突见巨斧飞到，合该他死于非命，双手一掌便待退出。但身子已经不灵活，想退已嫌晚了，“咔”一声斧刃劈开头颅，直抵颈胸。

斧刃受阻。斧柄向上扔，斧柄长有四余尺，洞只有三尺高下，“叭”一声击中了洞上壁，巨斧反弹而出，掉下坑去了。

满天花雨扭头一看，惊道：“糟！洞后已被巨石填死了。”

“下去再说。”恨地无环说。

下面的秋岚高叫道：“不可下来，何不由上面的翻板设法出困？”

“桀桀桀……所有的机关皆封闭了，你们都……都得……死！”飞云观主厉恶地笑着说。

满天花雨冷笑一声，将刀搁在老道的颈子上，冷笑道：“可是，你得先死。”

他缺德，不一刀将颈子砍断，却来回拖动，象锯子般慢慢拖拉，锋刃先入皮，再割破肌肉。

耳下的大动脉一断，鲜血激流。飞云观主不再嘴硬了，含糊地竭力地大叫：“住手！”

住……手！我……我说……”

可是一切都嫌晚了，耳下的大动脉一断，锋刃已割入颈骨缝，浑身一震，他已说不出话来，脑袋拼命向下缩，牙关紧收。

满天花雨想不到老道临死失威，收手已来不及，一咬牙，鬼头刀的锋刃一带，飞云观主的脑袋向下飞坠。

“这家伙好没种，便宜了他；”恨地无环说。

满天花雨丢掉老道的尸体，向后退，片刻重中：“不行，石厚不下五尺，是千斤闸一类重家伙堵住了，咱们被困啦！”

“先别管，救下面的恩人上来再说。”恨地无环叫。

他抓住巨索，向上拉。滑轮徐转，怪网上升。

岂知他刚抽出一手向前抓，拍一声巨响，巨索突然齐墙根而折，怪网急沉。他站在支架上，重心倏失，人向前栽，立脚不牢，被网索带倒了。

“砰”一声响，怪网落地，秋岚也随网躺下了。他内伤沉重，独角天魔一脑袋沉重已极，撞得他内腑离位，这时连站也站不住了。

恨地无环却未掉下去，百忙中抓住了支架，悬吊在架上，手一带，人又重新上了支架。

蓦地，地底吱格格一陈巨响，出现了四个尺大水孔，水柱上冲，高有二丈余，几乎喷至坑顶声势骇人。

“快下去破网。”满天花雨大叫，一跃而下。

“先解网上的人，那是东海神尼前辈。”秋岚在下面叫。

支架对向伸出，各长丈二，中间只有丈六空间。恨地无环飞跃而过，信手抓住巨索一拉，巨索果然也应手而出。他慢慢松手，一面叫：“老菩萨，小心着地。”

网放下了，他也一跃而下。两人火速将网口的套环解开，放出网中的人。恨地无环拾回巨斧抽着冷气叫：“糟！我不谙水性，岂不完了？”

五个人中，东海神尼师徒水性了得。秋岚更不必说，满天花雨生长在洞庭湖畔，水性自然过得去。

“我会照顾你，别慌。”满天花雨说。

东海神尼向两人道谢毕，苦笑道：“如果上面的翻板上不曾加了重物，脱困不难，不然危矣也！贫尼先上去瞧瞧。”

她抓住另一张怪网向上揉升，上了支架，用游龙术斜攀上坑口的翻板伸手探看。

水急剧上涨，不片刻便到胸口了。

琬君不住向秋岚打量，她认得秋岚所穿的水靠，星眸中泛上惑然的神色，讶然问：“你……你不是被我失手打……打死了么？”

她口不择言，大概被怪网捆住了。秋岚一面接过恨地无环的大革囊，一面检查防水油绸包得是否严密，一面说：“姑娘，你怎知找死了？”

满天花雨不知姑娘的来路，不悦地说：“小姑娘，你怎么这般冒失？也不知忌讳，凭你也敢说能失手将这位恩公打死了？”独角天魔也被他击倒哩！如果没有他，咱们这些人早就没命了。”

琬君吃了一惊，意似不信地叫：“独角天魔被击倒了？是真的？”

“谁骗你了？这位恩公也受了伤，只是，他仍咬紧牙关支撑，穷追飞云观主……”

话未完，秋岚身形一晃，说：“诸位，快先登上木架。最好能助神尼老前辈开路脱困。水淹至箭口，留箭可能发射，浮在水面太危险。”

他的声音已有点变了，内伤开始发作。姑娘从他的双眼中看出了危险，急忙挽住他说：“你受了严重的内伤，赶快按下心神。我这里有最好的疏经保腑灵丹，先服下保全元气再说。”

满天花雨也靠近相扶，关心地问：“要不要在下推拿疏血？能支持得住么？”

秋岚服下姑娘送至口中的两颗灵丹，道谢毕，苦笑道：“独角天魔果然可怕，我已内腑离位了，但仍能支持，谢谢两位的关心。快上，在下必须在今晚离开，不然将误人性命，请诸位费心速找出路。”

满天花雨向姑娘说：“请姑娘照顾他，在下去助神尼找出路。”他放了手，招呼恨地无环攀绳揉升。

翻板已经切死，推为开扳不动，而且无处立足使劲。三位高手只能扳吊在坑口旁，用一手以刀斧狠命砍劈，危险万状，稍一大意便会失足坠下。

姑娘挽住秋岚，一手攀住巨索。水势汹汹，不久便接近了两丈高的箭口。

“离开支架。”秋岚低叫。

蓦地，十六个箭口在水花翻涌中，喷射出无数劲矢。姑娘拖住秋岚向水底一钻，躲过了箭雨片刻，预计水已淹没了箭口，方冒出水面。

她发觉秋岚已毫无挣扎的模样，吃了一惊，尖叫道：“你……你怎么了？怎么了？”

秋岚一无动静，双目已经闭上了，浑身软绵绵，逐渐变冷。

她大惊失色，拉掉了秋岚的头罩，看到他苍白的俊脸，似乎已经死去多时啦！

水向上涨，直涨至三丈五六了，上面的翻板只被砍开一个两尺大的小孔。板厚约在五寸左右但板上方似乎盖了一块巨大的铁叶板，刀砍在上面响声震耳，火星飞溅。

水快近顶，危机已至。

恨地无环心中焦躁，向满天花雨叫：“抓住我的脚，送我到壁根站好。”

一面叫，一面将巨斧交与东海神尼。

满天花雨游近，抓住恨地无环的双脚，送至壁旁。水已淹至下颌，他已感到吃不消了。他叫道：“将我的身子摆平，双脚抵住坑壁上。”

满天花雨心中也焦急万分，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托平他的身子，使恨地无环的双脚抵在坑口壁上。

先前身子悬空，只能一手用力，恨地无环无用武之地，这时有人托住了身子，脚便可平实地蹬实了坑口壁，是时候了。他双手托住上层的铁叶板，喝声“起”！

铁叶板奇迹地升起七八寸。一旁的东海神尼眼明手快，急将巨斧向里塞，抵住了铁叶板不许下沉。

但恨地无环已经力尽，铁叶板再也无法上升了。

姑娘挽带着秋岚，但她不敢将秋岚的景况惊动正在合力辟出路的人，芳心大乱，看了坑口的光景，她心中一凉，不消多久，他们全得淹死在水中了，已经剩下不足五六寸的空间，必须仰面方可呼吸，大难将至。

秋岚突然悠悠苏醒，低叫道：“姑娘，放下我。”

“不！你……”姑娘焦急地抗议。

“我要助张老前辈一臂之力。”他答，手一挣，便脱离姑娘的掌握。

生死关头，他似乎已恢复了体力，一手扳住坑口，一手顶住着铁叶板，向恨地无环叫：“张老前辈，我叫三声，咱们同时用力。一！二！三！”

“起！”恨地无环大吼。

数千斤的沉重铁叶板，在两个具有千斤神力的高手下，逐渐翘升而起，直升至两尺四五方行止住。

“快出去、在上面揭住铁板。”秋岚居然还可以说话。

东海神尼先丢出巨斧，侧挪而出。满天花雨在中，琬君姑娘殿后。三人出了坑，合力抵住了铁叶板，神尼叫：“两位可以出来了。”

“你先出。”秋岚向恨地无环叫。

他们全部出了坑，水刚好涨满坑口。放下铁叶板，姑娘掏出火摺子擦亮，叫苦道：“是一座死室，天呀！”

确是一座死室，宽仅两丈，四周是两尺大小的巨石砌成的石墙，顶上是巨大的横木，盖上了同样大小的巨石。四面的墙上，四盏长明灯已经熄了火。

东海神尼接过火摺子，点燃了长明灯，说：“先仔细想想，我们刚才才是从何处进来的。为师记得进来时木门虚掩，发觉后面有暗器喷射，便闪入门中着了道儿。找到进来的方向，那一面石壁必定薄些。”

三人分头用兵刃在墙上敲打，姑娘则替秋岚在胸口推拿，一面埋怨道：“你……你真是，伤势沉重，你还……还……”她说不下去了，秋岚脸上冷汗直冒，颊肉痛苦的痉挛。她无限怜惜地凝视着他，颤声说：“原谅我，我……错了，如果没有你，我们都得淹死在石室中。原谅我，你……你得保重。”

秋岚已陷入昏迷中，突然大叫道：“出去！出去！我必须出去，有人在等着我援救，他们在坐以待毙，我非出去不可。”

他疯狂地挣起，姑娘惊叫：“不！不！你必须躺下来休息养神，你……”

她怎能按得住秋岚？秋岚形如疯狂，拨开姑娘奔向恨地无环，一把抡过巨斧，“铮”一声巨响，火星飞溅，石屑激射。

“铮铮铮铮！”他连攻五斧，用斧背狠击，巨石裂碎了一角，石块松动。

“我必须出去。”他疯狂地叫，又是一斧欣出。

“让我来。”恨地无环大叫，不管三七二十一夺过巨斧。

秋岚似乎已经力尽，虚脱倒地，倒在抢到的瑰君姑娘怀中，他仍在喃喃地叫：“我必须出去的，必……须出去，时辰不……不多……了……”

“你必须安静些，急不是办法的。”姑娘凄然地低叫。

石墙不是砌的，而是镶合，所以相当费劲，而唯一可用的工具只是一把斧头，破墙的进展相当慢。费了好半天功夫，打碎了一块巨石，却发现外面还有一道更厚的石墙，把全力辟路的人急得心中发焦，如果这时有人在外面，岂不可怕？

外面阳光高照，已经日上三竿了。

金四娘呆呆地坐在后山坡的大树下，门中不住在念，“我该不该等他？该不该等他？独角天魔一群人会不会转回来？他是否会回来？”

她还不知道秋岚已经被困在观中，还以为他追飞云观主去了。

树倒猢狲散，飞云观的老道似乎没有人返回观中。即使有人返回，看到坡上居高临下监视着观殿的金四娘，岂敢再留？早已悄悄溜走了。

同一期间，飞龙秋雷与一剑三奇的船，已经到了巫峡的巫山十二峰下，碰上了先一步赶上的水寇。巴山苍猿的死党五蛟龙，誓为死去的寨主报仇，志在必得。

一剑三奇的人死伤惨重，逃的逃，散的散，残余的五艘快船人数所剩无几。

也在同一期间，巫山县的码头上，笑弥勒与慕容永叔望穿秋水，等待着秋岚。船上每一个人神色紧张，焦躁不安。如果午夜一到，乔家姐弟只好准备后事了。

乔家泊船的码头左面，十艘大船陆续离开了码头，下放巫峡，船上有龙形剑王玉堂和绿凤孟娥。

密室中，三个人轮流运斧向石墙进攻，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光，反正所有的人都饥火中烧，力道渐减了。镶砌的石墙，必须逐石击碎，而且墙共有两层，洞开得小便不易运劲，可知工作相当艰巨。

第一道石墙厚有两尺，第二道竟有三尺厚。

轮到恨地无环向石墙进攻，满天花雨擦掉脸上的石屑和汗水，走近姑娘身旁，低声关切地问道：“姑娘，他怎样了？”

“服了家师的安神药，他睡着了。”姑娘黯然地答。

东海神尼脸色沉重，说：“假使在两个时辰内，他不能获得象少林八宝紫金夺命丹一类疗伤圣药，可能将变成残废，他的伤势太沉重了。再就是他心中焦虑，影响伤势恶化，委实令人担心的。俞施主可知道这位施主的来历么？”

满天花雨摇摇头，苦笑道：“在下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为了金四娘盛蛊的革囊而来的人，他一直不愿通名道姓，甚至不想以真面目示人。”他将秋岚进入秘牢救人，直至与独角天魔交手，活僵尸突然现身的事一一说了，最后说：“想不到他年纪小小，竟有如此超凡入圣的高明身手。看来，金四娘也许已经走了，哪位能将革囊带出，金四娘如果不在便无处交换解药，他这次冒险入观的心血，前功尽弃，多令人伤心啊！”

姑娘心神已乱，没头没脑地问：“俞前辈，他要解药救什么人？”

满天花雨耸耸肩，苦笑道：“我连他的姓名也一无所知，怎知他要救的人是谁？由他拼命和无比关心的情形看来，待救的人必定是他的亲人无疑。我和张兄恨地无环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所以愿追随他尽力，岂知却碰上这令人急死的鬼石室，真要命。贤师徒到中原行脚，怎会到这儿来冒险的？”

东海神尼长叹一声，说：“贫尼受荆州府长沙寺一心大师之托，前来拯救一个姓黎的姑娘，好不容易得入后殿，却掉在网窟内等死，幸得诸位相救脱险，贫尼感激不尽。

看来，那位黎姑娘恐怕已遭了毒手，贫尼惭愧已极。”

“听说恶道将掳来的美女藏在静室中，赎款奇高，所以事实上愿花巨款赎回的人少之又少，因此他除了自己留下以外，大都将人送给他的爪牙糟蹋，师太恐怕来迟了。”满天花雨在东海神尼之火上，浇了一盆冷水。

正说间，“吟”一声巨响，地面一震。恨地无环大叫道：“打通了！有救了！”

众人大喜，向前一拥。第二道石墙被恨地无环打通一个三尺见方的大洞，里面黑沉沉。

大喜过望的恨地无环正待钻入，东海神尼低喝道：“且慢！稍等等。”

她拾起数块石屑，一声沉喝，伸手穿洞洒出。

满天花雨也不慢，他已打出了三把石屑。

黑暗中，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

东海神尼拂尘急舞，突然穿洞而出。

“铮”一声巨响，有兵刃被击飞的声音，接着“呛当当”清响震耳，显然有刀剑一类兵刃落地。

黑暗中，传来东海神尼一声低喝：“俞施主，可以掌灯出来……”

满天花雨取下长明灯，钻出洞外。姑娘抱起了秋岚，由恨地无环断后，钻出洞外左右一分。

这是一间被铁叶门闭住的静室，相当宽敞，前面有两座铁叶门，左右各一座，密布着钱大的圆头钢钉。室中设有神案、拜坛、鼎炉，还有三根皮鞭，一张形如老虎凳的怪长案。灯光一映，室中景物在目。一个年青道人脑袋被石块所击破，另一名年青道人，脸色死灰站在墙角，被东海神尼用拂柄抵在他的胸前，压挤在墙角动弹不得，两把长剑遗落在地上。

“带咱们出去，不然你得死。”恨地无环大叫。

年青人抽着冷气叫：“如果能出去，小道早就出去了。小道是看守静室看管女肉票的人，从未单独外出过，不知这扇外出的门是怎样开启的。”他指了指右首的铜钉铁叶门，恐怖地摇头。

秋岚恰在这时醒来，挣扎一下，急问道：“道长，观主的静室在何处？”

年青人向左首铁叶门一指说：“这间就是。”

“能开门么？”

“可以，除了进出的门，余三间小道皆可打开。但三间秘室皆无出路。”

秋岚挥挥手说：“劳驾，把三扇门全部打开。”

三扇门的开启机括皆是门左的灯座，门打开了，众人眼前一亮。飞云观主的居室，牙床锦被极尽奢华，金珠宝玩在灯光下宝光四射，那象一个方外人的居室？简直是皇侯的寝宫。

另两室中，共有十九名掳来的美女，由两名中年道姑装扮的女人管领，惊惶地缩在室中发着抖。

秋岚一把拉着小道人奔入室中，说：“小道长，我保证你的安全，但你将观主百日飞升丹的解药给我。”

小道人大喜，说：“不难，施主希能言而有信。”

眼看天色已近黄昏，山坡上的金四娘焦躁已极，她坐立不安，盯视着下面静静的飞云观，心乱如麻，银牙一咬，自语道：“我只好走了，看来，我只得暂时放下洞庭的事，先找毒王拔除百日飞升丹的毒质再说。可是……可是，我的法宝已失，怎能迫毒王乖乖拿出解药来？爷爷的行踪如谜，不然找到爷爷便任何都不怕了！”

她正待动身离开，突觉左侧林中有人影一闪。

她不愧称老江湖，先不移动身躯，缓缓用目光搜视。不错，有人，一个老道。她认得，那是飞云观主的大弟子天鸿道人，正从一棵大树后窜出，闪电似的躲到另一棵巨树后藏身。

她不肯失时机，立即蹲下。双方相距约有十余丈，中间隔了无数树木，不留意是很难发现对方的。天鸿的注意力全放在下面的飞云观，没留心附近有人。

是祸躲不过，老道活该倒霉，他那儿看不清观后的景物，便小心的逐树纵跃，向这儿窜来。

金四娘早已伏身树后，从草梢头的空隙中全神待敌。

近了，天鸿从三丈外一棵树后窜出，捷逾电光石火，一闪便至，恰好到了金四娘藏身的巨树后。

金四娘伏在树的另一面，不等老道将身藏好，突起发难，伸手扣住老道的右脚猛带，同时一掌劈出，“噗”一声劈中天鸿的膝盖，膝盖立碎。

“哎……”天鸿厉叫，仰面便倒。

金四娘暴起，一脚扫出，小蛮靴的钢尖比利刀钢锥更霸道，将老道的左跨骨踢得出现一个大血孔，伤至骨内。

老道狂叫一声，伸手拔剑。

金四娘冷笑一声，俯身一把扣住老道拔剑的手向上提，左手出如电闪，一连三劈掌全落在老道的胸颈旁，老道杀猪般哀号不已。他毫无还手的机会，做梦似的躺下了。

金四娘夺过长剑，劈胸一把将老道抓起，拖死狗似的往林木深处走，在一丛松林中将人往下丢，叱道：“你先看看，要死要活悉从尊便。”

天鸿下半身已成了废人，上半身麻木，但一双眼却可见物，在落日余晖中，他头上的景象令他汗毛直竖，魂飞魄散。

头上，玉虚子的手脚，被四根山藤勒住，倒吊在两棵松树之间，上脚不沾天，头下不沾地，口中勒了一条布带，眼耳鼻中血不住往外沁，脸上的肌肉不住扭曲痉挛，显然还未断气。脚筋和肩筋已被扭断，山藤拉得紧紧地。看了这光景，天鸿感到毛骨悚然，魂飞魄散。

“晚间，蛇虫便会替他收尸了。”金四娘冷酷的说，一面解老道的剑鞘自己佩上。

“饶……饶命”老道惊饰地叫。

“你要活？”

“请……请高抬贵……贵手。”

“贵观主的下落，招出来。”

“贫道不……不知，所以前来探……探着。”

“百日飞升丹的解药，拿来。”

天鸿摇头，哀叫道：“姑娘明鉴，家师的解药，只有他自己知道……”

“你不说？”金四娘切齿叫。

天鸿惊得屁滚尿流，双手吃力地乱撑，哀声叫：“贫道确实是不知，师父平时只叫两个内房小师弟取出收入，不由他人经手。师父的密室，不许观中任何人进入，里面的两个小师弟也不许外出，谁也不知……”

“你两个小师弟呢？”金四娘抢着问。

“大概仍在观中密室，他两人不知道出路。”

“你该知道入室的路，你是十三弟子中的老大。”

“贫道只进过一次，恐怕记不得了。”

金四娘拔剑砍一两个树叉，丢下说：“站起来，带我走。”

天鸿不敢不走，挣扎着拾起树叉当拐杖用。在拾树叉时，他眼中冒出一阵怨毒的火花。

他们从侧殿进入。金四娘紧随将天鸿，天鸿下身用不上劲，吃力地仗着两支树叉走路。

进入了黑暗的甬道，金四娘一把扣住天鸿的后颈，亦步亦趋，一面凶狠地说：“你如果想捣鬼，不活剥了你的皮，我金四娘就不配称三凶之一。”

“贫道怎……怎敢？”天鸿战栗着答。

转了几个弯，长明灯的微弱光芒从每一转角处透出，所看到的全是石室、铁叶门、石走道、神龛，上不见天，下不见土，这儿是永不见天日的密室内部。

天鸿一面走，一面说：“金姑娘，小心脚下，进入密室的人，今生再也不会重见天日了，这儿随处皆有凶险，随时皆有不测之祸。”

“废话！为何今世再也不会重见天日？”

天鸿扭转身躯，突然哈哈狂笑。

在笑声中，传出阵阵撞击的震耳巨响。

金四娘脸色一变，厉声问：“你笑什么？”

“哈哈哈哈哈！笑我今生艳福齐天，有你这位早年四大凶人的孙女儿陪葬，我怎能不笑？哈哈哈哈哈！”

金四娘知道不妙，伸手便抓。

天鸿将双叉掷出，扑上叫：“来吧！一刻千金，妙啊！哈哈！”

“轰隆隆”连声大震暴起，前后走道被突然移来的沉重铁叶门闭死了，左面的石墙徐徐收拢了。天在动，地在摇，机轮轧轧声刺耳，八尺宽的走道愈来愈窄。左右两盏长明灯的火焰不住跳动、逐渐移近。

金四娘大吃一惊。一脚将天鸿踢倒，慌乱地两头急奔找出路，但一切已来不及了。

石墙渐近，四尺，三尺了。

她背抵住石墙，手脚死撑住前面移来的活墙，但万斤力道她挡不住，墙仍在移动。

“哇！”两盏长明灯一挤，断了，灯光候灭。

“完了！想不到我竟死在这个鬼地方。”她绝望地叫。

石墙迫近了，她的手脚已软，长叹一声，切目待死，准备迎接变成扁鸭，骨碎肉溶的最后一刻到来。石墙接触她的胸口了，一挤之下，她急得昏厥了。

不知经过多久，她突然在寂灭中悠然醒来，吁出一口长气，徐徐张开凤目，眼前灯光大明，耳听耳畔有人在叫：“好了，她醒来了。”

她大吃一惊，一跃而起。

这是一间走道旁的雅室，凉风习习，窗门大开，可以看到窗外的树影。室中灯火通明，她看到室中四个男女，正站在她面前注视着她。她身前，正站着穿了水靠戴了头罩，一再救了她的入手中提着她的大革囊，倚在一个千娇百媚的小姑娘腕臂中。

“我……我不是做梦？”她吃惊地问。

戴头罩的人正是秋岚，他虚弱地说：“金姑娘，你被机关陷住，恰好我们在隔邻密室中，石墙自启，我们出险时便发现了你，幸而你处身在近铁叶门的一端，所以能及时将你救出。”

“哦！又是你救了我。”

“不！救你的人是东海神尼老前辈，在下已自身难保，不敢居功。”

“你——”

“我被独角天魔撞了一头，内腑离了位。哦！这是姑娘的革囊和百日飞万丹的解药，尚请将解蛊药见赐。”

金四娘接过革囊，问：“解药从何处得来的？”

秋岚向外面一指，说：“外面有满天花雨俞兄，救了十九名难女。还有一个小道士守着，他是飞云观主的密室二童之一，解药是他取来的，绝无虚假。姑娘，请将解药见赐。”

金四娘吞下三颗玉色丹丸，急忙解开革囊，逐一检视里面的瓶盒笼袋。

她抬起头，粉颊绽上了朗笑，向众人扫了一眼，笑道：“壮士，你太冒险了。”

“什么？”

“革囊入我之手，你们这些人随时可以丧生，你却大意……”

“贫尼却是不信。”东海神尼冷然说。

金四娘淡淡一笑，傲然地说：“信不信由你，我金四娘决不是浪得虚名的三凶之一，但你们尽可放心。这位壮士三番两次救我的命，我金四娘再没有人性，也不会对他下手。

老实说，象这种具有坦荡胸怀的人，世间确是少见，这种人杀之不祥。”她转向秋岚，笑问：“你说吧！要什么解蛊药？”

“你的蓝蛊虹和蛊纳环的解药，尚请见赐，时辰不多了。”

“什么？你……”金四娘讶然问，随即冷笑一声，说：“哦！原来你是为洛阳乔家的人讨解药。说，你与他们有什么渊源。”

秋岚摇头苦笑，说：“在下与乔家素不相识，但在酆都那天，乔家姐弟两人之所以被姑娘所伤，起因全为了在下。因此，在下有责任替他们讨解药。”

“为何起因在你？怪事！”

“在仙都观下，乔小弟是跟踪在下的，不小心而被姑娘所伤。”秋岚只好撒谎，他不愿说出在酆都城的事。

金四娘吁出一口气，苦笑道：“就因为这点原因，你便不惜生命替他们姐弟卖命？”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果他们死了，在下一辈子永难安心，必须尽力替他们设法。”

金四娘死死地盯着他，久久方说：“你是非常人，世间象你这种蠢才实

不多见，我服了你。”她取出两种药丸，一灰一蓝，每样倒了五粒，又道：“看颜色你便可对症下药了，一粒外敷，一粒内服，足矣够矣！余三粒送你防身，可解一般蛊毒。

但你得赶快了，午夜一过，你就不必用药了，目下已是初更将尽啦！”

“谢谢你，金姑娘。”秋岚感激地说，伸手接药。

“且慢！我有条件。”金四娘又变卦了。

“你……”秋岚大吃一惊。

“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好么？”金四娘问。

秋岚大急说：“请见谅，金姑娘，不是在下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委实情非得已，在下决不是矫情。江湖凶险，在下不是江湖人，不愿招惹麻烦，尚望……”

金四娘嘻嘻一笑，将药交给他说：“好了，好了，看你急成这个样子。”

说完，她一声娇笑，穿窗而去。

秋岚将丹丸小心的收藏好，向众人行礼道：“救人如救火，在下先走一步了。那些姑娘们，劳神各位送她们至官府……”

“你一个人走？你……你走得动？”姑娘急问。

“那也是无法之事，还有一个更次，我必须赶到。”

“到何处？”恨地无环急问。

“巫山县码头，乔家的船在那儿苦等。”

“我的天！一个更次赶四十里，你……”

东海神尼断然地说：“琬儿，你背他上路，为师带那些姑娘们明晨起程至巫山交与官府去处理。”

恨地无环不吭声，拉下窗帘往秋岚身前一蹲，说：“上，老朽送你一程。”

湖天花雨在外抢入，叫道：“我也走一遭，在路上也有些照应。”

姑娘不管秋岚肯是不肯，把他向前一推，说：“走！俞前辈，请和家师在这儿善后，晚辈与张老前辈走一趟，这条道路晚辈熟悉。”

秋岚事实上已无法支持，一再强提余力为脱险而挣扎，铁打的人也吃不消，他连站也不易站稳哩！被姑娘一推，便伏倒在恨地无环的背上了，立即陷入昏迷境地。

恨地无环将帘布系好，说：“姑娘请引路，快！”

两人飞抢出门，展开绝顶轻功，隐入夜幕之中，向巫山县如飞而去。

码头上万籁无声，只有江水呜咽。

乔家的船与其他船不同，桅灯、舱首灯、船尾灯，全点起了。舱首灯旁，一条绿巾随风飘扬。

笑弥勒和慕容永叔不时站在船头向黑暗的城厢凝望，不时走到码头上远眺，象热锅上的蚂蚁般，往复走动，长吁短叹。

月影西斜，天宇中斗转星移，城中传来的更鼓声，一记记似乎在他们心头狠狠地敲击。这些天来，他两人似乎苍老了不少。

午夜将至，两人心乱如麻。

午夜一过，唯一可做的事便是替乔家姐弟俩准备后事，虽然仍可活一天。却无药可救了。

舱中，乔姑娘姐弟俩肿毒已消，但只能躺下，浑身发着高烧，肌肉不住抽动。毒王的解毒药解不了蛊，姐弟俩摆平在中舱，瘦得不成形，一双星眸已呈现朦胧之象。两名使女不住饮泣，忙着替姐弟俩用冷水擦身。

夜深了，江风微凛，好美的江上之夜。

心头沉重的慕容永叔跳上跳下，笑弥勒不住长吁短叹。英雄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他两人眼角皆隐有泪光，可知他们心中的沉痛。

右侧停泊的船群中，有一艘下放湖广的客船，原来静悄悄的舱面，突然出现了人影，一个幽灵似的女人身影，在微弱的桅灯照射下，可以看出她穿了一身桃红衫裙。她缓缓地倚在舱门盘膝坐下，手中挽了一具琵琶。

调弦声乍起，三两声短音符在天宇下跳动，打破了四周的沉寂。

接着，一阵珠落玉盘似的弦声飞扬，逐渐低沉，然后化成懒散轻愁的旋律。

歌声如虚似幻，轻轻地，甜甜地，幽幽地，象是天宇外隐隐传来：“古庙依青峰，行宫枕碧流，水声山色锁妆楼，往事思悠悠。云雨朝变暮，烟花春复秋。猿啼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

歌声徐落，弦声徐敛，接着三两个零星音符轻轻跳动，令人兴起追忆缅怀的情绪，耳畔仿佛余音袅袅。

慕容永叔突然“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颤声说：“完了，我怎对得起主人？我……我不想活了。”

“大管家，沉着些儿。”笑弥勒扶住他低唤。

笑弥勒知道慕容永叔听了“行客自多愁”而触景生情，呕出一口鲜血，也无法安慰慕容永叔，因为他对秋岚绝了望。

弦声又起，歌声遥传：“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笑弥勒一生中，极少生气冲动，平时笑口常开，所以叫做笑弥勒，这时心中烦躁，火气特大，听到这些饱含哀愁的歌声，愈听愈焦躁，放下慕容永叔，奔向客船跃上跳板，火暴地叫：“姑娘呀！别唱好不好？”

绯衣女郎变色而起，粉脸一绷，冷笑着问：“尊驾多管闲事，难道歌声扰了尊驾的清梦么？”

“正是此意。”笑弥勒强项地答。

“你是谁？”

“我，笑弥勒柳文华。”

绯衣女人吃了一惊，吁出一口长气，打退堂鼓说：“好，算你行，日后有机会，你会知道我绯衣三娘不是善男信女，本姑娘记下了。”说完，拉开舱门入舱而去。

笑弥勒哼了一声说：“在江湖上找我就是，随时恭候姑娘芳驾。”说完，跃下码头。

城厢方向，两个黑影如同星跳丸掷，飞跃而至。

笑弥勒心中一动，飞掠迎上叫：“什么人，慢来。”

黑影站住了，是一男一女，男的背上还有人。

“请教，乔家的船在何处？”男的沉声问。

“你——”

“送药来的。”女的急叫。

“天啊！是山壮士送来的么？”慕容永叔奔近叫。

恨地无环火速的将昏迷不醒的秋岚解下，抱在手中，说：“老朽不知谁姓山，请看是不是这位，他带来了金四娘的解药。”

笑弥勒将人接过，大惊道：“我的天！他……他……他……”

姑娘接口道：“快！药在他怀中，时辰不多，救人要紧。”

恨地无环却不上船，目光向来路搜索，沉声说：“后面有人追来，可能是金四娘。”

慕容永叔急急地说：“走！老伯，上船，移舟对岸暂避。”

对岸，是一座小镇，叫老关庙，船刚滑出码头，码头上已出现了人影，果然是金四娘，她无意对恨地无环不利，只想看看秋岚的庐山真面目而已。

客船人影又现，绯衣三娘出现在舱面，向急急奔来的金四娘扬声叫：“谁愿意和笑弥勒捣蛋的，我绯衣三娘愿助他一臂之力，西安柳家的人都是旱鸭子，到水中请他去见龙王爷。”

金四娘见了水便害怕，怎敢再追，她向绯衣三娘走去，笑道：“好妹子，别胡思乱想了，船上有一个宇内无双的水中好汉，你不必乱打主意，送我下夷陵州，怎样？”

“你，咦！原来是金四姐，一向可好？”绯衣女郎跃下码头，向金四娘迎来。

“不好不坏，差点儿将老命送在飞云观，好妹子，你还没答应我呢？”金四娘走近笑道。

“小事一件，我正要往下走，欢迎四姐做伴。”

慕容永叔确是对金四娘有所顾忌，不得不移舟暂避，船泊老关庙，他仍深怀戒心，吩咐手下严加提防，他守住舱口，不住出声询问舱内的消息，笑弥勒同样紧张，他已听清绯衣三娘和金四娘的对话，心中暗暗后悔，没想到一时冲动，无意中和绯衣三娘结下仇怨，假如在这紧要关头中闹将起来，岂不耽误了乔家组弟的性命，他在前舱安置了秋岚，心里却放不下外面的事，深恐金四娘追来。

内舱中，琬君姑娘和两名侍女，迫不及待的向乔家姐弟上药，内外齐下，恰好赶上城中午夜的更鼓声。

不消片刻，姐弟俩的热度迅速下降，朦胧的眼光渐有神采，肌肉不再抽搐痉挛，呼吸逐渐平静。

“谢谢天！解药对症了。”琬君拭掉额上的汗水低叫。

舱外的慕容永叔然急地问：“症状如何？盼告。”

一名使女拉开舱门，喜悦地叫：“一切大好，大管家请安心。”她将症状说了。

“小梅，好好伺候，请那位姑娘至前舱一叙，以便面谢。”

前舱中灯光明亮，众人客套一番，通过名号，围绕着已近昏迷的秋岚，大家面色沉重，恨地无环听慕容永叔将乔家姐弟的症状说了，叹口气道：“金四娘杀人如麻，人性已失，但在山壮士诚挚而坦荡的襟怀所感召下，交出了解药，也算是一大奇迹。唉！目下咱们须设法如何抢救山壮士了。”

笑弥勒神情肃穆地说：“澜老，可否将山壮士受伤的情形说出，以便下药。”

恨地无环便将秋岚入石室救人，直至与独角天魔交手的事一一说了。

姑娘接口道：“家师曾替山壮士验过伤，认为如无少林的八宝夺命丹，伤势十分讨厌呢！”

慕容永叔一蹦而起，笑道：“小姐身旁还有三颗，老朽即去讨来应用。”

慕容永叔走了，姑娘向笑弥勒问：“柳前辈，山壮士真与乔家毫无渊源么？”

笑弥勒沉重地说：“琬姑娘，柳某所说的话，毫无虚假，不仅毫无渊源，而且在小可与山壮士在酆都大街道相遇之前，他与乔柳二家任何人皆不曾见过面，山壮士确不是江湖人，至于他的为人与家世，相信世间知者极为罕见。”

“那……那他为何不顾一切……”

“姑娘，如果你曾经乘船到嘉定州，你必可在船家的口中，认识镇江大佛下常年候机救人的两个人，这人便是山壮士和他的师父虚云大师，由此，你便该知道他的心地和为人了。”笑弥勒神情凝重的说。

恨地无环一巴掌拍在自己的大腿上，恍然地叫：“天！我真是瞎了眼，该看出他是虚云活佛的弟子的，我见过他多次嘛！但……但……怪！他该是姓……”

“噤声！”笑弥勒急急止住他往下说，又道：“千万不可说出他的姓名，他曾郑重的表示过了，不在江湖上泄露真姓名的。”

姑娘的凤目中，突然焕发出一阵奇异的神采，但她已佣转了头、眼神的变化并未落在众人的眼中，本来，她怀疑秋岚所以拼死找金四娘要解药，可能牵涉着情爱二字，没想到秋岚会为了两个陌生人曾冒万千之险，她的心目中，对秋岚生出极为美好的印象。

笑弥勒以为对隐瞒秋岚身世之事不满，向她说：“琬姑娘，请怨在下有难言之隐，山壮士之所以不愿姓名外传，确有他的苦衷，正相姑娘只愿通名而不愿示姓一般，尚请姑娘见谅。”

姑娘灿然一笑，说：“前辈幸勿误会，江湖忌讳甚多，这也是不得已的事。”

“柳老弟今后如何打算，山壮士又如何处理？”恨地无环问。稍顿又道：“老朽本应等待山壮士康复之后，方可动身返回重庆，但敝伴当已经将人救走，沿途是否有变不得而知，老朽只好先行赶回，日后再专程向山壮士道谢援手之德，尚请老弟向山壮士解说……”

笑弥勒不假思索池说：“在下即与慕容管家返回洛阳，山壮士养伤之事，澜老尽可放心，山壮士这次义簿云天，义救乔家姐弟，恩比天高，无以为报，至少在下也得将山壮士请至乔家小留一段时日，不然笑孟尝文忠兄岂不怪我么？”

“好，老弟如果将山壮士接至洛阳，老朽放心，夜已深，老朽该告辞了。”

笑弥勒大笑而起，说：“澜老，什么话，难道嫌在下俗不可耐不肯下交么，经整天风险，澜老与姑娘该已讯渴难当了，聊以三杯水酒，先为两位压惊，船中宽敞，今晚两位委屈一宵，明晨等神尼前辈到达时，再一并面谢。”

且回头看看飞龙秋雷。

晨间，五艘快船下放巫峡，一剑三奇以为巴山苍猿尸沉江底，认为沿途决不会再生枝节，不会有麻烦了，却未料到巴山苍猿的死党五蛟龙放他们不过，誓代当家的报仇，已在前面等他们了呢。

船过金盔银甲峡，向青石洞下放，舟行似箭，距巫山十三峰已是不远。

第三艘快船中一剑三奇结义三兄弟，与秋雷安坐舱面，一面观赏水光山色，一面纵谈江湖大局。

天色开始变了，变得阴沉沉地，天际传来隐隐殷雷，山中有雷雨。

一剑三奇相当得意，他已在沿途派人收拾残局，准备接受巴山苍猿留在三峡的基业，眼看三峡便可纳入自己的范围了，难怪他志得意满，满脸春风，他不住抚着颌下的美须，趾高气扬地说道：“秋老弟，这次如果没有你

飞出一剑，兄弟很不容易置巴山苍猿于死地，日后得费不少工夫的，兄弟感甚，今后，咱们依前议行事，并希你我携手合作，你北我南，相信不久之后，江湖中将成为你我的局面，把酒论英雄，惟君与我，三凶三邪二龙二凤，算得了什么，哈哈！”

秋雷心中暗恨，心说：“这家伙被巴山苍猿打得亡命而逃，没有我那一剑，他不全军覆没才怪，他却在口气中不愿承认哩，好家伙，他在打我北他南双雄并立的如意算盘，可恶。”

但他一人双手空拳，不敢将不满的神色形于表面，说：“晁兄的意思，三峡水道……”

“兄弟立即派人清除巴山苍猿的爪牙，也许我会将夷陵州的基业迁至楚府生根，许州方面，兄弟不再过问，冲老弟的金面，兄弟决不再提，咱们今后衷诚合作，唇齿相依，老弟如果日后有困难，兄弟愿为老弟分忧。”

一剑三奇的意思极为显明，已经将三峡划入了他的势力范围

“哦！在下先为晁兄贺。”秋雷言由衷地说。

“不敢当，哈哈，希望不久之后，再有一次象石淙天门峡的群雄大会，也许兄弟会自发行动，在巫山举行一次空前绝后的盛会，旧事重提，举出一位江湖盟主，那么，今后江湖中便不会如此混乱了。”

一剑三奇愈说愈高兴，有点得意忘形，秋雷淡淡一笑，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地说：“好事嘛，在下愿力促其成。”

一剑三奇哈哈大笑，不在乎老二江南浪子的摇头苦笑，拍拍秋雷的肩说：“老弟，兄弟先行谢过，希望全力支持，上次小凤儿答应全力支持我的，却被活僵尸把大会捣散，着实可怒，老弟呀，说起小凤儿，兄弟想打个商量。”

“打什么商量？晁兄请说。”秋雷惑然地问。

“小凤儿确是可恶，反脸无情，从前她是我的人，想不到她却助你谋夺我在许州的基业，而现在，她又离开你，飞上了高技儿，可能拼上了龙形剑那小子了。”

“真的？”秋雷酸溜溜地问。

“怎么不真，有人看见他俩出现在荆州府哩，说老实话，小凤儿为人虽说水性杨花人尽可夫，但她确也值得玩玩。老弟既然不要，我想，老弟别笑，兄弟我确有点怀念她，想和她重拾旧欢，老弟不介意吧？”

秋雷怎会不介意，他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恨不得一拳把一剑三奇的脑袋打扁，心中恨极，仍他沉得住气，心中暗骂：“在我飞龙末公然宣布放弃小凤儿之前，谁沾上她我要他的命，狗东西，你这家伙当面说这种话，岂不是欺人大甚么？”

他心中涌上了无穷杀机，口中却呵呵大笑道：“小凤儿人尽可夫，晁兄有本事重拾旧欢，尽管进行就是，只怕她不愿意哩！龙形剑名震江湖，声势浩大，晁兄自问能和他竞争么？”

“笑话，龙形剑不见得比我强，为何不敢和他争，老弟，你等着瞧好了。”

一剑三奇得意忘形，同时早上一时高兴多喝了两杯，在秋雷面前口没遮拦，既要策成公推江湖盟主的事，更想和小凤儿重拾旧欢，两桩事都大触秋雷的霉头，招来了杀身之祸，真所谓乐极生悲。

秋雷心中恨极，表面声色不动，暗中却在盘算该怎样下手置一剑三奇于死地，更盘算着要一举两得毫无风险地夺获一剑三奇的基业据为己有。

“哈哈！在下且拭目以待。”他豪放地大笑，似乎他与小凤儿是陌路人一

般。

“哈哈……”一剑三奇也狂笑不已，两人的笑声在山崖中绵绵回响。

巫峡，起自巫山县，下迄官渡口，全长八十里，下放的船需要大半天，晚间至湖广的巴东县歇宿，官渡口至巴东，还有二十里。

巫山是统称，这座山其实不止有十二峰，只不过这十二峰较为突出而已。山势诡奇雄异，气象万千，但见青山翠崖峭拔而起，插天奇峰云雾映掩，一线江流在千峰万峦中盘折回环，形成了令古往今来名流逸士讴歌的巫峡。船行其间，但见江流汹涌，左右绝壁千仞，如处身井底，前不知去向，后不见来路，一峰胜一峰，目不暇接。

十二峰中，有一峰在巴东境内，有几峰根本不在江畔，除了当地土著，谁也弄不清那座是“飞凤”“登龙”，那一座是“集仙”“聚鹤”，只有上入霄汉，下插江边的神女峰无人不知，山脚下可以泊舟，建有两座久享盛名的观祠。观称凝真观，祠叫妙用真人洞，妙用真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巫山神女。

所谓神女庙，在巫山城而不在神女峰，阳台，也在县城。后来有人在峰腰也建了一座阳台，不知出于何人之手，那时，访妙用真人的人，决不是贩夫走卒和升斗小民，这类人没有闲工夫去浪费时间谒襄王神女，因此，平时极少有船泊碇，至于山顶上的高唐庙，早就垮台了。

船在群山中徐徐下航，江流比瞿塘峡稍平静些，但仍然湍急，水冲击崖脚，不时转折，所以船不能放胆下泻，不得不慢下来。

江流向右一折，前面奇峰当道，眼看江流已绝。

江南浪子倏然站起，向上一指，变色叫：“大哥，瞧！那是什么？”

迎面这座奇峰上拔干寻，峰腰以下是俯视着江流的峭壁，腰以上也是峻陡的山坡，一条小径绕峰腰而过，半空中架起一段十来丈长的栈道，距江面太短有五十丈高下，抬头上望，栈道象是小玩具一般，而峰以上的山坡上，却排列了零星散落的梯田，看去绿油油地，不知种了些什么，老天爷，那栈道会有人走，那些田是人种的，抬头向上看，已够令人心惊胆跳了。在上面向下看，别说有惧高症的朋友站不住，有心脏病的朋友不用说，平常胆子大的人站上去，也会吓得浑身发软心中发虚，掉下来不粉身碎骨者，几稀！

半点不假，山田确是人种的，还有人在除草哩，小径上也有人走，那人肩上还骑了一个小娃娃呢。

栈道正位于崖口转角处，站着个青衣人，由上面往下看，面目难辨，青衣人看到下面的五艘船，突然取出一根长竿，迎风招展，奇怪的白幡迎风摇荡，十分触目。

“招魂幡！”一剑三奇讶然叫。

“什么招魂幡？”秋雷好奇地问：

玉面郎君脸色一变，说：“是巴山苍猿的人，在向咱们招魂。”

“呜……”牛角长鸣声震耳，从山腰的草木影中传出，凄厉刺耳，令人闻之心中发紧。

船本来靠北岸航行，一剑三奇大喝道：“往中间靠，小心上面。”

天宇中，有凄厉的呼叫声振荡：“魂今归来，魂今归来！魂……今……归……来……”

船刚向外移，崖顶部已落下无数石雨，初看并不大，愈降愈快，愈看愈大，老天，全是数百斤的大石头、暴雨般从天而降。

“砰砰……”

“轰隆隆……”

巨震声如雷，水柱直冲三四丈高，江水在沸腾，水珠向飞瀑下泻。

“砰！”巨震似焦雷，木石横飞，最后一艘快船走避慢了些，一块巨石恰好砸在舱面上。

“啊……”有人惨叫。

“砰砰！”又两块巨石从天而降、快船四分五裂，水花一涌，江面上只看到破板烂篷，人在水面逃命，在如雨的石阵中逃生。

“快！”一剑三奇脸色铁青，催船急定，

不用他催，船拼命向外驶，浪花汹涌，船总算脱出石阵以外。

“到下游救人。”江南浪子叫。

“不！先脱险再说。”一剑三奇断然拒绝。

秋雷心中早虚，他在水中确是一筹莫展，但他不得不强打精神故作镇静，向后面一指，说：“晁兄，石雷已止，瞧，水中还有四名弟兄在挣命，理该救起他们……”

话未完，船四周丈外的水面有手伸出，一阵暗器象暴雨般射上船来，但见无数电虹一闪即至了。

秋雷是暗器大行家，电虹入目，他反应奇快，立即一按江南浪子的右肩，将江南浪子扳倒，他也爬伏在舱面上，右手在千钧一发中一抄，抓住了将近咽喉的一把柳叶刀，躲过一场大难。

“哎呀！”江南浪子倒在舱面惊叫，他的左肩有一枝三棱镖，穿透肩骨，仍留在肩上。

同一瞬间，一剑三奇惊叫一声，向前一仆，他的右臂琵琶骨下方，钉了一把明晃晃的八寸小飞叉。

“哎……”

“啊……”

惨叫声大起，“噗通通”水花翻涌，两舷的十名控舟大汉，有七名已被暗器射落水中。

玉面郎君站近舱口，水中有警他已闪入舱中，火速褪下外衣，一声大吼重行冲出舱面，飞跃入水了。

这次暗袭大出情理之外，谁也没料到江底潜伏着人，原因是他们全都注意着石阵，事先没有注意江心的埋伏，江中潜伏的人水性不但高明，而且用小竹管作为呼吸之用，下面用绳系上巨石沉下江底，人抓住巨索沉在水面下，用竹管伸出水面呼吸，等到船从石雷阵漏网，便突起发难，果然得手，恰好截住一剑三奇的船。

船上大乱，其余三艘船上的水上举手呐喊一声，纷纷下水拒敌。

但晚了，一群赤膊大汉从远处浮上水面，向江南岸撤走，断后的五名大汉雄壮如狮，踩水术十分高明，水仅淹至他的肚脐下方，肘后隐着分水刺，露出上身古铜色的结实肌肤，油光闪闪，其中之一大叫：“横行三峡水。”

“翻江五蛟龙。”余四人接着大吼。

“咱们已为寨主报了仇，今后谁敢再走三峡的水路，咱们在水中埋葬了他。”为首的人大喝道。

不等船上的人追近，五蛟龙与水贼们潜入水中，片刻再浮出水面时，他们已远出十余丈外去了。

江南浪子伸手起镖，顾不了自己，抱起一剑三奇奔入舱中不住大叫：“准

备净水，取裹巾来金创药，快，夺命丹，快！”

秋雷心中一动，也潜入舱内，趁众人忙乱中，抓过置在一旁的酒壶，探手怀中取出贴身藏着的天蝎玛瑙。

玉面郎君追不上五蛟龙，心悬大哥安危，只好回船。

谁也没料到五蛟龙明里退走，暗中留了不少人。

船向下飘流，蓦地，第二艘快船有人大叫：“糟！中舱漏水，不好！”

“啊……”第一艘快船的掌尾橈大汉狂叫着飞坠江心。

玉面郎君顾不得入舱察看大哥的伤势，奔向后艄，向最后面的快船叫：“靠过来，弃船，我在水底护航。”

他这条船的控舟大汉死伤殆尽，只好将另一条船的人调来，船靠好后，他吩咐道：“速向神女峰下靠，快！”说完，他一跃下水。

神女峰凝真观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主持，那就是武当第四代高手中，素以脾气火爆出名的霹雷火玄恩道长，在神女峰附近，谁要是敢在这儿动刀动剑，对不起，他老实不客气动手将人痛惩，说不定还得丢命，所以神女峰附近无形中变成为唯一的干净土，武当外出行道的人，个个艺业超人，派誉日隆，高手辈出，敢于招惹武当派的人，少之又少。

玉面郎君知道五蛟龙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以要船驶向神女峰。

江南浪子将奄奄一息的一剑三奇翻仆放平，夺命丹服下了，一剑三奇的元气渐复，说：“可能伤了督俞穴，先替我制住足太阳膀胱经，不然流血过多，不易复元。酒，我感到昏眩。非酒不行。”

秋雷早知道这家伙要用酒压下因失血而昏眩的症状，假意帮江南浪子准备起叉。

一名大汉将酒壶取过，谁也未留意这只酒壶曾经被秋雷弄过手脚。

江南浪子却一手接过酒壶，说：“大哥，先忍着点儿，目前不能喝，喝了会流血更多。”

小飞叉经过特殊的设计，每一股都留有血槽，尖比根粗，入肉后血便不住溢流，江南浪子一手抓壶；一手运指如风，制住穴上下的足太阳膀胱经。

秋雷心中暗急，心说：“好小子。你自己千万别喝，我还不想要你死。”

“大哥，忍着点儿，我起暗器了。”

“好，酒给我，些小伤势，急什么？”一剑三奇说，他居然连眉头也不皱一下。

江南浪子将酒倒些在伤口上，顾手递给一剑三奇，抓住叉柄轻轻一拉，叉尖离肉，鲜血一涌便被江南浪子用药接住了。

“咕噜噜……”一剑三奇将大半壶酒一口气喝干，递给身旁的一名大汉，然后问：“二弟，伤到内腑么……”

话未完，他吁出一口长气，头向下一搭，象是睡着了。

江南浪子还没发觉有异，信口答：“大哥，不要紧，如无琵琶骨阻住一股叉尖，危矣！”

秋雷递过裹伤巾，说：“快扎上，经脉不可制得太久，同时，你的伤也得上药。”

江南浪子熟练地裹伤，一面说：“谢谢你，我还撑得住，大哥，痛么？”

一剑三奇没有作声，他永远无法出声了。

江南浪子还不在意，仍问：“大哥，你得静养十天半月了，咦……”

他发觉平时最多话的大哥，怎么不说话了，伸手一扳一剑三奇的脸，

他怔在那儿了。

一剑三奇象是睡着了，睡象安详，毫无异状，但明眼人已可看出，他的呼吸早就停止了。

“天哪！”江南浪子狂叫，双目睁得象灯笼。

“夏兄，怎么啦？”秋雷失惊地问。

“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江南浪子厉叫。

秋雷伸手一扳一剑三奇的脑袋，颓然放手怪叫道：“咦！晁兄竟……竟然……糟！”

小飞叉必定淬有剧毒，糟了！”

船在大乱中靠泊在神女峰下，五条船只剩下两条。

江南浪子不知大哥的死因，也无法交代，便到凝真观请教霹雷火玄恩道长，玄恩道长是个老江湖，但也被这件命案弄糊涂了，小飞叉经过检验，证明毫无毒性，伤口平常得紧，即使叉伤内腑，也不至于死亡，怎么回事？

最后，玄恩道长用两只玉瓶，将伤口的血迹和一剑三奇口中的唾沫分别盛了，告诉江南浪子说，短期间无法验出，必须交与对毒药有研究的人详加检验，方能答复。

江南浪子只好罢休，带了一剑三奇的尸体，急急走了。

船平安抵达夷陵州，秋雷表示为尽朋友道义，助一剑三奇的遗属里外张罗，一面领头发丧事宜，一面调动爪牙，嘱江南浪子纠集高手大举入峡，与五蛟龙决一死战，替大哥报仇。

他本意是借五蛟龙之手，再除去江南浪子和玉面郎君。可是，江南浪子还未着手进行，消息传来，五蛟龙深怕飞龙秋雷加来报仇，已遣散了贼众逃之夭夭了。

这一来，江南浪子和玉面郎君对秋雷感激不尽，愿和秋雷联手，举秋雷为经营贩盐的主持人，借秋雷的名望，开设三峡各地的基业，请秋雷速派高手前来相助，清除巴山苍猿的残余分子。

在巫山血战的当天，君山秀士的船走许久了，同时，九华羽士误认秋雷可能随君山秀士走了呢，所以紧盯君山秀士的船，却不知后面的事。

君山秀士的船在荆州府逗留，九华羽士也在荆州府穷找秋雷。

秋雷在夷陵州逗留五天，暗中到尔雅台会合了金四娘，等一剑三奇的丧事告一段落，他便与金四娘雇了一艘轻舟，直放洞庭湖。

金四娘的两个侍女失踪，她们不知主人的下落。

秋雷的两个小厮清风明月早到了夷陵州三天，与主人会合后，一直在身边奔走，秋雷和金四娘还没走，他们却带了主人的手书先行，星夜赶回许州呈送二庄主金鞭于庄，信上说，要火速派人至夷陵州听江南浪子的差派，其二是派庄中的四大金刚和七柳七煞，随清风明月赶赴岳阳候命。他不再孤身行走江湖了。

四大金刚，是他在陕西结纳的四个绿林恶寇，七柳七煞，是他在各地陆续结纳的黑道之雄和白道败类，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以七柳湾为名，叫七柳七煞，这些人全是他的心腹死党，关系比二庄主金鞭于庄更密切，因为金鞭于庄过去是海天一叟龙光的人，他对于庄还不能完全放心，但表面不得不尊重于庄的二庄主名位。

船过夷陵州，江面开阔，大江平空增阔了好几倍，江这一面看对岸，只能看到隐隐青山和一线江岸，船行平稳，直放洞庭。

行船的数天中，金四娘将飞云观的事说了，证实了绿凤确已和龙形剑同行，秋雷恨得牙痒痒地，不但恨小凤儿，也迁怒龙形剑，隐下了杀机。

金四娘加紧传授他三阳神功，秋雷的进境十分惊人，他的先天真气基础打得好，人又聪明肯学，当然不会令金四娘失望。

乔家的船在巫山县逗留，因东海神尼赶到之后，发觉秋岚的伤势确是沉重，而乔家姐弟也不易康复，力主在当地疗养，不宜经过三峡冒风险，等到他们将近复原启程东下时，已经是半月后的事了。

已经是五月中旬了，洞庭湖春汛已过，距秋汛还有个把月，这是洞庭湖最美好的一段时日，艳阳高照，天水一色，一望无涯，波浪不兴，五百里的洞庭湖，那么烟波浩瀚，壮观已极，站在岳阳楼向西望，天连水水连天，二十里外的君山与南面的扁山遥遥相对，孤影若浮。

岳州府，当地人习称岳阳，附廓则称巴陵，称岳州的人反而不太多。

岳州府当洞庭湖的出口，也是湖广中部的大镇，是往来云梦的要冲，算得是龙蟠虎踞之地，往北，是中原武林的势力范围，江湖朋友活动的分界点就在这儿，往南，可以说是名门大派以外的武林朋友的天下，在这分界点上，英雄豪杰，八方萃聚，名宿云集，玩刀枪拳脚的武林朋友，多似天上的星星，在任何一座村庄小祠堂里，如果不设有武馆请师父调教弟子，这座村庄决不会是当地的人，准是从外地迁来不久的逃荒难民所建的烂窝子，可知这一带的民风是如何的强悍，随便抓一个小毛头作代表，虽说他不见得能上山汀虎下水擒蛟，至少会来上几套花拳踢上几路绣腿的，论起拳脚眉飞色舞，打起架来决不会吃亏。

满天花雨的家在东门内鲁肃墓左近，算是当地名人之一，他本人还没回来，只请人捎书返回说出巫山飞云观的事，不日可平安返乡云云。

自从飞云观主在岳州府做案，满天花雨神秘的失踪的事发生后，当地的武林名宿中起了不大不小的骚动，他们开始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无形中对于那些跑码头的江湖朋友起了戒心，也无形中对外地来的江湖朋友油然兴起敌意，对水路往来的人物留了神。

水路码头以岳阳楼以南的地带为中心，往来三湘的船只以这一带为集散地，陆路则在东门，从长安驿来的客人大多在东门左近落店，东门的满天花雨还未返乡，负责这一带治安的人是出生南岳的闪电手奚守成。

岳阳楼码头负责的人，是号称岳阳水中第一条好汉水怪桑九原，财势荣居岳阳第一首富，家中的食客，金是粗胳膊的英雄好汉。

五月十五这一天，一群骠悍的老少人物进入了东门，人数共有十三人之多，其中有两个清秀的小伙子，他们落脚在东门的远来客店，神气地站住了一间独院，之后，他们满街溜达，但并不若事招非，谁也不知他们的来历，他们也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住下来便没有走的意思，花起钱来相当大方。

闪电手留了神，但查不出任何岔眼的线索。

而三天前，两艘客船先后靠上了西码头，先后有两批客官登岸，分别在西门内落店。

第一批客人是一个千娇百媚的中年美妇，只带了一个长包裹，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当天她落了店，次日便结清店钱上路，从此失了踪。

第二批也是一个人，一个俊逸潇洒的青年书生，提着一个包裹，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佩着一把长剑，青衫飘飘，光采照入，原来是个游学书生。

书生在迎祥老店要了一间雅房，然后在岳阳附近名胜区流连，赁小舟在湖中寻幽探胜，一连五天还不想走。

水怪桑九原虽是个老江湖，却大意得忽略了那个俊书生，这几天他也实在忙，忙得忽略了码头的事，因为君山秀士传来手书，说是十天半月方可返回，请他就近照顾君山水域附近是否有岔眼人物出没，可能巴山苍猿手下死党五蛟龙，也许会求泰山头上动土，君山秀士是三邪之一，但在洞庭湖王府一州二十二县中，没拆过烂污，附近的人谁敢不和君山秀士攀交情，即使心中咒骂，表面也得敷衍，不然将有横祸飞灾，水怪桑九原自不例外，他只好自己在君山附近留心巡视，几天虚应故事，耽误了好些天。

君山的南岸，近湖滨建了一座湘山祠，祀奉着大舜的妻子湘君，据说是湘水之神，两座神像左是娥皇，右是女英，为了这座祠，秦始皇大怒之下，派了三千刑徒，把山上的草木全都拔光，连祠也给拆了，秦始皇死了，湘山祠又重新建起，但从此之后，传说中的长生酒消失了，春天再也闻不到不知从何而来的酒香了，吴楚相通的巴陵地道也淹没不见了，据说，在吴地包山的石孔也因之而闭塞。

湘山洞的左方，有一座小渔村，设有茶楼、酒馆、旅舍，便利前来游君山的名流官绅住宿。

右首半里地，有一座广约百亩的橘林，林中有十余栋宏丽的大宅，那就是君山秀士的宅院，最高那栋三层大楼，叫做烟波楼，雄峙园中气象万千，与三十里外的岳阳楼遥遥相望，飞檐画角下的风铃叮当作响，楼前有一条驰道，透过橘林直达湖滨，湖滨是一座小湾，建有一座浮式码头，泊了十余艘大小船只，其中有两艘有水轮，与君山秀士驶往三峡那艘怪船型式完全相同。

小渔村就叫做湘山村，林东半里地近湖滨处，有两栋茅屋，四周翠竹围绕，幽静无尘，一艘扁舟静静地泊在水边的竹林下，一群鸡鸭在岸上湖中觅饮浮游，怡然自得，整座茅舍显得安详平静，清雅出尘，这就是一代侠隐君山渔父欧阳嘉隆的隐居处所，一个性情孤僻的怪老人的小天地。除了他的师弟毒王，天地间知道他底细的人，太少太少了，金四娘便是太少太少中的一个。

武林有个怪现象，艺业愈精的人，便愈来愈古怪，有些人不甘寂寞，胡作非为，有些游戏风尘，行侠仗义，有些则看破世情，甘愿与草木同腐，君山渔父就是第三种人，他安贫乐道，爱上了个烟波浩瀚的洞庭湖，以打鱼为生与世无争，与一子一孙甘愿与草木同腐。

可是，他遗弃江湖，江湖却不放过他，十余年前爱子欧阳逸泉得了疯症，此中原因无人加道内情。

君山秀士和他比邻而居，但却不知老人家是武林最凶狠最霸道的剑绝学沉雷剑法的继承人，仅知他是毒王的嫡兄，而毒王的业艺在武林算不了什么，料定他可能对毒物有研究，在兵刃拳脚上，了不起勉强可列一派高手而已。

谁也不知道金神金样这个早年四大凶人之绝顶高手，早年曾领教过欧阳嘉隆的利害，老人家对过去的往事讳莫如深，外人自然无从得悉。

这天，朝阳在湖面洒下了万丈光芒，旭日刚升上东面岳阳城后的山头，百数十艘渔舟，正张帆鼓风满载着鱼归来，但见朝霞的光芒中，微波粼粼的湖面帆影片片，构成最美妙的一幅画面。

君山渔父的船，照的在巳牌初正之间方能返回，比其他的渔船间来晚

些，但鱼获量比任何一条船都多。

一艘轻舟在朝阳下鼓风飞驰，到了君山西面十来里，突然下了风帆，转过头来驶向君出。

轻舟的舱面，用竹竿加添了一座竹架，上面加了一块青色布篷便于挡太阳，一个青年书生安坐在舱面，膝上置了具箏，信手轻挑，细碎的音符在湖面跳动，弄箏，不象操琴，操琴的规矩麻烦，要焚香，要净手，要设座……罗罗嗦嗦，弄箏则有也可，放在膝上同样可以拨弦高歌。

船夫共有五人，鞘公轻摇着尾橈，有两个在后舱整治酒食，两个则坐在后舱面低声聊天，状极悠闲。

远远地，一叶扁舟从后面鼓风飞驰，前舱面，一个清淑出尘的少女，穿一身青市两截衫裤，正在清理着一盘盘的绳，后鞘，老鞘工白发如银，相貌清癯，古铜色的脸上布满了岁月刻上的轨迹，一双深沉而犀利的老眼依然光亮，风帆控索挂在栓上，一手按住舵柄，坐在那儿不言不动，看上去显得有点龙钟了。

他就是君山渔父欧阳嘉隆，和他的孙女欧阳慧。

岁月如流，多年来平安无事，他做梦也未料到，有人正向他张开了天罗地网。等待着他向里闯。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谁教他身怀无双绝学沉雷剑法呢，武林中最引入觊觎的东西，不是财也不是宝，而是得之足以横行天下的绝艺。

沉雷剑法真是致祸的原因么？也不见得对，另有原因。

两船逐渐接近，前面青年书生的轻舟，正档在祖孙俩的航线上。

“爷爷，你听到琴声了么？”慧姑娘扭头问。

老人家微微一笑，说：“丫头，是箏，不是琴，你可听出小扫中的，唉！说你也不懂。”接着，他收敛了笑容，神色惨淡地说：“爷爷已有三十年未亲近箏了，手都僵了。”

想当年……哦！还想什么当年？爷爷老昏了。”

“爷爷……”姑娘假嗔地叫，在娇憨的神态中，有心人很可能看出她心中的不平静，和些少凄戚的感情。

“丫头，你听。”老人家赶忙岔开，又道：“你听得出他唱的是什么？”

“宋朝张于湖的念奴娇。”姑娘不假思索地答。

弦声悠扬，歌声裂石穿云，清晰入耳：“洞庭青草，近巾秋更无一点秋色，玉界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皆清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表经年，肝胆皆冰雪……”

两船并进时，恰好到了最后两句，君山渔父活该倒霉，被弦声歌调抓着痒处，老兴大发，伸手一拉帆索，风帆急落，他也高声应和道：“……叩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弦垢候落，青年书生整衣站起，行礼道：“老丈高明，高明，小生在班门拜斧了，罪过。”

君山渔父呵呵笑，爽朗地说：“小敢当，倒教公子爷见笑了，于湖公这首词是咏洞庭夜景，目下，朝霞满天，不是不切题么？”

“小生真该打，哦！小生姓雷名鸣远，河南府人氏，游学至此，请教老丈高姓大名。”

姑娘举目向雷鸣远看去，没来由地粉脸绽上酡红。

这位自称雷鸣远的人，虽则穿了一袭儒衫，但雄壮如狮，而且人才一

表，英气照人，唇红齿白，在英武俊逸中，透出三分潇洒的书卷气。在君山附近，君山秀士荀飞鸿算得是岳州府的美潘安，但和这位雷鸣远一比，便差上三分了，难怪慧姑娘看了第一眼，使觉砰然心动，没来由的粉颊绽上酡红，羞意漾溢。

两船相并而行，双方的船相隔不足两丈，君山渔父本来满脸堆笑，情形大佳，但突然看到舱旁搁着一把剑，同时已看出雷鸣远目朗鬓丰，眼神凌厉，已知这个年青人的游学书生身份完全是鬼扯，立刻沉下脸，向慧姑娘叫：“丫头，升帆。”

十三

雷鸣远似乎大出意外，老家伙不但不通名，怎么不加理睬脸色突变？这种喜怒无常的态度，委实令人不痛快。但他似乎知书达礼，知道敬老尊贤，脸上毫无不快的神色流露，再次拱手朗声道：“老丈，小生冒昧了，相见也是有缘，好不容易在洞庭……”

他的话说了一半，君山渔父的船已经乘风破浪冲出三丈外去了，同时清晰地传来老人家一声重哼。

他困惑的站在那儿，目送君山渔父的船冉冉去远，也看到船头的慧姑娘转身向后注视。

他脸上泛起得意的微笑，心说：“完全满意，第一步深合守节，尽在意中。”

但他脸上泛着困惑迷惘的神色，向走近来的船夫问：“船家这位老人家是怎么一回事？”

船夫摇头笑道：“公子爷，欧阳老儿难得有今天这么高兴过，和你有说有笑，连我也感到奇怪呢！平时他是不和人打招呼的，对任何人都爱理不理，他竟和公子爷合唱哩，简直是奇闻。”

“他姓欧阳？住在何处？”

船夫竖起一个大拇指，笑道：“了不起的君山渔父，大大的有名，洞庭湖附近论打鱼的手艺任何人也得甘拜下风，谁不知欧阳嘉隆是鱼的克星？他家住君山湘山村旁，但脾气古怪，不许外人入他的茅屋，连君山的荀爷也不例外。”

“哦！原来是个孤僻古怪的老人，扯起风篷到君山。”

船夫们扯上风帆，船远远地跟着君山渔父的船破浪飞驰。

闻名前来游君山湘山祠的人并不多见，平时难得有阔客光临，这天恰有不少游客抵步。在巳牌左右，从岳阳先后开来了七八艘大小船只，到了不少游客，替湘山村的人带来了许多财神爷。

河滨，百十艘渔舟泊在岸旁，人潮汹涌。君山一带的渔产，用不着带到岳阳出售，往来有六十里水程，如果到府城贩卖，必须耽误一天，所以所有的渔产，留由府城来的大船统一收购。由于君山秀士坐镇君山，所以收购渔产的价格倒还公道。

君山渔父的船，距岸十来丈便降下风帆。慧姑娘头上包了青帕，一双玉手晶莹洁白，控住双桨徐徐划动，船缓缓靠上湖岸。

岸上，一名掌秤的鱼牙子，带着几名伙计，笑嘻嘻奔近，一面叫：“慧姑娘，辛苦，咦！老爷子为何闷冰不乐？”

几个人七手八脚将船拖近，系上缆。慧姑娘一面收桨，一面笑道：“谭爷，别过问我爷爷的事。请上船看看鱼鲜。”

鱼牙子谭爷刚跳上舱面，人从中突然抢出两个少年，还有四名高大狰狞的中年恶汉。

四个大汉长相确是凶猛，每个人都有八尺以上的身材，十分吓人。先头那人豹头环眼。第二名留了猪鬃般的络腮胡。第三名有一张嘴下弯而又厚又大的鲶鱼嘴。第四人火眼金睛。全穿了紫绸薄劲装，一身结壮的肌肉绷得似要破衣而出，只消看第一眼，便知不是本地人。

两个少年长相清秀，但眼珠子太灵活，显然乖巧过人，诡计名端。两人抢近，一个高兴地叫道：“也是最后一艘船了，可能有哩！”

“快上，先抢一步。”一个叫，抢上了跳板。

鱼牙子谭爷已上了船，见有人抢上，轮身叫：“慢来！小伙子，上来干什么？”

为首的少年已一脚上船，另一脚仍在跳板上，笑道：“咦！你怎么啦？小爷要买鱼，你管什么闲事？”

鱼牙子刚想发作，却看到四个凶猛巨人双手抱胸，在船首排开，用他们那令人心惊胆跳的怪眼，不怀好意的盯着他，虎视眈眈。神色极不友好。

几个帮着拖船的家伙，在船侧站在水中，手扶船舷，也向四个巨人怒目而视，气氛极为紧张。

四个巨人并未带着兵刃，窄衣袖掬起卷至肘间，露出满身黑汗毛的粗小臂，令人看了心中发毛。

鱼牙子知道有麻烦，但毫不害怕，只是怒火不得不先行压下，板着脸说：“小老弟，要买鱼可以到村里去买，这儿的鱼是不卖的。”

小伙子另一支脚已上了船，双手叉腰，仍在笑，歪着脑袋撇撇嘴，问：“老兄，你是这条船的主人？”

“不！我是湘山村的鱼牙子。”

“鱼牙子？管什么的？”

“管双方的买卖，鲶鱼鲜的成色，掌理过目论秤……”

“那不是更好么？”小伙子抢着叫。又道：“有尼在这儿更妙，小爷我银子成色足，有你在鱼便不会短斤两。劳驾，帮我买……”

他向里挤，老实不客气要将鱼牙子挤开。

“慢着！”鱼牙子伸手拦住叫，又道：“请你下船，这船上的鱼是不卖的。”

慧姑娘一直在冷眼旁观，这时发话道：“谭爷，问他看要买什么鱼。”

小伙子“喝”一声怪叫，眯着眼说：“妞儿，体这才象是一个生意人。喂！可有银鱼么？小爷我不远千里慕名而来，跑遍所有的渔船，都说没有这玩意，简直岂有此理！”

银鱼是洞庭湖的特产，象针般大小，极为鲜美，每年春汛时分，沿湖岸一带，可以看到无数银针般的鱼鲜结队而游，稍受惊扰，突然疾射而散，倏然隐没，不片刻又从销远处集结，象是无数会动的小银星。春汛一过，这种鱼便愈来愈少。这时不是捞取银鱼的时节，怎会有银鱼？小伙子口气轻浮，姑娘没生气，鱼牙子谭爷却受不了，突然一掌搭上小伙子的右肩，沉声叫道：“下去，这条船也没将银鱼。”

小伙子嘿嘿一笑，扭头说：“老兄，尼似乎反客为主哩！多管闲事，放手！”

“你下不下去？”鱼牙子厉声问。

下面火眼金睛的巨人突然接口道：“如果他不下来，你的意思是叩头烧香消他走罗？”

“哈哈哈哈哈！”三名巨人和另外一个站在跳板上的小伙子同声狂笑。

码头上人群渐集，渔人相当地的村民闻声逐渐围拢。

小伙子在狂笑声中，乘鱼牙子谭爷转头向下看的刹那间，突起发难，左手猛地搭实对方搭在右肩上的手掌背，向后大旋身，有激猛带，撞向鱼牙子的右外肘。

鱼牙子也不弱，居然被他抽回搭出的右手，急速下沉，小伙子的一肘落空，同时，他立即反击，左手上盘，架住小伙子的手肘一刁，右掌急攻而出。

双方都快，贴身相搏奇快无比。

“怎么？打架？好啊，上！”站在跳板上的小伙子，急冲而上。

鱼牙子一拳攻出，却未料到小伙子也用盘手向上一拨，突飞起一脚，“噗”一声踢中他的膝益，“哎”一声惊叫，踉跄退了三步，立脚不牢。

小伙子一不做二不休，冲上叫：“下水洗澡，老兄。”

叫声中，他劈胸一掌登出。

青影一闪，姑娘到了，伸两指轻轻一敲，“得”一声敲中小伙子的小臂。快！快得令人肉眼难辨，没法躲避。

“哀哀！”小伙子惊叫，冲势立止，按住被敲处呼痛，手抬不起来了。

另一名小伙子恰好上了船，一闪即至。

“且慢动手！”姑娘不悦地叫。

码头上，所有的人都尖声大吼：“丢他下来，他们竟敢到君山来行凶，捆起他们来。”

四个人同时转身，虬髯巨人用打雷般的声音怒吼：“叫打叫捆的人给大爷出来，大爷量量他的脑袋是否九斤九两。”

“快！去请荀府的周师父来。”有人叫。

远远地，雷鸣远的船破浪而至。

慧姑娘正待撵两个小伙子下船，君山渔父已从容不迫走近，叫道：“慧丫头，退下。”

小伙子猛地抓起一根木棒，怒叫道：“今天卖鱼便罢，不然打你个落花流水。”

老人家淡淡一笑，问：“小客官，你不是要买银鱼么？”

“正是……”

“好，请你自己看看，小老儿的船上没有银鱼，好教客官失望。”

老人家一面说，一面伸手拉开舱板。

下面是活舱，百十条光闪闪的金鲤和鲢鲢乱蹦连跳，黑褐的大鳊张棘屈尾摆出凶恶的神色，全是三两斤的大家伙，哪有小如花针的银鱼。

豹头环眼巨人一跃上船，大叫道：“这些人可恶，不管，什么鱼都要。”

老人家脸一沉，不悦地说：“行有行规，尊驾岂可逞强，强买强卖。”

“大爷买定了，你想怎样？”豹头环眼的巨人火暴地叫。

码头上人群一分，进来了三名雄壮的大汉。为首那人暴眼凸腮，狮鼻

海口，点手叫道：“老兄，你下来，不要欺负老年人。”

火眼金睛巨人大刺刺的迎上，冷笑道：“你又想怎样？不服气？”

大汉冷冷的瞥了他一眼，问：“阁下高名上姓？”

“大爷姓李，名贤。你小子姓什么？叫什么？是君山的地头蛇？”

豹头环眼的巨人跃下船大叫：“我，叫做阴豹赵威，你记住了。”

“我，太爷人熊钱武，别忘了。”虬须巨人也接口。

“胡狼孙圣就是太爷，你听说过么？”鲶鱼嘴巨人轻蔑地接口。

船上的两个小伙计没走，恶狠狠的盯着君山渔父。

“你小子为何不通名？是你叫我下来的，怎样？你想把我太爷吃掉不成？”阴豹赵威迫问。

大汉脸色一变，退了一步说：“原来是关中四大金刚，听说诸位已离开关中，投奔……”

“放屁！太爷投奔什么？四金刚横行江湖，遨游天下，到你这鸟地方散散心，你胆大包天欺负太爷是外乡人，想把赵某埋在君山么？你小子凭什么？亮你的万，给太爷爬着离开。”

大汉怒火上升怒声道：“在下擒龙手周江。阁下居然敢到君山生事，必定怀有不可告人的阴谋，把敝主人君山秀士不放在眼里……”

“哈哈哈哈哈”明豹狂笑，笑完说：“小子，你说得一点也不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然有打虎的能耐才敢行罗。君山秀士是啥玩意？只能在湖广称雄，在水上称邪，太爷们没将他放在眼下。滚！爬回去叫君山秀士来。”

擒龙手怒不可遏挥手赶退闲人，点头叫：“好，周某知道你们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来则必有所恃。下场，周某要见识见识关中四金刚是否浪得盛名。”

李贤回身上船，一面向阴豹说：“老大，你一个人收拾他便够了，我弄些鱼来，等会儿到湘山馆一醉。”

阴豹一声低吼，飞扑而上，擒龙手迎出，果然不见，一照面间，连攻八掌七爪之多。

两人在湖岸上展开狂攻，拳来脚往凶狠地接上了。

老人家站在舱面上，不理睬跃上船来的李贤，向两个小伙子冷冷地说：“小客官，听老朽好言相劝，下船去吧！”

抓住木棍的小伙子一声怪叫：“老不死，躺……哎哟！”

老人家知道今天麻烦大了，忍无可忍，伸左手一抄，闪电似的抓住了点来的木棍一带，右手便同时抓住了小伙子的膀子，脱手便扔。

小伙子不但被抓得痛入骨髓鬼叫连天，身躯飞起丈余，向水中急落，“噗通”两声水响，小鬼落水。

雷鸣远的客船恰好驶到，小伙子差点儿掉在船头上。

同一瞬间，码头上的擒龙手形势殆危，阴豹发出一声近乎兽性的低吼，粗胳膊一崩之下，蹦开了擒龙手抓来的双爪，揉身抢入，左拳出逾电闪，沉重如山，“噗”一声沉响，击中了擒龙手的右颊。擒龙手嗯了一声，向后一晃。

接着来的是一阵狂风暴雨似的沉重打击，阴豹的双拳比电还快，“噗砰”一连串的闷响暴起，擒龙手左摇右晃，前俯后仰，在四周人群的惊呼中，肚腹狠狠地接了三拳，口角血往外沁，屈身前倾。

阴豹一角狂笑，退回原地。

“哎……哎……”擒龙手抱腹含糊地叫唤，“砰”一声扑倒在地下呻吟，

吃力地挣扎。

擒龙手的两名同伴大惊，向前奔出。

人熊钱武和胡狼孙圣左右齐出，伸出蒲扇大的巨掌劈面拦住，桀桀狂笑。人熊用巨拳在对方的眼前晃动，几乎压上了对方的鼻尖，怪笑道：“小子，你先秤秤钱太爷的拳头有多重，然后再救人也不迟。你小子给我乖乖地站在一旁袖手旁观，让这位姓周的英雄爬着离开。”

船头上，李贤不敢大意，拉开架子，双手箕张向前徐徐迫进，火眼中凶光外射，死盯住君山渔父的眼神。

君山渔父屹立如山，冷然注视着徐徐迫进的李贤，嘴部的肌肉呈现些少抽搐，显然他在强压心头怒火。他的双手，随李贤的迫进来势而缓缓上提，十个指头的肌肉逐渐坟起，绷紧。

慧姑娘抓住了一根三尺扁形木棍，木无表情的在她爷爷左后方冷然卓立。

剑拔弩张，眼看双方行将接触，距离逐渐拉近。

客船徐徐靠岸，船头出现了英俊雄伟的雷鸣远，他向邻近的渔舟扫了一眼，突然喝道：“不许动手，有话好说。”

喝声如雷，震得众人耳膜轰轰响，但李贤不听他的，踏进两步突然一掌劈出，抢制机先动手了。

落水的小鬼头狼狈地爬上岸，大叫道：“老狗可恶，拧下他的脑袋来。”

君山渔父直到李贤的巨灵之掌劈到，不闪不避，左手突然上拂，要格开来掌。

李贤突然变招，五指疾收，来一记“寒鸦啄食”。同时左腿迫进，左手下伸，招出“叶底偷桃”。

可是“寒鸦啄食”碰了个大钉子，人影一闪，雷鸣远跃过船，喝声住手！手一勾李贤啄出的右手，一勾一带，李贤沾脚不牢，惊叫一声，踉跄退三步，按住被勾的左腕，怒叫道：“好小子你竟然有架梁的狗胆……”

下面的阴豹已飞跃而上，一声长啸，冲上便是一记“金豹献爪”，一张一放，抓向雷鸣远的头脸，来势汹汹。

雷鸣远冷笑一声，左闪，右手“带马归槽”，左手劈向阴豹的胁背，捷逾电闪。

阴豹还没想到雷鸣远反应如此迅疾，一扑之下便大意失招，百忙中收手，沉肘，挫腰，侧扭不但要躲“带马归槽”，更想闪开劈到胁背的一掌，反应不谓之不疾。

可是，与雷鸣远的疾速身法比较，他仍然慢了，右腕已被带住，腰也被抓实。

“起！”雷鸣远大吼，阴豹的身形离地。

“下去！”雷鸣远接着叫，阴豹的身躯飞起两丈，“噗通”两声水响，豹子落水。

神猿李贤刚欺近，想出了抬救，已经慢了一步，不等他出手，雷鸣远的一只大手已按上了他的胸膛，沉喝入耳：“你如果想发横，在下只好震断你的任脉。”

神猿李贤脸色大变，火眼乱翻。

人熊和胡狼同时纵上，怒吼着冲到。

“站住！”雷鸣远冷叱，又道：“两位是想要同伴送命么？”

人熊和胡猿果然被镇住了，怎敢妄动？乖乖地站住。

“尊驾好快的手脚，哼！太爷认输，山长水远，日后再算。留下大名，太爷记住就是。”神猿怒声发话。

雷鸣远淡淡一笑，收回掌说：“在下雷鸣远，家住河南府邙山青云观旁。朋友，欺负老年人你算不了英雄好汉。光天化日之下在码头闹区生事惊世骇俗，你根本不配称英雄豪杰。你们走吧，在下在君山还得玩两天饱览湖光山色，要找我就来，无任欢迎。”

神猿冷笑一声，低声道：“今晚三更，湘山洞后见，不见不散，死约会。”

“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但湘山祠乃是香火圣地，在下不愿亵渎神明，可否易地一会？”雷鸣远从容地答，豪气飞扬，似乎将死约会不当回事。

“尊驾的意思……”

“就在右首湖滨半里地。”

“好，一言为定，你可以召集好友助拳。”

“哈哈！在下游学天下，孤身邀游，何来好友？别废话了，三更见。”

神猿再盯了他一眼，方下船与同伴走了。

雷鸣远向君山渔父长揖为礼，笑道：“老丈受惊了。在下告辞。”

不等君山渔父有所表示，他已纵回船中，对站在舱前的慧姑娘视若未见，显得他是个不好女色的守礼君子。

不久，他带了一笔，一剑，一囊，上了岸，径赴湘山村，在湘山洞的左侧湘山客寓落了店。

当天，他在湘山祠虔诚地上了三炷香，然后在各处流连，在汉武帝射蛟台遗址，面对烟波浩瀚的洞庭弄笔高歌，流连忘返，似乎忘了晚上的死约会。

君山渔父卖了鱼，打发慧姑娘将船划回家，他向客船的船夫打听雷鸣远的消息。

据船家说，客人是早些天到府城的，遍游府城名胜之后，准备以半月工夫环湖览胜，包了船第一天的行程便是君山。

老人家与江湖早绝来往，还不知道四大金刚到底是冲谁来，他必须打听消息然后有所准备，便往访君山秀士。

岂知君山秀士还未返家，高手们大都随君山秀士外出，府第中留下一人，一时还不敢贸然妄动，加以擒龙手被四金刚打得重伤吐血，府里的大总管对关中四大金刚有些顾忌，正在慎重布置手下，要全力对付四大金刚，至于四大金刚到底冲谁而来，谁也摸不清首尾。只知这四个家伙带了两个小鬼，今晨雇船从府城而来，船已打发走了，无法再查这些人的行踪。

四大金刚的底细，烟波楼的荀府大总管擎天一剑江元霸倒是知之甚详。那是四个横行山西陕西一带的四名恶寇，每人都有一身横练功夫，浑身刀枪不入，力大无穷，恶迹如山，听说，去岁他们被河南许州的飞龙秋雷所罗致，不知为何却远在君山生事。

大总管擎天一剑不但剑上的造诣出神入化，而且内家练气奇学也造诣极深，为人谨慎稳重，在未布置妥善之前，他不愿打草惊蛇。四金刚明知留山是君山秀士的乡土，更是大名鼎鼎三邪之一，却敢明目张胆前来讨野火打上门来，这还了得？难道他们活得不耐烦不成？如果不是其中有文章，便是他们疯了。

他不动声色，一面派人到府城打听消息，一面派人盯住四金刚的行踪，

府中加强戒备，如临大敌。他不急于动手，到了君山的人，谅他们插翅难飞，用不着紧张，反正他们走不了。

君山渔父得不到多少消息，他替雷鸣远耽上了心。据擎天一剑说，武林中从未听说过雷鸣远这号人物。至于河南府邙山是否有姓雷的武林人物，无法了解。邙山是否有青云观，也没听人说过。但翠云峰下的上清宫，倒是大大的有名，听说那是东崆峒下院派出的高手名宿在那儿主持，排挤武当派的老道不许在邙山附近生根。这姓雷的书生艺业惊人，举手投足之间，使将四大金刚的老大阴豹抛下水中，会不会是崆峒下院的高徒？君山渔父怀着满腹疑团返回茅舍，祖孙俩即着手准备一切。

入暮时分，一艘轻舟乘风破浪直驶向君山，乘夜色悄悄在西岸靠岸，跃上七名黑衣人。

接着，一个纤小的影子在林中迎出，带着七个黑影奔向东南角，飘忽如鬼魂。

同时，擎天一剑派往府城打听消息的人回来了，同来的有水怪桑九原。带来的消息说，四大金刚还有七名同伴留在府城，已经派人盯梢，有何动静，府城方面会派快舟前来知会。

他们仍然忽略了雷鸣远，不再打听这位书生的来路，真是天意。

擎天一剑当然知道君山渔父不是平常人；但仍未看出老人家身怀绝学。他认为主人君山秀士不在家，附近的安全他须负全责，决不许可在这儿生事，以免有损主人的威望。

因此，他从容部署，监视着四金刚的举动，决不许对方有平安离开或偷偷溜走的机会。

大出他意外的是，四大金刚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神猿与雷鸣远订下三更的死约会，擎天一剑当然知道，他要先看看四大金刚的实力，便率领五名府中的高手，在二更末三更初便到了约斗地点潜伏等候。同时，他也希望今晚将四大金刚留下。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入暮时分偷入的七个黑影，早已比他们六人先到一步，双方一东一西藏入草中，他们的行踪，全落在七黑影的监视下。

天宇黑沉沉，月华在云影中时出时隐，乍暗乍明。江风吹来，暑气全消。湖中渔火明灭，打渔的人已经在湖中干活了。

君山渔父今晚不出湖，屋前的两艘扁舟，静静地泊在竹林下。四周虫声唧唧，浪花拍击在湖岸，发出阵阵涛声，之外别无声息。

三更初，君山渔父象幽灵般出现在门口。慧姑娘推开了柴门，将一把竹造的剑奉上，低声说着：“爷爷，一切小心。”

君山渔父将竹剑插在腰带上，也低低地说：“孩子，小心门户。今天的事不寻常，爷爷认为四金刚心怀叵测，目的在我，也许会到住处骚扰。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如果他们敢前来骚扰，你可以下手不留情，黑夜中，不会有人看出沉雷剑法，你可大胆出手。敌势如果过强，可出声招呼，这儿距约斗地不足半里，爷爷会尽速赶来的，你当心些儿。”

说完，身形疾闪，隐入夜幕中，奇怪绝伦。他这一走，完全陷入经过周详准备的陷阱中。

一个娇小的黑影，在初更将尽时便已到了屋右的竹林隐身，不但声息毫无，而且伏在那儿丝毫不见移动。

姑娘转身入屋，不久提了一把竹剑，开始巡视四周。

黑影在她入屋取剑的片刻，鬼魅似的乘机欺近至屋侧，隐身在屋角的柴堆旁。

姑娘误以为天色尚早，不会有人前来。再说，四大金刚已在擎天一剑的监视下，而且他们已和姓雷的书生订约决斗，决不会抽空到这儿找麻烦，因此便大意了些，更没想到有人胆大得早早便到了。

她首先巡视门口的竹林，万没料到来人已先到了屋侧。

黑影跃入竹篱，飘落院中不见，登堂入室啦！

高空中，传来两声鹤唳，令人闻之头皮发紧。

半里外约定的斗场中，弦声幽幽，在夜空中低徊震荡，接着，歌声隐隐传来。

“落日斜，秋风冷。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

姑娘感到心潮起伏，心说：“这书生也古怪，已是生死关头，为何唱这种哀愁的小调？故人不来，哦！难道说他约定了朋友助拳不成？”

想起少年书生，她眼前似乎浮动著书生那英俊潇洒的身影，是那么脱俗，那么英伟。

难得的是，在书卷气中英气勃勃，武功修为又是那么超尘拔俗。

十九岁的大闺女，常年陪伴着一个年迈的爷爷，照顾一个疯颠的父亲，晚间得出湖打渔，白天又得操劳家务，她没有余暇思索到其他的事，心湖似古井无波，但生理与心理都驱策着她向以外的天地寻求新的事物，一旦她发现心中有值得追寻的事物，她的古井便不会是死井了。

雷鸣远这位书生，令她沉寂如死的心湖涌起了波澜。雷鸣远的身影，首次叩动了她的心扉。

她站在翠竹形成的外院门，举目向西北角的斗场凝望，似在追寻歌声和弦声，又象在期待书生的身影出现。

“我得助他一臂之力，为什么不？”她喃喃自语。

但她又颓丧的叹一口长气，想起爷爷的嘱咐，说是可能有人前来骚扰，她不得不看守住辛苦建立的家园。

正在心潮起伏中，突听后院“喀啦”两声脆响，象是有竹竿折断之声。她心中一动。

心说：“莫非真有人来不成？”

意动身动，急向屋例掠去，飞越竹篱，落下天井中，摸地。她怔住了。

后一进茅屋是她的香闺，原来闭得紧紧的竹门，竟然是大开著，可以看到黑暗的内厅。

后进屋是一厅四房，最后是厨厕，她父亲未送走之前，是关在内房的小房内。她的香闺则在左面的小房中。今年年初，她父亲的疯症愈来愈严重，她爷爷便在不得已之下，用一艘方舟，将她父欧阳逸泉送至西北面十里的芦州内藏身。每天祖孙俩在那儿打鱼，一面照顾疯人。方舟中经常藏了十天半月粮，供疯人在风浪大大时不能前往的日子享用。

幸而她父亲的疯症不是经常发作的，清醒时能与常人相差不远，所以即使三五天不能前来照顾亦无大碍。

欧阳逸泉被锁在方舟上，知者不多，皆因芦州荒岛附近，不但沼泽绵延二三十里，芦苇遮天蔽日，船进入其中，方向难辨，而且暗流起伏，沙沼泥淖可陷入船，进入其中随时可发生不测之祸，死在洲中绝非奇事，因此渔人相戒不敢接近，只有她祖孙敢于出入。

君山秀士是一方之霸，事无巨细皆难瞒他，他知道逸泉被送到芦州，但并未介意，也不向人道及。上次他告诉了毒王，是因为毒五是逸泉的师叔。同时，他也知道毒王不见容于君山渔父，而毒王确在天下的名山大泽中奔忙，要寻找医治逸泉疯症药物，他不能不将消息告诉毒王。

君山渔父与君山秀士之间，平时极少往来，见面点头招呼，如此而已，只保持邻居的礼貌，交情似水。君山秀士有自知之明，老家伙对江湖邪道之士，虽不至深恶痛绝，不表欢迎的神色溢于言表，他也就不愿自讨没趣，也不想和行将入土的家伙计较。

姑娘见厅门大开，吃了一惊，立即掩在门旁，侧耳倾听里面的动静。

里面黑沉沉，声息毫无。

她倾听良久，突然向下一伏，老鼠似的钻入了黑暗的厅中，隐身在神台的侧方。这座神台供着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是她的专有祈福神佛。至于祖光神位，则设在前厅。

一阵狂笑远远地传来。她知道斗场双方已经开始会面了。她替爷爷耽上了心，也念着雷鸣远的安危。

蓦地，黑暗中传来低低而抖切的呼喝声：“慧丫头，掌灯。”

是女人的声音，她大吃一惊，立即运功护身，沉声问：“你是谁？”

“掌灯。”女人的声音冷冷地。

她伸剑护身，应声擦亮火摺子，飞快的点燃了神台上的长明灯，火舌一闪，她怔住了。

所有的房门全打开了，她父亲原住的房门口。站着一个人身穿便于在夜月中活动的银灰色夜行衣的女人，腋下系了一个大革囊，背上系着长剑。

这女人脸蛋相当美，怪的是眼中挂下两行泪水，含泪注视着怔在神台旁的姑娘，手中握住大竹做成的门柱，门柱已被握扁，而且从中折断。显然，这女人大概想要拆房子，不然为何将门柱握断？

“你……你是……是……”姑娘吃惊地问。

“慧丫头，你不认识我了？快三年不见，你成长了。”女人有点感喟地说。

“哦！你是金四娘，你没穿水红色的衣裙，所以一时想不起是你，你来干什么？”姑娘绷紧着脸说。

金四娘拭掉眼泪，举步走近问：“你爹呢？他怎么了？为何不在家？”

姑娘将竹剑指出，喝道：“站住，不许走近我。”

金四娘淡淡一笑，说：“哦！你会用竹剑了，大概你爷爷已将沉雷剑法传给你了，是不是？慧丫头，不要对我无礼，告诉我，你爹呢？”

姑娘哼了一声，叫道：“你赶快走，爷爷快要回来了。”

金四娘摇摇头，说：“你爷爷无法照顾你……”

“你……”姑娘惊问。

“我带了十一名高手来，困住你爷爷并非难事，沉雷剑法虽然了得，但在十一名高手围困之下，更用迷魂烟布下天罗地网，你爷爷想仗剑出困，难上加难。”

“你……可恶，你……”

“让我再见你爹一面，我决不为难你爷爷。”

“呸！你不要脸，我爹疯了，全出于你这无耻贱人所赐，多年来你冤魂不散……”

“住口！”金四娘尖叫。接着，神色黯然，幽幽地说：“这不能怪我，只

怪你爷爷死心眼。为了你爹发疯，我也曾走遍天涯海角寻找奇药，你该明白，我爱你爹出自真心……”

“呸！谁不知你存心不良，觊觎我家沉雷剑法？令祖一度败在我爷爷的沉雷剑法下，派你前来借机亲近，假情假意慈悲，用心……”

“住口，你不该也说这种话，你爷爷糊涂，你怎么也糊涂？你已经十九岁了，也该知男女间的情……”

“呸！狗嘴！你走不走？”

“不见你爹爹一面，我决不离开。”

“你想怎样？”

“把你爹带走，他在这儿，这辈子也好不了，有你那位糊涂爷在中作梗，他这辈子算是完了。”

姑娘一声娇叱，挺竹剑飞扑而上。人向前扑，剑尖却向下垂。

金四娘身形疾闪，堵住了大门，拔剑冷笑道：“即使有空前绝后的无敌剑法，如无炉火纯青的内力修为驭剑，同样无用。你不行，丢下竹剑，不许在我面前撒野，免得吃苦头。”

姑娘听不进耳，冷静下来，错步前移，剑尖斜垂，一步步迫近、脸上的细胞似乎已经凝结了，呼吸细长，眼观鼻鼻观心，神情沉凝肃穆，迫近了。

金四娘心中暗懔，心说：“这丫头已获剑道神髓，临斗冷静得可怕，我得小心。”

她退至天井中，如银月色洒下满地微光。天井宽敞，正好动手。

“接剑！”她冷叱，扑上连攻五剑。

姑娘身形不动，信手挥剑，“得得得得”四声脆响，金四娘凶猛的剑招，竟被她信手而解。

蓦地，竹剑倏升倏沉，罡风一振，剑尖前似乎响着隐隐雷声，剑尖化成一团，急射而出。

“着！”姑娘身随剑进，冷叱出声。

金四娘连封八剑，怪，竟未能击中竹剑，她却连退五步。而攻来的一团剑影愈涨愈大，轻声雷绵绵不绝，封不住架不着。姑娘脚下如行云流水，逐步迫进，一剑连一剑绵绵不绝的飞射而出来势出奇的凶猛。

金四娘银牙一咬，一声低叱，展开了绝学，剑上用了全力，剑气直迫三尺外。啸声刺耳，但见银虹飞腾，剑影漫天，从四面八方进击，不敢妄图封架或试欲将竹剑削断，居然抢得了机先。

慧姑娘毕竟内力修为相差太远，金四娘剑上所发的剑气，形成一道难以攻入的无形铜墙，不断将她攻出的狠招震得失去准头，她只能逐渐放弃攻势，运剑自保了。同时，她知道利害，万不能让竹剑被对方的剑锋接触，对方的雄浑内家真力，足以将她竹剑削断。

双方各攻了二十余招，金四娘虽八方游走进攻，一再试图击断姑娘的竹剑，但机会难抓，尽管她的攻势如同长江大河，奋勇进袭，但攻不下姑娘布下的神奇剑网，不等她攻近，姑娘的竹剑已切入她进击时所露出的空门，迫使她收招自救，攻势使无形自解。

姑娘知道难以支持过久，再拖下去可能有力竭之虞，便发出一声长啸，想通知爷爷赶回。

金四娘大急，慧姑娘以一把竹剑，便阻住了艺业比她高明数倍的强敌，万一老家伙赶回，岂不糟了？老家伙的内力修为已臻化境，沉雷剑法在他手

中，威力何止增强十倍？她怎吃得消？

“说出你爹的所在，丫头。”她怒叫。

姑娘一面运剑，一面冷静地说：“找到我父亲也没有用，任何手段，也无法将欧阳家的沉雷剑法迫出，你不必枉费心机。”

“我决不要你们的沉雷剑法，我只要将他带走医治。”

“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话，哎……”姑娘惊叫一声，脚下一软，突然扔剑便倒。

金四娘放出一只蓝蛊蛙，便将慧姑娘放翻了。将飞扑而上。脱手将剑倒掷而出，剑靶击中了姑娘的肩井穴，姑娘拍向自己夫灵盖的纤手便停住了。

她一把接住慧姑娘，仰手将一颖解药塞入姑娘口中，垂泪颤声叫：“丫头，你怎么如此愚蠢呢？没有人迫你讨那无用的剑法，你何必急于求死？求求你，带我去找你爹爹，千不念万不念，在我多年来的一番苦心，走遍万水千山，访尽世间名医，带来了几种药，何不让我试试看是否有效？我对你指天发誓，我决无委身谋艺的存心，我爱你爹的心，天日可表……”

蓦地，篱外传来了冷酷无比的声音：“目下是夜间，不见天日，你的誓白发了。无耻贱人，你……”

随着声音，跃入两个黑影。

她抓起慧姑娘，大叫道：“老爷子，请听我说……”

已没有可说的了，剑气已经压体，剑芒如经天长虹，飞射而至。

她只好挥剑自保，“铮”一声巨响，双剑相接，溅起无数火星，人影倏分。

“噢！利害！”扑入递剑的黑影讶然，侧飘八尺。

另一个黑影到了，喝声如雷：“贱人，你还跑得了？”

“住手！不然我先宰了慧丫头。”金四娘冷叱，飘退丈外。

且回头看看斗场中的事。

三更初，雷鸣远到了斗场。斗场四周是竹林，中间有一片两大的草地。他不管身外事，不理睬即将到来的凶险，在场中盘坐下，一面弄筝，一面高歌唐五代时无名氏所谱的词“梧桐影”。

弦声和歌声，引来了君山渔父。

伏在西首的擎天一剑，不住摇头，心说：“这人未免太骄傲些，这时他还有这种心情？”

北面竹林内的君山渔父，却在心中不住暗赞：“这小后生果然不凡，委实难得，确是上驷之材，英风豪气非常人所及。”

东面的七个黑形，伏在竹林中毫无动静。

三更正，一路刺耳的狂笑打断了零落的弦声，西面竹林大踏步出现了巨人般的四金刚。两个小鬼走在前面，踏入草坪向雷鸣远走来。

雷鸣远整衣站起，将筝置放在一旁，哈哈一笑，迎上抱拳行礼，沉着地说：“诸位准时到达在下已久候多时了。”

“哈哈！赴死的人早来，确是少见，少见。”阴豹笑答，语气中狂妄外露，只颌首回礼，站住了。

雷鸣远毫不介意，朗笑道：“早死晚死无关宏旨，即使能偷生片刻，于事无补。哈哈！诸位既然来了，不知何以教我？”

“教你？哈哈！教你死。”

“些小误会，似乎罪不致死，人命关天，诸位未免太过忽视人命，太……”

“呸！太爷不是和你斗嘴来的。你如果怕死，跪下，磕头认罪，剜出一眼，太爷们便可网开一面，不再追究你自愿逞强出头之罪。”

“别无商量了么？”雷鸣远仍然含笑问。

“太爷一生行事，言出如山，睚眦必报，别无商量。”

“好吧！诸位划下道来，是单打独斗呢，抑或六个人倚多为胜一拥而上？”

阴豹举手一挥，两个小鬼左右一分，将手中两段竹管挟在腋下，亮火摺子点燃竹管上的一段香，然后在五丈外持管蹲下，叫道：“三寸香烧完，双方如果仍然难分胜负，改期结算。”

如果不知内情的人，断难发现四金刚的阴谋，谁会猜想到燃着的香有鬼？

阴豹一声低叱，四人合围，沉声道：“四金刚并肩在江湖行进，从未落单，对一人是四人齐上，对百人也是四人同闯。说，你想快死呢，或者想死慢些？太爷们成全你。”

雷鸣远哈哈大笑，摘下腰中长剑，拔剑出鞘，将剑鞘丢出三丈外，象气飞扬地说：“你四人一起上，支持不了多久，四周都伏有你的人，何不叫他们一起上？上啊！在下恭候了。”说完，剑徐徐指出，剑诀前引，立下了门户。

阴豹亮出了兵刃，那是一把奇形怪玩意，梢粗柄小，与一般的兵刃本大末小完全相反。表面上看去，是一座娇小玲珑的九层宝塔，塔尖却是握柄，塔基反而是刃尖，粗如海碗，有三根尖刺放下来时，尖刺插入地中，便是一座小形宝塔，银光闪闪，象是银造的重家伙。他将这玩意叫塔形锤，重有四十二斤，大石头也经不起一砸。

人熊钱武的兵刃也怪，是一柄大型的铣琵琶。

胡狼的兵刃，则是一把沉重的浑铁巨伞，叫做天王伞。

金猿持着一根蛇形怪杖，有四尺长，刃尖是伸着舌头的蛇头，粗如鹅卵，也是重家伙。

四个人四般怪兵刃，完全根据寺庙中四大金刚的兵器形态而打造。所不同的是，阴豹的塔形由象托塔天王般托在手掌心，且塔基变成了锤头，也多了三根尖刺。

雷鸣远屹立场中心，凝神待敌。

四金刚分四方列阵，一步步迫进。

“咋！”阴豹突然大吼，狂风似的飞抢而入。其余三人兵刃齐出，同时攻到。

蓦地，人影如电，雷鸣远人化长虹，突然倒翻而出，竟从后面的胡狼顶门掠过，长剑在翻过的刹那间向下疾吐，叱声震耳。

“接剑！姓孙的。”剑似银虹入地，射向胡狼的后脑。

这突如其来的奇异反击身法，大出胡狼的意外，几乎着了道儿，百忙中身形下挫，巨铁伞倏然撑开，向上猛顶，人在伞下十分安全。

“铮铮铮”飞声暴响，火星飞溅，在飞越顶门的刹那间，雷鸣远竟以电光石火的奇速攻了三剑，如果不是胡狼的兵刃特殊，不可能躲开快速绝伦的三剑快攻突袭。

胡狼一声怒吼，大施身铁伞飞旋，犯冲而上，连攻五伞立还领色。铁伞开合间，轻灵的剑很难攻入，是他大发神威的时候

但雷鸣远的身法如同鬼魅，左闪右移进退如电，不仅避过五伞，仍然

反击了六剑之多，不等其余三人重新合围，他已脱开伞影，但见剑虹一闪，已向从左侧抢到的神猿递了五剑，把神猿迫得连退五步，怒叫如雷，狂野地挥动蛇杖自保，找不到还手的机会。

四人的身法没有雷鸣远灵活，在快速进击八方游走中，联手的方阵也乱了章法，困不住雷鸣远，反而被雷鸣远在外围截击，一沾即走，令他们疲于奔命。

激斗片刻，雷鸣远掌握了全局，攻势愈来愈猛烈，身法也愈来愈快，在四人包围圈中游走，恍若鬼魅幻形，但见一道银芒八方飞射，飞腾扑击矫若游龙。

罡风呼啸，风吼雷鸣，五丈圆周内碎草纷飞，飞沙走石，好一场武林罕见的激斗。

人影飘摇中，突然响起雷鸣远的两声沉喝：“着！着！”

银虹疾闪，在如银色夜中显得奇怪绝伦。首先，剑虹从胡狼的伞下掠过，接着，向西旋出倏吐倏吞。

“嗤！”厉啸乍起，剑锋擦过天王伞的伞柄，掠过胡狼的右外肩。

同一瞬间，胡狼和神猿惊叫一声，疾退丈外踉跄站住。

神猿的左大腿裤破血流，挨了一剑。

“朋友们何在？”阴豹突发厉吼。

人影倏止，雷鸣远站在正北，四金刚散在两首和东面，雷霆一击之后，有片刻的平静，酝酿着下一次更凶险而将光临的更大危机，各自利用这片刻的机会喘息养力。

阴豹的叫声刚落，西面响起巨雷似的沉喝：“七煞当头，不避者死！”

随着沉喝声，同时出现七个高高矮矮的黑衣人，同时起步，同时跃出。

东面隐伏着的擎天一剑，向同伴低叫道：“快退，我知道这些人了，主人东返回之前，咱们不宜妄动，免得枉送性命自讨没趣。”

说走便走，六个人悄悄往后溜。假使他们不见机撤走，全得留在这儿。

是祸躲不过，还未退出竹林，七煞中的三煞穿过斗场，闪电似的穿入林中，为首的人大喝着道：“朋友，走得了么？留下啦！悄然逃命，不怕有损三邪之首君山秀士的名头威望么？未现身便学兔子开溜，你们怎配称英雄好汉？”

擎天一剑大怒，挥手示意两名手下退走，率领着三名同伴回头，急冲而上大喝道：“江某就陪诸位练练，上啦！”

伏在北面的君山渔父不得不出面了，他对雷鸣远极有好感，岂能袖手旁观？事情因他而起，他不能让雷鸣远和君山秀士的人替他挡灾。

他象个无形质的幽灵，突然飘向斗场，黑袍飘飘，竹剑尖静静地下垂在身前，冷叱道：“四金刚，带着你们的同伴赶快离开君山。”

七煞的四煞和四金刚将雷鸣远已团团围住，另三煞已和擎天一剑四个人动上了手。

“哈哈！老渔夫，你也送死来了，来得好，接我一塔。”阴豹狂笑着急冲而上，塔形锤兜头便砸，力道千钧，悍勇绝伦，这才是他的真才实学，刚才他并未用全劲哩！

两个小鬼狂笑着走近，手中的计时香不住挥动，口中不住大叫：“上啊！杀！杀他娘一个落花流水。”

同一瞬间，雷鸣远已展开了狂攻，以一敌七，他居然敢急冲而上。

阴豹不相信君山渔父一个入土大半的枯老头有何了得，狂妄地冲上，狂妄地走中宫抢入，狂妄地来一记“泰山压卵”，逾如电耀霆击，声势汹汹，锐不可当。

君山渔父不退反进，略向左移，侧身切入。快！快得令人难以发觉。

阴豹骇然，一声沉喝，招变“横扫千军”。他的塔形锤共有五十四角钩，塔共九层，每层有六个角钩，不能用手抓，且可勾勒刀剑，百忙中变招，居然快极，罡风厉啸，横扫对方的腰肋部位。

棋高一着，缚手缚脚，君山渔父的造诣，不知高过阴豹多少，一照面优劣立判。

快！快得如同电光一闪，褐黄色的竹剑一晃，君山渔父的身形已退出八尺外，响起一声隐隐殷雷。

塔形锤掠过君山渔父的胸前，只差半寸便着肉了，险之又险，如被锤前的三根刺戳上，一切都完了。

“啊……”阴豹厉叫，塔形锤仍以凶猛的劲道扫旋，他又舍不得放手，身躯反被塔形锤带得向左飞旋，“砰”的一声冲跌在三丈外，仍向外滚。他左腋下出现了一个剑孔，鲜血激射，痛得他冷汗直液，浑身抽搐。

这瞬间，擎天一剑和他的三名同伴纷纷倒地。

君山渔父感到头脑一阵昏眩，大吃一惊，他做梦也没料到两个小鬼手中的香火有鬼，还以为在空旷的草坪中交手，这些高手在稳操胜券的形势中，决不会卑鄙得使用下五门的迷香暗袭，等发觉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他赶忙屏住呼吸，向雷鸣远叫：“小兄弟，小心迷香。”

叫声出口，他便想退出斗场，但已来不及了，脚轻头重站立不牢，摇摇欲倒。

在行将昏迷期间，他看到雷鸣远飞退而至，一把将他挟住，一面收剑一面向竹林飞逃。同时一把药散已抹上了他的鼻孔，雷鸣远的低喝声入耳：“快吸，这是解药。”

到了竹林外侧，雷鸣远接着他向茂草中突然伏倒，伸手将两侧的草向身上拨，藏身在草中。

衣袂飘风之声呼啸着从左右飘过，追的人没有留意草中有人，追到前面去了。

片刻，君山渔父已恢复了精神。

四野虫声唧唧，但四金刚和七煞早已不见了。

“老丈受惊了，幸而小可已留了神，不然今晚不堪设想，这些凶徒可恶已极。”雷鸣远站起整衣，一面将剑挟在腋下，恨恨地说。

君山渔父老脸发青，切齿道：“老夫不会放过他们，这些人该死！”

雷鸣远抱拳告退，说：“这些人行踪不定，功力奇高，不易对付哩！小可告辞，老丈小心些儿为是。”

“雷公子，意欲何往？”君山渔父关心地问。

“小可拾回箠和剑鞘，即返旅邸休息。哦！请问老丈，刚才现身相助小可的四个人……”

“他们是君山秀士荀家的人，恶贼们一时还不敢贸然处置他们的，倒是公子单身一人落脚旅邸，十分可虞。这样吧，蜗居尚有下榻之所，何不小留明日再议？”

“这……这……方便么？”

君山渔父淡淡一笑，说：“既然存心留客，岂有不方便之理？剑鞘和箠暂时不要去找了，恐防那些恶贼仍在左近伺伏。走！老朽领路。”

“打扰老丈了，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小可先行谢过。”雷鸣远彬彬有礼地说，长揖到地。

君山渔父对这位书生大有好感，欣然领先向住处急走。

远远地，便听到金四娘和慧姑娘的声音。君山渔父吃了一惊，急急的抢入前院，循声到了篱外。

雷鸣远在君山渔父发话中腾身翻入，向金四娘进击，双剑相之，竟被震退八尺，讶然惊叫出声。

金四娘挟着慧姑娘为人质，威胁君山渔父不许妄动。君山渔父站在丈外，老眼中似要喷出火来，厉声道：“金姑娘，老朽的忍耐力有限，真要迫老朽杀你么？”

金四娘似乎有恃无恐，大声说：“老伯，难道你真的毫无半点儿女之情？我金四娘决不是下贱的人，只不过深爱令郎……”

“呸！你好不要脸，如果不是因为你在捣鬼，我儿亦不至发疯。告诉你，沉雷剑法是我欧阳家的家传统学，除非欧阳家的子孙不昌，决不至外传。不管你那四大凶人的老不死用何种卑劣手段，也休想如意，用美人计也没有用，反而更暴露你金家不择手段的无耻面目，枉费心机，遗笑江湖。你早些滚，老夫不要见你。”

“老伯……”

“住口！你和令郎都是人性已失神憎鬼厌的人，你踏入这间茅屋，令草木含羞，你还有脸在这儿行凶？别认为你已控制住慧丫头，便妄想老夫就范么？你简直在做梦。你走是不走？”

雷鸣远脸上泛起迷惘困惑的神色，这时一见君山渔父作势扑上动手，抢先一步纵出叫：“妖妇，放下人，凭手中剑放手一拼。”

“你是谁？”金四娘冷笑问着。

“河南雷鸣远，接招。”

金四娘丢下慧姑娘，怒道：“凭你一个无名小卒，也敢管本姑娘的事？要你的命。”

怒叫声中，挥剑直上，两人在天井中展开抢攻，一双剑宛若双龙缠斗，幻化出万点星罗，光华飞旋，剑气发出令人头皮发炸的厉啸，并不时响起令人心血下沉的双剑相触声，你来我往各展绝学。

左右院墙是竹篱所建，这时出现了不少黑影。

前屋的屋面，黑影出现在屋脊。

后进院的屋顶，也有黑影出现。

“七煞当头，不避者死。”吼声象半天里响起了炸雷。

“金四娘，四金刚听候吩咐。”左右篱外的人大叫。

君山渔父先前留意雷鸣远的剑法，暗叫不妙，金四娘的剑狂野凶猛，辛辣霸道，步步抢攻气吞河岳。而雷鸣远在五六招后，便已相形见绌，逐渐守多攻少，破绽百出，败象已显，他不着急？

他想先救起孙女，但孙女躺在金四娘一面，中间是两人激斗的地方，天井不大，只可供两人动手回旋，想过去他必须仗剑硬闯。但在一个自命身怀无敌剑法的老人来说，名誉比生命重要得多，他怎能在雷鸣远未退出之前仗剑往里闯？此不是有以二打一之嫌？加以他想要在雷鸣远危急时间闯出援手，

便耽误了救慧姑娘的时机。

四金刚和七煞现了身，他大吃一惊。

不等他有所举动，金四娘后面的竹篱“哗啦啦”倒下了，抢出一个黑影，抓起慧姑娘狂笑而退。

老人家大怒，一声怒啸，从激斗中的两人头顶飞越。

“老鬼利害，放迷香，快！”是阴豹的吼声。

茅舍所在地三面是竹林，一面临水，人往竹林中一钻，黑夜中谁敢放胆追？老人家听说放迷香，脚下一缓，黑影已钻入了竹林。

“哎……”身后，雷鸣远惊叫一声，可能是中了剑。

老人家心悬两地，书然回头。

但雷鸣远已跳出篱外，金四娘衔尾狂追，娇叱入耳，“你走得了？纳命？”

老人家不知救谁好，稍一迟疑，两面人都不见了。他一咬牙，一声怒吼，急追金四娘。

刚迫近竹林，里面有人叫：“放迷香，要活的。”

他屏住呼吸，急抢而入。

“打！打打！”暴喝声震耳，无数暗器如飞蝗，擦竹枝而出，响声暴起。

“咋！”他大吼，舞竹剑护身，暗器在竹剑前星散而飞，近不了身，竹剑形成了风雨不透的剑网，剑气在三尺外便将袭来的暗器震荡或荡飞，好深厚的内力修为，一把竹剑也有如此大的威力，如果换了真剑，岂不可怕？

既要舞剑自卫，当然脚下不可能太快，等他冲入了竹林深处，早已不见有人了。

他略一迟疑，向北狂追。

雷鸣远向西逃，金四娘穷追不舍，两人不发出任何声息，去势如电。

奔出半里地，雷鸣远向一座橘林中一钻，突然隐入一棵矮橘树下。

金四娘在四周绕了一圈，证实没有旁人，方闪电似的钻入雷鸣远藏身的树下。

雷鸣远始终留意着金四娘的举动，心说：“这女人心细如发，确有过人之能。”

金四娘往他身畔一伏，低声问：“雷弟，老家伙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你必须将藏匿之地打听出来。”

这位叫雷鸣远的畜生，原来是飞龙秋雷。他坐得稳稳地，笑一道：“金姐，原来不仅是为了沉雷剑法，你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告诉我呢？”

金四娘幽幽一叹，说：“我确是另有要事，但这事说来话长。沉雷剑法确是天下无双绝学……”

“金姐，原来你也是为剑法而来的？”

“从前是，但目下我毫无兴趣了，只想让你……”

“金姐，是对那疯子欧阳逸泉有兴趣么？金姐的盛情，小弟心感，只是，这样一来，只怕老家伙不可能将剑法传给我呢！”

“你别急，他会的。你听着……”

“何必多费功夫，从慧丫头身上迫……”

“不行，慧丫头决不会被迫而将剑法吐露的，欧阳家的人，他们的性格我知之甚详，刚才我用蓝蛊蛇擒她，她竟想拍天灵盖自杀哩！除了诱老家伙自动说出外，毫无别法，人不畏死，死吓不倒他的。”

“下一步该如何进行？”秋雷问。

“咱们已成功了一半，以后当不会太困难。首先，你割破小臂假装受伤，然后逃回茅舍。老家伙那儿，我日夕前往骚扰，挟慧丫头为人质，乱他的心神。老家伙一个人，君山秀士又不在家里，无人可助他。你表示自己剑法不行，虽然想助他一臂之力，却力不从心。老家伙心神既乱，必定倚仗你助他找寻慧姑娘，我料定他将收你为弟子，授你沉雷剑法派用场。你得注意，只能说艺自家传，并未拜师受艺，不然老家伙为人固执，必不会夺人之徒授以无双绝学。之后，你便告诉他，我可能带着慧姑娘去找逸泉，老家伙必定上当，会带你到藏匿逸泉之处找我。以后的事，你不用管了，可到岳阳等我。”

“你不去见逸泉了？”

“我在你们后面跟踪，见了逸泉你便可以走了。”

秋雷呵呵一笑，说：“金姐，你如不说出你和逸泉的故事，我可懒得替你跑腿。”

金四娘突然以手掩面，哀伤地说：“这事看来复杂，其实也平常，说穿了只为一个情字害人的。早年，家祖一度败在沉雷剑法之下，我一时心动，想获得这种奇学，便在这儿安排机会接近逸泉。那时，逸泉的妻子去世已有三年之久，接近一个有老父需要侍奉，有稚女需要照顾教养的壮年人，当然不会有困难。可是，当我进一步了解逸泉的为人时，我发觉他是一个值得我爱的人儿，我堕入了情网，沉雷剑法对我已毫无重要。同时，我发觉他爱我比我爱他更为深切，我知道我已握住了我所梦中祈求的幸福，我愿以全生命去爱他。那时，老人家不知我的身份，对我甚有好感，慧丫头刚牙牙学语，也对我依恋。天呀！幸福来得快，消失也快，只有灾祸才会永留人间的。平地一声雷，老人家的师弟毒王前来君山探望师兄，认出了我的身份，便将实情说出。毒王这人我不怨他，他知道我和逸泉相爱后，曾经劝过老人家不可走极端，认为我出于凶人之家，本性不一定坏，他希望老人家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改变气质做一个览妻良母好媳妇。可是，老人家嫉恶如仇，不但将我赶走，也从此不许毒王上门。我一气之下，便离开了君山。但我忘不了逸泉，痛苦得不想活，最后我又回到君山，但……但，他却疯……疯了。”她痛苦地饮泣；说不下去了。

“金姐，安静些。”秋雷黯然地说。

金四娘无助地饮泣良久，又道：“从此，我远走南荒，找寻治疯灵药。同时，痛苦令我疯狂了，我杀人，迫人要治疯药，杀那些自以为侠义的人，我不再爱惜我自己，我自己已不值得爱惜了，自然而然的，我成了三凶之一。”

“令祖呢？他老人家……”

“家祖不管我的事，我也不愿找他。多年来，我曾带药五至君山，偷偷医治逸泉。”

但那些该死的药一无用处，我痛苦极了。这次我在大雪山得到一种奇药，在云贵也找到一种金颠茄，听说也有效，但需要相当长的时日调治。因此，我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缠住老家伙，让我有时间调治逸泉的疯症，愿以沉雷剑法相酬。目下我决定将逸泉带走，你不必缠住老家伙了。”

“那也好，以后我再将沉雷剑法转教给你好了。”

“不！不要。如果逸泉能治好，我将和他遁隐穷荒，永远脱离是非人间。”

“如果治不好呢？”

金四娘凤目泛上了无穷怨毒的火花，冷冷地说：“我要回到爷爷身边，

重新打天下。”

秋雷心中一懔，暗说：“有你在，还有我秋雷的事业？目下一切都听你的，日后我岂不成了你祖孙两人的小跑腿？”

但他不动声色，安详地说：“但愿奇药对症，逸泉兄早占勿药，愿花长好，月长圆，金姐，小弟祝福。”

“谢谢你，咱们该走了。雷弟，君山秀士的人，如果你决定结交君山秀士的人，便得留下，免得树敌。只消君山秀士返回，便会知道是你在这儿捣乱的。四金刚和七煞为你所用，知者不多，但君山秀士是不易受骗的，他断无不知之理，潜势力之大，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消息比你还灵通，不然也不会名列三邪之首。”

“小弟理会得。咱们这就分手。”

两人分手各奔东西，隐入夜暗之中。

秋雷在右手小臂上划了一条血缝，向东急走，蓦地，北面传来一声异啸，那是人熊传来的暗号，告诉所有的人君山渔父已到了北面。

他脚下加快，向北飞掠。

四金刚和七煞，皆知老家伙的利害。同时，他们只奉命激怒老家伙，不必冒险。用不着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阴豹开始不服气，一照面便挨了一剑，几乎吓破了胆，再也没有人敢于尝试的了。因此，他们只伏在草木的暗影中，传递老家伙的行踪而不出面。

君山渔父急怒攻心，但他无法搜遍附近每一棵草木，人藏在草木中，搜起来相当危险，不仅不易发现，更随时有挨暗器的可能，追搜了半里地，远远地发现有一个黑影急掠而至。

他虽已听到不时有此起彼落的异啸声，但弄不清啸声的含义，发啸的人总是在他身后很远的地方发出，等他回头再搜，已失去发啸人的踪迹了。

月华如水，草地中视野可远及二十丈外。前面就是一处荒草坪，丝茅草高与腰齐，有人超越草坪，老远便发现了。

他向草中一蹲，心说：“狗东西们，你们总会有人落在我手中的。”

黑影如飞而至，他持剑的手放松了，倏然站起，叫：“雷……”

“咋！”黑影虎吼，剑如匹练横空，急射而至。

他向侧一闪，叫：“雷公子，是我。”

黑影是秋雷，闻声撤剑闪在一旁，一面喘气一面说：“是老丈么？快走，金四娘快追来了，小可已受伤，贼贱人的剑法可怕极了。”

“你先歇息养神，老朽等她。”

可是，金四娘始终没追来，许久，老人家跌脚叹道：“想不到会是这女鬼人前来兴风作浪，她竟带了这许多江湖恶贼大举而至，掳走了慧丫头。哼！她永不会如意的，她会后悔的。”

“老丈，令媛既已被她掳走，她的人多，声势浩大，何不请君山秀士助一臂之力？”秋雷接口建议。

“哼！君山秀士也不是好东西，老夫虽不才，还不至于向他求援，而且他逗留荆州还未返回哩！走，先到寒舍再说，他们会前来送死的，老夫已决定开杀戒了。”

“也好，小可不才，已卷入这场是非，义不容辞，愿与老丈分忧，得好好从长计议。”

唉！可惜小可学艺不精，无法和那泼妇拼命。”

君山渔父一面走，一面冷冷地问：“你内力修为火候不弱，极为难得，但不知令师是谁？”

“小可艺自家传，由家父一手调教，但小可天资愚鲁，不堪造就，家父甚为失望，惭愧的很呢！”

“令尊一向在江湖作何生理？”

“家父不是江湖人，不过问江湖事，耕读传家，不与武林朋友来往。”

“难怪，你的剑法凶猛有余，灵诡不足。目下老朽人孤势单，凶险自在意中，祸迫眉睫，大难将至，公子还是早走为上，免得卷入这场是非凶险之中。”

秋雷倏然站住，俊脸一沉，接着哈哈狂笑，笑完说：“老丈差矣！小可虽不是江湖人，但岂能路见不平而怕死畏事逃避？老丈未免把小可看得太不值钱了。”

“雷公子，须知逞匹夫之勇，不是大丈夫所应为。”

“偷生怕死，怯懦畏事，比匹夫之勇更等而下之。”

“你真愿助老朽一臂之力么？”

“小可义不容辞。”

“好，公子义薄云天，老朽感激不尽。无以为谢，愿以一昼夜工夫，将一套宇内无双的剑术相授，俾报万一。”

秋雷心中大喜，但不愿引起对方的疑心，岔开话题道：“老丈，听金四娘话中之意，显然有为而来，她是否挟慧姑娘为人质，威迫利诱迫使慧姑娘就范呢？”

君山渔父一怔，抽口气冷冷地道：“不至于吧？唔，不得不防，慧丫头决不会将沉雷剑法说出，但说出她爹的藏身所大有可能。快走！尽一夜工夫，你必须将剑法学会，明天咱们走一趟芦洲。”

秋雷暗暗后悔不迭，一昼夜减为一夜，要学一种无双剑法，委实嫌仓促了些。他后悔在这紧要关头，自己为何愚蠢得又去照应金四娘的事？但话已出口，想收回已来不及了，将所有的愤懑全记在金四娘的头上了。

黎明时分，天候变了，天际殷雷隐传，金蛇乱舞。浩瀚的洞庭湖浪涛汹涌，惊涛拍岸声如同万马奔腾。东方现出了曙光，倾盆大雨光临大地。

草草膳罢，君山渔父取出两件蓑衣，两人穿着停当，再将四段竹筒做成的浮水具交给秋雷拥在腰上防险，冒着黎明的风雨，匆匆登船，冒雨向西赶。

不久，另一艘渔舟也驶离君山，也向西发航。渔舟上，驾船的人只有两个，那是七煞中水性相当高明的青龙煞与红纱煞，这两个家伙本来就是江湖的水上悍贼。

船里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金四娘，另一个是被制住穴道无法动弹的慧姑娘。

金四娘的神色相当友善，向怒目而视的慧姑娘说：“慧丫头，你该信任我的诚意，你爹疯了难道你爷爷不管，你也不关心？在情在理，你都不该拒绝我替你爹治疗的好意。

哦！小慧，你还记得么？小时候你亲密地叫我四姨的声音，至今似乎还在我的耳中萦回，而你，却和你爷爷他老人家一般固执，视我如仇，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事啊！我怎会存心谋骗你家的家传沉雷剑法呢？家祖虽则名列四大凶人，但儿孙无罪……”

“但你也成为三凶之一，不错吧？”姑娘厉声问。

“那得怪你爷爷，是他迫我走极端的啊！”

“强词夺理！闭嘴！我不听你的。”

任凭金四娘如何劝说，姑娘充耳不闻，干脆闭上了眼睛，不理不睬。

芦洲，那是靠湖北的一座荒洲，绵延二十余里，遍生丈余高的芦苇，象一座二十里长的青纱帐，里面泥沼密布，死汉港星散，人船驶入其中，方向难辨，经常迷失在内饿死其中，所以渔民视为畏途，相戒不敢驶近。但这一带的鱼产量极丰，是鱼群觅食之地。

君山渔父对这一带了如指掌，闭着眼也不会迷失，只有他敢来，因此，他的鱼获量无人能及，被人尊称为君山渔父。

风并不大，但暴雨如注，半里外视线被雨所阻，景物难辨。君山渔父没有留意后面的船，视野濛濛，他并不介意那时隐时现的渔船是何来路，反正湖面船只甚多，他怎么料到会是跟踪的船呢！

船进入芦洲，驶入一条汉港，三转两折，后面的般梗被扔掉了。

金四娘的船冒雨赶到，但已失去前船的踪迹。她心中大急，一把将慧姑娘提至舱口，故作从容地说：“小慧，告诉我你爹藏在何处，你只须站在一旁等候，让我替你爹下药医治，奇药不管是否有效，我决不逗留，独个儿回南荒苦度下半世的日子。念在我和你爹相爱一场，让我替他尽最后一次力吧，求求你，好么？”

她已苦求了好半天，慧姑娘不免心动，再一看已到了芦洲，知道金四娘已打听出父亲的居处了，长叹一声，苦笑道：“你真的下药之后，从此不再来了么？”

“小慧，我恨不得把心刺出来让你看看。一个痴心的女人。对她心爱的人，是任何的痛苦，任何折磨皆可以忍受的。我对你爹痴得令人伤心，多年来浪费了大好青春，走遍了海角天涯找寻治疯药，受尽万苦干辛，为了什么？小慧，决不是为了沉雷剑法，那不值得用半生的痛苦去换取。再说，剑法再好，也无法在我的蛊毒下逃生，我要来做什么？小慧，你不知爱是怎么回事，因为你还没爱过人。快了，你也该找归宿的时候了，等到那一天到来，你便会了解爱是多么痛苦、艰难、深沉。到了那一天，你便会了解我所身受的十余年痛苦是怎么回事了。”

慧姑娘死盯着金四娘梨花带雨的粉脸，死盯着缓缓下流的一串串泪珠。那是一张已显鱼尾纹的脸，一张憔悴中饱含哀伤感情的脸，一张青春行将消逝的脸。在这张脸上，看不到一丝虚假和做作的表情，找不到半分阴谋诡计留下的痕迹。她的心开始颤动，怨恨的冰山开始溶解。

她还不知道爷爷已进入了芦洲，还以为爷爷还在君山家中呢！她幽幽一叹，凄然地说：“好吧！解开我的穴道，我在前面指示航道。”

良久，船已进入了芦洲中心，暴雨打在青葱的芦苇上，响声震耳，风拂动着芦梢、和着雨声似万马奔腾。船在芦苇中钻来钻去，苇叶拂船，象是在陆地行舟。

蓦地，风雨中传来一阵凄厉的狂笑：“哈哈哈哈哈……”

“天啊！”金四娘以手掩面狂叫。

“快到了，四姨。”慧姑娘低声说，语气中充满了哀伤。

“是他么？他……他……”金四娘倚伏在舱门上，浑身可怖的痉挛。

船向左一折，便看到六七丈外芦苇丛中的两艘船，一艘是长方形的方

舟，结实的木架象一栋小屋。另一艘船，赫然是君山渔父的船。

风雨太大，方舟的木船门闭得紧紧地、显然君山渔父与秋雷已经进去了。

“爷爷先来了。”慧姑娘惊叫。

船急冲而至，靠上了君山渔父的渔舟：

金四娘冲入风雨，疯狂地枪上方舟。“砰”一声巨响，她将木门冲倒了，抢入尖叫：“逸泉，逸……泉……”

声如中箭哀猿，令人闻之，心弦亦为之抖动。她站住了，脸色死灰。

“哈哈哈哈哈……”凄厉的狂笑声震耳欲聋。

龙吟乍起，左侧的秋雷撒下了长剑，丢掉蓑衣。

右侧，君山渔父老眼中泪下如绳，咬牙切齿。徐徐抽出腰带上的竹剑。

慧姑娘随后奔入，尖叫道：“爷爷，求你再给四姨一次机会。”

这是一间只有一座门的四方舱，坚实的支架，垒木为墙，有三丈见方，高仅丈二左右。中间近后壁处，竖了一根包了铁箍的大木柱，用一条碗口粗的铁链锁着一个鬼怪般的人，扣住两条足，双手也有一条扣住双手的链子，一端连在下面的脚链上。

这人高有八尺以上，但瘦得已形销骨立，只剩下骨架子。头发短及耳下，乱得象鸡窝。脸上只有皮不见肉，只有一双布满红丝的大眼仍然光闪闪，在无肉的头脸上显得特别深大。眼眶占了头脸的大部分面积。穿一身麻布袋似的两截衣裤。柱根下屎尿堆积，臭气薰人。柱后端不远，有一个食物架，放了不少米糕、熏肉、熟肉，还有一个水葫芦。

这人便是一度英俊超人的欧阳逸泉，金四娘十余年来念念不忘的梦中情人，但目前已不象是人了。他用脚勾住木柱，用手上的链子勒磨着裹了铁箍的柱上端，目光中充满狂野的敌意，扫视着室中的人，一面拉动着铁链，发出刺耳的响声，一面间歇地狂笑。

“逸泉！”金四娘惊叫，向前急奔。

“刷”一声轻啸，君山渔父的竹剑伸出了，挡住了进路。

“爷爷”慧姑娘哀叫，“砰”一声跪倒在地板上大哭。

君山渔父吸入一口气，冷厉地说：“我欧阳嘉隆宁可绝后，也不要一个满手血腥人神共愤的媳妇。金四娘，你给我走。”

金四娘直挺挺地跪倒，泪流满面，哀叫道：“老伯，我带了药来，给我一次机会，下次我不再来了，永远离开中土，老死南荒……”

秋雷走近君山渔父，伸剑叱道：“斩草除根。永绝祸患。”

“哈哈哈哈哈……”逸泉的厉笑声震耳欲聋。

“且慢！”君山渔父伸手虚拦低叫。

秋雷冷笑一声，长剑急挥。他与君山渔父并肩而立，剑挥出恰好砍入君山渔父的肚腹。

“啊……”君山渔父惨叫，突然将竹剑拂出，人向后退，鲜血和断了的内脏向下流。

秋雷剑摔出入向后飘，但仍慢了些儿，竹剑尖一闪而过，“叮”一声脆响，他的长剑竟然被击飞。竹剑尖也在他的左胯骨划开一条血缝。

同一瞬间，金四娘跃起叫：“天啊！你……”

“哎……”秋雷惊叫一声，立即去拾起被击飞的长剑、

这瞬间，金四娘突用传音入密之术，向慧姑娘叫道：“快逃！机会不再，

留住性命。”

慧姑娘人本精灵，知道要糟，多死无益，金四娘的话令她脑门一清，立即向外滚，向门口冲出。

秋雷反手打出一把棋子，叫道：“杀！斩草除根。”

金四娘却不加理睬，冲向狂笑不已的逸泉。

冲至门口的慧姑娘“哎”一声尖叫，背部连中三颗棋子，人踉跄扑出，劈面碰上了两煞。她命大，棋子打入肉中而未伤穴一道，手中竹剑本能地攻出沉雷剑法中最凶狠的“飞雷沉雷”。

秋雷抓住剑，立即飞跃而起，捷逾电光石火，猛扑慧姑娘的背影。

两煞堵住了大门，一声怒吼，双剑齐上，但竹剑已先一步到达。两把剑被竹剑一振，向外急荡。

“啊……”两人的左胸更擦一剑，深达肺部，同向左右退。

青龙煞果然凶悍，向从中间冲出的慧姑娘背影一声怪叫，脱手将剑掷出。

姑娘向水中跳，剑稍快一步，“得”一声钉入她的左琵琶骨

“啊……”她再次尖号，人向水中一栽，“噗通”两声水响，泥水一涌，沉下水底了。

秋雷来晚了，他清晰的看到姑娘背上有棋子伤，更看到青龙煞的剑钉在姑娘的背上，她还能不死？但他不放心。站在船头向下看。暴雨如注，雷声殷殷，他只看到水底涌起一些水泡而已。他不谙水性，不敢下去，便往回走，想叫两煞下水捞尸体。死不见尸，怎成？

但没有机会了，两煞胸伤沉重，正手忙脚乱地在门内撕衣裹伤，怎能下水？他只好罢休。

“天下间，会沉雷剑法的人，只有我一个人了，用三阳神功驭剑，可无敌于天下。”他快活地想，胡乱抓一把金创药敷上胯尚，向里走。

金四娘已制了逸泉的穴道。正爬伏在逸泉身旁，将革囊中的瓶瓶罐罐取出，哭泣着准备下药了。

秋雷到了金四娘身后，心说：“这家伙医不好了，今后金四娘必定与金神重新在江湖扬威，那还有我飞龙的天下？”

他收到入鞘，左手中扣了三枚棋子，暗运三阳神功运至腿部，走近金四娘的身后，低声说：“金姐，要小弟帮忙么？”

金四娘已泣不成声，抬头颤声叫：“请替我弄些水来……啊……”

三颗棋子贯入她的脸部，再一脚踢中她的小腹，她惊叫着倒飞而起，“砰”一声撞在木壁上向下伏倒。但她仍然撑起有三血洞的血脸，口中喷血，含糊地叫：“秋……雷，狼……子野心，你……你好……狼的心……”话未完，倒下了。

十四

秋雷用三颗棋子下毒手，再加上一脚，金四娘骤不及防，毫无准备，哀伤已令她麻木，白送了性命。

两煞看见他们的主人不但杀了同路人金四娘，更向一个疯子下毒手，令他们心中发冷，在无穷反感和厌恶中，也凭空生出可怕的恐惧念头，跟着这种人卖命，太可怕了！

他两人脸上的神色变化，完全落在秋雷的眼中了。

秋雷不动声色，从容走近温和的微笑道：“两位的伤势怎样？咱们该走了。”

两煞放了心，不知危机将至，他们只看到秋雷安详友善的微笑，看不见秋雷心中所伏的杀机了，于是站起齐声道：“不打紧，咱们还撑得住。”

“那就走。”

“何不将尸首丢入湖中毁尸灭迹？”青龙煞提出建议。

秋雷呵呵笑，跃上船说：“尸体如果丢入湖中，日后咱们怎脱得了干连？放在这儿，有一天被人发现之后，便会猜想他们是拼斗而死，咱们便可超然事外了。”

他将金四娘的革囊扬了扬，又道：“这玩意儿丢掉可惜，留着又不会用，还是丢掉算了。”

船冒着风雨驶离芦洲，青龙煞吃力地掌舵，对穿着蓑衣不入舱享福，反而冒风雨站他身旁的秋雷，怀着无比的恐惧和戒心。目前他和红纱煞皆受伤不轻，如果秋雷想在这时杀他俩灭口，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不由他不提高警觉。

他已暗中知会了红纱煞，切不可两人站在一块儿，万一秋雷果生歹念，两人总有一个可以跳水逃命。同时，他斜定秋雷如果不能将两人同时杀掉，必定心有所忌不敢冒然下手。

但他却不知，秋雷早已看出他两人的心意，杀人灭口之心更切。

风雨愈来愈大，船冒雨鼓风而行。远远地，一艘建了华丽客舱的小型游艇，也冒雨向君山疾驶。

已经是午牌末，按行程，距君山已是不远，显然大雨中看不到君山。

秋雷心中有数，他离开后艄，钻入舱内，开始搜寻君山渔父藏在舱底的三个酒葫芦。

这破船是君山渔父的渔舟，他相当熟悉。两煞先前乘坐的船是抢来的渔船，他们当然不熟。他先将一碗酒倒入碗中，取天蝎玛瑙浸上片刻，再倒入酒葫芦内。

酒葫芦有三个，他将其中之一倒空，然后提了无毒的一只酒葫芦走出舱面，向前面的红纱煞走去，一面喝酒一面问：“距君山还有多远？快到了吧？”

红纱煞嗅到了酒香，似乎感到酒虫直往喉头爬。他咽了一口口水，说：“快了，大概还有三里左右。”

声落，他已动身钻入舱中去了。

秋雷早知两煞的性格，心中狂喜，却不露形迹，从侧舷走向后艄，走近了青龙煞。

要想同时杀两个已有戒备的谙水性好汉，太难了。再说，他必须留下一个控舟的人，他自己无法控舟。

红纱煞进舱不久，传出“蓬”一声沉响，风雨声太大，如不留心，是难以发觉的。

青龙煞以为红纱煞已经进舱躲避风雨，但注意力仍放在舱中，响声传

到，他吃了一惊，这是人倒在舱板上的声音嘛，怎能瞒得了他？同时，他对秋雷不走内舱而走外舷的举动，本来就起了疑心，响声有异，他立即感到毛骨悚然，猜想到刚才秋雷定然在舱中弄了手脚，说不定曾经用金四娘的毒蛊安置了杀人陷阱哩！

他浑身发冷，冷汗直流。同时，也涌上了逃生的念头。

秋雷已站在他的身边，伸手可及，一面喝酒一面问：“这艘船很小，能否驶向武昌？”

青龙煞不假思索地答：“如果江上不起风，自无困难。”

波浪汹涌，船头突然上升，在头首下沉的刹那间，青龙煞暗运真力，将舵柄向左推，突又往回扳，“咯”一声响，舵柄齐根而折，被他用暗劲震断了。

舵柄齐根而折，船突向左猛倾。

“糟！”他尖声怪叫，右手一松，丢掉了风帆控索，双手去抓舵柱，表面上是想扳紧舵柱，暗中却反面向下按。他虽胸部受伤，但手上仍可用狠劲，一按之下，力道空前凶猛，生死关头，他用了全力。

风帆控索被扔脱挂住，帆突然打转。风急水猛，帆湿漉漉地沉重而不透风，被风一刮，那还了得？船立即成了受惊的疯马，发起疯来乱扭乱蹦。

“哎呀！”秋雷惊叫，立脚不牢，向侧便倒。

“咯咯”两声怪响，舵柱两侧的横栓被青龙煞压断，舵柱向下急沉，滑下水去了。

青龙煞故意惊叫一声，乘上身下冲压落舵柱的瞬间，一个跟斗翻出船尾，下了水。

秋雷不是笨蛋，他在舵柄突然折断的刹那间，便知青龙煞已看穿了他的阴谋，在打主意逃命了。船突然狂扭，他在跌倒的同时，手中的酒葫芦已脱手掷出。

“拍”一声脆响，行将入水的青龙煞骤不及防，右胯挨了沉重的一击，酒葫芦炸裂，波浪一涌，人不见了。

船一阵猛烈跳动摇摆，波浪一涌，左舷沉入水中。

秋雷刚来得及抓住一块船板，便被翻落水中，等他浮上水面，只看到半覆的船，半浮半沉已在五六丈外了，浪花翻涌中。他只看到天字中金蛇乱舞，雷声震耳，浪花一阵向他扑击，再片刻便看不见任何东西。

不知经过了多久，突听不远处有人大叫：“有人，快救起他。”

他循声看去，原来是不久前远远看到的小型游艇。

他被两名雄壮的水快拉上船来，舱口突然传出一声娇呼，是女人的声音，接着有人叫：“你你……你不是飞龙秋雷么？”

他抬头一看，心说：“糟！可有麻烦了。”

华丽的船舱内，两名俏侍女左右并立，中间站着一个天仙化人似的少女。他认得，那是去年在石综村途中邂逅的林昭华，青云客林家谋的妹妹。

他记得，那时的林昭华对他神情冷淡，甚至有轻视他的傲态流露，是个眼高于顶的女娃儿。青云客与君山秀士有郎舅之亲，且住处距许州相近，对许州七柳湾之事当然了如指掌，也必定知道四金刚与七煞投入七柳湾的事。胳膊往里弯，这丫头如果到了君山烟波楼，岂不揭穿了他飞龙秋雷的一切底细阴谋？

小游艇也叫画舫，最少也有一二十个人，想将这些人一网打尽灭口，

事实上也办不到。

“我必须将这丫头引开，决不可让她们到君山。”这是他第二个念头。

他堆一脸苦笑，趋前行礼道：“是林姑娘么？多承援手，感激不尽。石淙一别载余，姑娘比那时清丽多了，在下几乎不敢相认啦！”

林昭华在和秋雷初次见面时，见秋雷年纪轻轻初出江湖，便在脸上流露出不可一世的傲态，本来有点不高兴，因为她也是一个眼高于顶的人。但当秋雷在天生石桥亮相，一举成名艺惊群雄时，秋雷那的豪情神勇，将她刚筑起不久的自傲藩篱攻垮了，她开始对这位确有惊人绝艺和确是值得自傲自豪的英俊少年人有了重新的估价，接着便是涌起强烈的好感，在好感中产生了情意爱念。因此。在活僵尸出现时，她拼命叫秋雷快逃，关切之情表露无遗，让秋雷猜出了她的心中事。

秋雷将高帽子往她头上一戴，她更是晕啦，高兴地说：“请进，请进，这时不宜卖弄你的口才，到里面先更衣再说。我倒好听听，你这条飞龙怎会掉在水里的。”

秋雷道谢毕，随一名侍女到后舱，向船夫们讨了一袭黑劲装换过，急急回到客舱。

客舱中，林昭华已经替他准备了热酒去寒，分宾主就坐毕，他抢先发问：“林姑娘，请问这艘船是君山令亲的么？”

“不，是襄阳府汉江之豪水府神龙葛当家的。秋爷此问，不知有何用意？”林姑娘惑然的问道。

秋雷苦笑，从容地说：“一言难尽。令亲君山秀士不在家，在下为了登门致谢君山秀士在三峡援手之德，不想无缘得见，却碰上了几个仇人，在水中好一阵厮杀，船翻了，几乎丢掉老命。在下不想再到君山了，姑娘可否送在下先返岳州府再说？”

姑娘信以为真，答道：“这有何难。这次我借葛当家的船准备遨游两湖，第一站是洞庭，溯湘江至南岳一游，正沿江而下至鄱阳湖哩！舍亲既然不在家，我也用不着登门打扰他们了。能送秋爷下岳州，不胜荣幸哩！”

秋雷大喜，心说：“妙极了，我何不乘她的船下武昌？沿途挑逗她，这女人的年纪已不小了，该有二十岁啦！最易上手，多用些心机，把她弄到手，生米成熟饭，就不怕她在君山秀士面前拆我的台了，更可令她的哥哥青云客死心塌地和我联手称雄，岂不一举两得？”

他不动声色，向姑娘谢道：“在下深感盛情，谢甚。如果姑娘方便，在府城取回行囊，希姑娘准许在下随船下武昌，尚请俯允。”

姑娘喜极，鼓掌喜悦地说：“好啊！我正想请你随船下放哩！一言为定。即使专程敦请，也不易请到秋爷的大驾哪！”

当天入暮时分，有人到君山将信息带给四金刚，四金刚和五煞、清风、明月，火速夺渔船逃出君山，遵照秋雷手示，不走岳阳，却从湖北岸登陆。

烟波楼的大队船团出动晚了些，他们想不到四大金刚一群人会连夜冒风雨逃走，更没料到这群人不走岳阳，却在半里外转向北岸登陆远走。

船团追了三里地，碰上从岳阳大举来援的水怪桑九原，两队船重新向岳阳追，一无所获。

五天后，君山秀士的船驶入了洞庭湖。同来的有毒王周起潜。荆州府的逗留，令毒王抱恨终身，到烟波楼的当天，便知道君山的变故。师兄君山渔父的茅屋中，不见祖孙俩的踪迹。

擎天一剑几个人，下落不明。

君山秀士怒火攻心，愤怒如狂。他知道四金刚和七煞都是秋雷的人，但还不知是秋雷亲自光临君山闹事。

他派了两艘船，与毒王在当天急驶芦洲，船上有对芦洲不太陌生的人，在芦洲整整搜了一天才找到泊在洲西部的方舟。

方舟上有人，是奄奄一息的欧阳慧。她伤势沉重，这些天以她父亲剩下的食物充饥，恰好粮尽，她的伤亦已恶化，抱住她祖父已发臭的尸体，晕厥了一整天了。

毒王心肠俱裂，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认得脸上血肉模糊的金四娘，还以为可能是金四娘和祖孙俩在这儿动手，两败俱伤哩！

姑娘命在旦夕，无法查问，只好先用灵丹保使元气，收拾死者的遗骸，运回君山善后。

慧姑娘整整昏迷了五天五夜方脱险境。之后，她将雷鸣远的事说了。至今她还不知爷爷将沉雷剑法传给了秋雷，对秋雷的事她所知不多。

听了姑娘对雷鸣远的描述，毒王和君山秀士大惑不解，雷鸣远既以四金刚为敌，狠斗金四娘，怎会是秋雷？而从姑娘的口述中，雷鸣远的象貌确又与秋雷相象。

烟波楼的大总管和几名高手失了踪，被四大金刚掳走了，君山秀士的脸上挂不住，大怒之下，立刻传信邀集朋友，准备北上到许州大兴问罪之师。邀请的人中，自然包括了妹夫青云客林家谋了。

毒王也准备带慧姑娘同行，到许州找秋雷，要证实雷鸣远的身份。

至于金四娘的死讯，毒王不愿说，君山秀士不敢说，怕金神金祥前来找他算帐要他的命。烟波楼的人，被告诫着守口如瓶。免得惹上滔天大祸。

金四娘的坟墓在君山，坟墓象一个土馒头，没有任何标记，很不易找到。

江湖中暗流激荡，风雨将临。

君山秀士的朋友，从四面八方方向君山赴，一再迁延，至六月下旬，还未启程北上。

而毒王与慧姑娘，已在六月中旬到了许州。两人已化装易容，隐去本来面目，经过多方的打听，方知他们来晚了，七柳湾庄主飞龙秋雷，已经在月初起程到河南府游历，归期无定，同行的有大批七柳湾的高手，还有青云客的妹妹林昭华带着两位侍女同行。

两人不肯放手，奔向河南府，披星戴月昼夜兼程，沿途打听飞龙秋雷的消息。

可是，两人相当失望，秋雷行踪如谜，宛若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们到了河南府，河南府根本没有人知道秋雷的踪迹。他们到邙山打听雷鸣远的消息，邙山不但没有姓雷的人，更没有什么青云观。

同一期间，晚一步到许州寻找秋雷的人，也晚一步到达河南府。这人是秋雷的哥哥秋岚。

秋岚在巫山县对面的老关庙养伤，一住半月。半月里，已康复了的乔天香姑娘，衣不解带的侍候他的汤药，不避嫌隙小心打点。

笑弥勒和慕容永叔已放下了心事，他两人仍小心戒备着深怕金四娘去而复来。

满天花雨在秋岚可以坐起的那一天，告辞走了，临行请秋岚有暇经过

岳阳，务必到他的家中小住。

这几天，秋岚已经可以起来活动筋骨了。他身体硬朗，复有少林的八宝紫金夺命丹神药相助，被震离原位的内腑，居然在短短的半月中原复，不能不算是奇迹。如果换了旁人，独角天魔那一记雷霆一击，不当时毙命，也难拖延一个时辰，他居然从鬼门关内逃了出来。

东海神尼已经先走了，带了黎姑娘动身的。而有名不道姓的琬君姑娘，仍然留在舟中，与天香姑娘照料秋岚。有她在，秋岚复元得快些，她那可使内腑复位的神奇推拿术，令天香佩服得五体投地。

两位姑娘性情相投，结成了香闺好友，磨着笑弥勒追问秋岚的底细。但笑弥勒守口如瓶，坚不吐露任何消息。天香姑娘虽然有所省悟，看出秋岚与秋雷之间定有关连，但秋岚既自认姓山她也无可如何，只能将谜团藏在心底。

五月下旬，船下放荆州府。乔姑娘姐弟原定在夷陵州登陆，取陆路走荆门州，从襄阳奔南阳府兼程返家。但姐弟俩借口秋岚尚未痊愈，坚持要到荆州府，然后由荆州至荆门，只差一天的路程而已。

谁也没料到夷陵州有了变化，当晚船泊夷陵过夜，秋岚却悄然不辞而别，渡汉江至交陆府，取道德安府奔向许州，秘密往晤乃弟秋雷去了。

沿途，他听到许多有关乃弟的事情，在传说纷纭中，江湖人对乃弟秋雷的批评，可说毁誉多，尤其是火拼巴山苍猿的事：令许多武林朋友摇头叹息，认为这种扩充地盘的手段太过卑劣，大胆狂妄为了。也因此一来，七柳湾的盛名震动江湖，那些不想受人管辖的地方之霸人人自危，而别具用心想攀龙附凤的人，却纷纷向七柳湾递送名帖往拜。

四大金刚和七柳七煞大闹君山的事也在这江湖上流传，有人认为，烟波楼和七柳湾，不久之后便会掀起凶猛的江湖风暴。

他很痛心，想不到乃弟竟会愈来愈横行霸道。他开始考虑到乃弟在急于名利，认为已迈入将成为江湖霸主的坦途时，是否听得进他的劝告，大有疑问。但他不能不为了手足之情，前往许州尽劝告之责。

到了许州，他来晚了。秋雷已在短期间整顿了七柳湾的部署，带了手下重新仆仆风尘于江湖各地。在许州的爪牙们，传出的消息说主人往河南府云云。

七柳湾既传出主人已赴河南府，这消息意味着秋雷已进一步想向河南府两大武林世家打主意。

秋岚心中大急，立即奔向河南府。

秋雷不是傻子？他怎么会让爪牙们传出他的正确行踪？目下他已名震天下，敌人愈树愈多，公然在江湖招摇的时辰还未到夹，必须等到他登上江湖霸主的宝座后才行。

河南府他必须要走一趟的，但时机尚未成熟。首先，他得解决小凤儿的事，龙形剑王玉堂是他的下一个目标，他无法忍受龙形剑接收小凤儿的奇耻大辱。江湖中谁不知小凤儿是他的人？谁不知小凤儿是最先助他创基业的情妇？龙形剑固然可恶，小凤儿更可恶，投入没无闻的人的怀中他不在乎，投入大名鼎鼎的绿林大豪龙形剑的怀里，意味着他的声誉名位已经动摇，他是受不的。

要解决龙形剑，必须先找到龙形剑的死对头海天一叟龙光。其一，他怕在双方冲突期间，海天一叟乘机夺回他许州的基业，金鞭于庄原是海天一

叟的人，里应外合并非难事。其二，他想收服海天一叟，联手对付龙形剑，不仅免去内顾之忧，更可壮大自己，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他的野心愈来愈大，要进一步控制绿林之豪了。

找海天一叟并不难，海天一叟的垛子窑在邓州淅川县西面百余里群山丛中，与西面的大黄山小黄山相距不足三十里，正好在河南、湖广、陕西的中间地带。这一带不但三不管，而且地广人稀，虎狼成群，几乎是洪荒绝域，正是啸聚山林的最佳地带。海天一叟在这一带开山立堂，可以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建寨的山，他称为海天山，堂，叫乾坤堂。所以对外而言，只要在盘道时说出“四海九天”绿林朋友莫不热诚接待；对内，切口是“顶乾立坤”，对方便知是龙形剑的心腹党羽，是名列乾坤堂的人，来头不小。

秋雷不会愚蠢得直闯海天山乾坤堂自找麻烦，他要將海天一叟引出垛子窑解决。

大热天，一群高手秘密到了邓州，然后向淅川山区赶，在淅川布下了强大的打击实力作为后盾。淅川县，是今年刚从内乡县分出来的新县份。以前虽也曾一度是县，但本朝开国后，便取消了并入内乡，今年再从内乡划出三个乡，重置县治。

海天山，是海天一叟对外所开的山名，这仅是绿林强盗之间，用来代表身份的名称，真正的土名儿，却叫做壶山，远看象一个有柄有嘴的酒壶。到海天有两条路，左面是大道，大得只可通行一匹马，过了峡口镇，便无人再往西走了，只有海天山的好汉们通行。

另一条路从西北走花园头，那儿没有本县唯一的巡检司。出花园头有一条小径向西南岔出，可抵海天山。

在淅川，如果问海天山的去向，没有人知道。如果问壶山，人们会向西面的千峰万壑一指，并且善意的劝告客人切不可前往冒险，那儿虎狼成群，去不得。

淅川城小得可怜，小得象一个土寨，全城找不出一家象样的高楼，找不出一家象样的客店。

先遣人员布置停当之后，正主儿到了。

秋雷仍是出现在岳阳时的书生装束，但箬却不带了，清风、明月两个小鬼，打扮成书童模样，一个背了书囊，一个带了剑匣。

一行共是六人六骑，清风、明月在先，秋雷和喜上眉梢的昭华在中，最后是昭华的两名侍女。在这荒僻山区的小城中，突然光临了这般俊秀的青年男女，只片刻间，便轰动了整座县城。

唯一勉强可以委屈他们歇宿的客店，是县前街的丹崖客栈。店主是丹崖山的人，所以店名丹崖。头一天已有人订了店，整座店包下了，不再接待其他外客，所以店中只有三男三女。

客人刚落店毕，店门口一名要饭的拔腿就走，从县后街直奔西门，扬长而去，却未留意被人盯了梢。

西门至峡口镇的大道，行走的人并不多，全是当地的村民。走西北花园头的人，早年有许多商旅往来。从荆于关出陕西商州。可是。今年南阳附近自去岁入春以来，整冬不见雪景，开春迄今，不见滴雨，稻麦别说收成，连种子也没下，何来收成？三年前，刘千斤在这一带作乱，官府派兵戒严，入陕的路已经封锁，平常军民根本不许往来。今岁收成无望，饥荒将成，大

量饥民向南偷渡汉江，涌入山区。往西却不行，紫子关已经封锁，而进入大黄山小黄山的路也不通。海天一叟心无大志，他不想造反，只作他的山大王，拒绝收容饥民，入山者杀无故。因此，饥民只好偷渡汉江，进入荆襄鄖阳山区，有些则奔内乡，投奔小王洪，石歪膊。听说，早年的刘千斤余孽李胡子和王彪，已经进入九道梁山区，准备东山再起。

年初，李胡子以太平王的符令，派使者前来招请海天一叟入比，愿封他为河南王。

海天一叟不上当，将使者的双耳刻下遣回，致语说，太平王的乌合之众，如敢在海天山惹事，一律格杀勿论，把李胡子气得几乎要亲子带领贼众前来火拼。

海天一叟老谋深算，见多识广，他看出今年的旱灾比去年更重，将有更可伯的大荒年光临，从饥民大量南移的光景看来，李胡子的声势必定日益壮大，比上次的刘千斤更浩大百倍，大乱将兴。上次刘千斤也找他合作，他直率地拒绝了，因此双方大火拼，损失可观。也因此一来，官府对海天一叟另眼相看，默许他在壶山开山立堂，不加过问。

这次李胡子的声势浩大百倍，南阳一府二州的饥民，入山的数量至目下为止，已超过八十万了。万一李胡子在起事造反之后，为期先解决内顾之忧，势必先解决海天一叟的垛子窑，将是玉石俱焚之局。因此，他知道海天山已无留恋的必要了，他犯不着和李胡子火拼，已打定主意在不久之后，移至熊耳山投奔神箭古月亭，古寨主是他的拜弟，已经接受了他的请求。

因此，海天山事实上已形成孤立之局，此路不通，陌生人离开峡口镇，休想再踏入雷池一步了，往来的人口稀少，走上十里八里，不见一个行人。

小花子出了西门，路上全是些衣着褴褛面有菜色的村民，举目向四周看，赤地千里，鸡犬不闻。

他奔向一棵大槐树，正想展开轻功奔至树下的土地庙，那儿，是海天山的一处传递站，有一座茶亭，平时经常供给路人解渴的茶水。

蓦地，土地庙中人影乍现，现出一个壮实如牛的青衣大汉，劈面拦住豪笑道：“哈哈！小兄弟，辛苦了，歇会儿再走吧。”

小花子吃了一惊，不是自己人嘛！竖打狗棍立下门户，讶然问：“老兄，在何处得意？”

“哈哈！别问，别问，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只消知道在下是吃山的，就成。”

小花子知道不妙，沉声问：“阁下是正黄旗呢，抑或是副黄旗？”

李胡子的巢穴，立了一面大黄旗，即所谓招兵旗，主巢穴的叫正黄旗，其他地区则称副黄旗，以辨别是何处的人马。小花子料错了，还以为遇上李胡子的人哩！

大汉哈哈狂笑，笑完说：“小兄弟，你弄错了。你听着：许州七柳，龙飞九州。”

小花子扭头便走，急急逃命。

“小兄弟，留驾，不为难你，用你通风报信。”

小花子一咬牙，一声尖叱，扭头向土地庙中追来的大汉旋身来一记“回龙戏珠”，打狗棍凶猛地递出，抖出一朵杖花，居然风声虎虎。

大汉哈哈大笑，左闪，出手，勾住棍一带，左掌贴棍削出，叫：“撒手，小心断指之厄。”

小花子不敢放手，力气太小，抽不回棍，手一松仰身斜扭，一腿踢出。

大汉将棍向下一带，“拍”一声击中小花子的膝盖，急抢而入，一把将咧嘴坐倒的小花子劈胸提起，笑道：“再撒野，大爷下废了你才怪。”

同一期间，秋雷带了清风，泰然走向南门街的同记粮店。

同记粮店早已没有米面出售，但招牌还未取下，这年头，村寨十室九空，城里的人也大都逃荒去了，一斤米要卖黄金二两，吃得起的人少之又少。这家粮店是城内第一家大粮店，只有一些从六百里外的商州运来的麦皮，高粱，豇豆等等，但经常缺货。

掌柜的这几天闲得慌，道路不靖货源已绝，店东伙计全都懒洋洋的，四扇大门只开了一扇边门，他站在店门口抬头看天，天宇中万里无云，毒太阳晒得人头晕脑胀。

“再不下雨，得吃草根了。”他喃喃地说。

口中说，目光却落在施施然走近的秋雷主仆身上。

“那话儿来了。”他心中暗叫。

秋雷含笑走近，站在阶下举手长揖，微笑道：“请问兄台，掌柜的仁兄可在？”

“尊驾……”掌柜的讶然问。

“在下姓秋名雷，请见掌柜先生。”

清风从剑匣拔出长剑，纵上阶在店门上一阵挥动，划出一条简单而神似的飞龙，笑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家相公专程前来拜望贵当家，用不着假撇清，反穿皮袄装羊。快将咱们爷儿俩往里请，还等什么？”

清风开门见山的叫着，幸好街上没有人。掌柜的想发作，又不敢，只好强忍恶气，向里伸手说：“秋爷玉趾光临，小店幸甚。请进，请进。”

清风一阵怪叫，厉声道：“什么话？为何不开中门迎？小看人么？”

店中早有准备，掌柜的向内喝道：“大开中门。伙计，迎客。”

中门大开，店中站着八名粗胳膊大拳头的伙计，一个个叉腰而立，全用凶光四射的怪眼，死盯着来客。

掌柜的举手虚引，冷冷地说：“请进店来待茶，请移玉。”

秋雷举步升阶，含笑说：“有僭了，打扰贵店，于心难安。”

他领先入店，瞥了众伙计一眼，又道：“贵当家所派主持店务的弟兄，全是上上之选，难得呀！”

掌柜的引客人就坐，店伙奉上香茗，他自己也在案旁落坐，说：“在下池靖，奉当家手谕在这儿主持店务……”

“哦！原来是铁扇子池兄，久仰，久仰。”秋雷抢着说。

“秋爷不远千里而李，来意不善，不知有何指教，愿闻其详，尚乞见告。”铁扇子不再客套了，直指正题。

秋雷胸有成竹，笑道：“在下此来，专为拜望贵当家，以解决许州金鞭于庄的事，特请池兄先容。”

“秋爷谋夺于庄兄的基业，胁迫于兄反叛敝当家，敝当家不加过问……”

“什么话？”清风怪叫，哼了一声又道：“金鞭于庄乃是独行大盗，不受绿林管辖，贵当家与他只算朋友而已，凭什么阁下敢称他反叛？岂有此理！”

铁扇子大怒，倏然站起怒叫道：“可恶！你是什么人？敢在这儿教训池某？”

秋雷作好人，摇手笑道：“池兄，请息怒，目下彼此不宜争论，是么？”

那是在下的跟随，为人鲁直，言词间或有所得罪，池兄休怪。在下此来，不打算与贵当家理论是非，只想彼此和平相处，解释金鞭于兄的误会，可否请池兄派人至山寨……”

铁扇子接口道：“秋兄既要一见敝当家，在下愿为引见，乾坤堂没有宾馆，秋兄何时可以启程？”

秋雷摇头，笑道：“在下有要事在身，无法前往贵山拜候，特请池兄传信山寨，请贵当家在丹崖客栈一会。”

铁扇子气得脸上发育，冷笑道：“敝当家领袖绿林，岂能轻离山寨？”

秋雷也沉下脸，站起说：“秋某一方之霸，名震江湖，到贵地请见贵当家，已是情至义尽。告诉你，明日午正秋某恭候他的大驾，他如果不来，秋某先铲除贵山在四郊的明暗窑子，休怪秋某言之不预，告辞了。”

“你敢？”铁扇子厉声叫。

秋雷剑眉一轩，沉声道：“有何不敢？不信秋某先让你开开眼界，免得自命不凡坐井观天。”

“兵刃取来。”铁扇子向里叫。

秋雷哈哈狂笑，说：“阁下，何不先试试拳脚？动兵刃对贵店毫无好处。”

铁扇子不再发话，突然飞扑而上，乘秋雷语声未落，凶猛地攻了三拳劈了两掌。

秋雷双掌左拔右格，屹立如山，轻易的化去三拳两掌，立即抢入还以颜色，左掌一引，引出对方的右手，右拳切入，发如电闪。铁扇子连拳也未看清，“噗”一声左颊便挨了一记重击。不等他叫唤反扑，凶猛的打击已绵绵而至，一记“左右开弓”打得他脑袋欲裂，眼前一阵黑。“砰”一声斜撞出丈外，恰好昏跌在柜台后端的粮桶内。

两人交手不过是刹那间的事，八名伙计连看都没看清，只看到人影乍合，然后铁扇子斜撞而出，如此而已。

“咱们上！”有人大叫。

秋雷呵呵笑，摇手道：“老兄们，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是太愚蠢了么？凭你们几个小毛贼，也敢奢言和秋某动手？免了罢，快通知贵当家，明日午正，秋某在丹崖客栈等他，再见了。”

话完，与清风扬长而去。

当晚，一名悍贼送来海天一双手书，说得很简单，但十分坚决，说明日巳牌正，城西十二里长山谷口见面，如果胆怯不来，江湖上见。

长山谷口，在湖水南岸，西南是绵延二十余里的长山谷，谷口是处密林遍布背山面水的荒原。河床已看不到水影，干得出现了可怕的龟裂惨象。

所有的树林，已失去了持有的青绿，一片憔悴枯黄。毒太阳静静地照耀，大地热腾腾，四周鬼影俱无，人畜几乎绝迹，如不亲临其地，永难相信这是以山水见胜的三省交界处山区。

谷口原有三户人家，这时已不见人影，人都逃荒去了，只剩下三栋无人照管的破败土瓦屋。这就是约会的地点，巳牌初，还不见主客双方派人到来。

秋雷昨晚已来勘察了当地的形势，已看出这儿根本不宜设伏，任何方向皆可走动，上千人马不见得能将四周封锁，干涸了的河床隐不了人，也阻不住人。

他已看出海天一叟这次的约会，恶意不多，不由心中狂喜，决定与昭华双剑赴会。

他换了一身月白劲装，背系长剑。昭华姑娘则穿一身水湖绿劲装。两人穿起劲装显得十分抢眼，男的英俊，女的刚健婀娜，看去象是一双璧人。

中间一栋瓦屋中，半朽的木门突然“砰”一声倒下来。

秋雷和林姑娘，两匹健马恰好到了谷口，看日色，距巴正不过片刻。听到瓦屋有声音，两人驱坐骑向瓦屋奔来，直迫近至屋前晒麦场，仍不见有人现身。

“昭华，你先等等。”秋雷向姑娘招呼，飞身下马，轻挥着马鞭，向瓦屋奔去。

破木门倒在地上，门内站着个凶猛狞恶的巨人，飞蓬发，乱虬髯，眼似铜铃，血盆大口狮子鼻，赤着上身，露出一身虬结如坟如丘的古铜色肌肤，高有八尺以上，看去象一个野人，令人望之心寒。

秋雷不在乎，泰然向里走，跨入门限。

野人不言不动，象个石人，铜铃眼毫不眨动，似乎不是真人。

秋雷艺高胆大，直迫近八尺内，含笑道：“尊驾练了一身好筋骨，雄壮如山，真亏你练的，下了不少苦功吧！贵当家来了么？阁下高姓大名？”

巨人仍然不言不动，象一个毫无知觉的人。

秋雷一怔，心说：“咦！这家伙难道被人点了穴道制住不成？”

他走近细瞧，伸手在野人眼前一晃。看是否有反应。

“咋！”巨吼象乍雷，震得耳膜欲裂，野人突起发难，在吼声中抱住了秋雷，双手象铁箍，一抱之下力道万钧，换了旁人，胸骨不被挤碎才怪。

秋雷冷笑一声，三阳神功倏发，浑身坚似金石，接着，“噗噗”两声暴响，两劈掌在野人左右头根。

“嗯！”野人轻叫，双手一松，接着一声虎吼，出其不意抓住秋雷的腰部将人向上举，抛石子似的将秋雷抛出门外，他也急冲而出，不等秋雷站稳，再次扑上。

秋雷高也有八尺，只是没有对方结实雄壮而已，试出对方力大无穷，而且可能练了金钟罩铁布衫一类不怕打击的硬功，不下重手不行了。

他一手拨开抓来的大手，扣牢对方的腕脉，大旋身躬腰低头来一记大背摔。

野人居然反应奇快，右手被扣实胸部顶紧，双脚立即离地，也竟能收管抵住秋雷的颈子，左手扣住了秋雷的左腿，人向前借势猛冲。

秋雷将人摔出了，但左腿被扣，野人的冲力奇大，他一时也沉不住马步，身不由己，两人凌空来一记空心翻，“噗”一声大震，尘土飞扬。野人背脊着地，重重地攒倒，仍死扣住秋雷不放开，秋雷的背压在野人的胸上方，猛地一肘猛顶，正中野人的左肋。

“嗯！”野人轻叫，手松了。

秋雷虎腰急扭，脱出对方的双手。

两人各向侧波，飞跃而起。巨人的狮子鼻有血迹，原来是被秋雷背上的剑柄云头所撞中。

秋雷不再和野人斗蛮力，拳发如电，“黑虎偷心”渔阳三擂”再变“凤凰展翼”。

前四拳击中野人的胸腔，把野人打得不住后退，不住沉声叫痛，双手

不住封架，手忙脚乱。最后一招的手肘，凶狠地撞中野人的左筋，在“展翼”的下半招，他的掌背又下沉重的一击，击中野人的右胸肋。一连串凶狠沉重的打击，力道如山，野人虽练了金钟罩，同样禁受不起以三阳神功注入拳掌的凶猛霸道扫击，“啊”一声怪叫，飞跌丈外，砰然大震声中，烟尘滚滚。

晒麦场上的林姑娘安然坐在马上，喜悦地叫：“打他个半死再说，这人是海天山第一条好汉呢。”

秋雷当然不放过，冲上伸手将野人的腰带抓住向上提，右手铁拳正待攻出，野人却大叫道：“住手！我恨天无把苗勇服了你。”

秋雷放了手，笑道：“哦！原来是苗兄，得罪了。”

江湖上论真力，有两个人是顶尖儿人物，两手可力掣奔牛，可举千斤巨石。恨天无把苗勇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飞云观被秋岚救出的恨地无环张澜。恨地无环隐世不出，恨天无把却作了强盗。论年纪，恨天无把只有四十出头，小了一倍。

恨天无把揉动着胸肋，咧嘴地说：“你小子好狠好重的拳头，徒手相搏，我第一次失手，你厉害。我跟你走，怎样？”

“你跟我走？”秋雷讶然问。

“不错，跟你走，货卖与识家，跟你，我心服口服。跟着海天一叟，他只叫我守山门，他的玩意差得紧，不是敌手。”

秋雷大喜，伸出大手说：“一言为定，咱们以后兄弟相称，我叫你大哥。”

两只大手一夹，把住臂，双肩相抵，把得死紧。恨天无把虎躯下挫，叫：“比马步，秋兄弟。”

两人向下沉，扭腰、顶进、猛拨、下带、上抬，但半斤八两，脚下未动分毫。片刻，两人额上见汗，蓦地响起秋雷一声沉喝，恨天无把右膝突然一挫，膝盖着地。

“你行，我输了，输得不冤。”恨天无把高兴地叫。

两人放了手，相对哈哈大笑，秋雷问：“大哥，海天一叟为何不来，已牌正了。”

恨天无把拭掉额上的汗水，说：“他会来的，快到了，他今天很烦恼，等会儿我还得替他尽一次力，大丈夫绝交不发恶声，我不愿让人说我苗勇是忘恩负义之徒。”

“你要帮他对付我？”

“不！是对付李胡子的人，兄弟，你听说过太平王？”

“略有风闻，但不知其详。”

“那家伙要造反，预定在八月中秋举事，手下已招纳了九十万乌合之众和一群亡命徒，上次派人招龙当家入伙，被当家的将来使割掉耳朵放回，他不死心，将咱们的人恨入骨髓，本想派兵前来报仇，却又怕泄露消息惊动朝廷，影响举事大计，这次他派了十二先锋中的八名好汉，前来向本山叫阵，约定午正在这儿见面，双方不带人马，一比一拼他个你死我活。”

“八个人，哈哈，李胡子未免太小觑了海天山的英雄了。”

“兄弟，话不是这般说，咱们江湖人以信义为先，说过一比一决不会倚多为胜，八先锋每人皆身怀绝学，号称万人敌，老实说，能接得下他们的人，不但海天山找不出几个，江湖中也不易找。”

“大哥，你呢？”

“我接下一个可以胜任，接第二场……不瞒你说，吉凶难料，李胡子的

八先锋令当家的十分烦恼，你又适逢其会的找他麻烦，想得到他的心情是如何的焦躁了。”

秋雷往林姑娘身旁走，一面说：“大哥，小弟此次来完全是善意的……”

话未完，谷口枯草丛中传出一阵豪笑，海天一叟徐徐现身，大声说：“飞龙，你的善意老夫心领了，司马昭之心，难道老夫不知么？哈哈！”

南首疏林中一声鬼叫，站起一个黑铁塔般的黑衣人，手中的托天叉闪闪生光，左右并肩站着四名半百年纪的黑衣人，执托天叉的人，秋雷不陌生，在天生桥已经有过一面之缘。

西端密林中，也传出一阵桀桀狂笑，五名高矮不同像貌狞恶的老悍贼，大踏步出林走向晒麦场。

海天一叟举步走近，他左右共有六名花甲年纪以上的老人，全穿了黑劲装。背着刀剑，从容走近。

秋雷呵呵笑，迎上说：“龙当家，贵山高手如云，山寨赛是金城汤池，秋某如不用激将法，怎能请得动当家的虎驾，秋某来此确无恶意，如果当家的不谅，那么，悉凭阁下卓裁。”

“你来此到底有何用意？”海天一叟厉声问。

“要与当家联手，对付龙形剑王玉堂。”

海天一叟困惑地注视着对方，狠狠地吸迫对方眼神，要在秋雷的眼神中，找出话中具有多少诚意，然后问：“你的话是真是假，不是算天门峡的账？”

“秋某言出如出，决无戏言，天门峡之事，不谈也罢。”

“为什么？”

秋雷撇了身侧安坐马上的林姑娘一眼，泰然地说：“为了绿凤孟娥。”

海天一叟笑了，说：“绿凤嫔上了龙形剑，老夫略有风闻，难道不是你扔掉绿凤的。”

“秋某只是问光老是否愿意联手。”秋雷追问，称海天一叟为“光老”，口气相当客气。

“事实真象未明之前，老夫无法给你满意的答复。”

秋雷冷冷一笑，沉下脸说：“请看今日江湖中，究竟是谁的天下，秋某雄霸许州，威临中原湖广三峡，有江南浪子两位主持大局。南京江右。有七柳七煞主事，湖广以南，与君山秀士即将敌我分明，江汉之间，青云客与秋某将是亲家……”

“哈哈哈哈哈……”海天一叟狂笑，笑完说：“青云客是独角天魔的得意门人，独角天魔已重出江湖，助门人闯天下。青云客野心勃勃，会和你结亲家，你未免太自信了。”

秋雷向昭华伸手虚引，笑问：“光老可认得林姑娘么？在下可替诸位引见。”

“小女子林昭华，以后请多多指教。”昭华在马上颌首含笑发话，状极得意。

海天一叟这才有机会向姑娘仔细打量，脑上渐现惊容。青云客带着青云八丑走江湖，经常也带了妻妹同行，江湖对昭华姑嫂俩并不陌生，海天一叟岂能不识，他吁出一口长气，冷冷地说：“就算你有无数高手在佑，龙某却不愿做你的爪牙。”

“秋某绝无此念，只想与光老联手对付龙形剑，至于江湖事，秋某管黑

白两道，光老则领袖绿林，咱们各行其事，和平共存，怎样？”

海天一叟顽固的摇头，说：“老夫看不出你有多少诚意，日后再议，告诉你，金鞭于庄是龙某的朋友，你要保证他的安全，如有三长两短，龙某将令七柳湾变成屠场，目下请两位离开，日后再议联手之事，是否需要，老夫自有主见。”

秋雷强忍心头怒火，平空生出除去金鞭于庄的念头，淡淡一笑，接口道：“好吧！”

尊驾既然拒绝联手，在下只好告辞了。”

“老夫并未拒绝，但得从长计议，目下老夫有事，过些时日方可决定。”

秋雷行礼告退，说：“诸位既与李胡子派来的八位先锋在此一决，机会不可错过，在下有幸倒得看看贵山的高手大显神通。”

两人退出屋前的草坪，在北首近河床的一座密林中系上坐骑，静候其变。

谷口的东首，有一条小径伸向另一座山谷，可以到达汉江北岸。

近午时分，八匹枣红健马掀起滚滚黄尘，从山谷奔出，蹄声如雷，沿小径向长山谷口飞驰而至。

海天一空率领着手下弟兄在三间瓦屋中休息，蹄声传到，十八个人涌出屋外，一字排开，恨天无把挽了一条黄黑相间的虎尾棍，铜胎，两色漆，乍看去不知是铁是木，其实是风磨铜打磨的重家伙，全重八十二斤，假使对方误以为是木棍，不上当才怪。

八匹健马狂奔而至，在谷口草坪两面一分，蹄声候止，八匹马一字排开，同时止步，排列得整整齐齐。

中间两人突然举手大喝道：“艺比天高。”

“江东八豪。”其余的人接着虎吼。

“下马！”中间的大汉高叫。

八人飞身下马，八人如一，同时落地，同时将缰挂上鞍前的判官头，八匹马同时扭头转身，同时小驰奔入谷口的密林，训练之精，令人叹为观止。

远处的秋雷心中一震，向姑娘说：“江东八豪，不是黄山老怪手下的八名守炉人么？老怪不与江湖人往来，原来早已存心不良叫门人子弟造反，难怪瞧不起江湖人。”

“怎见得是老怪的守炉人？”姑娘问。

“去年我曾经到过黄山天海，曾在老怪石室前经过，见过这八个人，后来，在到文殊院的路上，就曾和刚才高叫下马的大汉同行，所以认得。”

八个人全穿了箭衣，背系长剑，腰上是皮腰带，插了一排六寸小飞刀，一个个相貌狰狞，怒眉暴眼，年纪约在四十上下，身材高矮不等，结实精悍。

发令下马的大汉短小精悍，额中有一条刀疤直拖至眉心，满脸红光，生了一个酒糟鼻，走起路来张着膀子，看去神气万分，傲气凌人。

八个大汉在草坪中间一字排开，额上有刀疤的大汉向远处屋前的海天一叟点手叫：“龙当家的，到草坪来答话，我鬼影幽魂沙千里等你的答复。”

海天一叟举手一挥，十八个人从容踏过晒麦场，走入草坪，分两列迎上。

双方在草坪中间相遇，相距五十丈外站住了。

鬼影幽魂向前走，海天一叟也独自迎上。

秋雷一拉林姑娘的纤手，两人携手进入草坪。

鬼影幽魂冷冷一笑，抱拳行礼，大声说：“龙当家，沙某奉大王手谕，再给你一次机会，免得海天山乾坤堂玉石俱裂。”

海天一叟哼了一声，沉声说：“你就是这几句话么？多此一举。”

“那么，你决定一意孤行了。”

“正是此意，龙某宁可作强盗，决不造反，绿林大盗有十大戒律，不劫清官，不抢孤儿寡妇，不胁迫良善，不欺升斗小民，而你们，哼！什么东西，流窜所及，玉石俱焚，当年刘千斤造反，杀了多少人，老兄，四十余万，四十余万人中，有多少人是真正该杀的，你们简直狗屁不如，行同禽兽，还想裹胁海天山的英雄豪杰做你们的走狗爪牙，你简直瞎了眼昏了头，来吧！老夫用武林规矩和阁下赌生死，八场？负五场为输，你们输了，不许你们再来骚扰，老夫输了，海天山是你们的了。”

“好，阁下快人快语，谁先上场？”

“我地府游魂招雄先上，谁先来送死？”叫吼声震耳、最左侧的一个瘦长大汉奔出场中。

海天一叟和鬼影幽魂同时退下，双方的人也同向后退，空出十丈方圆的一段草坪。

一名花甲老人拔剑出场，阴阴一笑道：“我，阴司鬼王，王庆，恰好是专收游魂厉鬼的人，咱们俩正好看看谁先死，不是冤家不聚头。拔剑！”

地府游魂咧嘴怪笑，说：“妙极了，上啊！老鬼王。”

两人立下门户，剑尖徐伸。

“叮叮！”剑尖轻触了两次，先试试力。

地府游魂哈哈长笑，突然展开抢攻，奋勇突进，连攻八剑之多，剑虹急剧闪动，龙吼震耳，剑气迸射。

“铮铮铮铮……”金鸣声连续爆炸。

阴司鬼王接了八剑，回敬了九剑之多，双方远攻，剑无法不接触，换了一次照面，双方棋逢敌手。

接着，愈迫愈近，剑影飞腾中，疾进疾退快逾电光石火，一双剑尖吞吐如电，剑虹只在对方的胸腹之间弄影，险象横生，危机一发。

危机终于来了，地府游魂一声怪笑，掏出了真才实学，剑上所发的剑气突趋猛烈，罡风扑面，冷气袭人。

“铮铮！”阴司鬼王连错两剑，化去了对方“王星逐月”的前两剑，人向后退了两步。

“着！”地府游魂低吼，第三剑出手，人影飞扑而上，剑尖在阴司鬼王的剑右飞旋而进。

“糟！”一旁的秋雷失声叫，只有他看出了危机。

阴司鬼王撒剑自救，对方来得太快了，剑撒出人向左纵，还想顺手枪攻哩！

糟了，他撒剑封招没封住，对方最后一剑竟然是虚招，剑反面向下沉，一挥之下，血珠飞溅左肋下骨折肠出。

“啊……”他狂叫，斜退五六步，跟随站住了。

“承让，承让，哈哈……”地府游魂冷酷的笑，转身走了。

阴司鬼王的头缓缓下垂，目光落在正挤出肋下创口的红血和白肠，打一冷战，伸手一按，“当”一声长剑坠地，身形一晃。砰然倒地；救他的人刚好抢到，一切都嫌晚了。

一名精壮的大汉缓步而出，拔剑笑道：“第二场轮到我四海孤魂水良知，谁将命拿来给我？你们这些小毛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哈哈！”

一名中年大汉怒不可遏，发出一声震天怒吼，飞扑而上，厚背单刀如同狂风暴雨，连攻五刀。

四海孤魂不接招，左闪右避，一面狂笑道：“你真蠢，阁下，不通名便乱砍一气，死了还要我这孤魂去查你的底细，岂不太……着！”

“完了！”秋雷叹息叫着。

大汉攻至第十刀，刚贴近四海孤魂的身左，已抢得绝对优势，只消转身顺手挥刀，便可将四海孤魂挥成两段，可是，他慢了一步，四海孤魂反面前冲、右扭、旋身，反迫在他的身左，剑尖倏吐，贯入他的左乳外侧。

“铮！”大汉的刀挥出了，假了一步，砍中剑身，剑向外震，一带之下，剑尖离体，大汉也被带得向后便倒，创口更大，肺冒出了气泡。

“哎……”大汉在地上挣扎，滚了两滚便躺着不动了。

恨天无把拖着虎尾棍大踏步而出，抢先叫：“谁和我恨天无把拼命，快上。”

“我，炼狱厉魂詹定山，要命你就拿去吧！”一个雄壮如狮的人一面说，一面拔剑向外走，语气中充满了轻蔑。

刚立下门户，还未献礼，恨天无把已狂风般卷入，虎尾棍罡风乍起，毫无顾忌的抢进，“穿针引线”斜捣而入，“狂鹰敛翼”猛挑而出，疯狂地再来一记“排云荡雾”，猛攻对方的中、上盘别看他个儿高大是个浑人，但出手如风，攻招捷逾电闪，每一棍力道万钧，锐不可当。

炼狱厉魂一时大意，闹了个手忙脚乱，被迫退了三丈余，方躲掉三招凶猛无比的狂攻，他开始游走了，轻灵的长剑近身的机会不多，看样子，这一对在三五百招内也难分胜负，斗巧招吃力不讨好，毫无精彩可言。

海天一叟心中暗暗叫苦，已经输了两场。大事不妙，他没想到对方的艺业如此高明，看来裁定了。他一咬牙，大踏步走出叫：“沙千里，咱们算第四场了。”

持托天叉的大汉也掠出叫：“第五场一并算。”

秋雷突然纵出叫：“光老退，让在下接一场试试。”

海天一叟曾经领教过秋雷的艺业，大为放心，也乐得利用秋雷卖命，同时也想看看秋雷的进境，便挥手让使叉大汉退下，他自己也退下了，一面说：“老弟小心了。”

秋雷存心在海天一叟面前示威，同时，他想收服江东八豪留为己用，所以迫不及待抢出。

“你是谁？”鬼影幽魂不屑地问。

“胜得了在下手中剑，再问不迟，你上呢，抑或叫另一人来送死？”秋雷豪气勃勃地答。

鬼影幽魂大怒，厉声道：“小子，你很狂。”

“彼此彼此，别废话。”

“沙某必定杀你。”

“在下却要你活着，上，亮剑。”

另一名粗壮大汉掠出，拔剑向鬼影幽魂叫：“让开，我杀了这小子。”

不等鬼影幽魂退出，他已从侧方飞扑而上，剑出“飞虹贯日”，疯狂地进击。

秋雷倏然转身，原垂在身畔的长剑突然幻起一丛虹影，剑动风雷发，象是天际传来一阵隐隐殷雷。

“嗤嗤！”错剑声刺耳。撕裂着旁观者的神经，令人闻之心向下沉，头皮发炸。

无数突然飞起的虹影，楔入大汉袭来的剑影中。

“糟！”鬼影幽魂失声惊叫，急冲而上，招出“天外来鸿”，急攻秋雷的右翼，想解同伴之危。

晚了，秋雷一闪不见，“天外来鸿”落空，白用了。

大汉“哎”了一声，急退八尺。

秋雷鬼魅似的到了他的身右，沉喝震耳，“转身！”

大汉左胸口出现。一条五寸长创口，真听话，右旋、挥剑、厉吼，要拼个两败俱伤。

殷雷声又起，剑虹又闪。

“啊！”大汉叫，右胸又挨了一剑，创口也是五寸长，伤肌而不伤骨。

“丢剑！”秋雷冷叱。

“铮！”一声脆响，大汉的剑飞腾而逸。

“躺下！”又是秋雷的冷叱声。

“噗！”大汉肩头挨了一劈掌，沉重如山的打击力道，使大汉无法承受，仰面便倒。

鬼影幽魂追到了，狂野的一剑点出。

“站住！”秋雷的冷叱声直震心脉。

“铮！”剑鸣接着乍响。

鬼影幽魂站住了，张口结舌如见鬼魅，眼睛瞪大得象灯笼，呼吸似乎已经停止，死死地盯着他胸口的剑尖，他感到剑气直迫心腑，心向下沉，浑身发冷。

他的剑脱手翻腾，飞出五丈外，“噗”一声掉在草丛中，在阳光下闪闪生光。

“我的天，这是什么剑法？”海天一奥向同伴低叫，不住抽冷气。

“四、五两场，你们都输了。”秋雷冷冷地说。

鬼影追魂神魂入窍，怪叫道：“不算！你用的是妖术。”

秋雷哈哈大笑，笑完说：“你既然不服，拾剑再来，为证明在下不是用妖术，留点小意思给你。”

剑虹连闪两次，人影乍分，秋雷退出丈外，鬼影幽魂的胸口，胸衣出现一个大八字，衣裂但肌肤丝毫未损。

地府游魂已经胜了一场，在外侧观战，大惊失色也心中不服，突然一声不吭，从秋雷的身后飞扑而上，剑化长虹，急射秋雷的背心。

秋雷恍若未见，林姑娘却焦急地尖叫：“雷哥，小心背后。”

秋雷仍然未加理睬，注视着鬼影幽魂拾剑。

地府游魂到了，眼看剑尖及体。

“完了！”海天一吏惋惜地叫。

人影如虚似幻，殷雷乍起，剑虹急闪，秋雷的冷叱入耳：“你怎算得是英雄好汉呢？呸！”

“铮！铮铮！”地府游魂的剑左荡右飘，手忙脚乱向后退，剑被秋雷的剑左击右挥，剑尖在他鼻尖闪来闪去，迫得他拼命将脑袋向后仰。

秋雷如影附形迫进，最后一剑挥出，“铮”一声巨响，地府游魂的剑齐铿而折。

“你也留些记号。”秋雷冷叱，手腕挥了两次。

地府游魂感到剑气彻骨，胸前一凉，他没命的向后退，一不小心绊着草根，仰面砰然躺倒，火速滚出丈外，飞跃而起，低头一看，胸衣脑然有二个大八字，肌肤未伤。

他一咬牙，一声怒吼，双手一阵急动，六把飞刀发似连珠，急袭两丈外的秋雷。

秋雷长剑潇洒的振出，一面说：“老兄，你在班门弄斧。”

六把飞刀发出一阵铿锵脆响，化成十二段飘坠草中。

鬼影幽魂已将剑拾在手中，突以令人难以相信的奇快手法。扑近秋雷的身后，长剑已递出。

“铮！”双剑相交，秋雷已用令人难觉的奇速转过身来，剑铿压住鬼影幽魂的剑，剑尖伸至对方的咽喉前，厉声道：“可恶！你真要送命，难道在下就舍不得杀你？”

鬼影幽魂想抬剑，但宛如蜻蜓撼铁树，被压住的剑不能移动，沉重如山。

“丢剑！”秋雷沉喝。

他乖乖地松手，叹口气说：“沙某自命不凡，自以为可力敌万人，所以敢以八人之力，大胆闯山，想不到却接不下阁下正式的一招半式，你下手吧，在下认命，输得心服口服。”

秋雷收了剑，冷冷地说：“你很不错，惺惺相惜，在下不能向你下手，你们走吧！”

叫那位炼狱厉鬼住手。”

炼狱厉鬼詹定山正和恨天无把狠拼，恨天无把的虎尾棍主宰了全局，但真要将炼狱厉鬼拾下短时间内极为困难。

“四弟，速退。”鬼影幽魂大叫。

“苗大哥，饶了他。”秋雷也叫。

秋雷在短短的期间内，以雷霆万钧的声威连败三名高手，不费吹灰之力，神奇的沉雷剑法，不但震慑了江东八豪，更把海天一叟的悍贼爪牙，吓得直冒冷气，心胆俱寒，全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死盯着秋雷。

秋雷冷冷的瞥了一眼胆战惊心的八豪，冷冷地说：“你们该走了，李胡子不成气候，挟饥民为乌合之众，决难与官兵抗衡，只多造些孽而已，何苦？”

鬼影幽魂拭掉脸上的冷汗，凶焰尽消，问：“阁下尊姓大名，能见告么？”

“在下姓秋名雷，绰号飞龙，立业许州。”

“哦！在下似乎对秋兄有点眼熟。”

“不错，在下于黄山天海，曾与阁下有一面之缘……”

“我记起来了，下文殊院之时，同行的那位书生就是你。”

“沙兄记性倒是不错。”

鬼影幽魂叹口气，黯然地说：“咱们投错门路了，后悔莫及。”

“是令师授意沙兄投效李原的？”李原就是李胡子。

“不！家师已于年初仙逝了。秋兄，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咱们八兄弟愿投明主，为秋兄效命不知是否见容？”

秋雷心中狂喜，但表面不动声色，说：“可是，秋某志在称霸江湖，无意称王道寡。”

鬼影幽魂哈哈大笑，说：“功名富贵如浮云，沙某何曾愿随李胡子打天下，只因为家师生前与石和尚交情不薄，石和尚住刘千斤起事被杀，李胡子和王彪侥幸走脱，去年曾经赴黄山，敦请家师起兵复仇，家师年事已高，不愿下山，说是等他准备停当之后，派我兄弟八人前来相助而已的，李胡子为人刻薄寡恩，只知奸淫掳掠，流民中也全是些老弱，成得甚事，如果秋兄不肯收容的话，咱们兄弟只好重返江东创业了。”

秋雷呵呵笑，爽朗地说：“诸位如果不弃，秋某愿与诸位同甘苦。”

“一言为定，秋兄，咱们跟你走。”

“兄弟无任欢迎，待兄弟与龙当家略作交待，便可一同启程。”

秋雷说完，向海天一叟定去，海天一叟不等他走近，大声说：“秋老弟，一言为定，共除龙形剑。”

“兄弟深感盛情，但不知当家的何日方可动身？”

“海天山老朽决定放弃，不久当迁熊耳山，如果能早早安顿，初冬便可与老弟同行。”

秋雷略一沉吟，说：“光老当知兄弟对惩戒龙形剑之事，耿耿于心，迫不及待，这样吧，可否在九月凉秋发动？兄弟对绿林道的消息不够灵活，期望光老立即着手召请绿林道好友，先孤立龙形剑，再就是请供给那家伙的行踪，这两年来，那家伙极少在垛子窑逗留，在江湖奔走行踪如谜，咱们不能乘他不在之时毁他的基业，以免被江湖朋友指责不讲江湖道义，必须在江湖中将他将截住才行。”

海天一叟自然同意，笑道：“理该如此，咱们就此决定了，九月下旬之前，老朽派人至尊府商讨细节，老朽的暗号、标帜、表记，且先向老弟解说，走，你我找一处荫凉处所先行商谈。”

次日一早，一行人离开了浙川，偷渡荆子关进入陕境，先走终南谒师，再东出潼关，向河南府而去，到河南府已是七月中旬了。

沿途，秋雷仍和林姑娘走在一块，恨天无把则带领着清风、明月，还有两名侍女，走在前面张罗食宿和走门路弄取路引等琐事，江东八豪断后，在五六里之后跟进，前面五六里，则有四大金刚、五煞，和一群隐身的高手，声势空前浩大。

他们还未到达潼关，河南府已经风雨满城。

飞龙秋雷要到河南府的消息，传向江湖每一角落，闻风赶来的人络绎于途，这些人中，有些是想投奔他的人，有些是寻仇来的。

君山秀士还呆在君山接待赶到的好友，但他的另一部分好友，却先到河南府等候下手的机会了。

青云客来了，不但带了青云八丑和一些高人名宿，更有独角天魔同行；他知道妹妹昭华，姘上了秋雷，羞愤难当，将秋雷恨之切骨，他的妹妹怎能嫁给一个已有几个姘妇的人，他自己好色，却不许妹妹姘上好色之徒。

海天一叟的山寨中，悍贼们良莠不齐，内中潜有龙形剑的奸细，在秋雷未离开浙川之前，消息便已传出了。

无巧不巧，恨重如山的李玉衡，由鬼眼瘦猿、铁手姜环引领着，恰好从栈道出川，也到了河南府，同行的有李玉衡的师父离魂掌关尚，也就是在三峡船上所见的老人，另一个是离魂掌的好友恨地无环张澜，上次李玉衡入

川，便是到重庆投奔恨地无环学大力金刚掌的，岂知恨地无环却被困飞云观，险些丢掉性命，后来被秋岚所救，先派同时被救的拼命三郎东方贲保护救出的少年返川，他也在老关庙辞别秋岚赶回重庆，这时却陪李玉衡赴河南府，想找神拳陈校的后人引见少林掌门宏一大师学艺，以便日后报仇雪恨，但他们并不知道秋雷要来。

风雨洛阳，群雄萃聚。

秋岚在风雨满城中，赤手空拳独自到了河南府，他既无朋友，也缺乏江湖经验，可以说，他是个又聋又瞎的人，根本不知道府城已风雨飘摇，不知凶险之将至，他的相貌与乃弟相差无几，岂不糟透？

河南府，下辖一州十二县，府治在洛阳，所以城厢叫府城，外围才归小小的洛阳县太爷管辖。在到龙门山的大道旁，有伊王的大伊王庄，县太爷不敢管城内的事，只配派人替伊王看王庄，但城内如果出了纰漏，县太爷仍然得摘下乌纱帽等候参革。

伊王的王庄起自安乐窝，南抵关王家附近，有一条小径岔出大道，向东走，十余里靠近伊水北岸，建了一座不大不小的村落，叫做许庄，那就是中州第一武林世家，早年自道第一高手冷剑许中州的家园。

冷剑许中州在未封剑归离之前，庄前车如流水乌如龙，往来的英雄豪客不绝于途，庄中食客众多。当真是鸣钟鼎食之家，令人羡慕，甚至早年横行府城，鱼肉百姓的首任伊王朱彝，也不敢在附近横行，而且不时上门作客，丢开王爷的臭架子，不敢招惹许家的子弟。

那时，中州镖局的镖车，镖旗所至，没有人敢动生歹念，东至南京，北抵京师、大同，南迄闽粤，西达嘉峪关，通行无阻，威震天下，四大凶人那时是江湖中最可怕的人物，但在冷剑的奇学震撼下，同样讨不了好去，活僵尸在四大凶人中排名第三，经常找冷剑的麻烦，没有一次能胜得了冷剑手中的长剑。

中州镖局关了门，副局主笑孟尝乔文忠知道自己挑不起这副重担，急流勇退，也返家株守田园。

笑孟尝的家在龙门镇，两家相距十余里，平时往来密切，三代友情坚比金石，在江湖中，只要说起洛阳武林两大世家。不必提名道姓，便知是指许乔两家族。冷剑许中州是白道第一高手，乔家有人荣任少林掌门，谁惹得起他们？

冷剑许中州归隐之后，除了一些早年好友之外，上门的人少了，许庄开始冷落，不复当年盛况，过去的不会再来了。

尽管许乔两家已退出了江湖，但江湖的消息瞒不了他们，六月下旬，乔姑娘姐弟安然返家，将九死一生的经过禀明了两家尊长，掀起了江湖大风暴。

银凤姑娘相当失望，早先对秋雷的些少好感完全消失了，她想不到秋雷竟是这种人，她只能向天香姑娘深致歉意，心中耿耿。

她爷爷已经封剑，没有人敢上门找麻烦，但她爹许钦不作如是想，知道象秋雷这种狂妄无比目中无人的年轻小伙子，是不会注视江湖规矩的，少不了将有是非，不得不未雨绸缪，早作准备。

她母亲柳氏秋涛，是笑弥勒柳文华的妹妹，在笑弥勒处知道了一切经过，心中恨极，兄妹俩自然也有番商量，到乔家共襄对策。

笑孟尝乔文忠不是个惹事招非的人，修养到家，但子女九死一生的事，

他怎能不管，立即传信少林，暗中积极准备应变。

消息传来了，说是飞龙秋雷即将光临河南府。

笑孟尝二十三年前虽然是中州镖局的副局主，但那时年纪只有三十岁，比局主许中州小一辈的，结婚太晚，只生了一个十七岁的天香姑娘，和十二岁的小诚，这次几乎同时丧命，他当然受不了，立即传信给早年生死与共的镖师好友，准备找金四娘算帐。他也知道金神金祥可怕，但他敢于和老凶魔一拼。

七月初，酷阳似火，官道上黄尘滚滚。

秋岚生长在四川，有用巾包颈的习惯，他用青巾缠头，青直裰，脚下是多耳麻鞋，背着小包裹，看去象个乡下人，但俊面和雄壮的身材，气质迥异，反而引起有心人的注意。

在中午烈日的曝晒下，他踏入了河南省第二大城洛阳，在律阳门附近，他在一家三流客店中落了脚。

人地生疏，他不懂江湖门径，想向人打听乃弟的消息，也找不到门路。

他必须及时制止乃弟上许家胡闹，那会激起就林公愤，怎成？”

“我何不先到许家看看风色？”他想。

洗漱毕，他步出店门，虽洗掉了满脸风尘换了衣裤，但仍然是同一式装扮，比起他的弟弟秋雷，简直一是王侯一是乞丐，不能相提并论。

首先，他得打听许府的所在，他已听说许家的府第不在城中，在城外打听比较方便些，便信步出了律阳门*沿坡根大路向天津桥走去。

天津桥在宣阳门外，这一带城根距河岸稍远些，筑了一座小寨形的土围，中间客商集云，叫做南关，南距桥头只有十来丈，进了南关，从中间广阔的大道往城里看，可看到前后重叠的两座石城门，那就是宣阳门。

这地方他没来过，他从许州启程，走的是登封偃师，由东门入城，糊糊涂涂在街上摸不清方向，摸到津阳门落店，几乎走遍洛阳城，但却未出城。

南关是往来要冲，市面繁华，商店林立，十分热闹，车马往来不绝，贩夫走卒来去匆匆。

要打听消息，最好的地方是茶楼酒馆，这儿没有茶楼，酒馆多得是。走不了十来步，迎面便接着“上洛酒肆”的大招牌。这是一般行商贩夫的消闲小店。

掀开帘子跨入店门，真要命，店里比外面更热，闷得人直冒汗，整间店面摆了十余张八仙桌但只有七八个客人，连跑堂也提不起劲。

他前脚入店，后脚跟入一各短小精悍敞着衣领的大汉，同向里走，店伙堆下笑脸，一叠声往里请、送来一把湿淋淋的手巾张罗着茶水。

为了要打听消息，他必须靠近有人的地方坐，右首一桌有三个横眉大服也穿了青直裰的客人。他泰然在邻桌坐下，面对着三个客人。

随来的短小精悍大汉，也旁着他的下首座头落坐，不住直着嗓子向店伙招呼：“先来两壶高粱，切上两斤中肉，然后准备烙饼，要快！”一面吩咐，一面解下腰带，拉开前襟，抓起扇子猛扇。

秋岚他也要一壶酒，来盆烧卤，店伙应着刚走开，邻桌三名大汉互相递过一道眼色，然后坐得最近的满脸横肉大汉放下杯筷，推椅而起，向秋岚走来。

“很巧，是江湖人，似乎是冲我而来的。”他想。

果然不错，大汉是冲他而来的，走近堆下笑，抱拳行礼，低声道：“在

下徐州三英铁腿侯全可否借一步说话？”

秋岚莫名其妙，但仍然堆下笑容，笑道：“请坐，但不知侯兄有何见教，小可秋……”

铁腿侯全施过一张长凳，紧靠着坐下了，抢着笑道：“在下与摩云手秦庄是好朋友，久仰秋兄大名，如雷贯耳，在江湖朋友中，谁不知秋兄的名号，上次兄弟途经许州，曾至贵庄投贴拜候。可惜秋兄远游在外，未克亲聆教益，缘铿一面，甚感遗憾，今日幸会，实慰生平，秋兄是刚到洛阳么，呵呵！几个不成气候的小毛贼想对秋兄不利，秋兄其实用不着改装避过他们的耳目，何必长他们的志气？”

秋岚恍然大悟，人家把他误认为秋雷张冠李戴了，听说有人对乃弟不利，他心中一惊，懒得否认，问道：“侯兄似乎已知道那几个人物了，请说说看对否？”

铁腿侯全傲然一笑，却又警觉的瞥了一眼邻坐的短小精悍大汉，叉腰站起往大汉面前一站，冷笑道：“老兄，坐到那边去。”他向远处角落的食座一指。

酒菜还没来，精悍大汉正闲得无聊，鹰目一翻，突然伸手去抓茶杯。

铁腿侯全右手一闪，“得”一声轻响，一把明晃晃的飞刀插在杯旁，叱道：“呸！”

你这肠吃了豹子心，想用茶泼太爷？”

精悍大汉的手距杯还有寸余，飞刀就插在杯与手之间，他想拔刀，但铁腿侯全的右手还有一把飞刀，刀尖距他的鼻尖不足半寸，他收回手，冷冷地说：“算你行，咱们回头见。”说完，出店而去。

“侯兄，不可惹事。”秋岚低叫。

铁腿侯全收回飞刀，走回坐下说：“那家伙叫一阵风贾新，是阴曹客南宫和的小走狗，上次秋兄在天门峡打了南宫老贼，他发誓要找秋兄算账哩！真是不知自量。请到那一桌，让在下作一次东道，并让在下的两位拜弟，向秋兄致意。”

秋岚也不推辞，与另两人厮见，两人一叫花拳罗王，一叫铁刀茅昌，与铁腿侯全合称徐州三英，是徐州的地头蛇，在江湖略有名气，聊可算是一流人物。

铁腿侯全命店伙将杯筷移过，敬了一杯酒，说：“九华羽士落脚在翠云峰上清宫，鬼谷先生住在东门周公庙附近，海天一叟的拜弟神箭古月亭，半月前就和熊耳山大寨的几名绿林悍贼藏在邙山附近，这位古寨主听说是为了龙形剑而来，龙形剑的得力臂膀赤煞二凶说，龙形剑王当家极愿交秋兄做朋友，不知是真是假。”

铁腿洋洋自得的将所知的消息说了，秋岚对这些人陌生得紧，但口头上不能不敷衍，笑道：“这些人不见得都是为在下而来的，在下留心就是，多谢侯兄关照。哦！洛阳许家目下如何了？”

侯全哈哈笑，说：“目下门禁森严，如临大敌，早些时，豹面乞婆那老狂婆说，秋兄和金四娘决定向洛阳两大武林世家寻衅，这消息震撼江湖，令人振奋，江湖朋友纷向洛阳赶，要看秋兄大显神威，替咱们这些三流朋友吐口气，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昔日的英雄豪杰也难免今日落魄，而且洛阳两大武林世家早已没落，他们凭什么还以世家的名号在外面唬人，秋兄此举，确是大快人心，有用得着咱们兄弟之处，但请吩咐，水里火里，咱们兄弟是义

不容辞。”

秋岚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他想不到乃弟胆大包天，居然敢公然前来洛阳找洛阳两家的麻烦。后果可虞。

其实，乞婆根本不知中州以下所发生的事，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替秋雷招来了麻烦。

金四娘在夷陵，已将被人讨去解药的事说了，秋雷这次到河南府，并无意向许、乔两家惹事生非，他只想登门见见令他梦寐难忘的银凤姑娘，再就是追搜龙形剑和绿凤孟娥，人言人殊，谣言愈传愈离谱，麻烦大了。仅仅因为他是个新近崛起的江湖青年高手，短短年余便名震天下，引起各方瞩目，自然有人从中推波助澜，闹了个满城风雨，大出秋雷意料之外，秋岚自然更弄不清。

海天山力伏恨天无把，剑镇江东八豪，海天一叟服输联手，这些消息及时传到洛阳，引起了骚动。

神箭古月亭立即派人返回熊耳山，询问真假，在未接受确实消息之前，他仍对秋雷保持警戒。

秋岚见铁腿侯全愿意效命，心中大喜，说：“其他的事，不敢有劳三位兄台，希能拨冗陪秋某前往许、乔两家一行，感激不尽。”

听说要前往许、乔二家，三人的脸色一变，铁腿侯全抓耳搔腮，为难地说：“秋兄，不是在下推托，目下咱们兄弟有要事在身，可否等晚上再去，大白天，由这儿到龙门乔家，人多眼杂，由安乐窝小径到许家，也人马往来不绝，这这……”

秋岚心中明白，这家伙根本就是怕和他走在一块儿，恐怕引人误会。怕白道朋友找他麻烦，刚才所说的水里火里，无非信口开河而已，有了地址，他不必再劳驾他们带路了。龙门他听说过的，安乐窝他也不陌生，虽未亲到，名胜之区岂有不知之理。

十五

他不再客套，吃了自己的一份酒食，拒绝徐州三英付账，会了账匆匆道别，出南关直奔天津桥头。

那时，天津桥仍然完整，象一条石巨龙横跨两岸，共有七十二孔，气象万千，过了桥头三层巨楼的文峰阁。他眼角瞥见一阵风贾新倚在桥右石栏上向外眺望，躲躲藏藏。

他不加理睬，大踏步向前走。

桥下水势汹汹，水色略浑，宽阔的桥面人群往来不绝，不远地，第二十三孔的石栏旁倚着一个老年人，茫然的注视着下面的河水。

七十二孔的天津石桥十分壮观，桥上行人车马往来不绝。秋岚发觉一阵风在后面跟踪，毫不介意，只暗中留神提防，大踏步向桥南走。

桥中段，一个老人倚栏而立，俯视着桥下的滚滚流水，看不见脸容，毫不岔眼。

更远些，五个衣着褴褛的村夫，正鱼贯向南行，脚上甚慢，也看不见

脸面，只可看到他们褴褛的背影。桥上行人众多，谁也不会对这些人起疑。假使在大庭广众引入拥挤的街道，对每一个人都怀有戒心，这人不发疯才是奇迹。

事实上，秋岚也用不着对身畔的人怀着戒心，他不认识这些人，没有戒备的理由。

走近了老人，老人倏然掉转身，但见杆影一闪，一根魁星笔已经点在秋岚的胸口上了。

秋岚一怔，止步打量着这个怪老人。

“哈哈！等着他了。”后到的一阵风怪笑。

秋岚有点醒悟，这老家伙定然是铁腿侯全所说的阴曹客了。去年在天生桥，他相距太远，看不清桥上的阴曹客的脸貌，加以老家伙又改了装，难怪他不认识。如果不是侯全说过一阵风是阴曹客的爪牙，他委实想不出老家伙来这一手的原因何在。

附近的人，皆被三人奇怪的举动所吸引，好奇的驻足而观，莫名其妙。

前面五个村夫，也回头来瞧热闹。

阴曹客出其不意的制使了秋岚，阴笑道：“小子，借一步说话。”

秋岚已默运神功护身，只要对他在毫无戒心时下毒手，他便一无所惧，何况魁星笔又不是无坚不摧的神刃，点在胸口用不着害怕。他困惑地注视着阴曹客，惑然问：“老丈，你这是什么意思？”

阴曹客会错了意，高兴地笑道：“小意思，兵不厌诈，只有这样才能将你制住，怪我不得。老朽无意要你的命，只想和你谈条件。对不起，你必须跟老朽走。”

声落，右手疾伸，出手如风，连制秋岚胸中鸠尾和左下胸左期两穴，伸手便挽住了秋岚的右膀，架起便走。

秋岚有事在身，他怎肯让老家伙耽误正事？老家伙太过自信，认为用八成真力的神妙指力制住了两大重穴，秋岚决不可能在神奇的制穴术下有任何反抗的举动。这两穴如果力道稍重，不重伤也得昏厥，他制得恰到好处，能说话走动，但却浑身脱力。秋岚已从对方的指力和手法中，看出老家伙用的是所谓软手法，相当阴狠，在一个时辰之内加不解穴，便会变成瘫痪，无法可解。

他已事先有所准备，穴道早已自行封闭，但他不愿在大庭广众中闹事，假装被制，身形一软，任由老家伙架住，有气无力地说：“好吧！你说怎样就怎样好了。”

阴曹客一面向桥南走，一面收好魁星笔，阴笑道：“小子，切不可暗中聚气自解穴道，那会使你永远变成残废，老夫这种制穴独门手法天下无双，无人能解得了。”

五个村夫在前面一字排开，挡住了去路。五个人身材魁伟，叉腰挡路象是五个门神，骠悍之气外露，与他们那一身村夫装束完全不配。

阴曹客不愧称老江湖，一看便知五人来意不善，站住了，冷冷地问：“诸位是七柳七煞么？让路，免得你们的主子为难。”

七柳七煞其实只有五煞了，但名义仍是七煞，秋雷正在物色好手，补上青龙、红纱两煞。阴曹客不认识这五个人，信口胡猜。

中明精壮大汉挪了挪腰带上的长包裹，说：“本来，光棍不挡财路，但事非得已，南宫兄请原谅。”

“你们是怎么回事？”阴曹客问。

“特向南宫兄讨一份人情，这家伙交咱们处置。”

“交给你们处置？为什么？岂有此理！你们是什么人？”

大汉弹开长包裹的锁口，露出分水钩的护手把，说：“在下姓章，名望，匪号是混江龙，原立舵巫山……”

“哦！原来是三峡巴山苍猿陶当家的五蛟龙。对不起，老夫好不容易才将人弄到手，恕难割爱。再说……”

混江龙哼了一声，抢着说：“阁下的好友海天一叟龙当家的已和这畜生联手，就是说，你也是这畜生的同路人。哼！明明是你已发觉咱们五蛟龙已在桥上设下了擒龙网，你却用这种可笑的手法想……”

“呸！”阴曹客怒叫，臭口水劈面向混江龙吐去，接着怒叫：“瞎了你的狗眼！你却向老夫逞口舌讨人，凭什么？简直不知死活。”

混江龙被骂得脸色发青，恼羞成怒吼道：“阴曹客老匹夫，今天不把飞龙秋雷交给咱们五蛟龙带走处治，休怪咱们倚多为胜，丢你下洛河喂王八。”

吼声震耳中，北首抢入一个穿青道袍老道，大叫道：“谁擒住飞龙秋雷了！见者有份。”

原来是九华羽士。但秋岚已被阴曹客挟在腋下，脸朝下看不见真面目，在侧面看，更难分出是秋岚或是秋雷。

南首一声娇笑，一个绯红色身影排众而入娇叫道：“闲人走开，这儿将出人命，除非想死，不然休管他人瓦上霜，快走！”

她是绯衣三娘，娇叫声中将闲人赶走。

秋岚心中暗惊，心说：“弟弟太妄为了，为何树了这许多强敌？”

阴曹客一声怒叫，拔出魁星笔，向混江龙叫：“小辈，你五个人不够塞老夫牙缝，你们既然要死，老夫成全你们并无不可。”

叫声中，他急冲而上。

九华羽士只看到秋岚的侧影，不然他也许可以分辨出秋岚不是秋雷。他悄然扑上，伸手去夺阴曹客腋下的秋岚。

阴曹客象是背后长了眼睛，冲进的身躯倏然而止，大旋身一声冷此，魁星笔急点而出。

九华羽士大吃一惊，右肩几乎挨上一笔，火速缩手飞退，大叫道：“南宫施主，咱们打不得的。”

这瞬间，五蛟龙撒下了分水刺，飞扑而上。

绯衣三娘拔出长剑，拿手一扬，白虹脱手而飞，飞刀出手，一面叫：“谁敢动飞龙秋雷一根汗毛，本姑娘要他好看，他是我的。”

五蛟龙只顾前不顾后，没料到背后有人暗算。最左那人命不该绝，刚扭身从阴曹客的侧方抄出，飞刀到了，贯入他的右臂，刀尖穿肉而过，直抵腋下。

“哎呀！贼泼贱，你……”他厉叫，转身刺交右手，回身反扑，迎向绯衣三娘。

秋岚被挟在阴曹客的腋下，感到颠得难受，大为不耐。同时，他心中不断地想：“这些人全是弟弟的仇人，我何不将他们赶走？除去弟弟的强敌，至少可以免去一些无谓的纷争。”

这时，阴曹客看清对方是九华羽士，还弄不清九华羽士是敌是友，平时他们之间也有些少泛泛交情，不宜在这时反脸。同时，身后五蛟龙已有四

人扑近身后了。他再次回身，一声大喝，魁星笔幻起无数笔影，狂风暴雨似卷入四根分水刺中了。

“铮铮铮！”兵刃交鸣声暴起，四枝分水刺齐向左右急荡，人影飘摇。

“着！”他沉喝，魁星笔已光临混江龙的胸口。

接触太快，出招接招如同闪电，一招错全盘皆输，想自保已无能为力了。混江龙惊叫一声，睁着眼等死。其余三人兵刃被震出，身躯亦被震得立脚不牢，随兵刃向外分，眼看着老大的命在须臾，但无法抢救。

眼看惨剧将生，生死将判。

秋岚身躯一扭，左手一勾，便勾住了阴曹客递出魁星笔的右手，一按一收，笔尖突从混江龙的胸口倏然退回，救了混江龙一命。

阴曹客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只感到右手无形自松，魁星笔突然被人硬生生夺走了。

刚警觉到是俘虏在作怪，不等他有任何应变的举动发生，“拍拍”两声暴响，脸上挨了两耳光，打得他冒金星，大牙松动，踉跄向后退，背撞向九华羽士。

九华羽士向侧一闪，正想拔剑，秋岚已到了，扬了扬魁星笔，冷冷地说：“你还不走？”

九华羽士心胆俱裂，转身亡命而进。

混江龙站在后面浑身冒汗，能在枉死城中逃生，总算万幸，想起刚才的危局，他腿都软了，用手按住心口沁出的鲜血，目瞪口呆。魁星笔的锋尖入肉分余，稍慢些儿便活不成了。

其余三条龙还不知老大未死，同声大吼，飞扑而上，狂冲而至，拼命了。

岂知阴曹客退了，秋岚的背影出现在眼前。

“杀！”三人厉叫，三根分水刺齐向秋岚的背心集中点出。

“铮铮铮！”魁星笔突然回头猛振。

“哎……睛！”三个人同时惊叫，踉跄后退。

三根分水刺一左二右，先向天空飞，不住翻腾，然后划出三道光弧，飞落桥两侧向桥下急坠。

“滚！”秋岚沉喝，突从三人之中穿过，一闪而过。

绯衣三娘狂野的挥剑，将只能用左手运剑的一龙迫得步步后退，险象横生，连招架也感到困难。她看到秋岚掠近，娇叫道：“雷弟，何不毙了他们？”

绯衣三娘在天生桥和秋雷冲突结怨，其实她对秋雷极有好感。后来在巫山与金四娘同下夷陵州，她知道秋雷是金四娘的好友，些小成见早已不被在心上了。金四娘那时说出与秋雷约定在夷陵州相会，她也同和金四娘在夷陵州等秋雷。她以为金四娘已将她不与秋雷计较的事说了，所以也跟着金四娘叫秋雷为雷弟。论年岁，叫秋雷为弟天经地义。

秋岚怎知内情？他一看绯衣三娘那股子浪劲，心里便一万个不自在，暗骂道：“都是你们这些凶人荡妇在从中捣鬼，不然我弟弟也不至于成为众矢之的。”

他让过了岌岌可危负了伤的蛟龙，突然从中插入，魁星笔一搭一震，“铮”一声脆响，绯衣三娘的剑向下疾沉。

他出其不意一把扣住绯衣三娘的持剑那只手，魁星笔锐利的尖锋，直

抵至绯衣三娘咽喉前，冷冷地说：“不许你找我，以后你给我走得远远地，愈远愈好，不然休怪我心狠手辣。”

绯衣三娘抽口凉气，铁青着脸说：“怎么？金四娘没将我的事告诉你？你仍将天门峡的事放在心上？哼！我知道了，你这次为了银凤而来，想做许家的女婿，难怪你要这样对付我了。呸！你用不着假撇清，谁不知道你飞龙秋雷是见一个爱一个的好色之徒？有了绿凤，你又弄来一个李美贞，又姘上一个林昭华，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风流种子？女人非爱你不可？你……”

秋岚听不下去了，桥两端挤满了瞧热闹的人，绯衣三娘在大街数丑史，多丢人？他感到脸上发烧，脸红耳赤，额上直冒汗，猛地夺下绯衣三娘的剑丢出桥外，连魁星笔也扔了，大踏步向南面的人丛中急走。

绯衣三娘粉脸铁青，杀气腾腾，冲秋岚的背影尖叫：“丢了我的剑，我可以另买一把剑杀你的，我会揭穿你的阴谋毒计的。”

叫声中，拔出三把飞刀，映牙切齿向秋岚背影掷去。

秋岚象是背后长了眼睛，扭头举右手一抄，三把飞刀入手，信手向桥外一丢，奔入人丛中走了。

只一个时辰工夫，飞龙秋雷在天津桥大显身手的事，传遍了洛阳城。

真正的飞龙秋雷，这时仍在潼关以西。

九华羽士逃得匆忙，竟未看出是假秋雷。其他只有一面之缘的人，更无法分辨真假了。

秋岚钻出人丛，撒腿急走。他感到身后有人跟来，来势很急，百忙中扭头一看，原来是个脸目阴沉高大的老和尚，挟着一把黑黝黝的铍铁大方便铲，袍袂飘飘，大踏步衔尾急追。

他认得这个和尚，在天门峡，他强夺九华羽士的解药救银凤，曾见到九华羽士就被这老和尚追跑，曾听九华羽士叫出“冷面如来”四字，可能这个老和尚便是三菩萨中的冷面如来了。

冷面如来虽说名列菩萨，但嫉恶如仇，虽不下手杀人，他废去武功比杀更令人痛苦。

秋岚一面走一面忖道：“如果冷面如来也找弟弟的麻烦，岂不可怕？弟弟的造詣怎能和老和尚相提并论呢？终南狂客也不一定能胜得了三菩萨，弟弟当然无法比较，我得替弟弟留一条路。”

他却不知，秋雷目下的艺业，可以说日进千里，三阳神功沉雷剑法，都是字内无双的绝学，冷面如来修为虽精纯，火候纯青，仍难和这两种绝学论长短。

最糟的是，他为弟弟减少敌人，却不知无形中替弟弟增加了声威，不啻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他并未想到后果，决定吓走这个名震江湖的老和尚，逐渐脚下加快。

冷面如来紧跟不舍，毫不放松。

桥南便是安乐窝，是一座相当繁华的大镇，本朝之前未毁于火，这儿是羊市所在地。

本朝初毁于火，羊市迁到河北岸去了，重建的安乐窝，仍然繁华。

过了安乐窝，糟！后面竟多了八名和尚，愈追愈急啦！

官道宽阔，两侧全是田野。路右，是王庄的庄田。路左，是小有起伏的田亩，村寨零落，树林稀疏，三五匹牲口在田野中悠闲的啃草，往前看，隐隐林野一望无涯，十余里外的龙门山在目。

蹄声入耳，远远地，五匹健马踏着轻快的小脚步迎面而来，鸾铃声清脆悦耳。

追来的九个和尚快逾奔马，在前面跑的秋岚如同星跳丸掷，逐渐加快，双方较量轻功。

长途较轻功，吃力而耗精神，支持不了多久。但秋岚愈跑愈快，起落间从丈余逐渐加至两丈余，增了一倍，把后面追的九个和尚追得心中发毛。

五匹健马愈来愈快，马上的骑士看到了追逐的人，似乎失惊，驱坐骑避向路左。

一个和尚大概知道不易追上，大叫道：“西门师父，拦住飞龙秋雷。”

五骑士吃了一惊，火速下马，伸手在鞍旁兵器囊中拔兵刃，五个人三剑，一刀，一根练子枪两旁一分，其中使刀的中年大汉人喝进：“姓秋的，留步。”

秋岚不愿在官道上动手惊世骇俗，便向道左田野中越野而走。

真巧，奔出半里地，前面一座松林，后官道岔出一条小径，恰好穿林而入。

说是小径，有点名不符实，这一带任何一条小径，至少可以通行牛车或马车。这条小径，正是通向许庄的道路，平坦笔直，向东延伸至许庄。

九名和尚由冷面如来领先，全力狂赶。

五骑士也不弱，放腿狂追。

到了松林，秋岚不走了，在林前转身，注视着落后一二十丈的冷面如来，细心留意他们的脚上功夫。面对十四名高手，他心中虽有点紧张，但毫不害怕：

和尚们到了，分站在路左。

五骑士接着到达，分列在路右。所有的人额上都沁出汗水，在大太阳下较量轻功确是费劲。

冷面如来以铲支地，单掌打问讯，沉着地说：“秋施主，老朽并无恶意，只想与施主平和解决。”

“解决什么？大师可是冷面如来老菩萨？”秋岚问，他搞不清冷面如来要解决什么。

五骑士全都神色凝然，持刀的中年大汉将狭长的分水刀隐在肘后，向冷面如来行礼道：“前辈可否稍等片刻，让小辈向飞龙探问一些小事？”

冷面如来困惑地注视着他，然后向一名鬓脚泛灰的用剑大汉问：“西门师父，这位不是水府龙神葛当家么？你怎么和他走在一块儿？”

冷面如来不但脸色冷得难看，声音也冷得难听。

西门师父脸上一阵青一阵红，低下头说：“葛当家虽是水贼，但恪守江湖规矩，劫富济贫行不陨越，确也是血性中人。晚辈与葛当家并无交情，但他这次来到龙门拜会文忠兄，打听飞龙的消息，文忠兄着晚辈送客，如此而已。”

“哦！原来如此！葛当家的有事请便，者衲可等片刻。”

秋岚没听说过水府龙神的名号，龙门的文忠兄，他却猜出是乔姑娘姐弟的父亲笑孟尝乔文忠。

水府龙神再次行礼，说：“晚辈多谢大师盛情，容图后报。”他走向秋岚，脸色一沉，沉声道：“你就是飞龙秋雷？”

秋岚摸不着头脑，心说：“这水贼难道是巴山苍猿的爪牙？巴山苍猿的人，没听说过有劫富济贫的人哩！”

他不否认，也不承认，信口道：“葛当家，有事你就说吧！”

“林姑娘与你同行，目下何在？”

“江湖人行踪守秘，不劳过问。”秋岚不着边际的胡诌。

“那么，我找你。我借给林姑娘的船呢？船上十六名弟兄的下落你难道也不说？”

秋岚根本不知道乃弟秋雷的事，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摇摇头，苦笑道：“在下一概不知，无可奉告。”

他却不知，秋雷为了掩盖自己在庐洲杀金四娘与君出渔父的事，将林姑娘弄到手之后，示意林姑娘除去那些船夫永除后患。林姑娘恋奸情热，毫不犹豫的答应了。船经嘉色县北面的新滩口夜泊，天蝎玛瑙酒把十六名水贼全行毒死，尸沉江底，船也被凿沉水埋新滩口。

水府龙神冷哼一声，厉声道：“如不将林姑娘的下落说出，在下只好得罪你了。”

“笑话，找林姑娘是你的事，与我何干？林姑娘又不是三岁小孩，她用不着我抱在……背在背上走江湖，是么？”

水府龙神一怔，一咬牙，狠声说：“好，你有道理，在下会找到林姑娘的。”说完，退下不住挫牙大恨。

冷面如来跨出两步，发话道：“秋施主，为人不可做得太绝。乔姑娘姐弟幸能保住性命，与施主无损，何必锲而不舍再来洛阳生事？听老衲良言相劝，请离开洛阳，免得伤了和气，乔施主无意与施主计较酆都之事，得饶人处且饶人，施主以为然否？”

原来是为乔天香姐弟前来求情的，场面相当尴尬。秋岚知道，除了他这时说出内情，随老和尚到龙府表明身份外，即使否认也无人会相信他的话了，只好硬着头皮，力加否认道：“大师差矣！在下并非是为乔家而来的，率勿误会。”

“那么，施主何不离开洛阳？”

秋岚心中涌起了反感，不悦地说：“大师所言，未免有些强人所难，洛阳乃是通都大邑，在下难道就不能过往么？”

松林深处，突然传出一声怪笑，两个火红色身影从远处掠出路中。沿小径如飞而至，象两朵红云，发出刺目的红光，笑声落。人已到了五六丈外，距秋岚身后不远站住了，叉腰一站，长相委实唬人。

所有的人，全冷静地看着两人现身，掠到，止步。

两个人倏然止步，冷然屹立。浑身火红、红包头、红衣、红裤、红快靴、红靶红鞘剑，红得刺眼，红得令人望之心中发紧，在这炎热的午间，令人感到更为炎热。他们的脸相凶猛已极，身材高大，一个是三角脸，另一个是大马脸，狞恶得令胆小朋友望之心惊。

秋岚对这两人不陌生，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名号身份，仅知是曾在天生石桥出现过的人而已。

水府龙神和西门师父五名骑士，脸色大变。

冷面如来哼了一声，脸色更冷。

八名和尚互相交换眼色，神色有点紧张。

秋岚不知两个红衣人的身份，毫不在意、继续说：“在下不想惹事招非，大师但请放心。”

冷面如来也知道此举有些冒昧，名不正言不顺，在对方尚未有举动之

前，遽然出面阻止，不许在洛阳逗留，想起来当然有点理亏，只好说：“但愿施主言出由衷，老衲不忍见龙门乔家附近无端掀起血雨腥风，故而出面化解。施主既然不是惹事招非而来，显然是老衲多了心，施主请恕罪。”说完，稽首一礼。

秋岚赶亿回礼，诚恳地说：“请转告笑孟尝乔大侠，近来谣言满天飞，洛阳风雨飘摇，群雄毕集，在下无意生事，但会不有人乘机放火打劫浑水摸鱼呢？很难说，还是小心防范为上。尽于此，在下告辞。”

“慢着！”大马脸的红衣人大叫，阻止秋岚举步。

秋岚瞥了大马脸一眼，笑问：“兄台有何见示？在下恭听。”

冷面如来挥手令八僧后退，低声道：“这人满腔正气，决非狂妄恶毒之徒，他的话可信，可能传闻的消息果是谣言。以老衲的眼光看来，有关飞龙秋雷的横行霸道事迹，真实性值得怀疑。且退在一旁，看赤煞二凶怎样跟他交涉。”

两个红衣人是赤煞二凶，龙形剑王玉堂的最得力臂膀。老大是长马脸，叫大凶岑去非。考二是三角脸，脚二凶卜仁义。这两个家伙为人凶残恶毒，人性全无。但他们有个毛病，对那些不是高手名宿的人，不屑出手，除非对方自动向他叫阵。如果出手，他们必定将对方破头卸肢，毫不留情。据说，两人还是龙形剑的师叔，但真正的情形外人无从得悉。在百丈峰大寨中，两人地位特殊，表面上是龙形剑的手下，但龙形剑却称他两人为“去公”“仁公”，有所差遣必加请字。其实，他们的年岁只有五址余，比龙形剑大不了多少，称“公”尚免有点不伦不类。至于江湖朋友门，则称他们为赤煞二凶，“煞”加上“凶”，可知他们的为人是如何的可怕，甚至比“三凶三邪三菩萨”的三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绿林好汉尤其对这两个人深怀恐惧。龙形剑之所以有今天地位，之所以敢独树一帜与海天一叟分庭抗礼，赤煞二凶和另一个可怕人物双无常，功不可没。

南宫师父和水府龙神，已经被赤煞二凶的名头所震，呆在一旁不敢作声了。

跟随冷面如来的八名大僧，都是少林派来的高手，但他们亦深怀戒心，可见赤煞二凶的名号确是惊人。平时，这两个凶人跟随着龙形剑闯荡遨游，阴沉古怪极少说话，龙形剑如不请他们动手，他们是天塌下来也置之不理的。今天他俩单独现身，出面打交道，冷面如来便知道好戏要上场了，乐得袖手旁观看结果。

大凶岑去非不敢大意，他在天生石桥曾经见过秋雷力斗阴曹客和鬼谷先生，早已将秋雷列为劲敌，凶焰自动消减了不少，鬼眼一翻，冷冷地说：“请借一步说话，岑某有事与尊驾一谈。”

赤煞二凶一生中，从没有今天这么客气过，竟然加了一个请字。秋岚不知二煞的来意，不想久缠，拒绝道：“天地间无不可言的事，何不就在此地赐示？”

大凶岑去非居然让步，说：“也好，就在此地说并无不可。请教，尊驾与海天一叟联手，准备对付敝当家，此事当真？”

秋岚莫名其妙，惑然地说：“谁与海天一叟联手了？你的话我不明白。贵当家是谁？”

冷面如来一怔，心说：“这家伙自以为改了装，便认为瞒得了两个老江湖，故意假痴装傻不成？他竟问起赤煞二凶的当家是谁来了。”

大凶怒火上冲。秋雷和湖天一叟联手的事，龙形剑早已得到消息，长山谷的事一切了然，两煞当然知道。秋岚问两人的当家是谁，把两煞气得七窍生烟，以为秋岚存心作弄他们，是可忍孰不可忍，简直太岂有此理！大凶怒火一冲，顿忘利害，大吼道：“小子！你存心戏弄太爷么？”

秋岚更摸不着头脑，正色道：“尊驾的话，在下委实深感诧异……”

“呸！你还想隐瞒你在长山谷和海天一叟定下的阴谋诡计？”大凶火爆地叫。

“兄台少安毋躁……”

大凶更为愤怒，不等秋岚说完，立下门户迫进怒吼道，“狗东西！你换上了俗夫装，便想装痴扮傻？好小子！你怕落单，所以出此下着，太不高明了。你没带剑，太爷也不用剑，和你一比一公平一决，不是你死便是我活。

“且慢！”秋岚摇手叫，又道：“有话好说，怎能……”

“呸！谁和你说？除非你和太爷去见敝当家公开道歉，保证不再和敝当家为敌。狗东西！你出三峡遇险，与巴山苍猿火拼，敝当家与孟姑娘听到消息，连夜起往赴援，虽太晚了些，但情义俱在。你竟在拼死巴山苍猿之后，食髓知味，要打敝当家的主意，借口孟姑娘的事发动，可说情理难容，你不死天下不会太平，早晚你得逐个铲除江湖上每一个成名人物，以便让你横行天下，你简直在做梦。接我一掌。”

喝声中，大凶急冲而上，现龙掌劈面拍到，掌发雷鸣，凶猛无比的阳刚劲山涌，可破内家气功的雄行掌力发如山洪，一涌而至。

“着！”大凶沉喝，红影一闪即至，“金雕献爪”急抓而出，是鹰爪功，抓向秋岚脑门。

秋岚向侧闪，叫道：“住手！你怎么动手就是绝着？”

站在远处的二凶捧腹狂笑道：“哈哈！你这小子说话未免太幼稚，双方是死对头，动手使出绝着这是理所当然的，何足大惊小怪？”

大凶拳拳霸道，掌掌凶悍，每一记都用上了内家真力，拳风掌劲直迫三尺外，挨实了不死亦重伤。攻势奇急奇快，泼辣无比。

迫得秋岚火了，开始回敬了。

“噗！”这一掌急逾电闪，干脆利落，劈中大凶的右肩锁骨，把大凶打得“嗯”一声轻叫，踉跄后退。

他如影附形迫近，双手齐动，“噗拍噗拍……”响声象鞭炮爆炸，记记着肉。

“啊……”最后大凶狂叫出声，身躯倒飞，双手仍在绝望地挥动招架，身躯却无力助地飞抛而起。

“糟！”二凶惊叫，急抢而出，剑已拔在手中。

大凶身躯倒飞，“砰砰”两声跌了个手脚朝天。

秋岚也到了。

剑芒一闪，脸色泛青的大凶果然了得，在背脊着地的刹那间，拔出了长剑，缩腿改躺为伏。施转着扭转身来，咬牙切齿挣扎的站起，剑尖伸出，指向秋岚，用左手衣袖拭掉口角溢出的血迹，切齿低吼：“拔剑！”一面叫一面迫进。

二凶已到了身旁，见大凶无恙，放下了心，退出三丈外站住静待变化，剑仍持在手中。

秋岚张开双手戒备，步步徐徐后移，沉静地说：“很抱谦，在下没带剑，

你难道看不见？”

大凶的剑尖，距秋岚身前只有半尺，徐徐迫进，叫道：“兵刃暗器，任你使用，快！”

“在下身上一无所有。”秋岚毫不动容地答。

“即使你赤手空拳，在下同样要你的命。”

“真的？刚才你的英雄气概到何处去了？以你一个江湖成名的人物，要用剑对付我这赤手空拳的人，你不怕有损声望被人耻笑，收了剑，在下给你一顿好掌拳。”

“着！”大凶虎吼，招出“流星赶月”。

剑虹飞出，秋岚突然侧倒，前掠，伸脚一勾。

“哎！”大凶叫，他感到脚骨如裂，痛得他失声狂叫，立脚不牢，身不由已向前仆倒。几乎在同一瞬间，他在着地的刹那间转身向上，一剑狂挥。

秋岚恰好回身扑到，身躯伏得太低，剑却高了些，掠顶而过，危极险极。抓化机会，他已扑上大凶的身上，伸手扣按住大凶的手，阻止大凶将剑反挥，右掌出如雷闪，“噗”一声劈在大凶的胸骨下方最脆弱的部位上。

“嗯”一声轻叫，大凶浑身变软，凶焰尽消。

二凶急冲而上，怒啸声惊天动地。

秋岚夺了大凶的长剑，施身跃起，剑幻夺目奇虹，洒出一重剑网，刚好接住急扑而上的二凶。

“铮铮铮！铮！”刺耳的双剑撞击声震耳欲聋，火星飞溅。

二凶踉跄后退，脸色如厉鬼。

“撒手！”是秋岚的叱喝声，剑一绞一振。

“铮！”巨响震耳，一道电虹飞射，接着翻翻滚滚飞腾而起，落向五丈外的松林之中。

秋岚的剑尖，点在二凶的胸口上，微笑道：“下次再找在下的麻烦，小心你的两耳。”

你们走吧。”

他收回剑，伸左手食指向剑上连敲两下，剑连断两节。丢掉断剑把，他扭头就走，大踏步越过九僧五俗，径自返回洛阳。他知道光天化日之下，到龙门乔、许两家，麻烦将接踵而来，还是晚上来方便些。

赤煞二凶脸色死灰，大凶低声说：“快，通报主人。”

秋岚大踏步沿小径走向官道，这条路他没走过，先前来时是越野而走，所以他感到陌生。

距三岔路口还有里余，远远地，他看到路口旁有两栋房屋，屋前五株浓荫蔽日的大槐树。房屋外围，栽了些曾经修剪过的酸枣树作为短篱，只有五尺高，院门古老斑驳，想来已经历了不少岁月，是两栋古老的宅院。

他看到两个一高一矮的人影站在院门口，向他的来向凝望，不等他看清是什么人，两人已推开院门进入宅中去了。看穿着象是一男一女。

午后的太阳炎热如焚，在烈日下奔波了许久，出了不少汗，他感到喉中发干，自语道：“前面有人家，我得讨些水来解渴。”

“笃笃笃！”他轻叩古旧的院门。

“请进，门没关上。”里面传来一个老女人的声音。

他推开门，踏入院中。正屋木门大开，一个年约古稀的老女站在台阶上向外看，厅中，一老一小两个人面向里站，正在喝茶，看背影，果然是一

男一女。

秋岚并未注意厅中的人；疾趋阶下，向者太婆长揖行礼，笑道：“打扰婆婆，小可口渴难受的很，冒昧登门请婆婆赐些茶水解渴，不知方便么？”

老太婆看去老态龙钟，白发如银，含笑举手虚引说：“客官请入厅待茶，请不必客气。”

“多谢婆婆了。”他客气地说，上了台阶，闪在一旁。老太婆不先进屋，他守礼不敢先行。

“请进，请进。”老太婆促客。

“婆婆先请。”他躬身笑答，又道：“小可不敢逾礼。”

厅中的一男一女，在这时转过身来。老人沉重的“哼”了一声，老眼中冷电如刀，恶狠狠地死瞪着他。

少女长得人才出众，月貌花容。可是她柳眉带煞，凤目中似要喷出火来，银牙紧咬，浑身似在颤抖，激动得手中的茶杯不住颤动，茶水往外溢。

他认得，老人是毒王周起潜。至于这位愤怒激动的少女，他就毫无所知了。看了毒王可怕的脸色，他脱口惊咳了一声，正想出声招呼，毒王已发话了：“飞龙，你想不到老夫会在这儿出现。吧？你在天津桥大显神威，老夫却在东关找你，消息传到，老夫便和慧丫头赶来。在前面路口，我猜想你也先到了许庄，所以走这条路，没想到果然碰上你了，你好，你好。呸！你这畜生！”

秋岚莫名其妙，讶然问：“者前辈，为何开口骂人？小可自问……”

毒王掂起药锄，指着慧姑娘抢着叫：“畜生！你想不到吧？在方舟之上，你的三颗棋子，和你的爪牙飞剑遥掷，慧丫头依然活着，你看清了，慧丫头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向你索命的孤魂野鬼。”

“老前辈，你……”

“我，君山渔父是老夫的师兄，老夫找你，你感到奇怪？你好狠，到方舟的人，全被你诡计所杀，泉下的冤魂在哭泣，在等你偿命。到院子里去，趁你还有一刻可活，老夫要剜出你的心肝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秋岚焦躁地问。

“怎么回事？院门上老夫已涂上了一层油肌入脉的毒药，你伸手推门，目下大概已经入经脉了，你最多可以活上一到时辰，就是这么回事。”

秋岚在运先天真气检查经脉，站在那儿全神运气。他感到用来推门的左手，确是有点麻麻由。

“糟！我中毒了。”他心中狂叫。

如果他事先有所警觉，只消运起寂灭术奇功，便可以百毒不侵，但谁会料想到在路边的民宅门上，会有人用毒计算他。

他奔至院中，高叫道：“老前辈，请听我解释……”

“慧丫头，先卸他的手。”毒王厉叫。

慧姑娘一声娇叱，剑飞扑而上。老太婆向里面轻喝一声，二进院内响起了开门之声。

姑娘冲到，剑尖倏升，电芒一闪，接着响起一声轻雷。

秋岚一听剑啸有异，心中一凛赶忙向右一闪，剑来势太快，而且不按常规，扭曲着飞到，令人难测来向，差点儿没避开。

“嗤！”一声厉啸，左肩外侧被剑尖扫过，衣衫裂缝。但他已运起璞玉归真奇功护体，竟然未伤肌肤。

姑娘一声怒叱，狂野的连攻五剑，雷声殷殷，剑影漫天澈地而至。

阶上的老太太老眼突现奇光，讶然低叫：“天！是沉雷剑法，这女娃娃是谁？”

后堂中传来一声娇呼：“奶奶，叫琬儿么？”随着叫声，后堂转出一个白衣女郎。

院中的秋岚身影如电，危极险极的连避五剑，心说：“我得走，先找地方行功排毒再说，迟恐不及了。”

想走便走，他向院门口急射。

毒王一声暴吼，一锄戳出。

事急矣！秋岚只好用上了绝学，璞玉归真绝学立生反应，功聚掌心，手一翻便硬抓住了拦腰击来的药锄，一声长啸，猛地脱手便扔。

“哎呀！”毒王掠叫，连人带锄冲飞丈外。

秋岚冲出院门，一面叫：“老前辈，你们不该不问情由便下毒手。”

声落，他已远出十丈外去了，但见人影冉冉而去，快逾电射星飞。

毒王与慧姑娘接着奔出，全力狂追。

内堂出来的白衣姑娘，听到秋岚的叫声，也看到了秋岚的背影，惊叫道：“咦！是他。”

“他是谁？”老太婆急问。

内堂灰影一闪，出现东海神尼的身影，急急地问：“刚才的叫声象是山施主，口音象极。”

“师父，正是他，被人追走了。”白衣姑娘叫，她是琬君姑娘，语气极为焦急。

老太婆早已听琬君姑娘说过飞云观的事，听说是山施主，吃了一惊，说：“他们说那人叫飞龙秋雷，不是姓山。”

东海神尼急急接口道：“决不是飞龙秋雷，贫尼不会听错。”

老太婆顺手抄起一根短木棒，说：“快追，起上去瞧瞧。注意，不可摸触院门，院门有毒。”

三人冲出院门，前面的两个人已经向东追出三五十丈外去了，秋岚的身影更拉远了一二十丈之遥，速度骇人听闻，仅见双足连摇，冉冉而去，双手徐徐，如同鼓风而逸，脚象不沾实地。

老太婆大吃一惊，抽口冷气叫：“天哪！是你爷爷的御气神行术，他是你爷爷的门人，快追。我先走一步，他已中了毒，我得先救他再说。”

声落，老太婆已经远出十丈外了，掠走的身法，与秋岚完全相同。

秋岚慌不择路，同时他不想在大官道上惊世骇俗，只好由原路飞掠，远出两里外，便向东南远处的树林狂奔。

他感到左手愈来愈麻木，先天真气受到了阻滞，已很难运抵左手了，不由他不惊，速走找地方排毒之心更切，身形愈更加快。

琬君心焦如焚，不仅为了秋岚是她的救命恩人，更因祖母说秋岚用的轻功是御气神行术，是祖父的门人，中了毒岂不可怕？

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她一股怨气发在毒王和慧姑娘头上了，一面狂追一面尖叫：“你两个卑鄙的东西，站住！”

已经奔了五六里，毒王与慧姑娘已经有点虚脱现象。脚下愈来愈慢。

听到身后有人叫骂，毒王一怔，向慧姑娘叫：“慧丫头，先对付后面的人。”

两人在一座土冈止步，转身迎敌。看清追来的人，毒王一怔，叫道：“老菩萨，是追老朽的么？”

东海神尼师徒到了，双方相距两丈外，双方都在喘气，四个人浑身大汗淋漓。

东湖神尼经过两口气，稽首道：“原来是太湖洞庭山毒王周施主，到底是怎么回事？”

“追飞龙秋雷。”

“胡说！”琬君口不择言地尖叫。

“哼！女娃娃好没规矩。”毒王不悦地说。

“施主错了，那人不是飞龙秋雷，而是姓山名风的施主。”

东海神尼正色说。

“什么话？老夫在三峡之时，与君山秀士同船下湖广，这人便自称姓秋名雷，与金四娘同行，骗了老夫三瓶解毒药，却忘恩负义，到洞庭君山，屠杀……”

“且慢！”东海神尼抢着说，又道：“此中有误会。上月中旬，贫尼与小徒在飞云观遇险，山施主为了要救洛阳乔家姐弟，夜入飞云观找金四娘要解蛊药，救了贫尼师徒两人，还有岳阳的飞天花雨，重庆的恨地无环。他自己独斗独角天魔，两败俱伤，内腑被独角天魔所撞而离位，在巫山养伤半月有余。乔家组弟得庆生还，与小徒亲侍汤药，山施主方能起死回生，上月底贫尼才和山施主在夷陵州分手。施主所说的事，发生在何时？”

毒王大吃一惊，说：“那时我也在荆州，怎么回事？老菩萨的话是真是假？”

东海神尼不悦地说：“出家人戒诳诺，如不信可至乔家对证。”

“但……但这人明明是飞龙秋雷，难道也会分身术不成？”

“他明明是山壮士。”琬君尖叫。

慧姑娘突然喃喃地说：“唔！好象……好象有点不太对。”

“慧丫头，有何不对？”毒王问。

慧姑娘吞吞吐吐的说：“叔公，慧儿想起来了，似乎这人的神韵有点不对，而且……而且！眼神没有飞龙秋雷迫人，也似乎雄壮些。”

“真的？”毒王惊问。

“似乎……似乎是……是两个人，但十分相像的神似。”

东海神尼接口道：“目下不必分辨真假，先将人找到，然后大家到龙门乔家，相信笑弥勒和慕容永叔大管家都是老江湖，他们定可分辨出真假，快找。”

毒王转身便走，一面惑然自语：“见鬼，可把我搞糊涂了。”

琬君迫近慧姑娘身后，怒叫道：“我恨你，冤枉好人。”

“快走，等会儿再说。”东海神尼叫。

秋岚信步狂奔，老太婆起步太晚，体力也没有秋岚健壮，追了三五里，把老太婆也扔脱了。

他弃上一座小山顶，看到下面清澈的伊河，心中大喜，忙向下急奔。

到了河边，他已心中一转，忖道：“河水湍急，我左手已经麻木不灵，左肩亦麻痹，万一到了河心毒发起来，岂不完了？”

他沿河下行，进入了参天古林。右首伊河水声震耳，河岸芦苇丛生。他往一处河湾一钻，在丛矮树下障身，探手怀中取出毒王在三峡所赠的一瓶

第三种解药。解药只剩下二分之一，他全倒在口中，喝了几口水，便盘坐在树下静静地行起功来。

飞龙秋雷经过周详计划的举动，收效奇大，不但吸引了大批武林高手，更大大地增高了他的江湖威望，轰动的程度，不下于六十四前武当派的开山立派盛典。

十六

天门峡由二龙发起的群雄夺宝大会，更无法相较，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因此，往来许、乔两家看风色的局外人，与及关心两家的朋友，经常在这条小径上往来不绝步行乘马不一而足，偶或也出现许、乔两家的人。

秋岚不和身后不远处是小径，而对伊河开始行功驱毒。矮林之后不足十丈，便是至龙门镇的小径。

解药服下了，但左手的麻木感并未消失，摸触物件，但听到沙沙轻响，触觉却已经消失，似乎手已经不属于他的了。

还好，先天真气聚凝尚无阻碍，但却无法运至左手。这条手臂共有三条经脉，即手内侧的手太阴肺经，下方的手少阴心经，和外侧的手太阳小肠经。三条经脉上半部重要，阻塞了便影响内腑的生机，拖上半个时辰便会残废，所以他不敢制住。

毒王已给了他三包解毒药，当然不会傻得再用普通毒药来对讨他，因此，他吞下的解毒药，事实效力微乎其微，想得到要糟。

他想将奇毒以真气催动，令浑身发高热，使毒质从汗中排出体外。这种以真气排毒出体之术如无明师指点助练，即使具有一甲子火候的练气高手，也不易练成，但他却练成了。

可是他失望了。真气无法进入手臂，止于天府、极泉、曲垣三穴附近，无法下行。

他浑身大汗如雨，就是左手汗影不见。

他知道奇毒利害，而自己的修为仍嫌不够，心中暗暗焦急。但总算不错，奇毒被阻住无法上行，当然不可能侵入心室布于全身，不容易要他的命。

他不知道能拖多久，望着慢慢变青的左手，忖道：“也许，我这条臂膀得卸下来才行了。”

他并不灰心，仍然默默地行功，为保全左手而努力，并不因此而失望灰心。

远远地，脚步声入耳。

他心中一震，心说：“菩萨保佑，保全他们不来打扰我行功。如果不，不是他们死便是我残废。”

正在紧要关头，如果有人打扰，他为了保全自己，势必拼命，让奇毒入侵，他也将行全力一击，生死关头，他不会愚蠢得任人宰割，他还没有佛祖割肉喂狮的修养。

人声渐近，他清晰地听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说：“怪事！按行程，那小狗早就应该到达洛阳了，为何几天来不见他的踪迹？再说，他带了五煞四

金刚，这几个家伙长相比咱们青泉八丑潇洒不了多少，十分岔眼，决艰述过江湖朋友的眼下，为何竟没有人看见过他们？”

说起青泉八怪，秋岚恍然大悟，忙道：“原来是青云客的手下独跟左龙，难怪口音厮熟。”

接着，有排枝踏草急速掠走的声音传到。

“朋友，借光，老朽有事请教。”是毒王的声音。

“请教什么？说！”是另一个人粗厉的声音，猜想可能是独眼左龙的同伴。

“噢！东海神尼也来了。”独跟左龙讶然轻叫。

秋岚心中一动，暗说：“东海神尼也来了？她也来淌这一窝子浑水，但不知琬君姑娘来了没呢？”

想起琬君，他脑海中泛起老关庙舟中养伤的前情往事，眼前似乎出现了温柔似水衣不解带侍奉汤药的两位姑娘的身影，令他心潮波动不已。

“诸位曾见到一个穿直裰结青色包头的人么。”毒王问。

“人？在下见过的人多着哩，不知你要找的人是谁？”独眼左龙的声音，暴戾之气减掉了不少。

“飞龙秋雷。”

“什么？飞龙秋雷？他在哪儿？”独眼左龙惊问。

“住这一带逃来了。”

“逃来的？见鬼，你这糟老儿能叫他逃？”

“诸位既然不曾看见，老朽得赶快找。”

飞掠之声又起，毒王一行四人向东面的许庄走了。

良久，独眼左龙的声音又响起：“兄弟们，你们说，老家伙的话是真是假？”

“见鬼！”有人叫。

“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咱们无事，何不跟着走一趟？那两个妞儿好美，前往看看也可消痰化气。”是另一个人的口音，八丑至少来了三个人。

“走，去看看去。”独眼左龙叫。

脚步声消失在东面，秋岚放了心。

真气无法运行至左手，奇毒也难越雷池一步。

“但愿他们不来。怪，八丑的口气，似乎对弟弟饱含敌意，为什么？”他心中不住地想。

不知经过多久，脚步声又响。

毒王始终坚信中毒的人是秋雷，他之所以要追，因不是为了东海神尼师徒说那人是山施主，他只想找到飞龙秋雷刺出心肝祭师兄。

东海神尼也猜想毒王不怀好意，自然不肯离开。

老太婆往另一方向追，不知追到何处去了。

前面出现了耸立在山旁水隈的一座大庄院，许庄到了。

这是一座背山面水的土寨，四周建了高约两丈的土寨墙，庄内草木葱翠，共有四五十户人家，房屋大多是古老朴实的四合院平房，结构坚实，高楼甚少，点缀着一些亭台花树，也都是古色古香毫不奢华的建筑。

进寨门第一家大宅院，便是名满天下的洛阳许家冷剑许中州的府第，五进院，东西厢，最后一进后面有一座小花园。由外表估计，这栋大宅容纳三两百人，决不会有狭隘之感。

后山，是一座起伏不大的山冈，松柏长青，草木葱翠，站在山巅向下

看，不但许庄一一在目尽现眼底，甚至连河对岸的村庄峰峦亦一览无遗。

小径横过庄南寨门口，东至偃师县，西抵龙门镇。

距许庄还有里余，小径进入一座桃林。

琬君姑娘心中焦急，她听毒王说中毒的人可活一刻，时光飞逝，已经快两刻了，中毒的人岂不是早死了？

她心中急躁，不由出声咒骂道：“那老匹夫用心可诛，如果山壮士有三长两短，他必须用命来偿还。”

她前面不足两丈是慧姑娘，扭头冷哼一声说：“用不着你多嘴，事不关己不劳心，你不曾尝过家破人亡的惨痛滋味，自然会说风凉话。哼！如果那人真是飞龙秋雷，我可不饶你。”

家破人亡四字，触动了琬君姑娘心中的隐痛，粉脸变色，脚下加快，超越了东海神尼，尖叱道：“贱人，你家破人亡，便可以任意下毒杀人么？便可以指鹿为马，任性胡为么？岂有此理。”

已经进入桃林十来丈，已可看清许庄的庄门了。琬君的尖叱声刺耳，四个人全停下了。

毒王用衣袖拭掉汗水，扭头向琬君不悦地说：“小丫头，在未找到人之前，老夫不愿和你计较。”

东海神尼也心中焦急，接口道：“周施主，不必和小辈们计较；施主的意思，是要到许庄找人么？前面就是许大侠的许庄。”

“神尼如不愿浪费时刻搜寻，何不自便？”毒王不悦地说。

东海神尼不以为意，说：“周施主所用的毒药，是否可令中毒的人支持到现在？”

“很难，但飞龙秋雷有过人的艺业，修为惊人，可能用精纯的内功将毒迫住，也许可支持到现在。”

“你错了，那人是山壮士而非秋雷。”琬君大叫。

“住口！不许你插嘴。”慧姑娘娇叱。

“哼！你配教训本姑娘么？”琬君怒叫。

“教训你并无不可。”慧姑娘杏眼圆睁地说。

“哼！你是什么东西？”琬君轻蔑地顶了回去。

慧姑娘怒不可遏，拔剑怒叱道：“要不服气，何不拔剑？本姑娘要好好教训你。”

琬君在离开大厅追人时，顺手摘下墙上的剑带走，还来不及将剑佩上，便和东海神尼追下来了。她冷笑一声，拔出长剑将鞘丢了，傲然地迎上说：

“本姑娘不会令你失望，你来吧。”

毒王和东海神尼都来不及阻止，慧姑娘一声娇叱，急冲而下，下垂的剑尖突然上扬，轻雷乍起，电芒飞腾。

“沉雷剑法！”东海神尼见多识广，讶然惊叫。

一阵消越的剑鸣声震耳，两道飞鸿着的剑虹急剧地纠缠片刻，进退如电，快速绝伦。

沉雷剑法的轻雷声，震得观战的人心血浮动，汗毛竖立。

“着”欧阳慧的冷叱声倏扬。

人影乍分，琬君飞退八尺，左外肩有血迹出现。

欧阳慧似乎大出意外，不满意这一剑的效果，原以为这一剑定可在对方的右胸划一道创口的却只能伤了些少外肩，她不甘心，一声娇叱，再次扑

进。

琬君瞥了创口一眼，凤目中泛起无穷杀机，银牙一咬，迎着扑来的剑影，吐出一朵剑花，身形暴进。

“铮铮铮！”轻雷声和击剑声震耳欲聋，人影一触，剑影连闪，只刹那间又突然分开，各向左飘出八尺外。

人影倏止，两人几乎同时定下了身形。欧阳慧粉面泛青，大汗如雨，剑尖下垂，冷冷地盯视着琬君，右脚尖徐徐挪进，似乎身上每一颗细胞都凝结了。她的右肘出现了血迹，这是对方极不可能攻到的部位，但竟然受伤了。

琬君也大汗淋漓，脸色泛灰，剑尖略向外斜伸，神色冷凝冷静，出奇的冷冽。她的右腿外侧也有血迹沁出。

两人郁受了微伤，棋逢敌手。

双方都心中凛然，但也都心中不服。

欧阳慧双脚徐移，向前滑进。

琬君身轻似鸿毛，脚下无声无息，向前飘进。

东海神尼撒下拂尘，掠近叫：“先别计较，救人再说。”

毒王却不肯，抢上叫：“让她们两个剑术大家分胜负。老菩萨，你也别闲着，接我一锄。”叫声中，药锄兜头便砸。

两种兵刃一长一短，一软一硬。药锄动处恍如电耀霆击，拂尘起处如狂风暴雨。刹时风吼雷鸣，人影急剧地闪动，进退如风，八方狂旋。

两人的内力修为皆臻化境，以真力运刃果然不同凡响，罡风远荡五丈外，暗劲潜流令丈内风雨难近。

两位姑娘的内力修为有限，她们完全以出神入化的神奇剑术决战，看去比两位老前辈更为凶险，更为迅疾。

青泉八丑到了，只有四个人。这四人是独眼左龙，少右眼的独眼虎余季、少左腿的孤狮温京、缺右腿的单豹杨全。

四个人不但是残废，而且相貌一个比一个凶猛狞恶。四人都佩了厚背单刀，少腿的两人多了一根浑铁双头拐，长相十分唬人。

四个人在外围观战，不时低声议论。看神色，他们对这两对高手的艺业深怀戒心，凶焰消掉了不少，不敢高声说话。

“铮铮！”两位姑娘又换了两剑，如同电光一闪，立即分开，几乎肉眼难辨她们是怎样进击怎样分开的。

“沉雷剑法，如此而已，”琬君冷冷地说，徐徐移近。

欧阳慧神色肃穆，木无表情地说：“你不必得意太早，准备接我的沉雷夺魄三招。

第一招，叫做‘沉雷惊蛰’。看你能否在绝招下逃生，准备了。”

琬君的表情更为凝重，说：“我也要用三招绝学求胜了，你也小心了。”

欧阳慧紧吸住对方的眼神，仍然木无表情地说：“你的三招叫做摄魂三招，第一招大概是‘飞瀑怒潮’，有点象乱披风剑法，出剑无定轨，相当诡异。但你的内力修为太差，最多只能发挥三成威力，我自信可以克制你，你会立刻可见。”

琬君吃了一惊，讶然问：“咦！你为何知道？”

欧阳慧仍然木无表情，说：“天地间敢于和沉雷剑法论短的剑法，唯有早年四大凶人的玉狡狴白云的无定剑法而已。刚才你化解硬接了我三招十一剑，我已看出你用的是无定剑法了。

你肯是玉狻猊的门人，可能未获真传，不然便不会在第一招失手。当然，开始你并未用无定剑法，看出危机方用绝学自救，因而几乎失手送命。”

由慧的话，把旁观的四丑吓了一大跳，无定剑法重现江湖，四大凶人中已有三个出来了，玉狻猊的门人已出，他本人岂甘寂寞？看来，江湖又得大乱了。

“咱们赶快回城中，禀报主人一声，以便早作准备。”独眼左龙向同伴说。

“不急不在一时，先看看这两种剑法有何惊世妙着。”孤狮恋恋不舍地说，他不愿放过观摩的机会。

“铮！”巨响震耳。“嗤嘎！”错剑的啸声令人闻之头皮发炸。

四只看到两女错步缓缓迫近，相距八尺外，人影突变，剑虹飞腾，谁也没看清她两人是如何出剑的，乍合乍分，如此而已。

“天！利害。”独眼左龙低声惊叫。

剑吟声仍在耳畔轰鸣，令人头皮发炸的刺耳啸声似乎仍在耳际萦回不去。

“两败俱伤。”孤狮惋惜地轻叫。

琬君飘出丈外，落地之后再踉跄后退三四步，方将身形止住，脸色泛青，持剑的手不住抖动，她的左胸上方襟领出现一条裂缝，肌肤未伤，右肋骨外侧有血沁出。

欧阳慧也站不住脚，直退出丈五六，右肩、右膀、右肋，三处剑伤有两处沁血。

两败俱伤，但伤势甚微，算不了一回事。

“再拼一招，看谁高明。”琬君娇叫，强提真力往前欺近。

东海神尼和毒王，已经拼了二十余招，棋逢敌手，两人愈斗愈凶猛，看看要打出真火，要拼命了。

欧阳慧深深吸入一口气，迎上说：“你用的是‘河汉星沉’，不是‘飞瀑怒潮’，已获剑道神髓，本姑娘刚才小看你了。”

“哼！你刚才那招也不是‘沉雷惊蛰’，而是‘飞电沉雷’”琬君也指出对方的招名。

两人看看接近至八尺内，行将进击。

蓦地，育影如飞而至，老太婆来势如电，老远便叫：“大家住手，人找到了么？”

许庄方向，也涌出六名男女，来势如飞。到了桃林中的官道斗场。一名脸团团满脸和气的俊逸中年人大袖飘飘，一闪即至，低喝道：“不要打了，有话好说。”

喝的声音虽低，但震耳欲聋，直薄耳膜。令人耳中轰然作响。

毒王首酋先跃出圈子。琬君也刹住了快冲的脚步。

中年人往中间一站，后面的人也到了。

后到的五人中，有笑弥勒、慕容水叔、乔姑娘天香、穿绣凤衣衫的许淑真姑娘，最后是小家伙乔小诚，都是熟面孔。

“噢！是云大娘。”中年人向老太婆讶然叫。

所有的人，全惊疑地注视着持着小木棍的老太婆。

慕容永叔摇摇头，苦笑道：“咱们都是蠢材，有眼无珠，与云大娘做了二十年邻居，竟不知云大娘是身怀绝学的高人。”

他们眼见云大娘的飞掠身法，更看到云大娘泰然冲入毒王和东海神尼

的中间，在高手名宿的眼中，只消瞥上一眼就够明白了。

中年人举步上前，长揖行礼道：“云大娘，恕小可二十年不知之罪。”

云大娘避在一旁，苦笑道：“少庄主言重了，老身也是不得已，尚请海涵。”

毒王脸色大变，吃惊地问：“老婆婆，刚才小老儿真是多有得罪，在贵宅放肆，尚请见谅。婆婆走的是另一条路，找到飞龙秋雷了么？”

“老身不曾追到，只发现龙形剑一群高手，正由小径往这儿追。你说，那人所中的毒可以延至多久？”

银凤一惊，急声道：“飞龙秋雷来了？真的！”

琬君急急扑问乔姑娘，大叫道：“天香妹，不是飞龙秋雷，这老贼卑鄙已极，看错了人，将山壮士误认为秋雷，在家母的院门上下毒，计算了山壮士……”

乔天香大惊，尖叫道：“琬君姐，你说什么？他……他……怎样了？”

“他中了老贼的诡计，中毒后逃走，已经许久了，天哪！恐怕……恐怕……”

乔天香急昏了头，一声尖叫，拨剑向毒王冲去。

毒王冷哼一声，大声说：“老夫只能告诉你们，那是飞龙秋雷，一个卑鄙无耻残忍恶毒的江湖败类，这时他该已毒发身死多时了。”

许少庄主伸手虚拦乔姑娘，低喝道：“天香，不可冲动，先问清再说。”

乔天香不敢不站住，慌乱地叫：“如果老贼误杀了山壮士，他必须用十条命来偿还。”

云大娘脸色大变，厉声向毒王问：“你贵姓？”

“老朽毒王周起潜。”毒王大声答。

“飞龙秋雷是谁的门人子弟？”

“谁不知他是终南狂客的门人？”

“刚才那位少年，乃是老身的子侄。”

“你……”

“老身姓乐正，名菡英。”云大娘一字一吐地说。

乐正这个姓相当少，知名的人更不多，乐正菡英四字一出，所有的人全大吃一惊。

毒王抽口冷气，惊叫道：“你……你是玉……玉蛟豹的……夫人？”

“你没看出那人用的是御气神行术绝世轻功？”云大娘声色俱厉地问。

青云四丑脸色大变，悄然后退。

许少庄主许钦，是银凤的父亲，冷剑许中州的儿子。他伸手一拉银凤，父女俩整衣趋前下拜说：“白夫人，晚辈许钦，率小女……”

不等他说完，白夫人双手虚抬，说：“不敢当少庄主大礼，请起。老身须和毒王评理，请诸位在旁稍候。”

父女俩的身躯被一股神奇的暗劲浙抬起，站在一旁目瞪口呆。

毒王额上冷汗如雨，说：“白夫人，老朽双目未盲，决不会将人认错，那人确是飞龙秋雷。在三峡夔府，他曾向老朽讨解药，老朽那时还不知道他的为人。所以给了他三瓶解药。万没料到他和金四娘到洞庭，带了手下一群恶贼，屠杀我师兄全家，舍侄女命不该绝，身中三枚棋子，复被长剑伤背，跌落水中，逃得性命，试想，老朽出会将人认错？”

白夫人不敢武断地认定秋岚是乃夫的门人，正在为难，琬君却急急地

说：“奶奶，山壮士是用毒王的药，向金四娘交换解蛊药的，金四娘那时穷追不舍，两人并非是同路人。”

东海神尼也按口道：“交换解药，贫尼亦在场，还有恨地无环和满天花雨。贫尼敢以生命保证，金四娘与山施主决非同路人。”

毒王也大声的说道：“老朽也敢以生命保证，那人确是在夔府自称飞龙秋雷的人，决无错误的。”

白夫人一咬牙，说：“乔姑娘与乔小哥、柳大侠、慕容大管家，都是认识山壮士的人，山壮士已逃到附近一带，生见人，死见尸，找到真相自明。诸位，务请助老身一臂之力，先找到人再说。”

“晚辈义不容辞，这就走，从这儿向西搜。”许少庄主说。

青云四丑已经远出十丈外，向西飞奔。

众人立即一字散开，每人相距十丈左右，翻山越野向西搜去，不放过可藏身的一草一木，进展甚慢。

距秋岚隐身之地，约有三里左右，远着哩！

四丑的脚程快极，全力狂奔。青云客目前在龙门镇落脚，守株待兔等候飞龙秋雷，每天派人到许庄守候，所以四丑要急急赶回龙门报讯。

四丑都是老江湖，秋雷大困君山的事他们怎能不知？那次发生的方舟惨案，只有金四娘的死讯未传出江湖而已。

他们对毒王深信不疑，自以为是地断定中毒逃走的人定是秋雷，不是什么姓山的，毒王走了一辈子江湖，岂会看错了人？四人兴高采烈，要返回龙门报信。

他们却未料到，飞龙秋雷在天津桥扬威的事，不但已传遍了洛阳城，甚至已传抵龙门和许庄了。

许少庄主刚接到消息，正要与笑弥勒等人赶往龙门乔家计议哩！龙门的乔家也得到了消息，正派人飞骑赶向许庄，人马仍在途中。

青云客得到消息，立即亲自出马，高手齐出。但布在龙门的眼线说飞龙并未出现，他猜想飞龙必定先到许家，便率领着众高手出了镇，向许庄急赶。

独角天魔长相奇特，他用青巾包了头，走在众人之后，一个人悄然后跟。

闻风进来的人，多着哩！

四丑奔出三里左右，劈面遇上了青云客一群人，如此这般一一禀明，最后说：“飞龙秋雷既已中毒，能走多远？毒王他们从许庄向西搜，咱们何不往东搜搜看？找到死尸，也得将尸带走，将是主人成名的大好机会，岂可放过？”

青云客大喜过望，喜悦地叫：“好啊！咱们快搜，抢先一步，找到了尸体，大事定矣！”

人尚未分派好，北面山野中，龙形剑率领二十余名的高手，由赤煞二凶领先，漫山遍野地按来。

“快！咱们抢先一步。”青云客大叫，人群左右一分，抢先向东搜去。

飞龙秋雷这时刚过了潼关，项定到阆乡投宿。并预定到了陕州之后，先头人马赶早两天先到洛阳部署一切。

秋岚不知大祸将至，仍在矮林中静静地行功迫毒。

真气无法攻向左手，奇毒也无法入侵。

“真糟！如不另行设法，不知该如何了局？”他焦急地想。

再往下拖，手可能要残废了！中毒大深，经脉非损不可，必须将毒驱出才行。

蓦地。他脑中灵光一闪，心说：“我何不用寂灭护身，划破小臂让毒有出路，寂灭术不怕刀兵水火奇毒，想必可以将毒自行排出的，真气既然无能为力，寂灭术也许可以让毒汁自然排出体外，我何不一试？”

用不着试，他已别无抉择，势在必行。意动神动，用指甲划开小臂，往背后的小树一靠，渐渐万籁俱寂，身躯如死，只留一点灵智与外界接触，形如死人。

血从创口缓缓外流，血色淡青，有些少鱼腥味。血静静地徐徐外沁，但他毫不感到痛楚。

远远地，他听到隐隐人声。

人声渐近，渐近。

“真糟！他们来了不少人哪！”他想。

他不愿功亏一篑，干脆置之不理。

他感到天府、极泉、曲垣三处穴道，有真气缓缓流入了，下面的夹白、青灵、肩外俞三处穴道，正在徐徐抽动。

“有救了。”他下意识地想。

有拨动树枝的声音，独眼左龙狞恶的身影出现，但他灵智如缕，双目紧闭，已看不见来人是谁了。

“在这儿，是他！是他！”独眼左龙大叫。

接着，他一把将秋岚冰冷的身躯拖起，奔出十丈外的小径，往地面一丢。

人群围成一个四丈宽阔的圆圈，青云客用靴尖不住将秋岚挑过来翻过去，大声说：“不错，是他，死了，左手还在流毒血，尸体早已冷了。”

青云客不是脓包，他该分辨出秋岚兄弟的相貌，但秋岚从前与他见面时，嘴上留了胡，与秋雷有七分相像，这时不留胡，便很难分辨了。而且秋岚目下假死，闭着眼，脸色铁青，自然无法分辨啦！

“死了，砍下脑袋算啦！”独眼左龙说。

“不可！”娇脆的声音震耳，是青云客的妻子荀英的声音，接着又道：“损毁尸体，不是成名英雄所为，咱们与他并无不共戴天之仇，怎可轻举妄动自损名望。”

青云客也说：“不错，咱们必须把尸体带走，示众江湖，谁会知道他是中毒而死的？”

他们只顾面对尸体议论，却忽略了小径北面山坡之上，相隔不足六本丈，居高临下注视着的一群好汉。

“王某知道，还有不少人也知道哩！”是龙形剑的声音。

众人左右一分，青云客向上拱手笑道：“王当家，别来无恙。诸位知道料亦无妨，反正你我彼此明白，都是为了这可恶的东西而来，他死了也就够了。”

龙型剑回了礼，往下走，说：“林兄，兄弟有一不情之请，尚望俯允。”

“好说，好说，王当家但请吩咐，力所能及，决不敢辞。”

“兄弟想向林兄情商一下，借飞龙的脑袋一用，致送海天一叟，让那老匹夫知所警惕。”

青云客摇摇头，断然拒绝：“对不起，此事断难应命，皆因……”

龙形剑用一声长笑打断他的话，抢着说：“林兄，在下也只好说声对不起，千万务请割爱。”

龙形剑的话已说得够明白，不管青云客肯是不肯，人要定了。说完，傲然向左右扫视。

他左右，二十余名高手虎视眈眈。左，有赤煞二凶；右，有黑白双无常。后面，龙虎八卫如同凶神恶煞。其他的人一个个如狼似虎，骠悍狰狞。

这时，陆续赶到的江湖朋友已到了不少人。九华羽士象头阴狼的金钱大豹，徐徐挤近青云客的人，目光只在秋岚的怀中搜视，他在留意天蝎玛瑙可能放置的地方。

阴曹客闪在一旁。鬼谷先生躲在树影中。

雷音尊者来得最晚，他移至山坡上截住龙形剑的退路。

龙形剑没留意巾掩了头，袖掩住脸的独角天魔，所以敢发狂言，认为青云客不敢不买他的账。后到的江湖群豪多至三十人，独角天魔隐在人丛中，难怪他看不见。

青云客呵呵笑，向侧让开，向秋岚的身躯伸手虚引，装腔作势地说：“王当家既然坚持要，很好，很好，请便。”

“多谢厚赐，容后重谢。”龙形剑含笑答，举左手一挥。

赤煞大凶拔剑出鞘，恶狠狠地奔近，将剑高举，向秋岚的咽喉猛砍。

身侧人影一闪，一只大手急抓而至。

赤煞大凶一惊，暴声怪叫，一剑斜挥。

“铮”一声爆响，剑挥中伸来的大手，火星飞溅，手竟未断，双方皆各被震退三步。

来人是独臂金刚张伟，他装了铁打的手。

“王当家，还是你亲自下手好些。”青云客含笑发话。

龙形剑已看出青云客不怀好意。同时，八丑的独臂金刚张伟，用铁手硬接了大凶一剑，似乎功力相差不远，令他心中一凛，但仍傲然地伸右手一挥，说：“砍一个死人脑袋也要王某动手？笑话。”

右面的黑无常倒拖着哭丧杖，一手挪动着腰中的粗铁链，铁链哗啦啦怪响，吊客肩抽动，三角眼阴森森，龇牙裂嘴，一摇三摆，向地下的秋岚走来。

赤煞大凶在例方一站，阴森森地说：“看谁再敢接太爷一剑，太爷不信他的脑袋也是铁打的啊。”

龙门镇方向，蹄声如雷，乔家的人赶到了。

小径已被两方的人堵死，马匹无法通行。蹄声在西端顿止，来了十二匹坐骑。最先两骑是一男一女，女的年纪约在四十左右，男的也在五十之间。男的脸如满月，慈眉善目，笑脸常挂；女的年纪虽已在四十上下，但风韵犹存，五官姣好，一派大家风范。

两人是天香姑娘的双亲，笑孟尝乔文忠和柳秋涛。后面十骑的骑士，全是早年中州镖局的高手名宿，和交情深厚的好友。他们听说飞龙秋雷已取道许庄，夫妻俩立刻率领人马赶来声援。

江湖人闯荡天下，傲啸江湖，高手名宿之间。见过面套过交情，或者交过手的人，为数不少，三方一照面，便知道对方是谁了。

“停下瞧瞧，看他们在这儿有何事故？”笑孟尝低叫。

十二匹马向两侧排开，骑士们安坐马上看个究竟。

黑无常神情狞恶，一步步走近了秋岚。

秋岚的左小臂仍在沁血，但血已非青色，逐渐变为猩红的血珠了。脸上的青灰色亦渐渐退去，变得象是白纸，乍看去，象一个失血过多而死的人。

独眼左龙手按刀把，也一步步迎上。

白无常一声不吭，也夹着哭丧杖走出。

独眼虎大踏步出列，向白无常迎去。

四个人在秋岚的两侧停步，四个人的六个眼睛凶光四射，恶狠狠阴森森地死盯住对方。

哭丧杖伸出了。

两把厚背刀徐徐出鞘。

赤煞大凶向双方扫了两眼，突然反手拔剑，发出一声震天怪叫，突然疾冲而上。

“收！”双无常同声怪嚎，两根哭丧杖凶猛地攻出了。

两把厚背单刀不甘示弱，立还颜色放手枪攻。

风吼雷鸣，人影乍合；哭丧杖如同狂龙闹海，厚背单刀以猛虎出笼。

地下的秋岚遭了殃，被踏得满地拖滚。

亦煞大凶身形急挫，一腿扫出，将秋岚踢离两丈外，急步跟上，手起剑落，向秋岚的脖子猛砍。

“不行。”青云客大吼。

“林兄务请大量割爱……”

“我说不行，岂有此理。”

龙形剑脸色一沉，厉声说：“不行也得行，王某要定了。”声落，剑也向下落。

小径西侧，马上的笑孟尝跃下雕鞍，向前面一个花甲老人走去，到了老人身策，笑问：“汾老，一向可好？怎不到寒舍盘桓？”说完，拱手行礼。

汾老扭头一看，赶忙回礼道：“哦！原来是庄主。老朽刚到洛阳，还未至尊府拜访哩！半途碰上了这桩大事，便跟来了。这一来，庄主该放心了，呵呵！”

笑孟尝莫名其妙，讶然问：“汾老，为何该放心了！”

“咦！庄主还不知道？”

“在下刚来。”

“哦！难怪。死者是飞龙秋雷，大概是被青云客弄死的。飞龙已死，庄主岂不该放心？”

“咦！原来如此。其实，在下并不想和秋雷计较小女的事，想不到他作恶多端，反而死在他的朋友之手，青云客原是秋雷的好友哩。”

汾老突然神色一凛，低叫道：“天！独角天魔！”

不但汾老惊叫，旁观的人全都抽口凉气惊叫：“独角天魔！雷音尊者！”

龙形剑的怪剑还未砍下，人丛中的独角天魔排众而出，拉掉头巾，露出他的怪头，大踏步往前走，低叱道：“住手！让我看看你龙形剑是否有八只脑袋？”

他的低叱声听来并不大，但令人闻之脑中如受重锤撞击，气血翻腾。

激斗中的人，倏然撤招跃出圈子。

所有的人全站住了，只有独角天魔大踏步傲然前行。

接着，大和尚凶僧雷音尊者出现，也向里走。

东面，人影隐隐，毒王，许钦，白夫人，两位姑娘，一行十人，已接近至一里之内了。

龙形剑脸色一变，钢牙一控，沉声道：“侯前辈，叫令徒与王某单人独剑决生死。”

“废话！”独角天魔冷叱。

龙形剑哈哈狂笑，笑完说：“在下同样敢和阁下一拼，何必倚老卖老摆出不可一世的姿态唬人？”

说完，他举步跨出。前面的脚本来踏在秋岚的胸膛上，后面的腿迈出，所有的重量全部移在前脚上。

秋岚已确知奇毒被排出体外了，恰好散去寂灭术，正待运先天真气检查各处经脉是否有异样，龙形剑的脚踏在他的胸腹之间，重量突增，胸骨压力骤加，他本能地立加抗拒，右手一拨。

龙形剑做梦也未料到死人会复活，一拨之力奇猛奇急，任何人也无法在这时能够避开这意外的袭击。

脚被绊出，前脚仍未着地，他感到力量突失，莫名其妙地突然坐倒，发出“噗”一声闷响，坐在秋岚的肚腹上，不等他弄清是怎么回事，沉重的打击已至。

独角天魔一怔，在三丈外站住了。

秋岚翻身坐起，一把抓住龙形剑的腰带，大吼一声，将龙形剑飞掷三丈外。

“滚你的！”他大吼。在这以前，外界的事他虽未用眼睛看，但听得够多了，每个人都想要他的命，他怎能不气？

在忍无可忍中，他忘了自己这时的身份，忘了他冒充乃弟秋雷的事，只认为这些人都是冲他秋岚而来的。

所有的人，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怔住了，有几个去年曾参加天山峡大会的人，更想起活僵尸出现的事来，不由惊叫出声：“尸变！尸变！”

他一直被人抛、掷、踢、踏，几次刀锋临头，却一无动静，这时突然复活发威，难怪这些人惊叫尸变。

龙虎八卫中，有两人神魂入窍，见主人遇险，不假思索地抢出，一支剑一柄沉重的银挝，几乎同时攻到，来势汹汹。

秋岚背后象是长了眼睛，向右一闪，如同电光一闪。

右面是使剑的人，剑已经点出，太快了，无法变招，也收不住势，剑从秋岚的左肋下擦过，一剑落空。

秋岚左手疾收，挟住了擦过肋下的剑，虎躯右扭，右肘发如惊雷，“噗”一声撞中使剑人的右额，把对方直震出丈外，一声未出，昏沉沉地向外滚。

“咤！”是秋岚的沉叱。

旁观的人只见人影如虚似幻，剑影似实犹虚，几乎同在一瞬间，使银挝的好汉右手断了三个指头，银挝翻腾着飞抛五丈开外。接着，人也向前冲跳，“噗”一声冲倒在地，两筋斗翻出三丈外。

能看清使挝好汉是被秋岚踢倒的人，少之又少。

“哎唷！”使挝的好汉策卧在地，双手抱住屁股鬼叫连天，龇牙裂嘴。

秋岚仗剑屹立，环顾四周的人群一眼，举头仰望日色，略一分辨方向，向西举步便走。

西面偏南三丈外，独角天魔讶然注视着眼前这个功力奇高，能扔飞龙形剑、瞬间击倒两卫的青年人，一时还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南首，三丈外的青云客，吓得额上直冒冷汗。

狼狽着站起的龙形剑，羞愤地大吼：“毙了他，上！”

正西小径上，恰好是赤煞二凶，应声截出，两把剑如同经天长虹，飞射而至。

活该二凶倒霉，他们被龙形剑下令的声音所迫，忘了不久之前断剑丢剑的噩梦，奋勇进击。

“留下两耳，决不食言。”秋岚冷叱，长剑候张，但见银芒扭曲旋进，人影剑影如电光似的连闪。

“哎呀！”赤煞二凶同时惊叫，左右疾分。

剑影倏敛，震耳的剑啸声仍在空间轰鸣，秋岚已从两人之中穿出，站在两丈外，神色庄严肃穆，泰然向沾了些少血迹的剑尖扫了一眼，剑虹一闪，剑便隐在肘后了。然后他抬头挺胸。徐徐举步，并未回头向赤煞二凶瞧，也未看刚才的结果；

他身后先前交手的地面上，洒了几星血珠？四只耳轮散处在一丈方圆的固内。

赤煞二凶踉跄站住，突然丢掉剑，双手抱头，如丧考妣地，绝望地叫：“天哪！耳朵，我……我的耳朵！”

龙形剑张目结舌，如见鬼魅。

四周的群雄，倒抽了一口凉气。

死一般的静，没有人发声，针跌落落地之声，也可将人吓一大跳。

“沙！沙！沙！沙！”秋岚的多耳麻鞋踩在泥地上的声音，稳定地徐徐响起。

丈五六外，独眼左龙当路而立。

“沙！沙！沙……”脚步声近了。

独眼左龙屏息着，他悄然向路右移，让出道路。

“沙！沙！沙！沙！”

路西端的群雄，开始向两侧让路。

笑孟尝深深叹息，牵着坐骑向左移。其他十一匹马，也向道左靠。

丈外靠左方，独角天魔将山藤杖改用双手横待。徐徐举步移至路中，脸色沉凝，怪眼光似乎放射出阵阵冷电寒流，阴森、冷酷、厉恶、狰狞，神色令人望之丧胆。

秋岚的目光，也注视着独角天魔。

“沙！沙！沙！”他仍泰然举步，每走近一步，他的大跟中神光徐现，逐渐明亮，近一步更亮一分。他眼中的神光并不凌厉慑人，但有一种令人心虚的力量存在其中。

独角天魔哼了一声，阴森森地说：“小子，你不向老夫行礼？”

秋岚只想到在飞云观前，几乎被老凶魔一脑袋撞死的事，正在思索该怎样对付老凶魔。

在飞云观双方动手之前，他对老凶魔深怀戒心，但动手之后，他已试出老凶魔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上次如不是心中有所顾忌，他深信决不会挨上几乎致命的一击。

他站在八尺外，淡淡一笑道：“我没有向你这宇内人性已失的老凶魔行

礼的理由，你说对么是不是？”

“你凭什么？凭你那草包师父终南狂客？”

“在下不凭什么，凭一口武林正气，决不向江湖凶魔低头，如此而已。”

他的话，把独角天魔气得脸色泛青，怒极反笑道：“说得好，骨头相当硬，哈哈！”

“当然好，有何不对？”

独角天魔脸色更厉，冷笑道：“月前在三峡，老夫还认为你是我那门人的朋友，所以擒住你的对头玉虚子，交由飞云观主处治。想不到你竟忘恩负义，拐带起我那门人的妹妹来了，真是胆大包天。说，昭华丫头目下何在？”

“什么？你找我要……哦！你们自己去找好了。”秋岚脱口想否认、突又记起日前对方将他误认为乃弟秋雷，只好转口推说要他们自己去找。

“屁不说？”独角天魔声色俱厉地问。

“没有什么可说的。”秋岚泰然地答。

“好小子，老夫要活剥了你。”独角天魔狂怒地大吼。

秋岚淡淡一笑，大声说：“你何必吹大气？在下有剑，胜负难料，还不知鹿死谁手！”

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在飞云观你用独角撞了我一头，你也被我一铁棍击中背腰，光棍打光棍，一顿换一顿，你岂奈我何？”

他的话，不仅令四周的群雄大惊失色，更令独角天魔脸色大变。

笑孟尝早已在爱女和笑弥勒口中，详尽地知道飞云观的事，但笑弥勒为了遵守秋岚守秘的诺言，并未将秋岚的身份说出，所以除了笑弥勒之外，其余的人仅知秋岚姓山名风。是山风与独角天魔交手，怎么又是飞龙秋雷？

“到底是怎么回事？”笑孟尝讶然自问，他无法获得解答。

独角天魔脸色大变，失惊地问：“什么？那晚使铁棍的人是你？”

“正是区区在下。”秋岚一字一吐地答。

“你还没死？”

“废话！你挨了一棍，力道万钧，你为何也没死？”

“这次你非死不可！”独角天魔狂吼，山藤杖当胸便点。

杖来势不徐不疾，毫不起眼。但秋岚知道厉害，这是试探性的进击，下一招将是可怕的狠着，凶猛的狂攻将似狂风暴雨，大意不得，这一招不能让，不可躲，一让一躲，穴门必露，对以后的狂野进击将措手不及，他必须先让老凶魔知道厉害，也必须在开始时增加信心。

他不退反进，剑向前拂出，轻迎袭来的杖尾。

“吹！”独角天魔吼声震天，藤杖突然一振，风吼雷鸣，杖化千重杖山，凶猛地压倒。

剑影亦张，突然从杖山下楔入。

人影突闪，风敛雷息。

“嗤嗤！得得！”罡气嘶鸣声和剑杖交接声，一发即收。

怪，两人竟神奇地换了位。

秋岚站在独角天魔进击前的位置上，长剑仍在轰鸣，持剑的手坚定如铸，脸色凝重庄严，大眼中神光似电，左手剑诀徐引。

独角天魔脸色冷厉，鬼眼中象有烈火在燃烧，杖尾徐伸，左脚尖徐向前移。

剑影一闪，秋岚抢先进攻。

“得得得得！得！”剑和山藤杖的接触声，连珠暴响。

风雷再发，人影急旋，剑疯狂地迫进，杖发疯似的旋舞。在极短暂的片刻间，双方三照面四盘旋，尘土飞扬，人影快速地抢进手部位，招发如电，变招化招间生死须臾，双方皆勇悍如狮，化招攻招不许有丝毫舛错，飞腾着的兵刃随时皆可要人老命。

“嗤！”一片衣角象是被狂风刮出，飘飞三丈外，是老凶魔的。

“嗤！”一团青影也被拖出三丈外，是秋岚的头巾。

“得得！得！”兵刃接触声再次暴起。

风止雷息，人影乍现。

好一场武林罕见的恶斗，五丈内无人敢近，是风劲气象狂 41，裂肌刺骨凶猛霸道，旁观的人谁也不敢接近。

独角天魔退在路北，脸色泛青，满头大汗，持杖的手已出现颤动之象。

秋岚站在路南，俊面泛白，汗水滚滚，剑尖也出现些少震颤。他的头巾已被挑飞，露出黑油油的发结。

“各攻十招以上，该出绝招了，接剑！”他冷静地说，飞扑而上。

“得”一声轻响，剑杖相接，两人同向右压刃。

独角天魔突然挫身切入，杖改压为托，杖头凶猛地横挑而出。

“拍！”秋岚的左手剑诀变掌，迅雷似的拍出，拍中了跳来的杖头，杖向下急沉。

剑也在这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一吞一吐，从杖底楔入，冷比震耳：“你的脑袋！”

“笃！”剑尖果然点中独角天魔的头顶独角般的凸骨。

“叭！”独角天施抽出手来，一掌击中剑身。

两人同向外飘，震出两丈外。

独角天魔摸摸脑袋，变色叫：“你这是什么剑法？”他不住揉动。显然有点痛楚，可以碎碑裂石的铁头功，首次感到打击力难以禁受，虽未伤骨，但头皮出现了伤纹。

秋岚还未问答，龙形剑却举剑大叫道：“弟兄们，准备上，此贼不除，后患无穷。

“青云兄，何不动手？”

“呸！”独角天魔向龙形剑怒叫。

秋岚知道不可再留，对方人多，不走不行，突然发出一阵震天长笑，笑完叫：“在下少陪，后会有期。”

声落，剑化长虹，飞掷十丈外；人化流光，从西面人丛中飞掠而出，三两起落，便隐入密林中不见。

东首，白夫人飞射而来。后面，许钦落后五丈。再后三丈，是银凤小姑娘。东海神尼走在许钦右方，速度相等。

独角天魔一声怒啸，大叫道：“胜负未分，你走得了？”声出人闪，狂追而去。

笑孟尝不知白夫人为了何人而来，他只看出许钦的脸色甚是凝重。闪出叫：“钦弟，有何要事？”

许钦还在十余丈外，大叫道：“这些人在这儿有何事故？”

“飞龙秋雷刚才在这儿，向西走了，独角天魔正在追他。”

“快追！”许钦急叫。

许钦没说明白，但笑孟尝已从他的神色中看出情况严重，还以为许庄已受到骚扰哩！

无暇多问，留下一人看守坐骑，与众人向西急迫。

青云客正待率领手下赶去，独眼左龙闪出拦阻，叫道：“禀主人，去不得，刚才那老太婆是玉狡狴的老婆，少惹为妙。”

独眼左龙的话，令所有的人大吃一惊。青云客惊问：“你说什么？玉狡狴的老婆？”

“不错，正是她……”独眼左龙为表示自己见多识广，便将不久前的所见经过说了。

消息以奇快的速度传到洛阳城，传向每一个角落。飞龙秋雷恶斗独角天魔、神剑力伏龙形剑和青云客、玉狡狴的夫人现身……这些具有爆炸性的消息，震撼着武林。

飞龙秋雷的声威，扶摇直上，升上了三十三天。

秋岚从未想到他的所作所为，会引起些什么严重的后果，更没想到会因此而助长乃弟秋雷的凶焰。

他脱离了斗场，向西北方向的荒野急走，奔出三里外，后面鬼影俱无，没有人能追得上他。

他知道，余毒不可能完全离体，他必须找地方休养一段时日。

白夫人听笑孟尝说飞龙秋雷往西走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展开御气神行术急追，没追上秋岚，却追上了独角天魔。

她不知独角天魔早已失去了秋岚的踪迹，还以为独角天魔名列四大凶人，艺臻化境，怎会将人追丢？所以她盯住了独角天魔的背影，全力狂追。

追了三四里，迫近了，她开始发觉有异，怎么老魔头在山野中兜起圈子来了？

飞龙秋雷，你小子躲到何处去了？你给我滚出来！”独角天魔开始叫骂了，在林野中发狂地狂奔。

白夫人恍然，她不愿和老凶魔照面，立刻放弃追逐，返奔原斗场，她要找笑孟尝问明经过。

笑孟尝的答复，令她放下了心事，放过了毒王，拒绝了许钦的邀请，祖孙俩立即返回家中。

由于早先救秋岚的心太过迫切，泄露了身份，这地方不能再居住了，她接纳了东海神尼的建议，预定明日率领着五名伪装佃农的忠仆，离开这儿另行觅地暂行栖身。

当晚，内堂中举行善后的家庭会议。五名忠仆中留一名在外担任警戒，另两男两女也参加。

斗室中一灯如豆，长案上摆着香茗。白夫人在中间落座，左首是东海神尼，右首是琬君姑娘，对面另一座长案，是四名忠仆。

白夫人面对着烛光，神情肃穆地说：“多年来，始终未发现金神老匹夫的消息。去年风闻老贼曾出现在均州，但未获证实。看来，老贼极可能静极思动，要重出江湖了。

今天我毅然出示身份，用意是引老贼现身。

当年老贼用心可诛，志在诛锄白氏满门，以掩饰他出卖好友，易容入宅盗取璞玉归真秘笈的可耻阴谋。他却未想到那晚内堂诸人中，因我旧创复发之事忧急交煎，未沾米水，水中下毒的恶毒阴谋失效。三更天毒烟一起，

我已发觉不妙，临危率领内堂诸人从暗渠中逃出，再想抢救前院的人已嫌晚了，大火封屋，转瞬即成火海。”

她脸色冷厉，转向姑娘说：“琬君，你记着，十余年来，我始终不敢将我们家的情形对你说明白，怕你在外无意中暴露身份，引来横祸飞灾。想当年，你祖父与金神金祥老贼交情非浅，情同骨肉。论艺业，金神略逊你祖父两分。

三阳神功毕竟是邪魔外道，易于速成，但不能持久，与你祖父的璞玉归真奇学相较，短期间似乎不相伯仲，但片刻之后，优劣立判。因此，老贼无日不在设法谋夺璞玉归真奇学，你祖父却如在梦中，还认为老贼是宇内唯一知交，无意中说出已将心得录成秘策，希能留传后世。

那年，你祖父远至甘凉，应天山行客之请，前往猩猩峡贯觉金寺，除歼喇嘛教一度称霸北地，后来远离中土的哈金伊洛活佛。老贼见有机可乘，首先将你爷爷另一好友千面客季彦诱走，迫出易容药物，再屠杀季家满门灭口。

为了这事，我亲至季家勘查，发现不少蛛丝马迹，已料想到可能是老贼所为。没想到第三天老贼便杀了义仆王忠，竟易容冒王忠前来搜寻秘笈，却被我看出了破绽，他见机逃脱，第二天便在咱们后院的水井中下毒，晚上施放毒烟，四下里放火，要杀人灭口，他却没想到我与你爹妈及八名忠仆会从沟渠中脱身。

后来，他发现瓦砾场中没有你爹妈的尸体，便知阴谋败露，从此失踪。听说他带了家小逃至南荒隐遁，不敢返回中原。早些年，他的孙女金四娘在中原横行，我曾找过她，她说她祖父已经做了方外人，父母亦病死南荒，人丁凋落了。

当然，我怎能向不知情的金四娘报复？又怎能至万里绝域中去找一个遁世的人？因此，我命你爹妈远走东海，投靠普明师太，在普陀落脚，恐防老贼再生歹念。而我，前些年走遍了甘凉，查访你爷爷的消息，却音讯全无。

贯觉寺的哈金伊洛活佛死了，天山行客也病故在他的好友崆峒西广成下院院主的家中，只有你爷爷无人知其下落。因此，我只好留在中原，在这儿隐居，不时至七里河老贼的老家暗中等候老贼，也不时留意你爷爷的消息，可是，二十年来音讯全无，两人的消息宛如石沉大海。

近来，四大凶人中，活僵尸和独角天魔都被人证实出现江湖了，金神老贼也有些少消息，而现在又发现山壮士身具御气神行术轻功，定然是你爷爷的门人。这证明了你爷爷仍在人间，已意味着他可能也重出江湖了。明晨，你和师太尽速赶回普陀，叫你爹妈火速赶来会合，我将迁往龙门，在奉先寺旁暂栖，寻访老贼的行踪。”

“奶奶，何不到乔家……”姑娘急急接口。

“不可，怎能连累乔家？”

“琬儿想，师父她老人家独自返普陀便可……”

“那……不行，你在这儿碍手碍脚，碰上了老贼，我怎能照顾你？老实说，我是否能和老贼一拼，我尚无自信哩！”

“琬儿不走，要在奶奶身边伺候你老人家。”姑娘断然地说，撒起娇来啦！

东海神尼站起说：“白夫人，还是由我独自走一趟算了，一个人方便些，昼夜兼程，披星戴月，琬儿吃不消。用不着等明晨，我可以立即启程。再说，有琬儿在，可以帮着找山壮士，一举两得岂不甚好。”

白夫人沉吟片刻，点头道：“也好，有琬儿在，找山壮士确是方便些。师太何必急在一时？还是明晨上道……”

“不！白天赶路不方便，还是晚上好些。”

众人立即开始拾夺。不久琬君祖孙俩恭送神尼上道，小屋中重归沉寂，五更过后，祖孙俩也带着五名忠仆走了。

秋岚直待日落西山，方入城返回客邸，挟行囊出城到了东关外，在至白马寺的官道附近向一家农舍投宿，在那儿养伤排毒，一住三日足不出户，总算被他将余毒排出体外。

三天中，沸沸扬扬的洛阳城，一切动静他毫无所知，只专心行功。这天午膳罢，他又向龙门走。

他隐身后的第三天，飞龙秋雷的先遣人员到达了洛阳。次日，秋雷本人也到了。先遣人员人数甚伙，其中有江东八豪，还有沿途罗致的江湖高手。

他们一到，洛阳城几天来所发生的事。全部用快马递送给秋雷。因此，秋雷进入洛阳采取极端秘密的措施，悄然到达，没惊动外人。

城内不适宜闹事，安乐窝内的安乐酒店成了他的居所。

安乐酒店位于邵子祠的北面不远处，是一座相当宏丽的酒楼兼客寓的大店，以便接待前来游邵子祠的达官贵人，安顿酒客们带来的女眷，所以格局比一般的酒店和旅舍要讲究得多。

安乐窝在官道的西首，约有百十户人家，北面里余便是天津桥，村北距洛河只有半里地。邵子祠建于十三年前，祠址是早年的九真观。

祠的格局仍保持古朴、清雅，甚至还建了一座邵节康先生早年的土窑模型，上面塑了三个大字：安乐窝，以纪念这位一代布衣贤士。

院内，牡丹和芍药为洛阳之冠。而北面的安乐酒店，却与朴实无华的邵子祠，象是两个世界，宏丽奢华完全不同。

安乐酒店共有四栋大建筑，更有五座清雅别致的独院，占地几乎有村子的一半大小，亭台花树散布其间。

店前的停车场和马厩，形成五六亩大小的广场，十分气派，升斗小民只能望门兴叹，不配到里面吃上两杯老酒。

独院在观东首。这天，来了一群阔客，包下三间独院、人到底有多少，店家也搞不清楚，反正坐骑亦有二十八匹之多，还有衣着华丽艳光四射的女眷哩！

所有的男人，除了三五个英俊可观之外，全是些粗胳膊大拳头凶猛骠悍的爷们，店伙计看了这些人便心中害怕，怎敢打听这些人的来历？

午后不久，中间独院的客厅中有一场盛会，店伙计不许接近，闲杂人等更不消说。

客厅相当宽阔，中堂之下，是一列大环椅，中间坐着英俊的主人飞龙秋雷。左面，是美艳照人的林昭华，她身后站着两名侍女。

右首，是七柳湾的查总管。左右两侧的长椅上，有江东八豪，七柳五煞，四大金刚，还有九名骠悍的中年大汉。

江东八豪的老大鬼影魂沙千里，正滔滔不绝地将洛阳城几天来所发生的怪事，详尽地加以禀明。

秋雷静静地倾听，剑眉不时轩动，脸上并不时泛起迷惑的表情。等鬼影幽魂说完，他向查总管问：“总管，你能料想到这个功力奇高的人，冒充本庄主的用意何在么？”

查总管脸上神色平静，始终保持着一贯的阴鸷神态，思索片刻，方冷静地说：“属下认为，这人定是有意投靠庄主的江湖高手，冒充庄主，以便先为投靠而铺路。”

“这人的脸貌与本庄主相同，又作何解说？”

“江湖中善化装易容术的人为数不少，并不足怪。”

“难道说，连九华羽士也难辨真伪？”

“想当年，千面容季彦纵横天下，不仅可改变容貌，更可改变身材高矮肥瘦，何足为奇？”

秋雷淡淡一笑，改变话题问：“总管对本庄主今后行止，有何高见？”

“先找出这人再言其他。属下认为，这人早晚会前来晋见庄主的。”

林姑娘突然接口道：“雷哥，你不是有一位哥哥秋岚么？据我所知，他的相貌与你十分相似，会不会是他？”

秋雷瞥了她一眼，若无其事地说：“华妹，你错了，家兄如果有与独角天魔不相上下的能耐，他用不着借我的名号，他自己会独树一帜在江湖称雄道霸的。”

他整衣站起，环顾左右片刻，俊脸上神色凛然，焕发出一股令人感到压迫的慑人力量，虎目中冷电四射，不怒而威，久久方一字一吐地说：“诸位留意些，本庄主立即遣出诸位分头行事，以便后日前往许庄拜会冷剑许中州。这次咱们洛阳之行，收获丰硕。”

对日后雄霸天下之举，影响重大，诸位务须小心从事，切不可有失咱们七柳湾的威风。

其一，立即查出龙形剑和绿凤的落脚处……”

“绿凤必须擒活的。”林昭华插上一句。

秋雷脸色一沉，冷冷地说：“华妹，在我办事时，你必须学学闭嘴的工夫。”

林昭华粉脸一变，倏然站起，便待退席。

“坐下去！”秋雷冷叱。

林昭华是第一次看到秋雷疾言厉色的神色，心中凛然，恐惧感爬上了心头，被镇住了。

一名侍女不知死活，叫道：“秋爷，你怎可对我家小姐如此无礼？”

秋雷向查总管厉色问：“总管，堂议妄言乱计，该当何罪？”

查总管离座躬身道：“堂议妄言、抗命、声辩，犯庄律第五条第三款，重犯立毙堂下，轻者割断脚筋禁锢水牢三月以上。”

秋雷向一名中年人沉声问：“高刑主，小云公然向本庄主咆哮，为何不执法。”

高刑主吃惊地站起，躬身道：“庄主的内室亲信，属下必须所候指示方能执法。”

“法无亲疏，不然何以服众？将小云押回庄中再议。”

“属下遵命。”高刑主大声答，又向另一名中年人叫：“伟清兄，立即将小云逮捕看管。”

伟清兄应诺一声，纵至侍女小云身旁，冷冷地说：“奉庄主面论，高刑主所差，逮捕蔑视庄主要犯小云，随我走。”

林昭华惊呆了，脸色泛灰。

小云心胆俱裂，尖叫道：“小姐，救救小云，救……”

她扑向昭华，伟清兄突然双手齐出，“噗”一声一掌劈中小云的颈根，另一手挟住小云的纤腰，大踏步出厅而去。

秋雷背着手，若无其事地往下说：“查出龙形剑与绿凤落脚之后，准备下手，明暗俱来，不必顾虑江湖规矩。其二，青云与独角天魔的行踪，必须加紧追踪，准备送邀战书，邀他们在这儿一决。其三，阴曹客与鬼谷先生，乃是海天一叟的好友，咱们请他们来以礼相待。这三件事，交由八豪办理。

其四，四金刚立即出动，搜捕九华羽士。五煞立即准备启程，与本庄主搜寻毒王两男女。许乔两家的附近，在后天之前，不许接近，本庄主今夜要独自前往一走。总管在本庄主走后，必须小心戒备有人入侵，留意前来拜望的人，任何人送来约谈的柬帖，全部收下，允许你便宜行事。”

之后，他详细交待了执行的细节，始终未道及假飞龙秋雷的事。

事毕，他回到内堂，唤来小家伙清风，秘密交待道：“你带我的手书星夜赶赴夷陵州，呈送江南浪子，着他按书上所示，至四川嘉定州大佛之下，擒捉一个叫虚云的老和尚和一个叫秋岚的人，押回七柳湾，不可有误。”

“小的书信送到之后，以后的行止……”

“你也回七柳湾，这儿事了，我也回庄一行。”

“小的立刻起程，公子爷还有事么？”

“没有了，务必尽快赶到。”

未牌初，他换了一身紫色劲装，外罩水湖绿长袍，腰悬长剑，带了明月和恨天无环，三个人出到前厅。

前厅中，四金刚五煞已经束装待发。

查总管至上一封书柬，说：“这是龙门眼线派人送来的书柬，请庄主过目。”

秋雷接过先验封，然后拆开观看，看完说：“毒王两男女不在龙门，听说已回城中藏身，九华羽士躲在龙门西山一座小道院内，且先去西龙门山。总管，小心林姑娘通风报信与青云客，如有异动，格杀勿论。”

“属下理会得。”

四金刚原奉命搜寻九华羽士，秋雷既然要自己走一趟，他们乐得清闲。一行人出了店门，坐骑早已在店门准备停当。四金刚先走一步，五煞断后，一行人驱马出镇，向龙门镇驰去。

同一期间，西龙门山的玄真观，九华羽士正治酒高会，与一群江湖人商讨大计。

龙门镇南不远，两山对峙，一水中流，这就是龙门，也叫伊阙，两山一东一西，便是东、西龙门山。

东龙门山也称香山，不仅是因为上面有北魏时代的香山寺，而且唐代的大诗人香山居士白居易在这儿开辟了八节滩，更将在洛阳十余年所写的诗赋白氏洛中集，藏在寺中的藏经堂内，因此便成为为骚人墨客的必游胜地；女皇帝武则天，曾将这一带建为洛苑，在香山寺游幸，诏群臣诗赋，以锦袍为奖。

锦袍原为东方虬所得，后来，张易之的走狗宋之问的诗更为武后所赏识，因而夺锦袍转赐宋之问，这就是有名的“宋之问赋诗夺锦袍”的故事，夺袍之地，就在香山寺。

龙门西山在伊水北岸，这儿的古迹比东山多。潜溪寺的牡丹之王千叶红、宾阳洞的三大石佛、莲花峰的怪石、干佛洞和万五佛洞的无数小佛、宽

仅尺余的龙门、奉先寺的大佛和四大金刚，藏有龙门二十品的古阳洞和牛骨洞……这些玩意全在西山。

从禹王池向右走，由天竺寺的西面岔出，便是极少游客的山野，小径蜿蜒两里地，便是香火零落的玄真观，那是一座荒凉的道院。龙门山是佛门弟子的势力范围，玄门方士不易立足，被赶到荒凉地带并不足怪。

这座道院地势不错，位于半山的树林中，俯视着龙门镇，可以清晰地看到镇西乔家占地甚广的宅院。如果乔家有事，这儿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九华羽士在这儿躲了好些日子了，玄真观的主持是他的好友玄真子褚建信。自从独角天魔迫走秋岚之后，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和秋雷周旋，未免太过愚蠢了，他必须找到一些帮手才行。花了四天工夫，他大有所获。

大殿供着三清祖师和一些不知名的神抵，神座下用蒲团排成一个大圆圈，中间陈列了酒菜果品，共环坐了九名道俗，一个比一个凶猛狞恶。

除了九华羽士和玄真子外，熟面孔有阴曹客、鬼谷先生、水府龙神、绯衣三娘，神女峰凝真观的霹雳火玄思道长，另一个是身旁放了一具铁胎弓，背着箭袋悬着大砍刀的花甲老人，留了一部花白络腮胡，狮鼻铜钩眼，十分威猛；他是海天一叟的拜弟，熊耳山山主神箭古月亭，凶悍无比的绿林大盗。

右侧，有六名大汉半躺在拜坛附近，横七竖八每人身旁各放了酒肉果品，半躺着大吃，冷眼注视着八名道俗男女高谈阔论，他们吃得顶惬意。六人中，赫然有龙形剑的死党双无常，大概是因为有神箭古月亭在，所以他们不愿同席而坐。

酒已半酣，九华羽士清了清喉咙，阴沉沉地说：“诸位，说实话，如果咱们今后不破除成见联手合作，今后江湖中，将是飞龙秋雷的天下，咱们除了投降之外，只好洗手隐姓埋名做好人，别无他途。

别认为向那家伙效忠便可平安无事了，那家伙阴险毒辣、虎狼心肠，贪得无厌，可说是江湖上空的绝后的可怕枭雄。贫道与玄恩道友只是泛泛之交，且听玄恩道友说说一剑三奇之事，便知贫道所说的事决非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了。”

霹雳火从怀中掏出一包用油纸密封的小包，一面摊开一面说：“这是飞龙秋雷与江南浪子将一剑三奇的尸体，送请贫道验尸时，贫道从一剑三奇门中取出的余唾。当时，贫道无法验出其中毒质，所以答应以后将结果转告他们。可是，一直无法分析出其中异物。后来，用余唾以猪犬相试。一滴之量，入喉即死。”

他将一具玉瓶举起，亮了亮道：“一剑三奇的伤，再重一百倍也不会致命，贫道虽不知合有酒味的余唾中有何种奇毒，但敢武断地认定，一剑三奇的死，是被毒死的。

贫道本待前往夷陵州告知江南浪子，却在途中遇上九华羽士，说是恐防飞龙情急灭口，不去为妙，所以贫道随九华道友到了洛阳，因为凝真观已在贫道离开的当天晚间，被人放一把无情火烧个精光。放火的人是谁？请绯衣三娘说说看，她知道。”

绯衣三娘放下酒杯，说：“那是金四娘的手泽，她亲口告诉我的。老实说，我绯衣三娘从前是对飞龙存有幻想，但金四娘告诉我说，飞龙为人好色，但不留情义，绿凤之被弃就是明证。我只好放手。我和金四娘到了夷陵州，她会晤了秋雷，之后便重返神女峰火焚凝真观。回来后我和她约定在岳阳见面方行别过。但我到了岳阳，飞龙已经离去，金四娘却失去踪迹，此中大有

可疑之……”

话未完，观门人影一闪，两个青影以奇速掠过天坛，奇快地抢入殿中。所有的人倏然站起。

“金四娘已经死了，死在飞龙秋雷之手。”来人沉声接口。

蓦地，轰隆两声巨响，殿左的长窗突然崩塌。

众人吃了一惊，四面一分。但他们同时惊叫，倒抽了一口凉气，如见鬼魅地后退，人想夺门而走。

窗外树影中，金光耀目，一个外罩深紫色披风，内穿金色长袍，佩金剑，浑身金的高大怪人刚好到了窗口。

“金神金祥！”有人低声恐怖地叫。

“谁敢走？”金神冷叱。

刚到殿门的人恐怖地站住了，谁也不敢违命。

金神象个无形质的鬼魂，飘入殿中，指着现身在大殿的两个青影厉声问：“说！你怎知金四娘死了？”

九华羽士阴阴一笑，上前行礼道：“老前辈万安。小道久闻老前辈的大名，如雷贯耳……”

“滚开！我没问你。哼！你大概还不知道老夫与秋雷的情谊，所以胆大包天公然纠众与秋雷为难，你给我滚开，老夫先问明再说。”

两青影一男一女，男的是毒王，女的是欧阳慧姑娘。

慧姑娘凤目喷火，猛地撤下长剑。

毒王从容行礼，沉声道：“前辈如果想见令孙女的遗骸，晚辈愿为效劳。”

“你是谁？”金神厉声问。

“晚辈毒王周赵潜，君山渔父欧阳嘉隆的师弟。前辈，这位姑嫂就是敝师兄的孙女欧阳慧，大概前辈也有耳闻，用不着晚辈多说。”

金神一惊，狠狠地打量着慧姑娘，久久方说：“唔！不错，老夫和欧阳嘉隆较技时，她还没有出世呢。你说，是你爷爷杀了我那可怜的孩子么？”

慧姑娘咬牙切齿地说：“老贼，可以说你亲手杀死金四姨的。”

“呸！你……噢！你叫我那孩子为四姨？”

慧姑娘泪如雨下，颤声叫：“如果没有四姨示意我逃命，我早已骨肉化泥了，这件沉冤永无昭雪之日哪……”她哭泣着，将君山所发生的事一一说了。

最后说：“四姨的后事，是叔祖和君山秀士悄然料理下葬的，在未找出飞龙秋雷行凶动机之前，谁也不敢将消息传出，怕你不分青红皂白，听信秋雷一面之词，向我们突下杀手。言尽于此你若是不信，可以向我下手了，来吧，你等什么？”她徐徐引剑立下门户相候。

金神金祥没做声，咬紧下唇，脸色难看已极，淡淡的金芒在脸上时现时隐，不住作深长的呼吸，显然他在压抑心中的激动，久久，两行老泪滚下腮边。

“孩子，你敢随我和秋雷对证吗？”他软弱地问。

“求之不得，愿随前辈一行。”毒王抢着答。

“你们在龙门镇龙门客栈等我，我必须至奉先寺有些少耽搁，今晚我再去找你们，然后同去寻找秋雷。”

“晚辈遵命。”

金神转向九华羽士，目光环扫众人一眼，冷冷地说：“秋雷的事，由老夫独自处理。”

你们，你们替老夫滚离洛阳，不许插手，不然休怪老夫心狠手辣。”

声落，突然穿窗而出。众人抢近窗边，只看到金神和四个黑衣人的背影，流光逸电似的冉冉隐入山林不见。

金神远出半里外，站住了，扭头向身后的人问：“消息如何？说。”

一个黑衣人躬身道：“白婆婆确在奉先寺的左侧一家农舍中，手下有五名男女，还有一个小姑娘。”

另一名大汉躬身道：“飞龙秋雷落脚安乐窝安乐酒店，今晨刚刚抵步，他的手下早一天到达的。”

“好，你们继续监视，有异动再派人回报。先到奉先寺，走！”

四名黑衣人有三名告退走了，一名领着金神隐入山林中，越山径奔奉先寺。

毒王不再和九华羽士打交道，与慧姑娘匆匆走了。

玄真观中许久方恢复平静，久久各归原位。九华羽士恢复了阴鸷的神情，嘿嘿一阵怪笑，重拾话题道：“老凶魔虽凶残恶毒，但咱们用不着太过害怕。刚才玄恩道友已揭开秋雷为达目的，不惜暗杀朋友谋夺朋友的卑鄙阴谋。”

毒王更揭开他谋杀金四娘的黑幕，诸位可知道那畜生是如何的可怕。现在，请古寨主将秋雷大闹海天山，拉走海天山高手恨天无把的经过说给诸位听听，便可了解那家伙志在威迫江湖好汉网罗羽翼的可耻作为，诸位便可知道这家伙雄霸天下的用意所在……”

话未完，观门外出现一个小伙子，向里叫：“七柳湾飞龙秋雷秋庄主驾到，里面有人么？”

简直是废话，大殿距离观门中间只隔一座院子，相去不足五丈，从观门看大殿，一无遮掩，而且九华羽士的语声直达户外，还用问有人没人？

观中有盛会，三名香火道人已经被遣开。玄真子以为地处偏僻，不会有人前来打扰，毒王和金神的突然出现，这些自命不凡的人还不提高警觉，忘了派人把风，以致来人在观门出现，殿中的人方行发觉，已经嫌晚了。

听说是飞龙秋雷驾到，所有的人全都大惊而起。

九华羽上火速将道袍的下摆掖在腰带上，叫道：“他来得好，咱们埋葬了他。”

观门出现英风俊发的秋雷，长笑震耳，笑完说：“诸位，秋某不敢劳驾诸位名宿高手埋葬，诸位何必小看了自己？九华道长，久违了。”

他跨入观门，从容举步走向院中的拜天坛。

十四个人抢出殿门，在阶上分列。神箭古月亭接上弓弦，大笑道：“这小子果然够狂，古某先给他一箭作为见面礼。”

弓开如满月，狼牙箭尖闪闪生光，瞄准着接近至天坛下方的秋雷，他满脸泛着自信的微笑，但箭迟迟未发。

秋雷站住了，泰然含笑问：“月亭兄，难道说，你与龙当家的兄弟情义，就此一笔勾销了？”

神箭古月亭呵呵笑，但箭尖始终向着秋雷，说：“就因为古某重视结义之情，所以要为义兄尽力。”

“那么，箭尖为何瞄向秋某？”

“哈哈！你说该瞄向谁？”

秋雷向九华羽士一指，喝道：“他！”

银芒破空而飞，弓弦狂鸣。

九华羽士见多识广，神箭古月亭久不发箭，他心中起疑，暗中留了神。这瞬间，他并不因秋雷一指而分心，反而更为警惕，古月亭肩部一动，他便知道不妙，不向殿内退，反向前急急冲去。

“啊……”惨叫声惊天动地，刚向后退的玄真子做了九华羽士的替死鬼，箭贯胁而入，狂叫着跟路向后退，手按住已入体近尺的箭杆，屈曲著身子摇摇晃晃的，脚跟被门槛所绊，仰面便倒了。

几乎在同一瞬间，恨天无把从门外飞射而入，八十二斤的虎尾鞭风雷俱发，凶猛地扫向刚纵下阶的九华羽士，吼声象半空响起一声焦雷：“老道！纳命。”

也几乎在同一刹那，双无常鬼魅似的退入殿中。他两人自始就不信任死对头神箭古月亭，因此早怀戒心，一看不对便乘机溜走，不敢和秋雷拼命。

古月亭号称神箭，做梦也未料到九华羽士鬼精灵，不向后退反而向前纵，相距不足丈五，竟然一箭落空，仅射死了无关紧要的玄真子，脸上委实挂不住，一声怒吼，又搭上了三枝箭。

他只顾对付九华羽士，却未料到身旁的绯衣三娘，绯影一闪，便退入殿中。三把小飞刀却在她身形刚动时先行出手。

“嗡……”神箭古月亭狂叫，三把飞刀全中，相距不足五尺，他怎能不死？三把飞刀全贯入胁腔，尽鏖而没。

“嗡”一声弦响，三枝已上弦的劲矢不放自飞。

同一刹那，九华羽仰面便倒，避过恨天无把扫来的一棍，向侧一翻，以闪电似的奇速窜入殿中去了。

“得得得”三声暴响，恨天无把将迎面飞来的三枝箭击落，却被九华羽士抓住机会溜掉了。

同一瞬间，阴曹客与鬼谷先生哈哈狂笑，分向水府龙神和霹雳火玄恩道长进击，从阶上缠至阶下，人影急旋，只三两照面，水府龙神被阴曹客一棍击破了天灵盖。

鬼谷先生的魁星笔霸道绝伦，但就无法在霹雷火的剑下讨好，两人火辣辣地杀了个难分难解的。

与双无常同来的另四个大汉因为站处在外侧，无法退入殿中，齐向右廓急逃。到了廊尽头，被墙外跃入了四金刚，在狂笑声中，劈面堵住了。

秋雷始终站在天坛中央，背着手含笑注视众人狠拼，明月站在他身后侧，叉腰屹立，向后戒备。

大殿内，惨烈的恶斗如火如荼。

绯衣三娘最先退入殿中，稍后半步是双无常。糟了！两座后殿门同时有人钻出，吼声震耳；“七柳七煞在此，留下啦！”

说是七柳七煞，其实只有五个人。以五名高手拦截三个人，按理该稳占上风，其实不然，三个都是一等一的名手，不易截住。这得怪秋雷大意，没想到在严密部署，暗下杀手中，会有三个人漏网。

江东八豪最先一天到洛阳，同来的还有不少人，找到了神箭古月亭，传达了秋雷和海天一叟的口信。同时，古月亭已先一天接到了海天一叟的手书，知道海天一叟确是诚心与秋雷合作，书信上要他协助秋雷，相机铲除龙

形剑。

因此，由古月亭出面，找到了海天一叟的好友阴曹客和鬼谷先生，力劝两人放弃成见，与秋雷携手闯业。两个老鬼本来就不是东西，同时也领教过假秋雷的艺业，心中早生惧念，经古月亭一说，乐得做顺水人情，一拍即合。

很巧，恰在这时，九华羽士改变一人成事的初衷，前来游说两人对付秋雷，约他们到玄真观商讨大计。两个老不死大喜过望。这可有看见秋雷的抬高身价的机会啦！立即将古月亭请来与九华羽士见面。

九华羽士聪明一世，奸滑过人。这次却上了大当，满以为海天一叟正如古月亭所说，是被李胡子所迫，不得不和秋雷敷衍，明允相助暗中徐图。因此，竟将可能参予与已允参予玄真观的人透露给他们以作准备。秋雷人未到洛阳，江东八豪已将消息传到秋雷耳中了。

秋雷得到消息，大喜过望。但他为人城府甚深，一切消息禁止向他人泄露，甚至查总管也不知他对内对外的作为，他的计谋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酒店大厅中的计议，是做给手下们看的；其实他早已策划妥当，玄真观的一举一动，全在他掌握之中。

没料到金神金祥突然现身，也没想到毒王与慧姑娘做了玄直观的不速之客，几乎将这次阴谋全部破坏。

在秋雷想来，参予玄真观盛会的人，有神箭古月亭和两个老不死，对付其余的人怎会有问题呢？古月亭足以将被蒙在被里的九华羽士和双无常射死，两个老不死收拾绯衣三娘和其余三人当能胜任。

他自己带了十一个人，只消对付漏网的人便够了。开始动手，九华羽士这方面，包括双无常七名高手，至少得死掉五个人，能逃入殿中的能有几个？有五煞在里面拦截足够了！因此，他并未参予动手，作壁上观。

绯衣三娘知道大祸临头，是拼命的时候了，如不在被短暂的时间内脱身逃出险境，下场够惨的。

她冲向右面的后殿门，纤手齐动，六把飞刀急闪，化为六道银虹，向后殿门射出。

飞刀出手她倏然向右扭肩旋身，身形一顿一旋，让后面的双无常先走。

双无常也知道她鬼精灵，要利用他两人开路，但事急矣！明知凶险也顾不得计较了，哭丧杖舞动如风，凶猛绝伦地猛冲而出。

“哎唷！”有人狂叫，冲出封住后殿门的三名恶煞中，有一人左肩挨了一刀。绯衣三娘的宽刀又大又重，挨上了决不会有好处；中刀的人狂叫着向侧急躲，双无常到了。

“铮铮”两声巨响，四个人硬接硬拼，火星飞溅。

左面后殿门另两煞急掠而至，向绯衣三娘猛扑。

九华羽士到了，急叫道：“三娘，快走！”叫声中，他打出两枚钢松针。同时大袖一抖，销魂香已经抖出。

扑向绯衣三娘的两煞知道松针厉害，忙向左右急闪，在间不容发中躲过松针，却未躲开无色无臭一涌而至的销魂香，冲势难止，向两侧猛撞。向左闪的人身不由己，“蓬”一声大震，撞在神案上软倒在地。

秋雷见九华羽士竟能在三箭阻住恨天无把的瞬间，逃入了大殿，不出手不行了，一声长笑，追入了大殿，恰好看到两煞倒地。他一声不吭，打出三枚棋子。他这时的功力，比未练成三阳神功之前，不知强了多少倍，棋子

出手快逾电闪，令人肉眼难辨，十分可怕。

可是，九华羽士机警绝伦，伸手一勾，整座神龛轰然倒塌，不仅压落三枚棋子，也阻住了秋雷。人影一闪，他已在绯衣三娘之后进入了后殿门。

殿后，阻双无常的两煞虎口流血，被凶猛的力道震飞了兵刃，人也被震倒在墙角下，装死。双无常无暇追取他们性命，逃命要紧，走了。

观后是浓密的山林，等秋雷绕另一道门追出，九华羽士四男女，早已出了观后逃之夭夭了。

秋雷转回殿前天坛，天坛的激斗已止，随双无常前来的四大汉两死两伤，霹雳火右手已断，被鬼谷先生踏在脚下挣命。

鬼谷先生左胸挨了一剑，但伤肉而未伤骨，一脚踏在霹雳火的胸头间，一面若无其事地在伤口敷上金创药。

秋雷看了众人一眼，向恨天无把说：“你留在这儿善后，龙形剑的两个伤者，割掉双耳放走。霹雳火玄恩老道是武当派的人，谅他也没有脸面回武当纠集同门兴风作浪，替他裹创，叫他滚，替武当留一分情面，尔后咱们有话。”

鬼谷先生冷冷地说：“放不得，小老弟，他刚才……”他将霹雳火刚才说出一剑三奇中毒而死的事说了。

阴曹客也丑表功，他将金神与毒王的事说了。

秋雷心中一凛，暗叫糟糕。但他脸上神情毫无异样，淡淡一笑道：“真金不怕火，在下不怕他们血口喷人。笑话！一剑三奇的死、与在下一无关连，那天在下根本未沾一剑三奇的身子，是江南子兄弟理的伤，怎怪到在下的头上，这家伙可恶。”

恨天无把冷笑道：“这种人就会惹是生非，妖言惑众，决不可便宜了他。”

“依你之见……”

“杀！”

“那……那怎么可以？这一来，不是显得本庄主心虚了么？再说，本庄主在君山湖面被巨浪翻舟，根本不会到过芦洲，金四娘的死，本庄主毫不知情，毒王的话，也有嫁祸之嫌。因此，今天在玄真观予会的人，本庄主皆需将他们留下，以便日后三方面对证！”

“人言可畏，众口烁金，如果放了他们，这些家伙全是与庄主势不两立的人，他们会替庄主洗刷？不！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不加油加酱胡说八道才怪。”

秋雷举步便走，说：“一起押走，容后再识。我先走一步，不必跟着我，速至龙门客栈将毒王欧阳慧擒获候命。”

他心中大急，没想到事情弄得如此糟糕，假使他事先知道清，怎会轻易让绯衣三娘四个人逃掉？目前最要紧的事，一是杀绯衣三娘，一是立即将林昭华和两侍女埋葬掉。

在洞庭湖覆舟之前，林昭华的画舫恰在半里外，已看出他的船是从芦洲方向来的，船上明明有人驾驶，翻得蹊跷。这也就是他杀尽水府龙的画舫水夫，将船沉入江底的原因。

有林昭华主仆在，以后麻烦了。

他绕道上山，疯狂地急搜，看清了山势，已料出绯衣三娘四人可能逃走的方向，放胆狂追。

西龙门山是许多小山聚成的山地，绵延二十余里，有怪石砌的山峰，有草木葱茏的胜境，要追已逃上山的江湖高手，谈何容易？他不死心，放胆狂追。

奉先寺，是西龙门山的第一大寺，原称九间房，到唐高宗代方大兴土木，足足花了四年时日方行竣工，武则天那时还没登上女皇宝座，也捐了两万多贯脂粉钱助成，成为洛阳第一流的佛门胜地。

登寺的大道，全是工程浩大的石级。寺左，岔出一条小山径，绕入一座山谷，再攀上一道山脊。这儿，有几家山民筑屋而居，可以看到下面的奉先寺的侧影，山下招待香客的店铺房屋一一在目，如果有人从这条山径登山，远远地便可发现来人的行踪。

白夫人祖孙俩和五名忠仆，就藏身在最北面的一栋木屋中。山脊的北面，是一处山洼，松柏茂密，人迹罕至。再北面的山头，怪石如林，古松散处。

远远的，有几个鬼魅似的人影，沿北面的山脊向怪石如林的山头急奔，在林中时隐时现。

已经是申牌左右，日影西斜，但炎热难当，山林中虽比平地凉爽些，但仍然暑气逼人。

秋岚在午间便到了龙门镇，在乔家的宅院走了一趟。这次他聪明些了，在脸上加了些褐色染料，穿了一袭灰布直裰，扎脚裤，多耳麻鞋，戴了一顶遮阳帽，完全是衬夫俗子的打捞，低着头走路，谁也看不到他的真面目。

乔家的院墙高而广，大院门十分神气，台阶下有两座大石鼓作为装饰，鼓两侧有两头小狮子，所以严格的说，不叫石鼓而称双狮滚球。没有功名的门饰。不许用石狮，但石鼓则不禁。

登上石级，上面院门的台阶又宽又大，高大的门楼共有三座门，中门紧闭，两侧大开，但仍有栏门掩住，可以看到里面绘了镇邪图案的照墙。

院墙向两端延伸，各长约十丈左右，两端有边门。左面，是车马进入的专用边门。

右首，是牛羊牲口进出的所在。

门阶上，两名老门户端了张四脚凳，一面挥扇赶暑，一面注视着街口来来往往的人群。距街口还有一二十丈，很少有人走动。整座大宅似乎静悄悄，毫无异样。

秋岚不敢走近，他在街口转了一圈，心说：“宅高院深，防不胜防，如果弟弟前来生事，想阻止他极为不易。我想，大白天弟弟不会来。唉！我人孤势单，不知他藏身在何处。怎能劝阻他呢？假使他晚上来，即使让我遇上，他如果一意孤行任性而为，我又该如何阻止他胡闹？武林高手如云，他太令人担心了。”

果然不错，三个披了袈裟的中年和尚，从大树转入至乔家的走道。向大门从容而行。

有一名眼神慑人的和尚，还不经意地瞥了他一眼。

他向南走，出镇向龙门山走去，心说：“已经认清道路，白天无事，我何不抽暇游一游龙门呢？”

他在镇尾路旁的酒肆中，买了一葫芦酒挂在肩上。他不是酒徒，只不过感到两只手没处放，找些东西活动活动而已。

他却不知道，三个和尚进入乔家不久，三个青年大汉从边门退出，远

远地盯了他的梢。

三个跟踪的人将近山口，有一个超越了秋岚，到了一座路旁的凉亭，向一个施茶的老人低声急促地说：“允老，小姐目下在何处？”

“在奉先寺，和小少爷谒见降龙尊者，怎么啦？”老人问。

“主人到许庄，不知可否返回，而飞龙来了，你看糟不糟？已派人急促主人返家，但愿能赶上。”

“飞龙来了？”老人惊问。

“是的，瞧，那戴遮阳帽的家伙就是了。之迈兄和天化兄已盯上了他，是一禅大师发现的。”

老人扫了远处的秋岚一眼，沉声道：“你赶快到奉先寺知会小姐一声，火速回避，不可走官道：如果降龙大师有空，务必请大师拨冗护送小姐姐弟返家，快！我阻他一阻，也许能用药弄翻他。”

游龙门的游客不少，往来车马络绎于途，由于已是末牌时众中牌将届，游客返府城的人数比来的人多。秋岚以为自己掩去本面目，决不会有人认识他了，所以毫不注意往来的行人，他走他的路。

官道绕山而行，路右怪石如林，石崖矗立，凉亭在一座石矫的南端，四周有几座农舍。亭左小河水色清澈，近山壁处形成一座小河湾，湾旁近凉亭不足三丈，是一个水珠喷涌的石泉，泉旁竖着一根古怪的石笋。

泉右，立了一块石碑，到了三个褚体大字：禹王池。水从一块大石下涌出，水珠飞溅跳跃，清澈见底。

秋岚大踏步上了桥，桥对面一辆双头轻车来势汹汹，蹄声得得，翰声震耳，风驰电掣似的冲来。

桥面甚宽，秋岚向左让。

车是大户人家的轻车，车厢绣帘紧闭，看不清车内的景物。

驾车的是个短衣打扮的中年人，粗胳膊挥着长鞭，左手突然一抖控缰，长鞭疾挥，“叭”一声，暴响，两匹马突然斜冲而出，狂风暴雨似的疾驰，向桥右急靠。

秋岚避向桥左，没留意有人计算他，突见马车也往他闪让的方向靠，吃了一惊。马车来势凶猛，速度奇快，发觉不对，马车已到。

“吆喝……”赶车大汉的呼喝声震耳欲聋，鞭声象连珠花炮。

他百忙中一手搭在石栏杆，下体后引、上升、飘滚，在千钧一发中飘出拦外，吊在桥外侧，危极险极。马车冲势奇猛，力道万钧，撞上了还了得？

“吱嘎嘎……”车轮擦石而过，火星飞溅，发出令人头皮发炸的刺耳怪响。

马车象疯子般跳着，歪歪斜斜冲出桥头。赶车大汉扭头看了一眼，“叭”一声鞭响，马车绝尘而去。

变生仓促，秋岚出了一身冷汗。翻回桥中，他正想发作，却看到桥栏下有一块小木板，木板用小刀刻的字清晰入目，刻的是：

“君出洛阳，即被跟踪。龙形剑已布下天罗地网，祈君谨慎，速返洛阳。君志在谋并绿林，何苦以至作为借口？希能谅我。”

没有上款，也没有具名，具名处刻了一头小凤，草草几笔，居然神似。

“这人是谁？”他讶然自问。

他对江湖事一无所知，龙形剑与乃弟秋雷的恩怨内情，也莫名其妙，对这块木板，他更是一头雾水。

他信手将木板丢下河中，扭头看着绝尘而去的马车，摇摇头苦笑，举步过桥。

凉亭中，允老张口结舌，迎着他关心地叫：“客官，可曾受伤？老天爷，这些有车的人可恶极了，横冲直撞，存心糟蹋人哪！进亭歇会儿，洗把脸喝杯茶压压惊。”

秋岚走向凉亭，放下酒葫芦取下遮阳帽苦笑道：“老丈可知道那辆马车的来历么？”

允老献上一碗茶，说：“那是洛阳大户吴百万的车，那家伙为富不仁，横行乡里，少惹他为妙。容官是来龙门游玩么？请教尊姓大名。”

秋岚不愿通名，接过茶道谢毕，岔开说：“小可第一次光临贵地，随处走走。听说贵地的奉先寺非常的有名，小可想前往一游。”

“不错，奉先寺在洛阳，确可名列第一。东关外的白马寺，除了古老之外，不值一游，哪有奉先寺的壮伟？”

秋岚看了碗中的茶，茶作墨绿色有一种似茶非茶的清香。他顺手放在石凳上，指着禹王池笑道：“老丈，禹王池的水是泉水，在这儿施茶，领老丈盛情的人恐怕不多吧？”

跟踪的两个大汉到了，各讨了一碗茶分坐在石栏上，仰面喝干，不住用袖管扇凉。

允老坐回一张长木凳上，一面将结麻鞋的活计整妥，一面笑道：“喝泉水的人不是没有，但这儿的茶又是不同，是清凉解暑的绿丹茶，游龙门的人入山之前，喝上一碗精神为之一振，可以提高游兴，客官不信可以试试。绿丹茶在敝地，是盛暑的解渴妙品！”

但秋岚并无喝的兴趣，他在打量池旁的禹王池三个字，看出甚似褚遂良的真迹，但刻痕甚新不似古物。

“老丈，这小池为何叫禹王池？”

“小老儿也不知就里，咱们都叫土名儿，称为蛤蟆吐水。那根石笋，是禹王凿龙门时剩下来的石笋。”

秋岚呵呵笑，摇头道：“禹凿龙门，是指山西平阳府蒲州河泽县的龙门，石笋竟跑到这儿来了，怪事！”

他戴上遮阳帽，拈起了酒葫芦，要走了。

允老心中暗急，对方不喝茶，他无法强迫对方喝，免得露出马脚。秋岚要走，他怎能不急？他必须将秋岚留住，争取时间，让在奉先寺的少主人姐弟从容脱身。

他放下活计，笑道：“世间事不可认真，真真假假用不着追究，追究下去就没意思了。客官既然前来游龙门，小老儿愿为向导。”他向不远处的一座寺底一指，又道：“那就是以产千瓣白牡丹和千中排丹的潜溪寺，目下花期将尽，但仍可一观。请随我来。”

反正目下无事，天色早着哩！早听说潜溪寺的牡丹名闻天下，何不前往一游？”

他点点头，笑谢道：“有劳老丈了，不耽误老丈的活计么！”

允老呵呵笑，说：“小老儿结麻鞋，只为打发日子而已，怎说耽误？客官且稍待，小老儿先返家交待内人一声。”

允老的住处，就在不远处的村舍中。秋岚看了绿丹茶一眼，最后仍然不喝，喝了葫芦中的两口酒，等待老人到来。两个盯梢的大汉，早已先走了。

先前冲撞秋岚的马车，狂风似的奔向龙门镇，烟尘滚滚，不片刻便接近了镇口。

路旁一座农舍中，突然窜出三个青衣大汉。一名大汉叫：“停下！当家的有手谕交下。”

马车发出刺耳的刹车声，停下了。车门倏开，掠出浑身绿的绿凤孟娥。

“谁把守在这儿？”她问。

“罗山主兴邦。”大汉躬身答。

“领路。”

“是。请随我来。”

她随着大汉踏入农舍的大门，有点讶然，大厅中，八名大汉分坐两侧，八仙桌上首，三名花甲老人神色肃穆，离座迎出。中间老人长了一张三角脸，留着花白出羊胡，穿一袭灰袍，腰带上系了一把蓝鞘的狭长单刀。

“有事么？罗山主。”她皱着柳眉问。

罗山主伸手请绿凤落座，沉重地说：“当家的用飞鸽传书，着老朽转告姑娘，咱们在这儿已等两天两夜，好不容易方将飞龙等到，姑娘千万不可在这紧要关头离开。”

“谁离开啦？当家的简直多心。”绿凤不悦地说。

“当家的已发现姑娘驾车北行，所以将书传来……”

“是叫你拦住我么？笑话！预定动手之处在镇中，等飞龙与乔家拼个两败俱伤之后，再出面大举围攻，目下不是动手的时候，难道不许……”

“孟姑娘，当家的并无他意，只想请姑娘以大局为重，如果让飞龙发觉咱们的图谋，岂不前功尽弃？当家的与青云客与及独角天魔前辈正在奉先寺附近坐镇，飞龙既已入山，机会稍纵即逝，当家的不会坐失良机在镇中动手的。姑娘目下转回，尚可赶上。”

“真的？”绿凤急问。

“极有可能，老朽奉命即将动身，尾随飞龙候令动手。”

“好，我随你们一同启程。”绿凤断然地答。

秋岚随允老走向潜溪寺，到了寺门，他无意中转头下望，令他心中一凛。

先前在茶亭歇脚的两个大汉，在官道南首一座柳林中止步，正扭头向他这面举目遥望。

远远地，龙门镇方向的镇口官道旁，先前冲撞他的马车，静静地停在道旁。车把式不在车上，隐约可见车旁有人影，相距太远，但他仍可看出有人在车旁向这儿瞧。

正在思索中，一点细小的黑影突然从车旁的农舍中掠起，向这面飞来，迅疾无比。

“客官，潜溪寺到了，进了庙门……咦！”允老在招呼秋岚，突觉身后毫无反应，扭头一看，看到秋岚迷惑地抬头凝望，话突然止住了，站住了。他已发觉秋岚所凝望的物体，眼中也涌起惊讶的神色。

黑影飞近了，赫然是一只灰鸽，越过寺顶，隐没在南面的林影中。

“是信鸽。”秋岚喃喃地说。

“这一带鹞鹰很多，谁敢放信鸽？”允老也自言自语。

秋岚盯了远处的马车一眼，心中忖道：“事出有因，刚才马车中的人，定然是冲着弟弟而来。他们已盯住我了，八成儿是龙形剑在这一带捣鬼，我

得设法摆脱他们；这老家伙可能也是龙形剑的党羽。”但他不动声色，举步向寺门走去，一面泰然地说：“老丈，夏末赏牡丹，太晚了哩！”说话间，两人跨入寺门。接待他们的，是两个宝相庄严的老和尚。

许久许久，允老慌张地奔下官道，向急急迎来的两名大汉气急败坏地说：“糟！飞龙失踪，不见了。”

寺内原有三五游客，这时也有一名中年人飞奔而出，向龙门镇飞奔。不久，绿凤的马车急急地驶来，罗山主一行十人，也如飞赶到。

飞龙失了踪，忙坏了乔家和龙形剑的人。

不久，山深处飞起一枝奇怪的旗花，在半空中突然爆炸出一丛流星，山林各处胡哨此起彼落了。

秋岚摆脱了允老，从后寺入山，展开绝顶轻功，不管山高林密，向西南方高翻山越岭走了。

鬼使神差，他无意中东飘西掠，却接近了率先寺后的山野，距白夫人藏身之处已是不远，只隔了一座山头。高空旗花他看到了，脚下有意无意间走向旗花升起的地方，他似乎想看看放旗花的人有何用意。

旗花是龙形剑的人所施放，那是指示飞龙秋雷行踪的信号。

秋雷在山区中狂搜绯衣三娘，没发现绯衣三娘的踪迹，却发现了双无常。刚登上一座峰头，便看到双无常在南面另一座山头的底部，正向山头狂奔。

他有点失望，但总算找到人了，双无常曾参与玄真观大会，怎可让他两人脱身？不假思索，他全力急迫。

对面的山脊上，近山洼处有几座农舍，他看到双无常正向农舍方向攀升，人影在树隙中若隐若现，但不妨碍视力，不怕双无常逃出视界外。

双无常的轻功，比秋雷相差太远，这时已气喘吁吁，爬山爬得相当吃力。

上了第一段山坡，黑无常不经意地扭头往后看，突感脚下一虚，几乎踉倒，惊惶地低叫：“糟！飞龙追来了。”

白无常吃惊地回顾，脸色大变，说：“快！先通知大煞岑老弟，叫他放旗花通知当家的准备了。”

黑无常向上的农舍急奔，一面大叫；“岑老大，放旗花。”

下面共有五栋农舍，中间的一栋木门倏开，奔出赤煞二凶的大煞岑非，还有三名花甲悍贼和五个壮年大汉。

“什么事？”大煞急问。

“飞龙小辈追来了，快！”下面的黑无常急叫。

旗花刚在半空爆散，奉先寺附近便响起凄厉的胡哨声。

一个裹在深紫色披风内的人影，带着一个黑衣大汉，刚好从山脊的另一面走上山脊，大踏步到了农舍前的斜坡，毫不理睬中间农舍前的大煞，径自穿过众贼立身的草坪，向最北一栋农舍走去。

赤煞大凶大吃一惊，倒抽了一口冷气。深紫色的披风下，金色的半截剑鞘，和金色的裤子，快靴，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那是凶名满天下的金神，他怎能不知？

九个人目瞪口呆，目迎目送金神从面前走过，似乎一个个吓傻了，连大气也不敢吐出。

山洼部，穿青紫色劲装的秋雷已向上掠升。

双无常出现在北面，吃惊地定在那儿了，全用恐怖的眼神吃惊地注视着金神。

很不幸，他两人所站处，正在最北农舍的屋面。

金神到了，隐现金芒的怪眼一翘，叱道：“还不给我滚开？呸！”

叱声沉沉，声小而震耳欲聋。双无常脸色泛灰，身形一晃，赶忙用手掩住双耳，如见鬼魅地鼠窜而走。

“什么？你们不滚。”金神冷喝。

双无常真听话，向前扑倒，滚到另一栋农舍的屋角，方爬起狼狈而遁。

黑衣人在紧闭的木门外一站，躬身说：“禀主人，就是这一家。”

“上前叫门。”金神挥手叫，一面解下了披风。烈日照耀下，他浑身金光闪闪，十分醒目。

“砰砰砰！”黑衣人将门拍得大响，直着大喉咙叫：“开门，开门，远客光临，开门！”

“说话客气些。”金神说。

“远客登门造访，快开门。”黑衣大汉叫，改拍为叩门。

屋中死寂，似乎没有人，没有任何回音。

金神淡淡一笑，轻声叫：“大嫂，小弟万里迢迢赶返中原，花了两年光阴，找得好苦；好不容易在四天前得到大嫂的消息，登门请安来了，大嫂为何闭门不纳？”

“吱呀”两声，木门徐开。琬君姑娘迎门而立，粉脸上神色肃穆。

从门外往里瞧，可以看到白夫人满脸肃杀当厅而坐。左面是三名男仆，右面是两名仆妇，一名仆妇手中捧着剑。

青紫色身影疾闪，飞龙秋雷从山坡下飞掠而上。

“是你！好哇！”金神大叫，怒极而笑，笑声震耳：“哈哈……”

“哈哈哈哈哈……”金神的狂笑声惊天动地，令人闻之气血翻腾，脑门欲炸。

以全速掠上的秋雷倏然止步，心中一悸。但他已养成可以任意控制脸部表情，不为外界七情六欲所影响的能耐，脸上堆下笑，急趋前行礼。

如果他刚才不在玄真观听了阴曹客和鬼谷先生的叙述，必定手足无措，这时他已有了心理上的万全准备，而且身具绝学无所畏惧，所以坦然上前行礼，长揖到地说：“老前辈万安，年余久睽，老前辈英风如昔，甚且过之，晚辈……”

“呸！你还有脸见我？”金神怒吼。

南面山脊下，人影纷现，龙形剑、青云客、独角天魔、雷音尊者，全来了。

东首，是八名少林高僧，和五名老者，许钦、笑孟尝、笑弥勒、乔天香姐弟、银凤许姑娘，全来了。

两批人全被金神的出现镇住了，站得远远地。

秋雷装得象，满脸错愕，说：“老前辈明鉴，晚辈从未忘怀老前辈授艺之德，一直就在打听玉狡猊的消息。岂敢或忘，年来高手四出，但始终不知玉狡猊藏身之地……”

“呸！你在顾左右而言他，我问你有关我那孙女的事。”

“老前辈容禀、月前，晚辈与金姐同赴洞庭，用计诱骗君山渔父，套出君山渔父的儿子欧阳逸泉藏身之地，晚辈与金姐不在一条船，金姐押着欧阳慧小姑娘先发。那天天候恶劣，船至中途不幸遇上暴风雨，在狂风巨浪所袭下，晚辈的两名水性甚高的手下控舟，不慎被折桅击落水中，小舟沉没，晚辈不谙水性。幸而抱住一块舱板，漂流一昼夜，顺水飘近岳州方被渔船救起，所以根本未到过欧阳嘉隆所囚禁的芦州死域，之后，晚辈率人搜寻芦洲及君山，不但金姐踪迹不见，君山渔父祖孙两人也音讯全无，晚辈心中甚为挂念，通知所有的朋友留心查访金姐的下落，迄今仍音讯全无。难道老前辈已知金姐的下落了么？”

金神冷笑一声，厉声道：“畜生！你的花言巧语编造得煞有介事哩！”

他向远处的双无常招手。叫道：“你两个形如无常鬼的人过来，把你两人在玄真观听到毒王和欧阳慧所说的话复述一遍。”

双无常不敢不听，乖乖地走近，大声将所听到的话一一说了。

秋雷脸上神色不变，一面在准备编谎。

双无常不但将毒王和欧阳慧的话一字不漏地说出，更将绯衣三娘的话也加上了，显然，两人希望金神一怒之下毙了秋雷，那才欢喜。

秋雷深恐两无常将他刚才突袭玄真观的事说出，必须堵住双无常的口了，仰天哈哈狂笑。

白夫人已经出到屋外，迷惑地注视着仰天狂笑的秋雷，低声向琬君道：“孩子，这人似乎不是飞龙秋雷哪！”

“奶奶，琬儿也感到困惑，这人相貌完全一样，只是气质不同，眼神太过犀利，怪事。”姑娘惑然地答。

“且稍等，先看看他是否用你爷爷所传的绝学，便后决定他的身份了，你爷爷决不会收一个心地残暴的人做弟子的，你必准备离开，奶奶要和老凶魔决一死战。”

“不！琬儿要和奶奶……”

“那怎行？有你在我会分心，同时，老凶魔的艺业可怕，我还不知道能否接得下他哩！”

“不！奶奶……”

“住口！人贵自知，你难道不知道你的艺业不行么？奶奶即使胜不了老凶魔，自会脱身远走。你记着，奶奶撒剑时，你必须离开。”

“哈哈……”秋雷的狂笑声，打断了他们的话。

“你笑什么？”金神冷冷地问，并不以秋雷的狂妄为怪。

秋雷止住笑，泰然地说：“晚辈笑这两位无常的话。”

“有何可笑？”

“如果他两人的话不假……”

“在下的话字字皆真，金神前辈当时也在场。”双无常将乎同时抢着发话。

秋雷又是哈哈一笑，说：“谁都知道我飞龙秋雷志在雄霸无下，年来结下的仇家，数不胜数的。”他伸手向东面和南面的群雄一指，往下说：“请环顾四周，谁是秋某的朋友，没有，甚至连秋某冒万险所救的人，也与秋某势

不两立。”

他所指替冒万险所救的人，意指乔天香姐弟和银凤。银凤不知在天门峡暗算她的人是秋雷，他乐得承认；金四娘已将飞云观蒙面人换解药的事告诉了他，反正金四娘已死，死无对证，他当然可以冒充蒙面人，救乔家姐弟的账也何妨记在自己头上。

这一来，反而露出了马脚，乔天香不但见过秋岚，更在炎山忠义堂亲见两人同时现身，早已怀疑自称姓山的秋岚与飞龙秋雷之间的关系了，至少她知道两人的相貌相同，决不是一个人，而救的人，也决不是飞龙秋雷，假使秋雷不通名号，她很可能将眼前的秋雷误认是秋岚哩！

至于银凤，却是关心他的，至目前为止，他还未对许家有何不轨的举动，即使她许家不念天门峡救她的恩惠，却也没有与秋雷为敌的理由。

秋雷看了两位姑娘一眼，继续往下说：“因此，凡是与秋某为敌、妒嫉秋某有今日之成就的人，都可以无中生有制造对秋某不利的谣言是非，中伤污蔑无所不用其极，秋某上次到君山，确想与君山秀士谈判，要将君山秀士的势力逐出洞庭，可惜他那时不在家中，秋某的手下在君山露了两手，他还能不恨秋某不给他面子？”

再说，秋某没有杀君山渔父全家的任何理由，更没有谋害视我如亲弟的金姐的必要，毒王的话，委实令人难以信服，欧阳慧姑娘说，她是唯一目睹芦州方舟惨案的生还者，一口咬定是秋某下的毒手，岂不笑话，谁能证明她的话是真实的，如果她一个人自说自活大家便信以为真，那么秋某可以找出一百个人证明秋某那天不在现场杀人，又该信谁？

迟一万步说，秋某为了洗脱自己的冤屈，尽可不择手段，指使几个人一口咬定这是君山秀士为了铲除异己，毒王为了谋占师兄的产业，因而两人定下毒谋，惨杀君山渔父全家以遂心愿，又有何不可？”

他转向金神，沉静地说：“老前辈，凭一个父亲是疯子，先天上带有疯人血统的少女所说的话，遽然归罪晚辈，晚辈难以心服，老前辈如果相信一面之词而不谅，晚辈只好听任老前辈处治不再分辩了，但晚辈须先申明，公道自在人心，错不在我。”

他侃侃而论，确是有条不紊，不否认自己驱逐君山秀士的野心，反咬君山秀士和毒王也假设得十分委婉，事主不在，没有人指证他，更没有人说出他杀金四娘和君山渔父的动机何在，不由人不信。

金神哼了一声，厉声道：“老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先治了你再说。”说完，向秋雷走去。

“不！这……”银凤失声叫，但被她父亲一把拉住了。

秋雷本待拔剑，但心中一转，却呵呵一笑，解下佩剑丢在地上，说：“老前辈对晚辈有授艺之恩，虽无师徒之名，却有师徒之实，晚辈甘心受死，毫无怨尤。”

他右脚踏出，双手按上左膝，俯身以额覆在手背上。不是师徒，跪下受死是逾礼，所以他单足下跪，表示他是个不忘授艺之恩的人。

一旁的白夫人心中大急，她还不知秋雷是不是乃夫的门人，怎肯让金神下手，伸手取过仆妇手上的剑，喝道：“且慢！”

金神已走近秋雷，扭头道：“大嫂，你我的事，等会儿再说。”

“住口！你还有脸叫老身为大嫂？”白夫人怒叱。

“君子绝交不发恶声，大嫂何必气愤不平？”

“哼，可惜你天生狼心狗肺，不配做君子。”

“哈哈！白大哥也不是什么好人，也和金某一般，名列四大凶人之一，你说，有事么？”

“老身问问这个姓秋的。”

“用不着你费心，少管我的事。”金神冷冷地说，转向秋雷，突然怒叱一声，一章向秋雷的脑袋拍去。

秋雷暗中已运三阳神功护身，俯着的身子丝毫不动。

白夫人一声沉叱，以奇快的手法拔剑，一剑点出叫：“不许动他。”

金芒突闪，金神身形焕转，金光闪闪的金剑已闪电似的出鞘，猛挥而出。

太快，双方相距却又太近，想变招已不可能，双剑无可避免地接触了。

“铮！”金铁交鸣声如龙吟虎啸，罡风大作。

白夫人身飘八尺外，脸色一变。

金祥移了两步，不等身形站稳，突然闪电似的恢复原位，金剑急落，快得令人肉眼难辨，落向秋雷的颈脖。

几乎在同一瞬间，银凤飞掠而至。

也似乎在同一瞬间，笑弥勒冒险抢出，失声叫：“老前辈……”

秋雷正待闪避，但鬼使神差，他却来不及有所举动，冷冰冰的金剑却在他颈上停住了。

白夫人也在这瞬间，急扑而上。

“起来！”金神向秋雷冷唤。

意外的变化，令扑来的三个人全都一怔，站住了。

剑离颈脖，秋雷整衣而起，躬身说：“谢谢老前辈的恩典。”

金神木无表情，冷酷地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老夫会查出真相，便可决定你的生死，等会儿在龙门客栈见，老夫要你和毒王三面对证。”

秋雷已经派人到龙门客栈擒杀毒王和慧姑娘，料想即使无法将人擒杀，至少可以将毒王两人逐走，龙门客栈怎会有人。他心中有数，在这期间，切不可自己踏入龙门镇一步，以证明他不在现场，便恭敬第说：“晚辈目下无事，愿随老前辈同行和毒王对证。”

“好。你在这九等我。”金神答应了，转向白夫人走去。

白夫人举手一挥，命五名仆人后退，示意姑娘先走。

琬君心细如发，已看出秋雷不是山壮士，悄然绕道向乔姑娘姐弟走去，低声道：“天香组，这人不是山壮士……”

“组组，小妹也已看出有异了。同时，柳叔已关照过，不许我们出面。并说最好及早退走的哩！”

“那……柳叔为何又出去了？”琬君指着笑弥勒的背影问。

“柳叔上次曾与飞龙动过手，也许他希望化解哩。”

说着，场中形势已变。

许钦和笑孟尝到家时，听说飞龙已到奉先寺，大惊之下，恰好来得正是时候，奉先寺附近高手四出，寺中的天香组弟、降龙大师等人，正好闻惊赶出，双方会合，随着独角天魔等人向上走想看个究竟。

笑弥勒与银凤姑娘也是同时赶到的，一到山脊，笑弥勒便抵声告诉众人说，这穿音色劲装的人就是飞龙秋雷，警告他们不可妄动，最好立即离开，飞龙如果不上门生事，尽可静观其变，不必事先紧张。自乱步骤。

但他的意见被笑孟尝所拒绝，笑孟尝希望在这儿看看飞龙的艺业、许乔两家在飞龙未登门生事之前。不会和飞龙计较。反正龙形客与青云客已和飞龙势不两立。料想飞龙铁雷在四面楚歌之下，决不至于再树强敌和许乔两家叫阵生事。

笑孟尝只见过假秋雷，他无法分辨真假。看了秋雷今天的衣着，只觉这青年人确是不凡，人才出众，气度超人，与四天前穿直裰时又是不同。尤其在金神前所表现的气概。

更为令人所激赏呢！

他心说：“可惜哪！可惜！想不到他这人会是个穷凶计恶之徒，谁令他走错了路的，终南狂客糟蹋了这小后生了。”

许钦已听爱女说过天门峡的事，他是个恩怨分明的人，一直不相信飞龙秋雷会向他许家下手，但又不能不相信笑弥勒在酆都带来的信息，在心中，他感谢秋雷在天门峡救女的恩惠。

同时，他希望秋雷在酆都胁迫笑弥勒的话，是出于金四娘的授意。目下金四娘已死，秋雷当然不会坚持酆都的荒谬狂妄条件，因此，眼看金神要向秋雷下毒手，爱女情急纵出，他也不忍心强行阻止。

笑弥勒的出场，固然是关心甥女银凤的安危，同时，他未能忘怀秋岚的嘱托。武林中人一诺千金，秋岚拜托他不要和弟弟秋雷为难，他确是在许乔两家尽力疏导，在秋雷未上门生事之时，决不主动和秋雷计较酆都的事。

眼看秋雷要丧身在金神之手，激起他的侠义襟怀，在事理未明之际，金神没有理由在这时下手将人处治，他激于义愤，顿忘利害，所以纵出妄想阻止金神下手，金神的艺业，比他不知高明了多少倍，如果真要下手，岂有他出手阻止的机会？

金神走向白夫人，秋雷向银凤善意地微笑，俊目中涌起阵阵奇光，说：“多谢姑娘关心，年余不见，一向可好？”

银凤心中虽不齿秋雷的为人，但并未或忘天门峡石室中，秋雷在九华羽士手中救她的大恩，她一直还不知那天的内情，一直认为秋雷是救命恩人哩，她粉脸泛起无可奈何的苦笑，徐徐后退说：“秋壮士，没想到你会是这种人。”

秋雷呵呵一笑，向笑弥勒说：“柳兄，酆都之事，难道兄台仍不谅解么，那是金四娘的主意，秋某作不了主，故有此误会，洛阳许家乃是武林第一大世家，誉满天下，在下岂敢无礼。此次途经洛阳，不日当专程趋府往拜并行赔礼，尚请柳兄代为先容。”

他不认识笑孟尝，不然他会立即上前谒见了。

笑弥勒还来不及回答，不远处金神已和白夫人动手了，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大家都全神注意这两个早年的超人高手拼命。

金神走近白夫人，白夫人撵走了琬君和五仆，剑尖徐向外张，严阵以待，一面沉声问：“你这畜生，是要解释二十年前你放火、谋艺、屠门的可耻阴谋么？这事虽未公诸天下，但知道内情的人亦复不少，你说吧，要知道你怎样解释你可耻阴谋的人多着哩，你说好了。”

金神冷冷一笑，傲然地说：“二十年前的的是非，说来有谁相信，大嫂，岁月悠悠，我知道你一直未将往事忘怀，一直在找机会报复，这样好了，你何不将大哥的下落说出，由贤伉俪两人联手咱们放手一拼，思仇俱了，岂不甚好，不然，咱们都有上百年纪了，不必将仇恨带入坟墓，免得在泉下也难以

安心限目。”

“你不否认当年谋夺璞玉归真秘笈，因而下毒、放火、屠门的可耻行为罗！”

“没有否认的必要了，只杀了几个家仆男女，我金神却因此而远走穷荒二十余年，殊不值得，告诉你，我金神决定在有生之年中，利用有限的岁月，在未踏入坟墓之前，要重新在江湖创一番事业，重振当年雄风，但在未找到你们之前，我不打算生根落叶……”

“这是说，老身夫妻不死，你不敢树旗立帜？”

“也可以这样说，反正你明白就是。”

白夫人冷哼一声，扬了扬剑说：“那你为何不上，上吧，看你能否如意，二十余年来看你长进了多少？”

“你不行！说！玉狡獠目下何在？”金神厉声叫。

“你得先在老身剑下现现宝，看你配不配以一敌二再说。”

金神向前边进，冷笑道：“这有何难，杀了你，再对付玉狡獠便省事多了，目下四周全是江湖中地位不算低的人，他们会将信息传出，不怕你那老鬼丈夫不出来找我了。”

两人立下门户，逐寸迫近，剑未动，但剑上却传出龙吟虎啸似的振鸣，显然，两人已用神功御剑了。

接近至丈二、丈一、一丈、八尺了。

许钦在一名仆人手中取过长剑，低声叮咛道：“你回去禀告老太爷，说我已依爷爷的话，相助白夫人对付金神，以报当年白老前辈潼关救死解仇的恩德。”

说完，又向身侧的笑孟尝说：“文忠兄，任何事故发生，切记不可插手。如果小弟不幸，只须替我收尸便成。”

说完，身形疾闪，已出至斗场，向银风叫：“丫头，退下！”

声落，他脚下放慢，一步步向前接近。在双方皆未现政迹之前，他不能冒失地加入，小心翼翼地向前接近，功行全身，随时准备抢出接应。

秋雷却向远处的龙形剑一群人叫：“王当家，青云兄，咱们的事也该解决了，独角天魔，你没忘记四天前脑袋接了一剑的事吧？”

他脸皮真厚，说起谎来脸上毫不发热，居然冒充起秋岚来了。

他不认识乔姑娘姐弟，不然他会向乔姑娘攀交的，酆都忠义堂那晚，天香姑娘以黑巾蒙面，自称黑衣游神，未看到姑娘的庐山真面目，想揭姑娘的蒙巾时，便被秋岚将人救走了。

独角天魔大踏步而出，倒施着山藤杖。

龙形剑冷哼一声，与青云客联袂出场。

天香姑娘向乃父低声说了几句话，也仗剑走出，她明知秋雷不是救她的山壮士，但乃不死心要先试试清楚。

琬君伸手拉了她一把，低声道：“天香姐，不可出去。”

天香摇摇头，也低声说：“不！我要证明他不是山壮士，不然心中难安。”

可是，她却不知秋雷精明过人，看见她仗剑走出，便开始对她留了心，首先便发现她身旁满脸迷惑的小诚。姐弟俩脸貌差不多，一看便知是姐弟。

“乔姑娘，请留一分情面，在下日后将专程趋府致歉。”秋雷朗声说。

他是脸向乔天香方面说的，反正那儿有两位姑娘，猜想总会有一个是乔天香，因为笑孟尝乔文忠的脸貌，他虽未见过，但看长相便可猜出七八分

了，江湖高手谁不知笑孟尝知交满天下，没见过也当有过耳闻。

天香一怔，站住了，高声问：“咦！你怎知道……”

“哈哈！姑娘忘了我姓山的化名了？”秋雷笑问，将独眼左龙听来的消息用上了。

四天前，慧姑娘和琬君为秋雷与姓山的辩论，四丑听得真切，他回想金四娘换解药的蒙面人，便猜出蒙面人定然说是姓山，所以他见机用上了。

天香果然吃了一惊，扭头向琬君问：“琬君姐，这……这……”

琬君也大惑不解，这人如果是飞龙秋雷，怎会知道姓山的事，她忍不住叫：“飞龙，你姓山你知道我是谁，你会什么轻功？”

秋雷一时大意，忘了言多必失的古训，被琬君问住了。但他机警过人，哈哈大笑道：“回头再与姑娘详述，在下先打发这几个家伙再说。”

应付得相当好，因为独角天魔已经到了。

另一方面，是风厉啸，剑吟展耳，金神与白夫人已经动手了，五丈内剑影漫天，风雷俱发。

两人接近至八尺内，正是最佳出剑时机，金神一声沉喝，剑化一道金虹，疯狂地递出，抢制先机出剑进击。

白夫人振剑斜撇，以攻还攻，剑从金虹旁切入。

“铮铮！”双剑接触。

“嗡！”双剑错进，“叮！”双方同时振剑，罡风乍起，两人同向左飘，试探性的第一招双方皆不敢大意，招发即收。

接着，风吼雷鸣，金虹闪烁，银芒似电，几乎在同一瞬间，双方同时展开绝学进击，这次不同了，双方全力相搏，狠招绝着如同长江大河滚滚而出。

一剑连一剑，一步赶一步，两道剑虹狂野地纠缠、吞吐、盘旋、冲错，一剑一死亡，一招一危机，人影也进退如电闪，盘旋如狂风，分不出招式，看不清步法，全凭本能化招破招，五丈内无人敢近，剑气令人感到裂肌刻骨，地下烟尘滚滚。

白夫人的银芒一退再退，之后又一进再进，双方势均力敌，半斤八两。

片刻，“铮”一声爆响，人影向左右飘，各退出丈外。

罡风徐止，剑吟声仍在空间流动，发出令人心血下沉的刺耳轰鸣。

两人相隔两丈外，双足落地，立即转正身形，剑尖遥遥相对。

白夫人脸色泛白，呼吸一缓。

金神满头大汗，脸上淡金色怪气弥漫，他用袖轻拭流下眼中的汗水，一面徐徐欺近一面说：“好一招‘飞瀑怒潮’，你已获大哥的无定剑法的神髓了。”

白夫人一面调和呼吸，一面迫进一面冷冷地说：“你如果不是用上了三阳神功，刚才你一命难逃。”

“不错，你的剑法很熟练，可惜内力差点儿火候，我金神所差的是剑术，而你的璞玉归真奇学却不登大雅之堂，毕竟是女流之辈，精力有限，缺乏苦练的恒心，无法将璞玉归真术练成，你死定了，除非你将秘笈交出，不然，你将含恨九泉。”金神恶狠狠地说，疾冲而上，剑涌千道金芒。

片刻的恶斗，把旁观的人看得手心冒汗，屏住了呼吸，目定口呆。

一旁的许钦，惊得毛骨悚然，由刚才的恶斗光景看来，他不但无法和金神交手，甚至连插入的机会也不易找哩！

独角天魔不住向金神死盯，神色肃穆，

秋雷也不再管独角天魔，他冷眼旁观，留心金神的剑术，心中不住在盘算：“沉雷剑法足以制他的死命，可是，他的三阳神功已修至出神入化之境，任何剑法也攻不进他以内力封架的剑网气墙，我得和他斗智不斗力才行。”

他在打金神的主意，因为他知道早晚会被金神查出他杀死金四娘的阴谋诡计，把戏将有被拆穿之虞，必须未雨绸缪，再说，只要杀掉金神，举目天下武林，谁还够资格和他论长短。

金神的剑法既不足虑，他不再看了，向远处的银凤看去。年来魂牵梦萦，他无法忘怀这个一度曾经落在他手中的小姑娘，见面之下，他眼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奇光。

“果然值得去争，不愧称江湖第一美少女，年余不见，她长得更美更丰盈了。我发誓，我必须得到她，即使刀剑加身，我也要把她弄到手。”他喃喃地说。

他的目光又转向琬君，心中又在嘀咕：“我的天，这丫头是谁？她没有银凤秀气，但娇柔则过之，春兰秋菊，各擅其胜，小丫头，我也要定你了。有这两个人在身旁，我满足了，英雄美人，乐何如之，乐何如之！”

“铮铮！”剑鸣声打断了他的思路，他不得不将目光引回恶斗的圈子，但他的心，早飞到两女的身旁了。

白夫人脸色更白了，手中的剑已出现不正常的颤动，右肋侧出现了血迹。

金神仍然大汗如雨，脸上的淡金色怪气清淡了一些，右膝上方金色的裤面有一条剑缝，血迹隐现，他脑袋一振，汗水飞散，一步步欺近，沉静地说：“一剑换一剑，两不相亏，你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境了，刚才那招‘河汉星沉’威力不到六成，识相些，交出秘笈，金某放你一条生路。”

白夫人也向前边进，冷冷地说：“你无奈我何，如此而已。”

“这次接触，你将九泉含恨。”金神厉声说。

“不见得，老身仍是一句话，你无奈我何。”白夫人答，她的左手向外一挥。

远处的琬君不但不走，反而拔剑冲来。

许钦拨剑出鞘，丢掉剑鞘，钢牙一挫，扑上了。

“老身少陪，后会有期。”白夫人同时叫。声落，她已远出五丈外去了。

“你走得了，除非你上天入地。”金神怒吼，象一道金色长虹，飞射而出，狂追而去。

白夫人展开了御气神行术轻功，向东北方山林中如飞而去，快通电射星飞，迅捷绝伦。

琬君不顾一切，也衔尾急迫。

许钦心中大急，也跟上低叫道：“白姑娘，令祖母无妨，快回来。”

白姑娘岂肯听他的，放腿狂追，许钦不放心，也紧随着姑娘狂赶，越过了一座山头，白夫人转向东北走，许钦和琬君只限到转向处，前面两老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视线外，她仍向前追，许钦不放心，也只好跟着走。

山脊上，秋雷目送众人离开，他本想追琬君，但心中一转，忖道：“用不着追，早晚她会被我弄到手的。正好，老凶魔最好一去不回。”

他扫了独角天魔一眼，心说：“不能让这家伙和龙形剑一伙倚众群殴，

我先向他叫阵单打独斗，利用他试试三阳神功所驭的沉雷剑法再说。”

“呔！独角天魔，咱们两人再玩玩，这次看你的脑袋是否还挨得起一剑。”他沉声大吼。

龙形剑拔出他的怪剑，大叫道：“毙了这狗东西，为江湖除害。”

青云客也亮剑叫：“协力同心，除此恶贼。”

秋雷哈哈狂笑，向独角天魔叫：“你们三人一起上，哈哈！不要脸，上吧！”

独角天魔一声怒啸，向龙形剑两人怒吼：“给我走开，老夫要将这小狗打成肉泥。”

雷音尊者拖着巨大的方便铲走出叫：“两位，咱们三人替侯前辈押阵，不让小狗逃走，岂不甚妙？”

“也好。”龙形剑叫，并举手一挥。

人影闪动，龙虎八卫，丢了双耳的赤煞二凶、双无常、青泉八丑，全部掠到四面合围。

秋雷不在乎，狂笑道：“哈哈！来得好，何不一起上？”

东首，响起一声佛号，冷面如来提着一百零八斤的方便铲走出，沉声道：“奉先寺乃是佛门胜地，附近不许杀人，如果要动手分高下，不许倚多为胜。”

少林八僧中，走出一个老和尚，一面走一面说：“阿弥陀佛，老纳降龙，愿为诸位公证。”

秋雷已经留了神，亲眼看到笑弥勒退出场中，然后请冷面如来和降龙尊出面。他无法猜测笑弥勒的意图，也难以了解笑弥勒的动机，按理，笑弥勒决不会助他，没有请两僧出面主持公道的必要哩！

首先，他想到笑弥勒也许是站在武林道义上出面打抱不平，倚多为胜于理不合，侠义英雄们大多自命不凡，看不惯倚众群殴的举动，所以请人出面干涉。

其次，他认为笑弥勒怕他飞龙登门闹事，借机讨好，让他不好意思上门。

他愈想愈歪，心中大起反感，心说：“哼！我飞龙可不领你的情，这几个人我如果打发不了日后还用雄霸天下？”

他仰天长笑，举剑大喝道，“秋某如果没有超人的艺业，岂配横行天下，打抱不平的公证人走开，小丑们一起上，我飞龙好打发你们上路赴阴曹地府。呔！”

最后一声震天怒吼出口，人化惊电，剑变逸虹，剑动风雷骤发，突向独角天魔雷霆一击。

独角天魔早怀戒心，但未料到秋雷胆敢突起发难，狂言惊众，声落剑到，令他心中一凛，听到剑啸宛若隐雷，与四天前许庄附近交手的情形迥异，何止狂野三倍，他不敢大意，山藤杖抖出一朵杖花，身形急闪。

糟了，闪坏了，身形一动，便露了空门。

秋雷一声狂笑，身剑合一迫近，雷声乍起，便从空门突入，杀着“沉雷惊蛰”业已出手。

“得得！得！”独角天魔狂野地挥杖招架，先机尽失，完全失去了反击回敬的机会，连挡三剑。

“嗡！”他厉叱！杖一振一撇，全力向急速射到的银虹硬接，他用无比深

厚的神功击飞秋雷的长剑。

“嗡”一声怪响震人心弦，杖剑相交，杖尾在接触后的瞬间，实然升起一缕轻烟，接着，尺余杖尾倏然爆裂，化为粉末，末屑竟飞至丈外方行下落。

旁观的人，看到秋雷的剑尖变成了淡红色。

独角天魔大吃一惊，火速飘退，脱口惊叫：“三阳神功！”

“哪儿走？”秋雷暴吼，身剑合一如影附形袭到。

“前辈接剑！”三丈外一名大汉叫，将剑抛出。

独角天魔将断杖扫出，一声怒吼，向抛来的剑掠去。

秋雷岂肯让他接剑，不接断杖人向侧飘，左手疾扬，三枚棋子出手，一声长笑，剑飞独角天魔的下盘。

“叮叮！”脆响震耳，抛来的剑被棋子击得从中而折。而独角天魔伸出抓剑的手，还差尺余才能抓到。

“得！”第三颗棋子击中独角天魔右手的曲池穴，正是伸出抓剑的手。

独角天魔的曲池穴不怕棋子的打击，但剑断了他绝了望。同时，秋雷已从身侧攻到，抢攻下盘，奇快绝伦，即使让他将剑抓住，也来不及接招了。

“打！”他怒吼，左手的断杖再次击出，兜头猛砸，同时人向上跃避招。

银虹突然上升，剑杖再次凶狠地接触。

“拍！”杖又断了一截。

几乎在同一瞬间，雷音尊者到了，一声怒啸，巨大的方便拍向秋雷的后心，行雷霆一击。

秋雷如果想补独角天魔一剑，可能击断者魔的双脚，但方便铲沉重如山，他的背部无法承受雷音尊者千斤神力的沉重一击，性命交关，他只好放弃重创老魔的机会，对付身后的雷音尊者。

同一瞬间，另一栋农舍屋角绯影一闪，露出绯衣三娘的侧影，纤手疾挥，银芒电射而出。

接着，绿影半现，绿凤一把拉住绯衣三娘的另一只手，阻止她再发另三把飞刀，并低喝：“三娘，不可！”

“你还对他不能忘情？”绯衣三娘不悦地问。

“可以说是余情未断，宁教他无情，不可教我无义。”绿凤不安地答，她无法勉强自己将秋雷忘怀。

“可是，我却恨他入骨，天津桥受辱之恨难消，我绯衣三娘不是善男信女，此仇必报。”绯衣三娘切齿道。

这时，屋前大乱已止。

独角天魔在雷音尊者的策应下，脱离了险境。

雷音尊者却大吃苦头，一铲硬下，眼看得手，岂知秋雷突然身形急闪，“拍”一声爆响，方便铲几乎紧贴秋雷的身侧拍下，一铲落空。

不等大和尚换招反扫，秋雷顺手一搭一按，沉重的方便铲加快下落，击落泥地上声势惊人，投入地中尺余，尘埃滚滚，暴响入耳。

雷音尊者大吃一惊，叫声“不好！”

秋雷右手长剑疾升，闪电似的到了和尚的裆下！

一发千钧中，绯衣三娘的三把飞刀到了，成了和尚的救命菩萨，来得正是时候。

秋雷被飞刀分了心，抽出压在方便铲柄的左手，一掌拍出，三把已近身侧的飞刀应掌飞坠，被掌风拍出八尺外。

雷音尊者抓住机会暴退，发出一声厉吼，这些变化说来话长，其实是刹那间事，人影倏止，三个字内一等高高手分三方而立，风止雷息。

独角天魔脸色宛如厉鬼，盯了手中的断杖一眼，伸手接住青云客抛来的长剑，将断杖丢了。

雷音尊者踉跄站定，脸色铁青，怪眼凶光闪烁，瞪得象一双铜铃，双手握住方便铲，不住抽动。额上的青筋不住抽搐，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地。他的左腿内侧近挡处，裂了一条血缝，裤下血染裤裆，这一剑如无绯衣三娘的三把飞刀救命，他不死也得断腿。

秋雷用目光搜寻发射飞刀的人，但他失望了，绯衣三娘和绿凤躲在屋角后，他无法看到。

短短片刻的交手，击断独角天魔的山藤杖，伤了雷音尊者，击落三把飞刀，独角天魔是早年的四大凶人，辈份高且艺臻化境。

雷音尊者也是三邪之一，在江湖大名鼎鼎，可是，秋雷竟然在片刻间便令他两人一断刃一受伤，可把旁观的人吓得倒抽凉气，心中发冷，举目天下群豪，谁能有此能耐，难怪他们心中发冷呢！

雷音尊者死瞪了秋雷半晌，然后倒拖着方便铲向后退，一面咬牙切齿地说：“一剑之耻，水记不忘，咱们后会有期。”

说完，扭头径自走了。

秋雷没理他，剑尖徐降，尖锋前闪烁着隐隐红光，向独角天魔迫进，阴森森地说：“老凶魔，今天你将在这儿送掉一世声名，信不信由你，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你老了，早该带着你往昔所创的光荣成就，悄悄地带进坟墓，何苦重入江湖现世？秋某不为己甚，你走吧。”

独角天魔用一声怒吼作为答复，猛扑而上，剑闪万千电虹，疯狂地奋身进击，只片刻间，连攻十八剑之多，罡风大作，剑吟震人心魄。

秋雷从容后退，剑轻灵地挪动，从容化招，在对方形如疯狂的抢攻下，稳定地避过了十八剑，看去险之又险，似乎他已被对方的剑影所笼罩，命在须臾，对方每一剑都指向他的要害，旁观的人都认为他决难逃出剑下。

独角天魔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从未使用剑和人交手，他的山藤杖足以应付顶尖几高手的任何兵刃。也许他生疏了，也许他确是老了，十八剑狂追，竟然毫无用处。

青云客已看出危机，大喝道：“咱们上，毙了这江湖恶贼。”

同一瞬间，“铮铮铮”三声巨响倏扬，剑吟震耳，人影乍分，罡风徐息。隐隐段留乍起乍隐，天宇中拟有袅袅余音。

旁观的人，似乎同时发出一声低低的馆叫。

秋雷额上见汗，浑身涌起若有若无的淡淡雾气。俊面发白，持剑的手似乎有点颤动，脸色冷竣，虎目中厉芒闪烁，令人望之心寒。

独角天魔站在两丈外，脸色狰狞可怖，举剑的手不住抖动，右肋下有血迹，他深深吸入一口气，强作镇定地说：“一剑换一剑，老夫还没老。”

秋雷摸摸有肩上的一道裂缝，裂缝没有血，傲然一笑，豪气飞扬地说：“你不否认你中剑在先吧，四大凶人如此而已，我飞龙年方二十，便足以制你的死命，你无法不附老，你再不见机，等会儿想全身而退，十分困难。”

“除非你死了，不然老夫……”

“哈哈！告诉你，我飞龙要死的，但决不是三五十年以内的事，连金神也接不住在下的沉雷剑法，你怎行，你只接了两招，第三招你决难幸免，除

非依倚众群殴。你真想在这儿断送老命？一剑换一剑，你我两不吃亏，还是早收场为挂。”

他当然不想轻易放过杀老凶鹰的成名机会，但事实他不得不放弃，明知在一二十招之内不见得能成功，而青云客与青泉八丑已跃然欲动，龙形剑和一群悍寇也撤出兵刃准备合围，不早早将老凶魔打发走，后果可虑，所以承认一剑换一剑，给老凶魔下台阶。

独角天魔果然心动，他也知无法阻止青云客率人一拥而上，堂堂一代老凶魔份众群殴，岂不大失脸面。

所以立即见风转舵，切齿道：“为免你污蔑老丈倚多为胜，咱们日后单人独剑一决生死、说由你指定时地。”

秋雷心中暗喜，说：“下月十五，咱们许州德星亭相见，咱们以一比一，午碑立竿相候。”说完，缓缓收剑入鞘。

“好，下月十五午时德星亭见。”独角天魔大叫。然后将剑抛给青云客，喝道：“带着人退出洛阳，走！”

青云客不敢不走，怨毒地盯了秋雷一眼，带着人取道下山，急急走了。

青云客一走，龙形剑只感到脊梁上升起了一道冷流，上冲天灵盖，心中暗暗叫苦。

不待他下令退走，秋雷已哈哈狂笑，向他发话了：“王当家，咱们的事该作一了断啦！”

说完，信手拾起地上的一把飞刀，略一审视，自语道：“是绯衣三娘的，这贼女人可恶！”他本想到飞刀射来的屋角一行，但略一迟疑，却又止住已踏出的阔步。

龙形剑心中虽然怀有惧念，但已势成骑虎，他为了武林声望，不可能退缩认栽，万没料到青云客会径自撤走，令他进退两难。

正为难间，奉先寺方向人影急闪，啸声震耳，是绿林群豪起来了，这些绿林巨魁们原来埋伏在八节滩两岸，原预定在那儿和秋雷一决，没料到秋雷却在奉先寺侧方的山林中出现，他们是被胡哨声召来的，来得正是时候。

乔、许两家的人，看到群盗涌至，只好远远地避开，在东西不远处一座古林前逗留，居高临下袖手旁观。

银凤心中大急，但却被笑孟尝制止她出面。

龙形剑心中大喜，他已看到身后从下向上赶的人，更听清发啸的人是埋伏在八节滩的高手，心中大定，脱下罩袍交到属下弟兄手中，泰然迎出笑道：“哈哈！如何了断，王某愿闻高论。”

秋雷听到啸声，但看不见下面掠上的绿林群豪，心知来的人定是龙形剑的党羽，但他毫不在乎。

秋雷原站在农舍前的山坡中段，两侧有房屋，不易施展，随时有被人躲在屋角用暗器偷袭的可能。

刚才绯衣三娘的飞刀，就是从屋角发出的，他必须离开房屋，方能应付群殴，便举步向下走迎向往上迫近的龙形剑。

两人在农舍前的斜坡下照面，双方在丈外止步。

秋雷呵呵笑，傲然地问：“王当家，你是先说理呢，还是先动手？”

“阁下的意思是先说理罗？”龙形剑也傲然地答。

“哈哈！就算是吧。不知王当家是否认为在下知道你的大援已至，所以愿先行说理？”

“呵呵！王某虽有大援，但尊驾艺业超死人圣，何俱之有？所以王某不作此想，只认为尊驾或许确是有理要说。说吧，王某洗耳恭听。”

“哈哈！在下其实没有多少理可说，不过，只想问王当家一件小事。”

“小事？呵呵！秋老弟，你的小事定不等闲，是与海天一叟计算王某的小事么？”

“不。在下请教，咱们之间，可说一无成见。二无利害冲突，素不相识，阁下为何横刀夺爱诱走了绿凤孟娥，不知有何居心，阁下何以教我？”

龙形剑哈哈狂笑。怪腔乖调地问：“老弟，孟姑娘与你是夫妻？可有三媒六证？”

砍雷脸色一沉。冷哼一声。

龙形剑接着说：“孟姑娘如果不是尊夫人，老弟的话，不嫌言重了么？”

“你不否认孟姑娘是秋某的人吧？”秋雷恼羞成怒的答。显然，他的理由，不够充分。

“孟姑娘不是黑道人物，也不是绿林朋友。老弟，她不是你的人，也非王某的人，她有权决定论自己的行止，老弟认为呢？”龙形剑毫不放松地问。

“正相反，孟姑娘正是秋某的人。谁不知孟姑娘是与秋某共同开创许州基业的同伴？你简直死有余辜。”秋雷的口气开始强横了。

这时，绿林群豪已纷纷到达，全是些粗胳膊大拳头的好汉，年纪都在四十上下，是代表绿林道急进派的英雄人物，都是些气焰不可一世、目无余子的悍寇。

先到的人在南首列阵，后到的往两翼延伸，高高矮矮先后到了四十余名之多，逐渐将秋雷包围，一个个怒形于色，手按刀柄随时准备扑上动手。

龙形剑完全镇静下来了，脸色也开始冷厉，冷笑道：“简直强词夺理，你来免太瞧不起你自己了。再说，孟姑娘即使是与你共同创业的人，也不见得她便该一辈子受你管束。哼？”

你自不量力留她不住，即向本当家兴师问罪，简直岂有此理！你的野心太大，尽人皆知，当年在天门峡，你便有意雄霸天下，首先便向海天一叟挑衅。

目下你羽翼已成，不到一年，你便大展鸿图，横行天下，无所不用其极。假借孟姑娘的事，与海天一叟共策诡谋，要向本当家下手，以便进一步主宰绿林群豪而偿大欲，因为论当今江湖实力人物，王某算得上是顶尖儿人物之一，所以你不惜与海天一叟修好，要除去王某让你称霸天下是么？

你这种手段未免太下乘了些，也相当恶毒，一旦王某栽在你手上，海天一叟便只有俯首听命，绿林道便成了你飞龙的奴才。哼！你的如意算盘打得不够精，你该放大目光看看绿林道今日的形势，该看看绿林豪杰中，有哪些人愿意甘心受你驱策。姓秋的，你可以问问他们。”说完，举手向四周群豪一指。

“王大哥，和他客气什么？宰了这狂人泼皮便拉倒算了。”西首一名悍贼发出震天怒吼。

秋雷盯了悍贼一眼，冷冷地问：“狗东西，你是啥玩意？你姓什么？”

悍贼大怒，大踏步抢出，手按刀靶大吼道：“竖起你的驴耳听了。我，湘南大峰山山主狂刀李吉。你这小王八蛋乳臭未干，便狂妄得无所不为，你凭什么？凭你那狂人师父终南狂客老不死？叫你那老贼师父出来，让咱们绿林群豪将你两人埋葬掉，拔剑！”

暴吼声中，他已迫近至八尺内，钢刀一闪，冷电四射，银光目生花，刀尖已经指出，距秋雷的脚口不足一尺，只消秋雷拔剑，他便可以抢攻了。

秋雷的虎目厉光闪闪，冷冷地说：“你出口伤及家师，罪大恶极，你将死得够惨。”

“你逞口舌之能，拔剑！”狂刀李吉大喝。

秋雷的手，缓缓搭向剑把，大拇指压下卡簧。

狂刀李吉移前半步，刀尖又迫进了半尺。

任何人也可看出，秋雷决不可能将剑拔出，只消剑身出现，狂刀李吉便可进招，无法逃出刀下。

秋雷向左跨了半步。

狂刀李吉刀随形转，刀尖距秋雷的胸口不足三寸了。

秋雷左足刚提起，狂刀李吉的右脚也跟着迈出了。

“李山主，小心……”龙形剑大叫。

晚了，突变已生。

秋雷不向左闪，反而向右前方突入，左手一拂，金针掌绝学已经发出，“叭”一声轻响，拍中了刀身，刀身应掌而折。

秋雷已从刀侧抢入狂刀李吉的怀中，右手并未拔剑，却一掌削出，“噗”一声击中狂刀李吉的丹田。

“啊！”狂刀李吉狂叫，上身前屈。

他该死，刀尖迫指得太近，最为犯忌，固然招递得快，但对方也极易获得安全，因刀是直的，只消让过刀尖，便可抢入进击了，刀决不可能折向伤人。在夺刀术中，就怕刀相距太远，近了就有办法，错开了刀尖便胜了一半。

秋雷手下绝情，右掌再加一成劲，狂刀李吉便向后急退。

电芒乍闪，秋雷的长剑出鞘。快！快得令人眼花，剑尖无情地贯入狂刀李吉的胸口，剑拔鲜血外喷。

秋雷左闪，避免鲜血喷及。电芒急闪，狂刀李吉狂叫声出口，双手已应剑坠地。

三名悍贼飞掠而至，但来晚了。

创虹两闪，狂刀李吉的脑袋落地。

秋雷飞起一脚，断头折手的尸身，撞向由前面扑来抢救的一名悍贼。接着，长笑震天，飞扑从右面扑上的一名悍贼。

“铮！铮！”清鸣震耳，错剑声惊心动魄，秋雷的剑错剑而入，剑尖疾吐，贯入悍贼的胁下了。

几乎在同一瞬间，他回头猛扑从左侧扑来的另一名悍贼，伸左手一抄，闪电似的抓住砸来的流星锤，一拉一带，旁边的人只看到悍贼向前急冲，冲向秋雷送出的剑尖。

“哎……”悍贼叫，丢掉流星锤，死死地用双手搭住秋雷的有肩，瞪大着怪眼，牙齿咬得死紧，剑贯入他的肚腹，剑尖从脊骨旁伸出背腰后尺余。

秋雷一声狂笑，左手将夺来的流星锤向前面刚避开无头尸体的第三名悍贼掷去，右脚一踹，把死抓住他右肩的悍贼踹得飞跌丈外，剑已自动离体。

第三名悍贼刚避开狂刀李吉的尸身，流星锤到了，赶忙向下挫身躲避，却未料到流星锤的链索飞舞着缠到，在腰身缠了三圈，巨大的冲力将他拉倒在地。不等他站起，眼中紫影乍现。他本能地挥剑自卫，向紫影凶狠地挥去。

一剑落空，秋雷却一脚踏在他的小腹上，他只感到浑身一震，五脏似要从口腔向外挤，眼前一黑，力道全消，糊糊涂涂呜呼哀哉。

“砰！”第二名悍贼的身躯刚好倒地，肚旗的创口被肠子堵住，但血仍向外流，在地上争命。

秋雷在片刻间连杀四人，快得令人跟花。

“哈哈哈哈！象这种大言不惭，其实只会花拳绣腿的人，最好少来送死。哈哈哈哈……”秋雷一脚踏在尸体上，仰天狂笑。他手中的剑血迹斑斑，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红芒。在斜阳下红白光芒映得令人心悸。笑声也令人气血翻腾。

笑完，他缓缓后退。脚下的悍贼肚腹下陷，口中鲜血外流，舌头伸得长长地，十分唬人。

第二名中剑的悍贼，挣扎渐止。抢出夺回四具尸体的贼人，回到人群中惨然地说：“仙丹神药，也救不了他们了，死啦！”

“谁再上？我飞龙秋雷买他的命。”球雷沉喝，豪气飞扬。

东首一名粗眉大跟的大汉，将手中的双环杖高高举起，亮声大喝道：“对付这种狂妄冷酷的江湖败类，咱们用不着顾忌江湖规矩了，那一位同道与我双杖招魂陈塑一起上？”说完，大踏步进入斗场。

“我屠龙手愿与陈兄屠这条孽龙。”西面一个粗壮大汉叫着，挪了挪腰中的铁爪，大踏步而出。

“别忘了咱们玉山双豪姓罗的，算咱们兄弟俩两分。”北面的两名大汉叫，撒下沉重的鬼头刀。威风凛凛地出列。

“还有我阴风寒星黄嘉，不才愿凑凑热闹。”一个背剑的瘦长大汉阴阴地接口，慢条斯理地出场。

五个人布成圆阵，将秋雷团团围住。

双杖招魂右手一挥。左手便接住了一根杖。

铁爪徐撤，屠龙手堵住了西首。

玉出双豪两把鬼头刀一左一右，老二用的是左手。

团风寒星手一动剑便出鞘，他的左手中挟了三枚可破内家气功，且可发出毒火的寒星怪镖。

秋雷屹立场中，瞥了众人一跟，挪了挪腰带上的屠蛟匕，然后若无其事地举剑，旁若无人地撮口轻吹剑身上已凝结了的血迹。

“剑哪！在未杀光这些蠢材之前。千万不可卷了锋，免得刺不进砍不入。呵呵！”他对剑说话，似乎不知四周已有强敌合围。

五个人勃然大怒，互相递送眼色，徐徐追进。

“叮叮！叮”秋雷扣指弹剑，声脆的剑鸣震耳。

五人愈迫愈近，作势上扑了。

秋雷视若未见，再扣出两声剑鸣，脱口高吟：“十年磨剑，问天下头领几许？海阔天空，任我飞龙腾跃。哈哈哈哈！”

长笑声中，身形候动，人向南面挡路的双杖招魂猛扑，剑芒如虹，一闪即至。

同一瞬间，五人亦同时发难，吼声似焦雷：“杀！”

接着，惨叫声刺耳，令人毛骨悚然：“啊……”

人影修正，秋雷已经冲出包围困，站在双杖招魂的身后，间横在身前，徐徐转身，猩红的血从剑身向下滴，正用利刃似的凶厉眼神，盯视着另四个

骇然分开的人。

双杖招魂左手的双环杖向上伸出，不住颤抖，杖前段下垂，中间的钢环叮当作响。

右手软软地按在胸口，血染得胸、腹、手、杖一片猩红。不仅胸口中剑，脸部从鼻梁起，一道裂缝直达下额，鼻尖中分，双唇裂开，门牙也掉了，肉内外绽，深可见骨。他惨号着踉跄前冲，冲了七八步方砰然仆倒，在地面翻滚抽搐。

四个人惊魂未定，秋雷已一声暴吼，狂飚似的卷到，剑发殷雷，狂风大作，卷入了人丛。

响起一连串的暴吼声，铁爪飞舞，鬼头刀滚旋，长剑天矫。秋雷在四件兵刃合击下，从南首贯穿重围，突出北面，人影乍合片刻。“铮铮！铮！”兵刃交击声如连珠炮爆炸，但见钥虹飞腾中，紫色的身影穿阵而出，向北射出两丈外，倏然静止。

殷雷声倏敛，罡风徐息。

片刻的纠缠，秋雷将沉雷剑法中的三招杀着全用上了。

“嗯……”屠龙手低叫，不但肚腹挨了一剑，胸腔也被无坚不摧的屠叫匕所划开，肺叶外挤，踉跄了两步，颓然仆倒。

玉山双豪的老大，脑袋丢掉一半，仍挣扎着向侧方走，手上的鬼头刀早丢了。

同一瞬间，老二“呀”一声厉叫，胸前挨了阴风寒星的三枚寒星镖，歪着身子倒下了。

阴风寒星背肋挨了一剑，前后穿孔，怪眼瞪得象铜铃，以手掩背挺腹抽气，右手倒拖着剑向前艰难地迈步。到了老二的尸体前，拼余力嘎声叫：“罗……罗老二，谅……谅……我……”叫声未落，他带着袅袅余音，踉倒在罗老二的身上，嘴唇一阵抽搐，双睛一翻，死了。

秋雷似若未见，冷冷地看了看左手的屠蛟匕，插回鞘中。右手剑连挥数次，破风之声刺耳，抖掉剑身上稍大颗的血珠，然后从容踏过死尸，向下面的龙形剑走去。

所有的人，全被他勇悍无匹的神技所慑，所有的绿林群豪，惊得血液发冷。

龙形剑脸色发白，冷汗沁手。

秋雷在三丈外止步，冷笑道：“王当家，你没有理由让他们替你挡灾，你该将刚才秋某赶走独角天魔的光景告诉他们，免得他们自不量力枉送性命。你可以再打量这儿的形势，人再多也无法困住秋某，禁不起秋某一击的人多了又有何用？反而碍手碍脚自相残杀。你我的事，必须亲自解决……”

话未完，下面突然涌上一大群老少，堵住了龙形剑的退路，共有五六十人之多。为首的人赫然是海天一叟龙光，其次是老贼的死党使叉大汉。

“哈哈！”海天一叟用狂笑声打断秋雷的话，笑完叫：“秋老弟，不要怕人多，今天正好利用机会，一举清除这些绿林道的叛徒。”

龙形剑大惊，心中暗暗叫苦，一个秋雷已感吃不消，再加上海天一叟的一大群巨寇，他怎吃得消？

包围秋雷的人开始移动，退向龙形剑。

海天一叟的人，也以海天一叟为中心，两翼展开。

远处的许、乔两家老少，感到一阵惨然。

降龙大师昭然叹道：“大劫已临，老衲无力化解。智聪法兄，咱们走吧，眼不见为净。”

冷面如来也摇头苦笑，无可奈何地说：“咱们人孤势单，委实无力回天，唉！可叹，愿我佛慈悲。乔施主，走吧！”

笑孟尝当然知道利害，说：“这些人都是宇内闻名的绿林强寇，死不足惜，让他们火并，也许会使天下承平些。诸位先走，我得前往找找钦第的下落，也看看金神是否已将白夫人造上了？”

银凤这时才想起爹和白琬君姑娘，两人走了许久啦！心中大急，说：“文叔，侄女也得找爹的下落。”

“好，我们走吧。”

两人乘乱离开，向白夫人退走的方向绕道追去。稍后，降龙大师方率众人下山。

冷面如来未走，不久也向笑孟尝走的方向如飞而去。

人群大乱中，秋雷分了心，未留意银凤已经走了。

绿林群豪在龙门火并，许、乔两家竟袖手旁观无力出面干涉，对两家的声誉，算得是极为沉重的打击，意味着白道第一高手过去的光荣岁月已经告终，白道英雄往昔的光辉已经消逝了。反之，飞龙秋雷的声势却如日中天，名震江湖，武林为之撼动，凌驾江湖十五名人之士，甚且与早年的四大凶人并驾齐驱。秋雷这次筹划的大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收获且超出意料之外。

二龙壁垒分明，恶斗混战将起。

秋雷在人声嘈杂中，突然举剑大喝道：“龙形剑，你我先行解决，让你和龙虎八卫、赤煞二凶、双无常十三个人一起上，秋某等着你。”

海天一叟却拔剑叫：“秋老弟，时光不早，洛阳的大批官兵，可能已经兼程赶来，夜长梦多等不得，杀！”

杀字如半空里响起一声焦雷，六十名悍寇同声应和，似乎大地亦为之撼动。

使叉大汉突然旋身发叉，一道淡淡银虹脱手而飞。

龙形剑已经留了心，一声大喝，斜身一掌向银虹拍去。

“啪”一声脆响，钢叉突然炸裂，叉杆被拍断，但叉尖却脱杆而飞，后面还带了一根一尺八寸长的细杆。这是使叉大汉最霸道的子母飞叉，不易招架。

龙形剑出掌时身形已动，但仍被叉尖探过耳轮，几乎丢掉左耳。

“啊……”一旁的白无常厉声惨号，被飞叉插在右肋下，沉重无比的力道，将他击倒在地，活不成了，做了龙形剑的替死鬼。

黑无常一声厉叫，向海天一叟疯狂地冲去。

秋雷一声长啸，飞扑而上。

龙形剑一声怒吼，拔剑急迎。

赤煞二凶被秋岚割掉双耳，还以为是秋雷所为，把秋雷恨入骨髓，恨不得将秋雷生吞活剥。方消心头之恨。

但他们早已心胆惧寒，怎敢再截秋雷拼命，向后急退，找机会逃命去了。树还没倒，猢猻却散啦！

龙虎八卫忠心耿耿，随龙形剑奔向秋雷。可是，人群大乱，还未冲近，已被海天一叟的人截住了四个，只有四卫跟着龙形剑向上冲。

秋雷也向下飞扑，双方在中段迎上了。

杀声震耳，每个人都形如疯狂，刀剑无情地撕裂着人的肌肤，凶狠地砍折人的骨骼，鲜血狼藉，惨号声惊天动地，好一场凶残的大屠杀。

这是近十年来，绿林道老一辈和年青一代之间的大结算，千年来蕴积的成见、仇恨、利害冲突，名位之争的毒火大清算，无数小冲突所汇成的大仇恨，终于在飞龙秋雷的挑引下，爆发了这一场空前惨烈的大火并。

秋雷的爪牙不在场，他轻易地避免了不明内情的人责难，也避免了他手下爪牙的死伤，而绿林道精英尽失，他却保全了雄厚的实力。

秋雷身剑合一飞扑而下，在行将接触的刹那间剑发殷雷，立下杀手，手下绝情，“飞电沉雷”杀着倏出，剑芒如金蛇乱舞，招出殷雷震耳，但见无数带有淡淡血影的电芒，以凶狠无比的声势，射向龙形剑。

龙形剑钢牙紧咬，径剑发出刺耳厉啸，罡风大作，剑气飞腾，狂野地向攻来的剑影边去。

四卫从两侧超越，奋勇扑上。

“铮铮！”金鸣声震耳，龙形剑被震飘丈外。

秋雷并未跟踪进袭，一声长笑，左闪、出剑，从左侧扑上的两卫连剑招也未看清，雷声已经入耳，切尖到了右面一人的胸前。左手一扬，两颗黑棋子已射入左面一人的双目。

生死须臾，强存弱亡，已没有慈悲的必要了。

右面的人挫身推刃，要架开胸前的刺目电芒。

糟！电芒一吞一吐，突然从下方突入，架不开躲不掉，剑尖已贯入腹中。

同一瞬间，左面的人一声狂叫，以手掩目向后急退。

“杀！”是秋雷的震天大吼。剑虹疾收疾吐，大旋身飞扑而上，信手顺势一剑狂挥而出。

右面的人剑离下腹，已经支持不住，一声狂叫，将兵刃向秋雷的背影投出，人亦踣倒。

瞎了眼的人无法自卫，只退了两步，脚下一虚，仰面便倒。秋雷的剑恰好一掠而过，脑袋应剑而落。

从右面扑上的两卫到了身后了，一把虎头金钩，一把梅花夺宛若山崩岳塌的，落向秋雷的背影。

剑笛向左闪，右旋，剑如游龙，“嚓嚓”两声轻响，将左后方使梅花夺的人双足齐膝削断，再急冲而上，对付使虎头金钩的人。

“接招！”他沉喝。

金钩左挥，“铮！”一声架开秋雷的剑，正待反击。

秋雷不失时机抢入对方怀中，剑反而将金钩迫在外侧偏门，左掌出如电闪，来一记“鬼王拨扉”，“噗”一声拍个正着，可怕的金针掌绝学，把使钩人的右耳门震碎，一个小孔深抵颅骨内部。只片刻间，四卫全部横尸在山坡上。

龙形剑也恰好赶到，怒吼着一剑攻到秋雷的左肋，危极险极，眼看秋雷难逃大劫。

剑尖相距尚有寸余，秋雷已一掌后带，“叭”一声丝毫不差地拍中怪剑的剑身，他右手的剑已反击至龙形剑的胸口，反应之快，恍若电光乍闪。

“嗤！”龙形怪剑突然伸长五寸，但功亏一篑，慢了些儿，剑被金针掌拍中，准头偏了，剑尖划破秋雷的衣衫，擦肋背面过。

同一瞬间，秋雷的剑尖，刺入龙形剑的左胸，可惜距离远了些，入肉三分而已。

龙形剑向后飞退，心中发毛。这一剑险之又险，两人的性命都在呼吸之间，生死一发。

秋雷感到金针掌拍在怪剑上，怪剑的龙纹有点刺手，剑不但奇怪奇硬，而且富有韧性，拍在上面力道分散，凶猛绝伦的掌力无法将剑拍折，而且锋尖居然差点儿划破了他的肌肤，护体神功竟然挡不住怪剑的袭击，怪剑竟然是特殊钢料所打造的宝刃，也许是钢母所造的呢。

龙形剑的超人反应，也令秋雷依然心惶，一声长啸，如影附形猛扑而至，叱声如沉雷：“王玉堂，纳命！”

一名悍贼飞掠而至，从左侧冲到，厚背单刀风雷俱发，凶悍地突入，招出“天外来鸿”，锐不可当。

秋雷不得不先对付悍贼，急冲的身躯突然刹住。悍贼猝不及防，二刀不仅未将秋雷截住，反面右半身全暴露在秋雷的剑下了，变生仓促，想收招已力不从心。

秋雷脸上涌起残忍的微笑，凶暴地一剑点出，剑尖无情地贯入悍贼的胁腰。

“啊……”悍贼厉号，刀抛出三丈外。

龙形剑利用这刹那间的机会，一声不吭，江湖闻名丧胆的奔雷钻脱手，三道白虹破空而飞。钻近身，方听到雷鸣似的破空飞行所发的啸声。

秋雷早有提防，长剑猛拨，悍贼的身体随剑而转。“嗤嗤嗤”三声怪响，三枚奔雷钻全贯入悍贼的身躯。悍贼已叫不出声来了，身躯抽搐了数次，渐渐气绝。

“哎呀！”秋雷却惊叫出声，拔剑后退。

原来奔雷钻长有六寸，有一枚穿过悍贼的肚腰，从骨缝中穿过，透体而出，仍以相当强劲的力度，击中秋雷的右胯骨，虽未入肉，也把秋雷吓了一大跳。

龙形剑随暗器扑到，怪剑猛挥，咬牙切齿奋勇抢攻，要和秋雷拼命了。

“铮铮！”两人换了三剑，快逾电闪，火星飞溅。

龙形剑被震飘丈外，脚下一虚，几乎滑倒。

秋雷飞扑而上，怒吼道：“有多少宝，你献吧！死囚！”

龙形剑急闪，连避三剑，危极险极，他已没有还手的机会，只能凭巧妙的身法错招闪避。

不远处，海天一叟击毙了黑无常，正杀开一条血路向上冲来，一面大吼：“秋老弟，将这畜生留给我。”

下面的恶斗已近尾声，双方死伤沉重。龙形剑的人，只剩下不足五个人，正在浴血苦斗，在海天一叟的人围攻下，可能命运已经注定横死在这儿了。

赤煞二凶鬼精灵，踪迹不见，尸堆里没有他们的尸身。

龙虎八卫全部牺牲，死得相当英雄。

黑白双无常的尸身，一南一北一上一下，相距在十丈外，死状极惨。

斗场中，尸体散处在山坡上，鲜血将野草染成一团团红斑，血腥触鼻，惨状令人不忍卒睹。

逃走了的人，与追的人出没在各处林野中。

龙形剑知道大事去矣！再不走后果可怕，一声厉吼，打出了：三枚奔雷钻。

秋雷知道利害，赶忙闪身躲避。

龙形剑抓住机会，向北急逃，去如电射星飞。

“你走得了？”秋雷大吼，急起狂追不舍。

海天一叟也展开轻功猛追，一面叫：“休教他走了，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其实，他无意追赶，要留在原地收拾残局。这次将百丈峰龙形剑的死党大部歼灭，他已心满意足了，走掉一个龙形剑，算不了什么。龙形剑这次即使不死，名号声誉将土崩瓦解，想要东山再起，恐怕无此可能了。

秋雷衔尾狂追龙形剑，脚下只用了七成劲。他有他的打算，无意将龙形剑埋葬在龙门山。如果龙形剑死了，海天一叟将无所顾忌，是否甘心向他的七柳湾臣服，并不乐观。

反之，留了龙形剑，海天一叟必定有所顾忌，怎敢不向七柳湾低头？因此，他故意让龙形剑脱逃。

追越两座山头，突见右方山脊绯影一闪。

“是绯衣三娘，你非死不可。”他想。

扔掉龙形剑，他向山脊悄然急升，借草木掩身，向山脊急掠。

绯衣三娘不止一个人，另一个是绿凤。绿凤一身绿，走在草丛中，如不留心很难发现。

两女并肩而行，沿山脊的樵径向北走，要出山北至龙门镇。她俩是在恶斗行将结束前离开的，眼看龙形剑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她们知道大事去矣！只好先行离开是非地。

两人不知已被人跟了踪，不徐不疾地向北走。

绯衣三娘一面走，一面说：“孟小妹，我看，你对秋雷未能忘情，是么？”

“胡说！我对他失望极了……”

“也伤心极了，是么？”排衣三娘抢着问。

绿凤长叹一声，轻摇螭首道：“不！我为何要伤心？我恨死他了。他早就存心铲除双龙，却一再找不到借口，黑道与绿林风马中不相及嘛。双龙急于找机会火并，无暇兼顾他的事，海天一叟甚至不过问他胁迫金鞭于庄的仇恨。真想不到他做得这般绝，在我身上找借口，日后绿林群豪岂不恨死我么？唉！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他。”

“哦！那你何不杀了他？”排衣三娘问。

“杀他？怎样杀？三娘，你未免想入非非，我恐怕很难接下他三招。怪！一年前的他，比我强不了多少，怎么……”

“你真笨，金神传给他金针掌，金四娘传给他三阳神功，当然不同啦，这人太可怕了，金四娘传给他三阳神功绝学，他却向金四娘下毒手，恩将仇报，简直禽兽不如。”

“胡说！你怎么诬赖他向金四娘下毒手？”绿凤不悦地叫。

“唷！小抹，你仍在袒护他哩！告诉称，毒王的话是以采信，欧阳慧更不是疯子，这事我敢说千真万确，决不会冤枉他。哼！我要找到金神，力证他是杀金四娘的凶手，他将……哎……你你……”

话未完，排衣三娘突然歪歪斜斜地坐倒，伸手拔飞刀，但已拔不出来了。

绿凤出其不意一掌击中绯衣三娘的腰脊，脊骨应掌而折，不倒怎么行？她一脚将绯衣三娘踢翻，一脚踏住绯衣三娘的心坎，冷笑道：“三娘，你说对了，告诉你，我仍然爱他。我拼上龙形剑、用意是想激起他的好胜心、让他明自我绿凤不是不值得爱的女人，他会为争回面子而再投回我的怀抱，事实证明我做对了，我怎能让你向金神报讯而毁了他？不行，你只好死了，别怪我，三娘。”

右侧林中人影一闪，奔出一个龙形剑的党羽，气急败坏地弃到，冒失地叫，“孟姑娘，还不快走？你杀了谁？”

绯衣三娘已到了生死关头，嘎声叫：“小……妹，我……我不怨你。只……是，他……他豺狼成性，蛇……蝎心……肠，你……会后……后悔无……及，离……开他！”

声落，吁出最后一口气，猛烈地抽搐了几下，睁眼张口溘然长逝。

悍贼站在一旁喘息，吃惊地叫：“孟……孟姑娘，她……她不是绯衣……啊……”

未说完，惨叫声嫁天动地，一柄长剑从他后心贯入，剑尖从心坎透出近尺，巨大的冲力带得他向前栽，倒在绯衣三娘的身上。

绿凤大惊，火速拔剑旋身。

身后三丈左右，站着两个人，一是秋雷，一是海天一叟的死党、乾坤堂的堂主镇三山江隆。镇三山的剑在背上，显然是秋雷用剑遥掷，要了悍贼的命。

“你……”绿凤吃惊地叫。

秋雷徐徐走近，微笑道：“你的话我全听到了，所以你免了一剑之厄。”

“你……”

“我跟踪你们许久了。”秋雷若无其事地说，伸手在悍贼身上拔剑。

镇三山也随着秋雷走近，不住向绿凤投过饱含敌意的目光。镇三山虽身为强盗，但从从不劫色，对绿凤这种人尽可夫的女人深恶痛绝，不齿其为人。

远远地，两个人影快逾电火流光，正沿小径掠来。但林木掩映，时隐时没，且相距甚远，如不留心细看，是不易发现的。秋雷是有心人，他已看到了，两人影中有一个劲装如银，是银凤许姑娘。

银凤的出现，几乎促使绿凤早赴阴府。

秋雷喜新厌旧，怎会与绿凤重拾旧欢？只因为在追踪途中碰上了镇三山，两人已听清了绿凤和绯衣三娘的话，绿凤为了袒护他，不惜暗杀绯衣三娘灭口，他怎能在镇三山面前袭杀绿凤？他已经决定了该做的事，就是擒绿凤返回七柳湾示众江湖，让江湖群雄知道百大峰王当家的绿林新兴势力已经瓦解，七柳湾已取而代之。

可是，由于银凤的出现，他推翻了自己的计划。

可怜！绿凤只看到他脸上相当友好的神色，却没看到他心中涌起的重重杀机。

镇三山同样不知死期已至，在秋雷身边用饱含敌意的目光，盯视着脸上泛起甜笑的绿凤。

秋雷拔出长剑，一面缓缓在尸体上拭净剑上的血迹，一面泰然地说：“小凤儿，你可愿意随我回七柳湾？我答应从此要好好待你，重度往日美好的时光。”

他的声音温柔极了，括静极了，找不出丝毫乖戾的感情，更没有强横

的气息，与刚才恶斗时截然不同，象是换了一个人。

他并未向身旁的人瞧，似乎专心地拭剑、连拭剑的手法也出奇地温柔，缓缓地开始拭剑身的另一面。

“啊！雷，我想，还用得着问我愿不愿么？可记得在七柳湾你将李美贞弄来时我说的话么？不管怎样，请记住我是爱你的。”绿凤的声音不仅喜说，而且充满感情。

蓦地，电芒乍闪，剑气迸发，接着，惨号震耳。

镇三山张开双手，身躯扭曲，踉跄冲出五六步，艰难地、痛苦地、吃力地转过身来，血从他的左肋下泉涌而出。瞪大着双眼，死瞪秋雷，嘴皮抖动着，想说话，但发不出声。

接着，浑身猛烈地抽搐，“砰”一身仆倒在地，身躯扭曲、抽动、震颤，片刻便徐徐静止。

绿凤吃惊地站在原地，恐惧地瞪大着惊惶的凤目。她只看到秋雷在拭净剑上血迹举剑察看的瞬间，信手将剑刺入镇三山的肋下。

秋雷再次在死悍贼的身上拭剑，似乎刚才并无任何事件发生，平静地说：“如果不杀了这家伙，他会在海天一叟的面前胡说八道，小凤儿，走吧！”

他将绯衣三娘和两贼的尸体丢在一株古树下，整了整衣衫含：笑向绿凤伸手虚引，徐徐举步。

远远地，银凤和一个青影在树影的空隙中一闪即逝，近了，绿凤未留心，不知有人向这儿飞掠。

绿凤惊魂徐定，提心吊胆地走在秋雷的身右稍后，犹有余悸：

“雷弟，镇三山是海天一空的心腹，留着有大用，你不该杀他的。哦！你接到我用木片……”

话未完，秋雷右手一挥，疾逾电闪，半分不差扣住了她的左肩，大拇指深深地抵入肩井穴，象一把巨大的火红巨钳。而扣住肩井穴之前，她的璇玑穴已先一步被制住了，太快，没有任何让她闪避的机会。

“你……”她心胆俱裂地叫。

秋雷将她劈胸抓住，带近身前凶狠地说：“小淫妇，秋某堂堂大丈夫，顶天立地，岂怕找不到好女人？会再穿你这双烂草鞋？休简直昏了头。即使你是西子重生，美得令人发疯，我秋雷也不至于因为和你重拾旧欢，而貽笑江湖自损身份。哼！你以为你美？你便自以为奇货可居，可任意玩弄天下英雄于股掌么？你大错特错了，睁开你的风流眼瞧瞧，前面来的银凤，比你更美上一百倍。”

他将她的脸扭转，果然不错，银凤和许钦正如飞而来，已到了十余丈外，刚好穿出一座密林了。

他将绿凤的脑袋扭转，他自己也抬头前望，这瞬间，他眼角瞥见三道淡淡青芒一闪即至。有人从身左的草丛中发射暗器，相距不足三丈。

真是天意，如果他不抬头，可能要葬送在这儿，诚算他命不该绝。

他心中一懔，猛地将绿凤一带，用绿凤挡暗器，反应超人。

“嗤嗤嗤！”三枚钢松针全贯入绿凤的胸腹，全投入体内。

一条青影从草中射出，象兔子般窜入密林中逃命，是九华羽士。

他想追，但却又停下了，因为银凤父女俩已到。

绿凤在他手中抽搐，银牙咬得格格地响，水汪汪的媚眼不再可爱了，眼珠子向上翻，喉中嗯嗯怪响，挣扎了片刻，在许钦父女倏然止步的同时，

嘶声惨号：“你……你好狠。啊！啊……”

在凄厉的袅袅余音中，她浑身一震，呼吸顿止，瞪眼龇牙，死状甚惨。

其实，钢松针细小，如果不射中心室。是不易速死。她绿凤是宇内十五名人之一。

三枚钢松针决不可能在短期间要她的命。

但银凤父女到了，她又装得十分神似。秋雷一时大意，竟然被她瞒住了。他的注意力已放在银凤父女身上，无暇验看绿凤的死状是真是假。

他丢了绿凤，含笑上前行礼道：“许姑娘，久违了。”他改向许钦行礼，续道：“如果在下所料不差，这位定是令尊许前辈了。”

他的神色极为友善，脸上挂着诚恳而爽朗的笑容，任何人看了他的神态，也决不会误会他的诚意中会隐藏了任何可怕的念头，也决不会怀疑他心中会有阴谋诡计。

许钦回了一礼，低声向银凤说：“孩子，你再往西搜搜看，发现白夫人或者白姑娘时，用啸声知会。注意，切不可和金神冲突。”

原来他追赶琬君，想阻止琬君追金神，他料定金神决追不上白夫人的。可是，追到半途，遇上了几个龙形剑埋伏在山区中的人，两下里一打岔，便失去了琬君的踪迹。

而金神和白夫人，早已不知去向。恰好在搜寻中碰上赶来的笑孟尝和爱女银凤，三人分道寻找。笑孟尝走在右首另一座山脊上，看不见这儿的景况。

许钦说完，转向秋雷淡淡一笑，说：“老弟台客气了，在下虽虚长几岁，却不敢当前辈之誉呢。”

银凤并无离开的意思，接口道：“去岁在天门峡，多蒙秋爷援手，本待登门拜谢大德，但返家后贱躯沾恙，始终未克成行，深感歉疚。”

许钦接口道：“小女上次多蒙老弟台临危援手，兄弟铭感五衷，本待登府致谢，无奈老弟台极少在家，而兄弟因俗务羁身，十余年来未履江湖，因此无法至江湖寻觅老弟台面致谢意，尚请海涵。”说完，长揖为礼。

蓦地，左面十余丈外下坡处的松林前，九华羽士去而复来，怪笑似鸟啼，传入耳中，直震耳膜。

秋雷心中一凛，暗叫不好，老杂毛如果在这时将天门峡之事说出，岂不完了？

已用不看考虑，他一声长啸，急掠而去。

银凤娇叱，急起狂追，要将九华羽士留下。

许钦也不假思索，急忙纵出。

九华羽士不是傻瓜，岂敢逗留？闪电似的退入林中，一闪不见。

所有的人都走了，绿凤的双手开始动了，吃力地解开百宝囊，取出三颗心丹吞下，然后坐起，取出胸两侧近肋旁的两枝钢松针，拔出腹侧的第三枝，咬紧牙关敷上金创药，用手按住创口。

她额上冷汗直流，脸色泛灰，肌肉不住抽搐，用怨毒无比的眼神，向秋雷追人的方向死死地狠盯了一跟，喃喃地说：“你别得意，我会尽一切力量要你的命，除非我死了，我会办得到的。”

绿凤身受重伤，居然未死，秋雷小看了她，以为制了她的璇玑穴，再如上九华羽士的三枚钢松针，她还能不死？

其实，绿凤见秋雷突然刺杀了镇三山，虽大吃一惊，似也无形中提高

了警觉，对秋雷深怀戒心，暗中运功戒备。

秋雷下手太快，她来不及反击，但璇玑穴来被制死，只是肩井穴被扣难以反抗而已，等到挨了钢松针，秋雷松手，肩井穴便回复原状，她已别无抉择，只有加死以保全自己，她成功了。

三枚钢松针已令她内腑受到重创，如换了旁人，内腑受伤出血，而且又无法排出，那还了得。但她志切报仇，刻骨铭心的复仇意念支持着她，她心中不住向她自己呼唤：“你不能死，你要报仇！报仇！”

十八

她强忍彻骨的痛楚，一步步向密林中逃命，眼前金星乱舞，浑身脱力，双腿沉重得象山，每走一步，脚一动，便感道胸膜中，有千万把钢刀在刺扎，痛得她浑身的肌肉都在抽搐，银牙铿得吱嘎嘎地怪响，尽管快下西出的斜阳光芒耀目，但她的眼前却是一片灰蒙蒙地，所看到的物体影象都是些怪影，已看不真切

走不动了，她爬，手脚吃力地移动，口中不住低叫：“蛇蝎心肠，蛇蝎……心……肠……”

爬着爬着，她感到手脚愈来愈沉重，挡路的草她也无法推动了，手脚一软，她只感到眼前一阵黑，爬伏在地。

“我不能死！不！不能死！”她在心中狂叫。

不死不行，痛楚征服了她，她无法再移动了。依稀，一朵乌云向她罩来，依稀，秋雷的可怕面目在乌云中出现，无情地向她扑来。

“畜生！你……你好……好狠！”她发狂地，拼全力地大叫。

叫声她自以为很大，其实却细如蚊蚋。接着，秋雷的狰狞面目肖失了，绯衣三娘的身影取而代之，依稀，绯衣三娘正向她冷笑，绯衣三娘的语音象巨雷般在她的耳际轰鸣：“小妹，我……我不怨你，只……只是，他……他豺狼成性，蛇……蝎心……肠，你……你会后……后悔莫及，离……离开他！”

“我要杀死他！”她大叫，声音比先前稍大些。

幻影消失了，无边的痛苦无情地袭来，她喷出一口血，吃力地想将头抬起，但昏眩的感觉已接着袭来。

昏沉中，她听到一声惊呼，接着隐约地听到有人走近，苍老而刺耳的声音入耳：“咦！那不是绿凤孟娥么？”

“正是她，也许还有救哪！”是另一个人的声音。

这两人的口音她都不陌生，前者是豹面乞婆，后者是三菩萨中的矮方朔。她与豹面乞婆只是点头之交，谈不上交情。而矮方朔老怪物，却是她的死对头。

“我看是没有救了。”老乞婆说。

“我得试试。”矮方朔道。

“不许动她，你想乘人之危么？”老乞婆怪叫，又道：“谁不知你这老不死嫉恶如仇，你大概连死人也不放过了。”

矮方朔怪叫道：“废话，老乞婆，你给我滚开些。这贼女人虽然作恶多

端，活该横死，但还不至于人性已失，比起你二狂人来说，她还算是好的，至少她不象你一样乱杀人，更未滥杀武林人物以外的平民百姓，所以老夫一再放过她……”

豹面乞婆一声长啸，飞扑而上。

接着，“砰”一声大震，劲气四荡，显然两人硬接了一掌。

“滚！”是矮方朔的暴吼。

“砰！拍拍！”暴响震耳，罡风振衣。

“哎……老不死，咱们拼了！”豹面乞婆怪叫。

绿凤感到身躯被人急急抱起，耳听矮方朔一声长笑，身躯急动，耳畔风声呼呼。

“以后再拼吧，老夫要救人，恕不奉陪，哈哈！”矮方朔的声音，发处似乎就在耳畔。

接着，她感到身躯一震，痛得她受不了，脑中嗡一声响，便人事不省。

且说金神这老凶魔功臻化境，艺业超凡入圣，可是，他却追不上白夫人的御气神行术。向北追了两座山头，到了怪石如林、密林棋布的第三座峰头，白夫人的身影，却在他的视线内消失了，因为峰头上的怪石如林极易藏身。

他愈追愈火，愈追愈心惊，连玉狡狴的老婆他也追不上，如果遇上玉狡狴本人，他岂不是只有干瞪眼的份儿？假使玉狡狴夫妇同在，他岂不完蛋？

他愈想愈惊，迫杀白夫人的心念更切，便在山头上站在高处向四周打量。

居高临下看得真切，不见白天人的踪迹，只看到北面山坡上，有一个穿直裰戴遮阳帽的人向上走。

“泼妇定然躲在这附近！哼！我看你往那儿躲。”他自语，定下神向各处穷搜。

戴遮阳帽的人是秋岚，他来晚了，起初，他向旗花和胡哨声传来的方向急走，但不久他又心中一转，认为刚才盯梢的人已发觉他的行踪，发出了信号，前面的人定然是发讯召集人手要搜寻他了，从木板传信的事猜想，对方既然误认他为乃弟秋雷，显然乃弟并未到来，他大为放心，因此，他不想走了，便藏在一处密林中，静观变化。

许久，他心中大疑，怎么不见有人现身，听不到任何动静？

看看时光不早，他想：“我还是走吧，找地方落脚再说。”

他才想往回走，知道往南走，必定可以到达伊河，龙门两山沿伊河两岸都有村落和庙宇，他必须找地方落脚，至少得找地方弄些吃食，晚上才可到龙门镇找弟弟秋雷，便提了酒葫芦向南走去。

他戴遮阳帽，而且是上山，所以没注意前面山顶上站在高处的金神，从容地向上攀升，如果他早看到金神，也不至于如此大意了。

上次在青城与师父分手，他已在心中定下了主意，决定找到乃弟之后，便踏遍天涯找寻师母下落，同时，他也准备和金神见面，假使金神仍不放过他的师父，那么，他愿意斗一斗这个老凶魔，希望能替师父分忧。

年来，他知道自己进境十分惊人，活僵尸的寂灭术确有大用，帮助他将璞玉归真奇学练至化境，他有和老凶魔一拼的把握。两次斗独角天魔，他的信心倍增，虽然第一次几乎送命，但不是他不行，而是在仓促见面之际，心中有点虚而生恐惧的缘故，第二次他击中独角天魔一剑，得心应手，他已

没有恐惧金神的理由，对独角天魔他更不放在心上了。

虽说他不怕金神，但不能说完全无惧，所以如果让他早早发现金神，少不了要紧张，怎会如此从容？

到了山额，踏入第二座怪石，蓦地，他倏然站住了，千锤百炼的机警敏捷头脑向他发出了警告：此地凶险。

不错，确是凶险，超人的听觉分明告诉了他，附近有人正鬼鬼祟祟地在附近出没，这人脚下轻得象伺鼠的猫，但仍逃不过他的神耳，他本能地料定，这人是一个功力极强的高手。

危险的电流迅速通过他的全身，奇异的感觉令他有点汗毛竖立，他本能地想到，危机来了，有人伺伏计算他。

他的反应似乎未经大脑，奇快地贴在身旁的石角上，轻轻摘下了遮阳帽，左手抓紧了酒葫芦的挂绳，护体神功随警兆而发动，他象一头发觉猎物的金钱豹。

定下神，视觉和听觉变得极为锐利敏感，不错，附近确是有人。

“沙……”是草茎擦拂硬物的声音，轻得令人难觉，但他听到了，似乎是从右方另一座怪石传来的，只是声音太轻。他无法判定正确的方向和距离。

“得！”是小石擦动的声音，也轻得几乎难以分辨，可是，他仍然听到了，似乎是从左方不远处传来的。

没有风，斜阳的炎热威力未减，草梢和树梢有时轻轻拂动，也有声响发出，但这种声音是不同，也只有极高明的名家方可以从分辨出来。

“唔！可能我已落入他们的陷阱或埋伏了。”他想，

他必须商开，他不愿和不招关的人胡缠，最糟的是，他在虚云大师的十数载熏陶下，认为杀生是罪恶，杀人更是罪大恶极。但交手时生死在须臾间，不杀人便被人杀，虽说功力高足以自卫，但也难保在混乱中失手，何必和这些人拼命？

不等他有任何举动，蓦地，似乎有一阵微风从左右飘到，尽管连脚下的草梢也未摇动，但他仍然感觉到了。不等他有任何举动，左眼角剑影突现。

他左手的遮阳帽猛地挥出，人向下一挫，闪电似的贴石根有窜，闪到另一座怪石去了：

“咳！”怪声乍起，遮阳帽裂了一条缝。

他只看到一个淡淡青影，没看清来人的脸貌。

闪得轻灵敏捷，反应超尘拔俗。但附近地面野草丛生，碎石密布，再轻灵的身手，也不可能使脚下不发任何声响，枯草摇摇，所发的声响足以让一流高手提高警觉了；

刚贴近怪石，老天，左方金光耀目，一个金衣人从石后转出，剑气已压体，金虹射到。

真糟，这一剑来得太快了，危极险极，生死一发，金芒入目，他便知来者是谁了，天地间除了金神金祥，任何人也不敢穿金色的衣裤，也只有金神手中有一把无坚不摧的金剑，金子性软，不可能用来做兵刃，但金神这把金剑并非纯金、只不过外表看去金光闪闪而已。平时，金神用一袭罩袍掩住身上的金色衣衫，如果脱掉罩袍，那么，他必定要杀人了。

秋岚看清了金色的人影和递来的金剑，便知来人必定是金神金祥，大吃一惊，想躲已不可能了。

死中求生，他只好拼命，右手的破遮阳帽脱手掷出，左手的洒葫芦接

着出手自救，人向侧倒滚出两丈外，滚至另一座怪石下，宛若鬼魅幻形，闪到石后去了。

“嗤嗤！”裂巨声刺耳，遮阳帽化为三块，飞散而坠，接着，“啪”一声爆响，酒葫芦炸裂，酒香扑鼻，酒珠飞溅。

金神吃了一惊，大出意外，被酒溅得一头一脸的，仓卒间弄不清是啥玩意，一怔之下，被秋岚逃出剑下，他自己吃惊地往石角一贴，抹些酒放在鼻下猛嗅；等判明是酒不是毒汁，方才放心也勃然大怒。

秋岚藏身在另一座怪石后，伸手在左肋下一摸，摸到肋衣上的剑孔，倒抽了一口凉气，暗叫侥幸，假使稍慢些，这一剑不刺入胸膛才怪。

由金剑触体时，护体神功几乎进散瓦解的光景看来，金神这一剑势在必得，而且必定是行全力一击，显然老凶魔志在必得。

他取出一条黑巾，迅速包住了口鼻，只露出一双大眼，掩去本来面目，他知道金神的潜势力极大，在未有把握制伏老凶魔之前，不宜将真面目落在对方眼中。

同事，他心中暗叫不好，如果金神是冲着乃弟而来的，岂不可怕，乃弟曾和金神的孙女儿结伴同行，难道说，乃弟与金四娘之间，曾经发生了意外么？

他愈想愈心惊，替弟弟担上了心事。

他必须先解决目前的困境，在这附近，至少也有两个可怕的高手伺伏，一个是金神，另一个的功力也令他心惊，遮阳帽未能将先前青影袭来的长剑震开，帽子反而被割裂，可知那人不会比金神差多少，以一敌二，他有自知之明，必定凶多吉少。

“我得走！”他想。

说走便走，立即向后急退，捷逾电闪，闪到后面三丈外的另一座怪石下。

真不巧，刚退抵石下，突觉顶门上掉下几星石屑，不用猜，石顶上有人，是敌非友。

身形再闪，他又移到另一座石下藏身，离开的刹那间，他感到剑气掠顶而过，间不容发，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座怪石的右方，是三株古松，野草及膝，正是藏身的好地方。

只消瞥上一眼，他便看清了所处的环境，任何人到了这儿，也会起入古松的草丛中，或者径自穿过野草古松，到达对面五丈外的怪石丛林，便可摆脱眼前险恶的处境。

他不假思索地绕过石后，幽灵似的翻上了怪石顶端，百忙中还不将一块小石向古松茂草中投去。

这怪石相当大，又相当高，先前金神就是站在这块怪石的顶端向四周搜视白夫人，可知必定是峰顶的最高点。

这瞬间，金影疾闪，从右角的另一面转出，飞扑松下草丛。

那是金神，身法之快，真配用闪电二字来形容。

“好快！”爬伏在石顶上的秋岚暗叫。

他感到相当糟糕，目前手中空空，遮阳帽洒葫芦全丢了，赤手空拳，而对方却有可怕的金剑，怎能拼？他得走。

金神飞跃扑上，扑了个空，火速贴在最近的一栋松下，向四周的草丛中用目光搜索，但他失望了，连兔子也没发现一个。

金神心中暗凛，经过酒葫芦的猝然袭击，他不敢不将秋岚估为超尘拔俗的高手，怎敢不谨慎从事，所以不敢大意，先看清树顶，再向四周茂密的野草搜视。

已经是夏末，山上的野草相当丰茂，但草的根部有不少枯萎的干叶，虬缠错结密密麻麻，人如果伏在草中藏身，是不容易瞒人的。

金神的目光从北转向西面，正待转向东首，突然有所发现，火速向下一伏。

石角射出一个青影，出现在东面。

金神倏然站起，狂笑道：“大嫂，不用捉迷藏了。来来来。你难道自甘菲薄，这儿四下无人，正是放手一拼的太好机会。”

青影是白夫人，她从容仗剑走近，冷冷地说：“当然，老身不会自甘菲薄，会和你放手一拼，但在生死一次之前，你必须将外子的下落说出。”

金神一怔，随即狂笑道：“你不必问了，一句话，我也不知你公母俩搞的什么鬼，正要问你呢？”

自夫人立下门户，说：“那就不必说了，你上吧！”

金神徐徐迫进，说：“二十年来你毫无进境，活该你倒霉，你上吧，前三招是你的，让你死得心服些！”

“老身不领你这无耻恶贼的情，接招！”

霎时风吼雷鸣，剑影漫天，罡风大作，草叶飞飘，一白一金两色剑芒飞腾，乍合乍分。

冲刺、纠缠、回旋、倏分，两人换了位，一照面之间，大概已换了五招八剑左右。

石须上的秋岚本想乘机脱身，但他不走了，他和所有的武林朋友一样，不想放过看绝顶高手挤斗的观摩机会。同时，他已看清来人是三岔路口小农舍中的老太婆，暗叫一声惭愧，走了眼啦，那不是个平常的村妇，而是一个足以和金冲决雌雄的高人哩，金神称她为大嫂，原来他们是一家人哪。

同时，老太婆会不会是毒王的同谋者呢？不然怎会在门上下毒，在许庄附近，琬君姑娘和老太婆、毒王等一群人同时赶到，又是怎么回事？

他想不通，不走了，先看结果再说，反正他有把握跑得掉。

正胡思乱想中，金神一声沉喝，抢攻了，剑影漫天，人影八方旋击，剑啸震耳，金虹银芒飞腾扑击，好一场武林罕见的凶狠恶斗，在进退如电中，几乎不易看清人和剑的实影，奇招出如滚滚江河，令人目不暇接。

秋岚的心绷得紧紧地，情绪随着两人的凶狠恶斗神奇的招法而被动；手掌沁汗，屏息着静观其变。

“铮铮铮！嗤嘎……”触剑和错剑的怪响刺耳，令人闻之心血为之凝结，两人已近身招搏了呢！

纠缠中，响起一声震耳的龙吟虎啸，与金神的一声冷叱，剑气一敛，人影乍分，白夫人飞退丈余，踉跄止步。

接着，人影顿止，金神迫进两步，马步稍乱，眼中金芒闪闪，额上冒着汗珠。

白夫人脸色泛苍，持剑的手微颤，右肩外侧沁出血珠，负了轻伤，她身后，距秋岚潜身的怪石，已经不足八尺，秋岚必须向前移，方可看到她了。

金神已经迫近，白夫人后退之路已绝 c

秋岚胆大包天，居然敢向前移动。

幸而金神的注意力全放在白夫人身上，无暇留意怪石顶的动焮。

金神作势前仆，阴森森地说：“大嫂，你的游龙剑法派不上用场，不是我的敌手，还是用大哥的鬼剑法吧，看你是否能发挥无定剑法的神威，准备了。”

无定剑法四字，令秋岚大吃一惊，不顾一切向前移，已接近了石缘。

白夫人冷哼一声说：“老身会用的，有何不可？”

她的剑已缺了十多处指大的缺口，拂动时异响刺耳，“刷”一声从右撤出，一抖之下，剑平指而出，剑尖略向下垂，碎步前移。

秋岚吸入一口气，脱口叫：“师母，小心……”叫声中，他抓了两块碎石，飞扑而下。

同一瞬间，金神已疯狂地冲上，金神的剑身幻化为百十道金蛇，排山倒海似的攻到，暴喝声震耳欲聋，全力行雷霆一击，志在必得。

白夫人一声冷叱，招出“飞瀑怒潮”。用上了慑魂三招狂野地楔入如雨金芒中，剑影倏然乍合。

“铮铮……”一连串双剑的接触震鸣惊心动魄，震耳欲聋。

任何神奇的剑法，如无精纯浑厚的内力驭使，碰上造诣超人的对手，同样无用武之地，金神的艺业比白夫人高得多，这也就是他不怕无定剑法的原因。而且他已抢得了地形优势，奋勇贴身相搏，把白夫人迫在怪石下，令她无法施展，占了上风，一阵子狂攻，把白夫人逼到石下了。

白夫人的“飞瀑怒潮”发出，金神已在剑上发出了三阳神功，双剑接触后力道骤发，势如排山倒海，将白夫人的剑荡出偏门，一声怪叫，金神乘势突入，指向白夫人的胸口。

这瞬间，秋岚的掠叫声传到：

秋岚的机警绝伦，人向下扑，手中的石块先出，不射兵刃，射人，一取金神的顶门，一取金神的丹田穴。

金神当然知道厉害，知道是用酒葫芦吓了他一大跳的人来了，石块来势如电，凶猛极了，他如果不顾一切伤了白夫人，说不定反而赔上自己的老命，这桩买卖划不来，保命要紧，百忙中剑把上扬，猛击袭向丹田的石块，左手上探，金针掌拍向顶门的石块。老实说，他还没看清射来的暗器是啥玩意呢！

剑尖一动，白夫人身形下挫。危机间不容发，她从剑尖下险之又险地逃出性命，站在石根下向旁急射，贴地远出丈外去了，掠出一身冷汗。

“啪！”剑把和掌同时击中两石，响声同时发出。

石块未被震碎，仅裂成数小块而已。

金神身躯下挫，他感到两石的力道骇人听闻，小小的石块重如千钧巨锤猛撞，沉重无比，如果不是他早怀戒心，不用全心应付，不但左手危险，也不易逃过丹田穴的沉重袭击。

秋岚已随石扑下，已不容他多思索。金神吃惊之下，火速向侧闪，一声怒吼，金剑招出“羿射九日”，狂怒之下出招，想得到定然凶猛骇人。

秋岚早有准备，不向下落，却在半空折向，两筋斗凌空翻出丈外，一面大叫：“师母，剑！”

白夫人心中狂喜，但她不知来人是谁，秋岚蒙着脸嘛！好在她早知那天中毒的人是乃夫的门人，并不惊疑，应声将缺口甚多的长剑抛出，叫：“接

剑。”

金神疯狂地外到，急遽电闪。

秋岚更快，人未落地，已将剑接住，一声低吼，人化狂风，落下地贴地旋飞，向金神的下盘进击。

人影乍合，“铮铮铮”一阵铿锵的双剑交击声传出，人影两冲错三盘旋。方候然分开。

两人飘退丈余，人影倏止。

金神脸上的金芒闪烁，金色的袍袂和长须无风自摇，双目似乎在喷火，死盯着秋岚，金剑在颤动。发出令人心血下沉的剑吟，他的呼吸象是停止了，接着吁出一口长气，厉声问：“你是谁？拉下你的蒙面巾，让老夫看看你的真面目。”

秋岚的呼吸深长，气息微弱，额上沁汗，以剑尖支地，大眼中神光四射，一字一吐地说：“玉狡狴的弟子，其他休问。”

“今师目下何在？”金神再问，脸上有紧张的神情流露。

“不劳动问……”

金神急冲而上，一声沉叱，连攻三剑。

秋岚左闪右避，镇静地化去三剑狂攻，“铮”一声双剑接触，他借势飘退，叫道：“住手！我有话说。”

金神心中暗懔，他已看出秋岚化解三剑十分从容，从剑上传来的反震力有异，毫不凶猛，但震撼力确是强韧无比，而且双剑相错触的刹那间，并无火星溅出，显然对方已获璞玉归真奇学的种髓，三阳神功无奈对方何了。

他一步步迫进，厉声道：“你说吧，反正你得死。”

秋岚心中紧张，但毫不害怕，全神戒备着，从容地说：“前辈当年所为，委实令人齿冷……”

“呸！你说的话就是这些？”金神怒吼，向前迫进。

秋岚沉着地向侧移，一面说：“少安毋躁，请听晚辈直陈，二十余年来，家师不过问你当年的可耻行径，不追究你的罪恶，你如果稍具良心，也该洗心革面找一处清幽之地安度天年，为何变本加厉，这两年重在江湖遍树暗窟，四出搜寻师父的下落，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岂不太过份了么？”

金神不敢往下听，一声怪叫，奋身猛扑，连攻十八剑。风吼雷鸣，剑影漫天，金色的淡淡虹影，象是满天金蛇乱舞，八方旋飞，地下的断草叶被狂风所刮，飞舞着呼呼发啸。

秋岚不敢放手接招，只八方游走，象是幽灵幻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象是在金虹前飘浮，也象是引虹飞舞，一面大声说：“人总该有良心，除非他不是人，家师已看破世情，毫无追究你的念头，奉劝你得饶人处且饶人，得放手时且放手，留一份情义……”

“你该死！”金神怒吼，金剑势如狂风暴雨，疯狂追击。

可是，草坪太广，秋岚根本无所畏惧，一面避招，一面平静地说：“前辈，你无法致我的死命，事实你该心中有数，我随时都可离开，家师不许我和你计较，但我岂能置之事外，你如果不放手，晚辈只好将你二十年前谋友灭门的可耻事迹公诸天下……”

“小辈，你没有任何机会了。”金神厉叫，加紧进攻。

秋岚冷笑一声，身形逐渐加快，准备回敬了，一面说：“就算你神功盖世，天下无敌，但我不接招，神功盖世又有何用，你别认为我怕你，再下见

机，恐怕你将在这儿丢掉一世凶名。”

金神听不进这些话，愤怒如狂地疯狂进招。

秋岚怒火渐升，眼看金神被激怒得如疯如狂，心中暗喜，口气转厉，骂道：“无耻老匹夫，你简直猪狗不如。”

果然不错，金神被骂得羞愤交加，怒火中烧，一声怒叫，举剑并施疯狂进扑。

已经攻了近百剑，沾不着秋岚的边，他竟然不知好歹，仍然奋勇狂攻，秋岚见时机已届，猛地一声长啸，抓住机会不退反进，无定剑法的绝招“河汉星沉”出手，从金神的左上方欺进，银芒一闪，遽尔近身。

金神挫腰、扭身、拖剑、上托，一声怒啸，火杂杂地从下盘卷入，一掌推出。

“铮！”双剑架住了，不上不下，而金神的左掌，眼看攻到秋岚的小腹右肋。

秋岚吃了一惊，但心神不乱，猛地将剑带回，挫身吸腹，右脚疾飞、外拨。

“噗！”脚尖踢中金神的小臂，两人各向左右飘。

秋岚的剑一收、一沉、一撇，捷逾电闪。

金神的剑，也在千钧一发中急吐急吞。

两人各向外侧飘掠丈外，踉跄止步。

秋岚的右肩侧出现了血迹，金神的右肩内侧也出现了剑痕，鲜血沁现。

白夫人已折了一段松枝在手，在一旁戒备，她看得手心冒汗，紧张万分，不知该不该出手以二打一，在这种场合中，危机来得太突然，想救应势不可能，想参予又怕反而乱了秋岚的心神，只好在一旁提心吊胆干着急。

金神一生中，经过无数次激斗，威镇江湖，可以说，他一生中从没有今天这么狼狈，不但小臂挨了一脚，肩内侧也受了伤，他的三阳神功已练至化境，刀枪不入，且可反震加在身上的外力，竟然被对方一把残剑刺伤，岂不奇怪，他讶然瞥了伤处一眼，伸手一摸，确是伤了，血迹证实了创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秋岚也心中凜然，他感到对方的剑力道万钧，璞玉归真奇学经不起全力一击，无法护身，更不用说反震了，这一剑真是险之又险。

“今天不是你便是我！”金神大吼，挺剑迫进。

蓦地，四个黑衣人从远处追来，领先的人大叫：“稟主人，剖鸡焉用牛刀，让属下收拾他们吧！”

秋岚向白夫人挥手，用传音入密之术急叫：“师母，请离开，弟子断后，全力脱身再说。”

白夫人一声长笑，向西急射。

金神一声怒吼，抢先截住西面。

秋岚只好向南飞掠，发出一阵怪笑，笑完叫：“老猪狗，咱们来松松筋骨。”

金神举手一挥，两名黑衣人拔剑狂迫赤手空拳的白夫人，两名紧随着愤怒如狂的金神，穷追秋岚去了。

在怪石丛生古林密布的山区中，远出十来丈再不易发现了，秋岚有心引走金神，以便师母脱身，并未全力施展，留了一成劲，恰可与金神的轻功相等。

金神全力狂追，追到第二座山头，不但前面的秋岚闪入密林！失去踪迹，连后面的两个党羽也扔掉了。

到了第二座山头，秋岚立即扔脱了金神，向四走，找寻白夫人去了。

白夫人也在退出半里外后，扔脱了两个黑衣人，回头照蒙了脸的秋岚，两人相隔一座峰头，错过了，在她的眼中，仍搞不清这位蒙面人是不是飞龙秋雷。

金神在密林中穷搜，象是发了疯，找遍了望座密林，枉费心力，徒劳无功。

两个黑衣人气喘吁吁地赶来，恰好金神急急地搜到。一个黑衣人躬身行礼，说：“主人，属下有事禀报。”

“大惊小怪，快说。”金神不耐烦地叫。

“龙门客栈不久的前被一群蒙面高手袭击，毒王和欧阳慧失踪。”

“什么，你难道不查明那些蒙面人的来历便来禀报？”金神狂怒地叫。

“那些人一击即走，骑术高明，光天化日之下敢在闹市生事，显然已有预谋，小人夺了一匹马追赶，半途遇伏险些丢掉性命。主人请看。”黑衣人说完，拉开衣襟，现出右胸已上金创药的创口。

金神跺脚叫：“快！通知安乐窝的人，看是不是飞龙小辈的人所为。”

“是，小人立即前往。”

“快走，你们这些死人。”金神怪叫。

两个黑衣人行礼退走，金神继续向南按。

南面的一座山脊上，飞龙秋雷正与银凤父女向下追。西面山凹中，琬君姑娘正焦急地向山脊上急掠。

九华羽士无暇说话，全力向山下逃命。

秋雷的轻功稍差，姜是老的辣，他无法追上老道，愈追愈远，正全力飞赶中，他感到一个人影掠过身侧，三两起落便远出三丈外，令他骇然一震，那是许钦，轻功之佳，已臻神化的境地了呢！

身后有衣袂飘风之声，不用猜，他知道银凤到了。

上次在天门峡石窟中，银凤误以为是九华羽士用销魂香捣鬼，把九华羽士恨之入骨，这次九华羽士竟胆敢到龙门来撒野，把许钦惹火啦，所以放开脚程狂追不舍，把爱女置之不顾了。

秋雷不住盘算，盘算是否利用这次好机会光将银凤弄到手再说，明知身后银凤毫无戒心，只消回身犷然一击，定可手到擒来。

他一咬牙，决定先将银凤掳走。

假使不是琬君及时出现，他可能成功了。

九华羽士全力逃命，突见一个白衣少女向上奔来，吃了一惊，百忙中扭头一看，看到了身后不足十丈的许钦。

人急智生，他大叫道：“许太快，小心令媛，飞龙小狗乃是淫贼，你何苦追我？”

琬君不认识九华羽士，她急迎而上，脚道：“道长，飞龙在何处？”

九华羽士不答话，向左折，窜入一座密林，去如脱兔。

许钦心中一动，赶忙回头向上急掠。

秋雷正待动手，突见许钦从矮林之中掠出，吃了一惊，左手的棋子不敢发出了，他叫：“许大侠，老道呢！”

许钦到了，停步说：“穷寇莫追，让他走了。”

“可惜！”秋雷懊丧地说。

“那恶道作恶多端，早晚会遭报的。”许钦苦笑着说。

远远地，琬君发现秋雷和银凤父女站在一块儿，料想不会有说话的机会，而且她急于找寻祖母，便向侧方急掠而去，走的方向是正北。

秋雷一计落空，阴谋诡计又上心头，向许钦说：“许大侠，晚辈这次行脚贵地，谣言满天飞，晚辈深感惶恐，闹了个风风雨雨，于心难安，其实，上次在酆都与乔姑娘的误会，皆因金四娘而起，晚辈不得不任由她妄为，致有此误会，晚辈此次乃是专程趋府谒见前辈而来，一方面聊致歉意，一方面想向前辈请益，没想到别有用心的，乱造谣言，竟说晚辈要向尊府挑衅，不知从何说起，目前龙形剑之事已了，晚辈明日当具贴趋府拜谒，不知前辈可肯接见？”

许钦看对方人才一表，而且执礼甚恭，又有救女之恩，怎么说也没有拒人于千里外的理由，略一沉吟，说：“不敢当。老弟言重了，老弟肯莅寒舍，在下深感荣幸，这样吧，老弟目下落脚何处？”

“晚辈小驻安乐酒店。”

“明日午正，在下专城往拜。”

“那怎行？”秋雷心中狂喜，但口中却大惊小怪。又道：“晚辈天胆，也不敢劳动前辈的大驾……”

老弟台有所不知，自从家父封剑之后，寒舍已不再接待外客，免生是非，所以只好……”

他倏然住口，“噢”了一声，抬头上望。

秋雷转身一看，金神飞掠而下，神情极为狞恶，脸色可怖，来意不善，他心中虽然暗惊，但不动声色，迎上行礼道：“老前辈，那老泼妇可曾……”

“住口！说你的事。”金神怒火冲天，火暴地叫。

“噢！老前辈此话何意？”秋雷讶然问。

金神冷哼一声，厉声问：“说，是不是派人至龙门客栈将毒王和欧阳慧掳走，想杀人灭口么？”

钦雷心中大定，正色道：“老前辈差矣，晚辈自老前辈追走老泼妇之后，经过一场凶狠猛烈的搏斗，将独角天魔打发走，追逐龙形剑刚到这儿，难道说，晚辈分身有术不成，请问老前辈，这事在何时发生的？”

金神一楞，根据黑衣人报来的信息估计，蒙面人袭击龙门客栈，决不会迟于他质问秋雷约他对证的时刻，怎能怪秋雷呢，他哼了一声，说：“不管是不是你，老夫会查明内情的，你跟我走吧！”

秋雷怎能跟他走，扭头拒绝地道：“老前辈明鉴，晚辈必须追搜龙形剑，那恶贼不除，后患无穷，老前辈请指示时地，晚辈定然按期投到。”

“不行。你竟敢违抗老夫之命？”金神厉声叫。

秋雷知道老凶魔定然有人散布在龙门镇，不然便不会知道龙门客栈有变，他深怕老凶魔的人认出袭击龙门客栈的人是他的手下，当然不敢随老凶魔前往。

“老前辈的事重要，晚辈的事更急迫，关乎创业大计……”

“呸！你的意思是拒绝和老夫同行。”

“晚辈办完要事。方可随老前辈一行。”秋雷的语气硬了。

“岂有此理，看来，老夫只好将你擒住带着走了。”

“前辈不嫌过份了么？”许钦不得不出来说话了。

金神轻蔑地瞥了他一眼，冷冷地问：“你是什么东西，莫明其妙！”

许钦淡淡一笑，泰然地说：“凡事以理为先……”

“呸！你配和老夫说理？”金神怪叫，抢出一掌拍出。

秋雷大喜，如果许钦动手，大事定矣！看老凶魔只有一个人，正是动手的大好机会，凡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老凶魔爪牙成群，高手甚众，早晚会将金四娘的事弄个一清二楚，反正那一天终须到来，何不乘今天的大好机会毙了他永除后患，不假思索，立即将三颗原准备暗算银凤的棋子，射向老凶魔的下阴，棋子飞行的速度奇快绝伦，从许钦的脚旁掠过，速度太快，连旁观的银凤也未看出他在捣鬼。

许钦的修养到家，掌到，他向后退，叫道：“前辈幸勿相迫，有话好说……”

金神毫无戒心，根本没将许钦放在眼下，所以毫无顾忌的抢入抽耳光，没想到许钦的脚旁飞出三颗细小的棋子，半分不差地击中下阴。

他浑身刀枪不入，棋子来势虽猛，力道奇重，但无法伤他，但也打得他怒火腾升，还以为许钦向他下手哩！

“你该死一万次！”他怒吼，狂野地抢进，伸手便抓。

许钦莫明其妙，剑眉一轩，正待发作。

银凤急急截出，叫道：“前辈怎可任意……”

金神正在愤怒如狂中，变爪为掌，猛地斜拍而出，掌动风雷俱发。

“叭！”暴响震耳，与银凤的掌撞个正着。

“呀！”银凤惊叫，飞退丈外，右手抬不起来了。

秋雷知道机不可失，手一抄长剑出鞘，出其不意地点向金神的左肋，双方相距不足五尺，一发即至。

“嗤”一声裂帛声响，金神的肋衣开裂，一剑落空，老凶魔果然了得，竟能在危机一发中扭身避过致命一击，他向右闪出八尺外，一声龙吟，金剑出鞘，迎着跟踪迫到的长剑一撇一震。

“铮”一声暴响，两人同向侧方飘出八尺外。

秋雷暗暗心惊，暗叫糟了，老凶魔竟能躲掉凶狠阴险的两剑，果然名不虚传，看样子，该拼命了。

金神气冲牛斗，切齿叱道：“好小子，你竟向老夫递剑，还了得，看老夫好好割你，看来，毒王的话已不用怀疑了……”

秋雷不让他往下说，抢着接口道：“老前辈差矣，晚辈不能眼看许姑娘伤在金针掌下，不得已只好冒昧出手解救。”

金神举剑迫进，冷笑道：“除非你丢剑立即跟老夫走，不然，你无法否认你的罪行，丢剑！”

秋雷呵呵笑，朗声道：“天下间叫我丢剑的人，尚未曾有。别说是你，连家师也不能叫我丢下剑，你上吧！”

他豪气飞扬，斜身迎上，剑尖向下徐降。

金神一怔，突又急冲而上，剑幻万道金芒，狂风暴雨似的攻到

秋雷长剑疾升。剑动殷雷发，矫若游龙，疯狂地突入飞施袭击的金芒中。

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双剑冲错交鸣震耳欲聋，缠斗片刻的金虹银芒，经过生死须臾的剧烈扑击后，终于在一声震耳清鸣中分开了，金神退出丈外，吁出一口长气冷酌地说：“你用的是君山欧阳嘉隆的沉雷剑法，我明白了。”

旁观的许钦父女不动声色冷眼旁观，毫不动容。

秋雷也退出丈外，拭掉额上的汗水，脸上泛着冷然而倨傲的笑容，说：“不错，确是沉雷创法，这是晚辈与欧阳嘉隆攀交时，他老人家自承在世时日无多，慨然以剑法相赠，前辈明白了什么？”

山脊上面，追逐白夫人的两个黑衣人、正以超生披格的轻功飞掠而下。

秋雷发现他自己足以和金神一拼，艺业相去不远，沉雷剑法足以和金神争短长，甚且可能取得优势，可惜三阳神功火候不够。还不足与金神分度抗礼，但沉雷剑法已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他本想趁机会在这儿解决了金神永除后患，即使力不从心，料想许钦父女决不致袖手旁观，银凤也决不致眼看救命恩人死在金神的剑下而无动于衷，极可能临危出手相助。

恶念刚兴，便看到两个黑衣人向下飞掠，已猜出来人是金神的爪牙，心中一惊，恶念立消。金神重出江湖，暗布羽翼，爪牙们全是了不起的黑道高手，以三敌三，决占不了便宜，他只好放弃恶念。

金神的神色不注在变，怪，反而平静下来啦，死盯着秋雷，徐徐收剑入鞘，阴森森地说：“我将查出内情，我会找你，你记住，马上返回许州等我。如果我到七柳湾时，你如果不在家，我会杀你满门的。我会用一把无情火把七柳湾化为瓦砾场，然后追你到海角天涯，挖出你的心肝来的。”

说完，大跨步转身，向远处的两个黑衣人举手一挥，向山脊上走了。

秋雷脸色沉重，愁容满险地向许钦苦笑道：“在君山秀士和龙形剑处心积虑的巧妙安排下，将会有一群我的死对头出面做人证，而金神抱定先入为主的成见和我为难，我的处境简直不可言喻，死路一条。看来，也许是我的末日已至，还是及早返家早作安排，为我自己先挖好墓坑了。”

他的表情逼真得令人心动，而许钦又是个侠义英雄，是个恩怨分明的大丈夫，只听得热血沸腾，虎目怒张，沉声问：“老弟台，上有皇天，下有后土，更有过往神灵。你说，金四娘是不是你杀的？”

秋雷一叠声呼冤，指天誓日地说：“晚辈没有杀金四娘的理由，金四娘助我称霸江湖，她的毒蛊举世无双，对晚辈大有好处，杀了她对晚辈有何好处？要找真凶，须从最可能获得好处的人着手侦查，金神却不从此入手，却找我这损失奇重的人追根穷源，岂不冤哉枉哉也？”

“好，我信任你。至迟下月上旬，我将与小女至尊府一行，如果金神不谈判，说不得只好和他周旋……”

秋雷心中狂喜，推金山倒玉柱屈身拜倒，一面说：“前辈天恩。有前辈出面主持公道，晚辈没齿不忘。”

许钦伸手将他挽起，说：“不敢当老弟台大礼，请起。老弟台曾临危救助小女，大德无以为报，理该为老弟台聊尽心力，略效绵薄。但我有言在先，理之一字，放诸四海而皆准，兄弟只问一个理字，不问其他，尚请老弟台见谅。”

许钦的话，比青天白日还明白，直率指出只问理字不问其他。就是说：金四娘的被害，如果是你秋雷所为，我许钦爱莫能助。

秋雷不是笨虫，他当然听出弦外之音，心中暗懔，但未现于词色，爽朗地说：“晚辈只需前辈主持公道，于愿足矣！”

许钦举步便走，说：“那么，兄弟告辞，下月初尊府上见。在下要找乔老弟，少陪。”

“晚辈当扫径以待，如大旱之望云霓，务请前辈虎驾早日光临。晚辈幸

甚，敝庄幸甚。”

银凤姑娘在旁冷眼旁观，一直紧盯着秋雷的神色。要从他的神色中找出其中有多少虚假。但她失望了，工于心计的秋雷，没让她看出半丝儿破绽。

别过银凤父女，秋雷满怀高兴，向北急走，他要赶回安乐窝酒店布置一切。经过多次的狠拼，他感到倦意袭上心头，举头眺望快落下西山的红日，微笑着走了。

到了下面的山沟，蓦地前面白彤依稀，琬君姑娘的身影，刚消失在一座矮林内。

他心中狂喜，想不到银凤走了，这位白衣姑娘仍在山区逗留。不久前他回答乔天香的问话，冒充自己是姓山的蒙面人。

琬君立即岔出，盘问他的底细。他机警绝伦，料定这位白衣姑娘定是曾和乔家姐弟同游酆都的人，也必定是比乔家姐弟更清楚姓山的底细的人。凡是对他有怀疑的人，他必须设法除去，人愈少愈好，何况这位白衣姑娘貌比花娇，与银凤同样美艳，更值得弄到手啦！

他确是太聪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该在形势紧急中冒充姓山的。他不知姓山的人的来历，更不知乃兄在姑娘的船上养伤的事，岂不弄巧反拙。

他留心问四周打量着，不错，四野无人，附近山林中鸟声聒噪，倦鸟归林，不见人影。

他脚下加快，飞跃入林。

妙极了，白衣姑娘在林子的另一端，掩住一拂矮树后向前探望，未发现他到来。

林顶鸟声喧哗，林中有人，倦鸟因而盘旋不下。妙极了，正好掩去他的声息。

他悄然伏地掩近，蛇行鹭伏小心翼翼到了姑娘身后两丈左有，右手挟了三颗棋子，再向前接近。

对面五六丈，是一座山脚下的柏树林，柏树枝浓叶茂，林内二丈便无法透视，夜色将临，更不易看清景物。

“刷”一声轻响，柏林中钻出一个老太婆。

白衣姑娘是琬君，她在寻找奶奶，老早便发现柏林中有人，所以隐身相候。看到出来的是个老太婆，她心中一宽。她随东海神尼走江湖，是最近这两年的事，知人不多，更未与人结仇。看对方不是金神，她放了心。

这瞬间，警觉心未免松懈了些。

秋雷把握时机，抢进八尺，棋子脱手而飞。棋子比声音快，他不怕惊动姑娘。

姑娘听到身后有异声，可是，已来不及了，背部左凤眼、挂膀，下面十六脊椎的阳关，三处相当重要的穴道已被击中，浑身一软，倚树而倒了。还未着地，已被人一把抱在怀中，一只大手已掩住她的樱口，想叫也叫不出来啦。

老太婆已飞掠而至，在林外三丈便发现林中有警，一顿手中的拐杖，倏然止步，怪叫道：“什么人？给我滚出来。”

秋雷制住姑娘的哑穴，挟着人出林，笑道：“婆婆可是公良前辈么？晚辈飞龙秋雷。”

豹面乞婆公良燕怪叫一声，纵近叫：“小畜生！你有脸见我？你该死！”

“噢！豹面乞婆，咱们无仇无怨，称你一声前辈，你……”

“住口！你难道不知老身与金四娘的交情？好哇！你这人面兽心的畜生做得好事，我正要找你。”老乞丐怪叫着举杖迫近，声势汹汹。怒容满面。

秋雷摇手笑道：“老乞丐，你难道不知在下正为了追查杀金四娘的凶手而来的？”

“呸！你这小畜生又来骗人了，老身刚由君山秀士处昼夜兼程赶到洛阳，就是要看看你的心肝是什么颜色……”

秋雷将琬君往草中一丢，说：“住口！君山秀士血口喷人，你为何要听他的一面之词！你瞧我抓住了一个陷害金四娘的帮凶，她叫……叫做黑……白衣游神。你少安毋躁，可以先问问再发疯不迟。”

活该豹面乞丐埋骨山区。她刚从洛阳闻风赶来，便听到飞龙到了奉先寺的消息，来不及歇息急急地赶到。

但奉先寺的恶斗早已结束，打听出秋雷仍在山区追逐龙形剑，便胆大包天在山中搜寻，遇上了矮方朔救绿凤，一掌硬拼几乎送掉一条胳膊。她仍不死心，以久疲之身，在山林中穷搜，果然被她搜着了。

疲倦和愤怒令她糊涂，听说有杀金四娘的帮凶被擒住，鬼迷了她的心，她竟大意得急冲而上伸手向琬君抓去。

银虹一闪，剑气压体，一切都嫌迟了，冷冰冰的剑尖，贯入她的左肩井。秋雷的艺业比她高明得多，就在她俯身时猝然突袭，相距不足五尺，怎会让她有闪避的机会？剑光一闪，剑已入体了。

“啊……”她厉叫了一声，左手一软。

秋雷的剑一绞一振，倏然拔出。

“嗤……”鲜血激射声乍起，血如闻喷泉。

秋雷向侧一闪，已顺势抓走了地下的琬君。

老乞丐右手抖动，拐杖徐徐陷入地中近尺，身体一阵痉挛，然后仆倒在地，挣扎了片刻方寂然不动。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秋雷出其不意杀了老乞丐，在武林中，这种手段卑鄙已极，为武林朋友所不齿。

首先，他想到了君山秀士，喃喃地说：“他该死！他多活一天，我使多一分危险。”

杀心已退，色心又生，他想：“我不能在这时赶回安乐酒店，金神老匹夫可能在路上跟踪哩。我何不在这儿等候天黑？天黑上路便不怕他了，且享受这丫头再说。”

他将老乞丐的尸身塞入草中，往相树丛中一钻，将姑娘放平，在姑娘身旁坐下，拍开姑娘的哑穴，冷笑道：“好姑娘，你问我会些什么轻功，我会慢慢告诉你的。请教贵姓芳名？”

姑娘心中暗暗叫苦。绝望的感觉爬上心头，深深吸入一口气，问：“你不是自称化名姓山么，为何不知我名？”

“呵呵！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知道你精明美丽，不必再问姓山的化名了。姑娘，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不必勾心斗角，说出你与姓山的事，饶你一命，以姓山的全部消息换你一条命，想必你十分乐意的。但消息必须字字皆真，不然这桩交易没有任何价值，是么？”

“你我无冤无仇，你为何如此待我？”

“哈哈！大概我的师父是狂人，我也沾了狂气的缘故吧，可不能怪我。说吧！我美丽的好姑娘。”

“你为何要问姓山的事？”

“呵呵！我飞龙从不放过有助于我成名或扩张势力的机会。姓山的在金四娘处讨得解蛊药，救了乔天香姐弟，我如果自认是姓山的，想想看日后洛阳乔家还能不帮助我称霸江湖？许家少庄主已答应助我，加上乔家，白道英雄将成为我秋雷的囊中物，想起便够惬意了，是么？”

姑娘哼了一声，切齿道：“象你这种人，简直猪狗不如，我会让你欺骗乔家么，你少做白日梦。”

她不能说，秋雷的脸貌与山壮士相象，如果她说出，乔天香姐弟极可能上当。即使乔天香姐弟不相信，但笑孟尝是个恩怨分明的侠义英雄，又未见过山壮士，怎能不信？尔后虽不至助恶，但不过问飞龙称雄霸道则极有可能，因此她决不能说。

秋雷一手按上她的胸部，一手去拉她的腰带，笑道：“你可以仔细看看，白昼将近，黑夜将临，确是做梦的好时光了。丫头，你听着。你，天姿国色，美得教人心动神摇，在奉先寺后山脊我第一眼便看上了你，更爱上了你。

我飞龙不是好色之徒，但看了漂亮的女人决不放过。七柳湾我有八个女人，没有一个可以比得上你。我答应你，返回七柳湾之后，明媒正娶和你结为夫妻。为怕你变卦，我不得不先和你鱼水合欢，造成事实。呵呵！日后你是我的妻子，你我一体，荣辱相关，你不会不赞成我雄霸天下的，当然也不会反对我网罗乔家的侠义英雄替我效命罗！哈哈！”

话声未落。姑娘的腰带已卸，上农徐弛，单薄的胸围带子太脆弱，一拉便断，胸围子一松，玉乳怒突，酥胸半露，眼看春光外泄。

姑娘急得要吐血，秋雷在胸前轰动的双手，惊得她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这辈子她哪见过这种仗阵？

“住手！畜生！你……”她发狂地叫。

她感到秋雷的手不住颤抖，气息咻咻，可怕极了，手经过之处，她的肌肉不由自主的跳动，动得她心如火焰，羞得她真想一头栽下九层地狱。

“哈哈！你叫吧！你也许不知道，女人的呼号在男人的眼中看来，那是无价之宝，快意极了呀。”

“嗤”一声裂帛声，胸围子应手而升，酥胸暴露。

她暗叫一声“命也”！便待嚼舌自尽。

秋雷早有防备，一手扣住她的牙关，气喘吁吁地凶狠地说：“你听着，如果你想扫太爷的兴，明晨太阳未出山之前，你的裸尸，将会高挂在洛阳城中心的钟鼓楼飞檐下，我会办到的……”

话未完，一个提着剑的青影从林外飞射而入，暮色苍茫中看得真切，是一个蒙面高大的人，手中剑缺口甚多，穿一身青直裰，身法奇快，人未到喝声先至：“什么人在此造孽？”

秋雷吃了一惊，抓起剑飞跃而起。

姑娘听出是秋岚的口音，喜极而泣，尖叫道：“山恩公，救我！”

几乎在同一瞬间，秋雷同时大晚；“谁放管我飞龙秋雷的闲事，留下命来。”

两人虽同时喊叫，但姑娘的嗓子尖锐震耳，不但蒙面人吃惊，秋雷也心中一震。

兄弟俩总算会面了，晚霞满天。天宇中红光照耀，柏林中虽光线不足，但足以明察纤毫。

秋雷穿一身紫，看去有阴森和冷厉的感觉，剑尖斜指，用锐利的目光死死地向秋岚打量，目不稍瞬。

秋岚站在丈外，“嚓”一样将剑插在土中，目光在弟弟和姑娘的身上转动，蓦地长吁一口气，吐出一声令人心弦为动的叹息，向姑娘走去，伸手拉过姑娘敞开的罗襟，替她掩上暴露在霞光下凝脂般的酥胸。

姑娘惨然地注视着他，大眼睛允溢着泪水，颤声叫：“如果你是我爷爷五狡猊的弟子，我该叫你山叔叔或者叫师叔。”

“天哪！你……”秋岚心胆俱裂地叫，如果姑娘的话不假，那……他竟看到了姑娘一无遮掩的酥胸，那还了得？姑娘的话，象一声焦雷。震得他昏昏沉沉，在喜极中掺入可怕的震撼，他愣住了。

这一生中，他有两件心愿亟待完成。一是找到弟弟劝弟弟改邪归正，一是找到师母让师父一家团聚同抗金神。目前，弟弟就在眼前。这位琬君姑娘自称是师父的孙女，师母的下落已算是找到了，难怪他喜极。

可是，弟弟却在这儿凌辱琬君，在光天化日荒野之中，这种罪行是决不见容于胜人的。

“我是琬君哪！”姑娘痛苦地叫。

“何穴被制？”他急问。

“背部，凤眼、挂膀、阳关。”

他伸手想将姑娘翻过身来，但迟了，身旁的秋雷已一闪即至，冷冰冰的剑尖抵住了他的颈侧冷叱入耳：“住手！你好大的胆子。”

秋雷先前听姑娘叫来人为山恩公，同时听出来人的口音厮熟，心中有点憬悟，所以死死盯着来人的双目。在这双眼中，他找到了哥哥秋岚的神韵。

这时，他并不感到太突然。有人假冒他的名号大闹洛阳的事，他全部了然。由于冒充他的人相貌与他一样，他已疑心到是嘉定州大佛下救人的哥哥，前来暗助他一臂之力。

所以立即派清风至夷陵州通知江南浪子，前往嘉定擒捉虚云上人和哥哥送至许州，以释心中的疑云。

疑心他哥哥出现江湖的事，始自三峡，他这次方派人前往嘉定求证，已经是嫌晚了些。迄目前为止，唯一难定以释念的事，便是哥哥只会防身拳脚，决不会比一个三流江湖朋友高明，而冒充他的人竟然敢和独角天魔泰然交手，而且居然势均力敌，难怪他心存疑念，不敢认定是哥哥了。

今天，姑娘叫出“山恩公”三字，来人又是蒙着脸的，聪明过人的他，便猜出是冒充他的人出现在眼前了。

老天！秋岚的口音，令他感到震惊，赫然是久别经年的哥哥哪！

秋岚的一双平和坦诚的大眼，更唤回他的记忆，半点不假、这双眼确是他哥哥秋岚的。

他吃惊了，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怔在那儿。

眼看秋岚替姑娘掩上敞开的衣襟，他心头涌上一丝歉意。这种事见不得人，为世人所不齿，被人揭开了，惭愧也是意中之事。

姑娘的话，又令他大吃一惊，老天爷！这个蒙面人竟是玉狡猊的弟子，白衣姑娘是玉狡猊的孙女儿，这乱子闹大了。

蒙面人如果是玉狡猊的弟子，那么，便不是他的哥哥秋岚了。在震撼中，他心中泛起重重杀机，心念一转，乘机欺近伸剑制住了蒙面人。

秋岚并未站起，仅扭头平静地注视着他。

“站起来！”他冷叱，剑尖徐压，锋利的剑尖，无情地压入秋岚的颈皮半分深。

秋岚徐徐站直身躯，面对着他。他的剑尖，也换贴在秋岚的喉下。他左足踏进一步，伸手一抄，拉下了秋岚的蒙面巾。

同一时间，秋岚痛苦地说：“弟弟，想不到你会坏到这般田地。我仍然是一句老话：终南狂客教坏你了！”

“果然是你！”他失声惊叫。

“月余来我费尽心机想见你一面，鬼使神差始终未能如愿。弟弟，你能平心静气听我的劝告么？”

“你真是玉狻猊的弟子？”他岔开话题问。

“事到如今，我不愿瞒你，是的。”

“虚云老和尚是玉狻猊！”

“是的，我也是近来才知道他老人家早年名号。”

“你存心不良，瞒着我说你只会护身拳脚，哼！你有何居心？”他气愤地问。

秋岚神色一正，诚恳地说：“弟弟，请听我解释。练武旨在强身、修心、养性，争强斗胜，不算……”

“住口！你讽刺我么？”秋雷火暴地叫。

秋岚吁出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我无意讽刺你。只是，毕竟你我是手足同胞，在情在理我该尽我做哥哥的本份，劝你光明正大地做人。弟弟，可否收了剑，你我坐下谈谈？”

秋雷迟疑着，剑上的力道忽轻忽重，显得他心中甚乱，已至天人交战的混乱境界。

但最后他仍不收剑，名利二字，战胜了骨肉亲情。他重重地哼了一声，久久方说：“你说，你在三峡和这几天到洛阳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有意助我？”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这也是我的一片私心，希望替你减少仇家。我无意和任何人动手，闹了这许多事，都是他们迫我动手的，他们以为我就是你。弟弟，我感到很痛心，你心中似乎毫无亲情存在，仍将剑指着，难道你还顾忌我这做哥哥的会向你动手么？”

“很难说，大丈夫立身行事，必须兢兢业业，时刻提防，防人之心不可缺，害人之心不可无。在你未表明态度之前，我对你不无顾忌，并不因为你是我的哥哥而疏忽大意。”

“你疯了，弟弟。”秋岚痛心疾首地颤声叫。

秋雷回报了一声冷笑，傲然地说：“一切废活都是枉然，就算我疯了也无不可、反正我知道我自己是清醒的就行。我知道你是满肚子道学真理要向我传述，免了也罢。我只能告诉你的是，我不听你的。”

再就是去年在石淙村我对你所说的话十分简单明了，我必须不择一切手段登上江湖霸主的宝座，我干得很好，而且成功之期指日可待。哥哥，人生一世，如驹过隙，如不珍惜大好青春，轰轰烈烈干一场，转眼华发满头徒伤岁月无情，于事无补，徒显得自己无能，辜负了一生。告诉你，我认为如不流芳千古，也当遗臭万年，方不枉在人世走一场。古往今来，芸芸众生多如恒河沙数，日生三千夜死八百，时至今日，有多少人留下些什么任后人凭吊？

没有多少，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圣贤和巨奸大恶尚被人记取，而那些所谓圣贤，我敢保证全是些欺世盗名的混蛋。当然，我也不会自甘菲薄去做大奸大恶遗臭万年，我只想在世时万事如意予取予求便心满意足了。

等我登上霸主宝座统驭天下群雄时，我会做些大仁大义的怪事来掩盖我的污名。你等着瞧好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成功之后，在以往奋斗中取成功的岁月中所犯的错失污点，自会被我成功的光辉所掩盖，其他何足道哉？”

“天哪！弟弟，你……”

“不许你呼天叫地，听我说。”秋雷沉喝。接着，脸色一沉，凶狠地说：“我等你一句话，你是帮助我纵横天下呢，抑或是想拆我的台！”

“弟弟……”

“废话少说。在名利之下，最忌顾念亲情。任何人想扯我的腿，他就是我的生死对头，休怪我六亲不认。帮助我的话，你便是我的臂膀，是我的哥哥。拆我的台，你便是我的生死对头，讨厌的绊脚石。我等你答复。”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声色俱厉，不容对方有所误解。

秋岚感到心中发疼，冷气从闾尾逗升上泥丸宫。痛苦地摇头，怆然地说：“弟弟，请给我向你解说的机会……”

“不！你要说的话，书上都有，我又不是没读过书的人，那些仁义道德，和什么以德服人者王等等废话，用不着你饶舌，那那是高贵的士大夫们吃饱了红烧蹄膀没事干，胡说八道说来愚民的鬼话。

我敢给你打赌，写那些经书说仁义道德的人，决不是在四川挖过盐，在湖广兴国铁冶所掘过矿坑的人。我敢打赌。他们的家中必定有家奴或婢仆。即使他早年贫贱，写那些鬼论时，决非他在贫贱时所写的。说，我等你答复。”

秋岚知道乃弟不可理喻了，沉痛地说：“如果我不愿答复你呢？弟弟，你忍心杀我么？”

秋雷一咬牙，厉声道：“我会的。你不答复，即等于拒绝我的要求了。”

秋岚深深吸入一口长气，一字一吐地说：“弟弟，你虽不珍惜手足之情，但我却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弟弟，人已到了悬崖泥沼的边沿……”

“刷刷！”锋刃啸风之声刺耳，银虹似电运闪两次。

“哎呀……”地下的姑娘尖叫。

电芒倏敛，冷冰冰寒芒刺目的剑身，锋尖仍点在秋岚的心口上。

秋岚的胸襟，裂了一个八字形裂缝，鲜血缓缓下滴，但他似乎已经麻木了，吃惊地注视着脸色冷酷的秋雷；他感到剑伤没有痛楚，但似乎已经裂开，象有无数钢刀在心中刺、扛、戮、绞。

他几乎不相信这是事实。但头上是红霞似火的苍天，脚下是柏香扑鼻醒脾的大地，鼻中有柏树和青草的芳香与泥土气息，林上有飞鸟喧鸣，胸前创口鲜血在缓流。一切是那么真实，真实得可以听到、看到、触到和感觉到，半点不错，事实俱在。

“你知道了吧？摆在你眼前的是两条路，生，或死。手足亲情算得了什么？三年前和五年前家乡闹饥荒，野无遗草，父子相食，那就是亲情。告诉你，你是玉狡猊的弟子，那丫头是玉狡猊的孙女，你助我雄霸天下，我要那丫头做妻子，玉狡猊必能为我所用，金神那老匹夫岂奈我何？如果不，你两人都得死！”秋雷冷酷地发话，杀机怒涌。

“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地下的姑娘尖叫。

“噗”一声响，秋雷飞起一脚，将她踢得连翻三次身，方被树根所阻住。

“闭上你的嘴，等会儿你就不会嘴强了。”秋雷向她怒叫。

秋岚长叹一声，泪下如雨，颤声道：“弟弟，你太过份了，太过份了，难道你就是那年在刀光剑影大火飞腾中，躲在我怀中的好弟弟？你……”

“住口”秋雷暴躁地叫，似乎有点天良发现。

“做哥哥的只求自食其力，求得温饱足矣，不想争名夺利，只求在世上俯仰之间无愧无作，庸庸碌碌做人。良言苦口，你中毒已深，已听不进我的话了。弟弟，我必好痛，眼看你深陷名利深渊不克自救，我亦无力挽回你的心，九泉之下，我无颜再见爹娘……”

“住口！住口！”秋雷厉叫，剑尖陷入秋岚的胸肌中。

秋岚并未住口，往下说：“我惭愧，我不再管你的事了，用不着杀我，我不能让你负上残杀亲手足的不义罪名，你让我离开披发入山苦度余年忏悔我的失职吧。”

“不！你必须发誓跟我走。”秋雷毫不动容地说。

“我也说不，收剑。”秋岚平静地说。

“你认为我不敢杀你？”秋雷切齿叫。

“我认为你太过份，你得收剑。”

“哼！你自寻死路，怪我不得。我说过的，你得死。”

“我也说过，不能让你负上残杀亲手足的不义罪名。”

秋雷双目凶光闪闪，冷哼一声，咬牙送剑。

人影突杳，秋岚如同鬼魅幻形，疾退丈外，快得令人肉眼难辨，逃出一剑之厄。

秋雷大吃一惊，一声怒啸，如影财形飞扑而上，手下绝情，剑上殷雷骤发，招出杀着“飞电沉雷”。

秋岚赤手空拳，无法还手，展开神奇的闪避身法。三两闪之下，便绕树干抢至侧方。

再神奇再凶狠的剑法。也奈何不了不接招的人，池轻易地躲过了“飞电沉雷”杀着的凶狠袭击，无奈他何。

不等秋雷再发第二招，他已折向飞扑不远处地上的琬君，一手抓住姑娘被摘掉置在身畔的连鞘长剑，一手挟了姑娘，人化狂风，卷出柏林外，向南如飞而去，如同流光逸电，冉冉消失在暮色苍茫的山林中。

秋雷怎肯甘休？全力狂追，追了二两里，还未超越第二座山头，早已失去了秋岚的身影。

秋岚怀着一颗破碎的心，满怀凄怆地狂奔，他似乎已经麻木了，一面飞掠，一面痛苦地呻吟道：“苍天哪！原谅我弟弟无知，原谅我弟弟疯狂。他自小跟随着一个狂人化育，那不是他的错，不是他的错……”

他胡言乱语，泪水如泉涌，大串地滚落在胸襟上，跌碎在姑娘的怀中。

姑娘一阵惨然，不由也陪着他淌泪，她不知该说些什么话来安慰他才好。

超越第三座山头，前面有樵径出现。刚降下山麓，一个青影从斜刺里冲出，双方在林缘会合了。

“站住！”青影沉叱，是女人的声音，但震耳欲聋。

“让开！”秋岚在激动中大喝，抽出右手，将运鞘的长剑猛地挥出，人仍

向前冲。

“那是我奶奶，山叔。”姑娘急叫。

秋岚心中一震，神智书清，站住了。不错，正是三岔路旁农庄中的老太婆，不久前和金神拼命的师母。他抱着姑娘，含泪下拜，颤声道：“徒儿秋岚，拜见师母。”他抱着姑娘磕了四个头了。

老太婆赤手空拳，几乎挨了一剑，听姑娘一叫，劈出的掌收回了，站在那儿受了礼，讶然问道：“请起，不久前在金神剑下救我的蒙面人，是你么？”

“正是岚儿。”

“琬君怎样了？”老太婆焦急万分地问。

秋岚将姑娘交到老太婆手中，惭然地说：“被人制了凤池、挂膀、阳关三穴，请师母及早施解。”说完，转身回避。

姑娘穴道被解，伏在奶奶怀中痛哭失声。

老太婆见姑娘衣衫凌落，早已心胆俱裂，再死她哀切地痛哭，更是魂飞天外，以为她受到可怕的凌辱，抽口冷气惊问：“丫头，怎么回事，你……你……”

姑娘拭掉泪水，向远处的秋岚颤声问：“秋叔，我可以直说么？”

秋岚用双手掩脸，痛苦地说：“说吧，早晚要让人知道真相的。”

姑娘放低声音，将经过在奶奶耳畔一一说完。

老太婆静静地听完，心中的大石落地，举步走近秋岚身后。柔声说：“孩子，不必自苦，体己尽了心力，让上苍作见证吧！”

“师母，岚儿心痛，但愿我不是他的哥哥。”秋岚痛苦地叫，浑身都在颤抖。

老太婆幽幽一叹，黯然地说：“我知道你的痛苦刻骨铭心，但事已至此，自苦无补于事，你该……唉！今后你有何打算？”

秋岚转过身来，断然地说：“无论如何，岚儿得再试一次、宁可教他无情，不可令我无义，岚儿要尽心力，劝使他改邪归正放下屠刀，堂堂正正地做人。”

“很好，理该如此，毕竟他是你的弟弟，先坐下，告诉我，你师父目下可好？”

老太婆席地坐下，姑娘也倚在老太婆身旁坐了。秋岚在下首盘膝坐下，将早年虚云大师将他救出，远走嘉定教养成人的经过讲加叙述。并谈及去年如何省墓途经石淙村，遇上活僵尸，方知师父的早年名号。

如何返川苦练寂灭术，如何决定劝告乃弟光明正大做人，如何准备走遍天涯海角寻找师母，如何在酆都和飞云观救人。

他将往事一一说了，最后说：“师父说过要走一趟普陀朝山并未告以后相会的地方。

岚儿想，师母可否走一趟普陀？琬君侄女的师父是东海神尼，那……”

老人婆用一声长叹打断他的话，凄然地说：“想不到你师父勘破世情看破红尘出了家，二十余年音讯全无，他也真忍心，斩情灭性，也非出家人之旨，他……他……唉！”

“奶奶，琬儿想，爷爷可能已知道我们迁到东海了，不然怎么会想到去朝普陀？”姑娘插口说。

老太婆不住点头，说：“是的，你爷爷知道的。象王峰长生禅院的知客

僧悟静大师，是早年的黑煞神黄瑞海，早年是爷爷的好友，出家二十五年，只有我知道他的底细。

悟静大师必然已将我们的消息告诉你爷爷，也许他还在暗中照拂我们呢。你爷爷无所不能，艺业天下无双，他在嘉定州逗留，可能是监视着金神的行踪哩！

金神的故乡在四川。从嘉定沿大渡河西上，进入蛮荒绝域，可以到达云南的野人山，这就是广大辽阔的南荒。金神举家通入南荒，极可能由大渡河进入，也必定由此而出，出必须经过嘉定州，你爷爷在江畔教人，自然是监视着来往的船只留意金神的行踪了。

由今日岚儿与金神交手的情形看来，我猜想你爷爷根本不屑与他计较哩！”

秋岚额首同意，说：“不错，师父在台词神色间，一再道及不与金神计较，显然不屑与这种人一般见识，他老人家大概已看出金神不足为奇，只是不愿与金神见面而已。”

“岚儿，你认为金神的艺业能胜你么？”

秋岚郑重地思索片刻，说：“岚儿不敢断定，但岚儿有把握，他无奈岚儿何。”

老太婆笑了，笑得很高兴：“你很谦虚，记着，谦虚过度便成虚伪了。”

“岚儿记着，不敢虚伪。”秋岚俯首答。

姑娘也灿然一笑，说：“在飞云观时，如果秋叔用剑，岂不省了许多麻烦？”

“算啦！丫头，你怎会知道无定剑法？你连看也没看过呢。”老太婆笑答。

“奶奶，谁说琬儿没看过？有次奶奶和爹在后山练剑，琬儿就躲在竹林中偷看哩！”

秋叔，可否将无定剑法教给我？”姑娘向秋岚笑问着，凤目中泛现难以言宣的复杂感情。

秋岚笑道：“这……这你得问奶奶。”

姑娘眼中的神色，以及秋岚在无意中叫出奶奶两个字，令老太婆心中一怔，瞥了两人一眼，突然问：“岚儿，你说，你曾正式拜过师父么？”

秋岚一怔，随即正色道：“师父自小教养岚儿成人，恩比天高。俗语说：受人一艺，终身师事。岚儿虽未正式拜师，但……”

老太婆含笑摇手止住他的话，问：“你师徒平日又如何称呼？”

“岚儿起初听别人叫师父为师父，便也跟着叫了。至于师父叫岚儿，通常叫孩子，或者叫岚儿。”

“他叫你徒儿么？”

“这似乎没听过。”

“那么，你怎能称他为师父？平常人称出家人尊称师父而已，未正式拜师，是不可以叫师父的。”

“那……那……师父也常常对岚儿自称为师为师的嘛！”

“你真笨，难道说，他能自称我和尚我和尚么？”

秋岚心中大急，期期艾艾地说：“不管怎样，师父他老人家将岚儿教养成人，而他老人家又是佛门弟子，岚儿只有称他老人家为师父了。即使师母不承认岚儿……”

“好了好了，你千万别多心。你师父既未叫你行拜师礼，用意是将你看

成子侄至亲，你还不明白？无定剑法是家传绝学，是你师父所首创，早已说过不许传给外人。琬儿出生在家乡之后，未蒙她爷爷许可，所以至今她还不知无定剑法是怎么回事哩！既然将无定剑法传给你，证明已将你看成亲人了。”

“我……我……”秋岚慌了手脚，不知该怎样才好。

“我可以替你作主，你可改称爷爷，称我为奶奶。琬丫头比你小不了多少，让她称你秋叔或师叔也不象话，可把你叫老了。”

平空矮了一辈，秋岚心里相当别扭，倒不是因为姑娘人长得美，他愿意做长辈。在跟随虚云上人的岁月中，他极少和女人往来。

虚云上人绝口不谈禅理以外的事，他秋岚练功练得废餐忘食苦不堪言，今年已二十三岁的他对女人简直一无所知，所以看到银凤、乔天香、琬君姑娘这些美丽妞儿，他心中仍然古井无波，毫无感觉。加以随上人在江边救人期间，受到人们的尊敬，可以说，在称谓上他成了村夫俗子们的秋爷，叫爷叫惯了，一旦成了小辈，不能称爷了，岂不别扭？

老太婆见他沉默不语，追问道：“怎么？你不愿叫我奶奶？”

“奶奶，岚儿不是这意思……”他终于叫了。

老太婆笑了，向瑰君笑道：“丫头，你叫他岚哥。天色不早，该走了。岚儿，你在何处落店的？”

“岚儿在东关外的农舍中落脚。”

“那就不用返回洛阳了，且随我到奉先寺后的小屋小中暂住一宵养伤。今天风雨满龙门，晚间他们决不会再闹了，走。”

“岚儿今晚想到龙门乔家等弟弟，阻止他前往闹事。”

“放心啦！今晚谁也不会再生事了。不久前我看到笑孟尝父女，还有笑弥勒。听他们说，今晚要赶到许庄共襄大计，龙门乔家有少林众僧和冷面如来驻守着，闹不起来的。”

秋岚只好打消去意，随祖孙俩向南走了。

北面，秋雷失望地奔向龙门镇，会合在镇梢等候着的小厮明月和其池党羽，驱马赶回安乐酒店。

安乐酒店他包下的独院中，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大厅中灯火辉煌，筵开五席。

席中高手云集，海天一叟居然成为其中之一，阴曹客和鬼谷先生也在座，大家开怀畅饮。猜拳声笑闹声震动屋瓦，都象是无所事事，在闹酒哩！

秋雷不在座上，他在各席不住走动、身旁跟着查总管，不时向兴高采烈的爪牙们干杯。

他到了第三桌，敬了一名大汉一杯酒。便转向身侧另一名骠悍大汉低声说：“毒王和小泼妇已逃往汝州道，火速飞骑传报南阳府，务必在他们逃至君山之前，格杀这两个祸胎。”

他又走向第四桌，向另一名半百老人低声交代：“四更出发，至翠云峰上清官，五更动手，务必格杀九华羽士。”

他各自分派任务，喧闹声震耳，谁也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连身旁的查总管也毫无所知。

走遍各席，他往回走，向查总管嘱咐：“派三个人准备麻袋，五更天听命，有三具尸体要沉入洛河，其中有玄恩老道。你招呼一下，我回房更衣。”

说完，他悄然进入厅后。

上房中银灯明亮，房门大开，房门外分站着两句高手，是江东八豪的四海孤魂水良知，和炼狱历魂詹定山。

他含笑向两人道声辛苦，打发两人到前面去了。

他踏入房中，掩上房门，笑道：“昭华，还在生气么？”

床缘坐着咬牙切齿的林昭华姑娘，锦墩上坐着脸色灰败的俏侍女。

他若无其事地含笑走向林昭华，双掌的掌心出现了金色小圈。

房中灯火明亮，但恐惧的气氛极为浓厚。林昭华粉脸铁青，柳眉倒竖杏眼睁圆，看到含笑入室的秋雷，便象一个已嗅出危险的英犬，慢慢地从床缘站起，戒备着移向梳状台，台旁，挂着她的剑和镖囊。

侍女大概受刑甚重，坐在锦墩上摇摇欲坠，粉脸泛灰，似乎奄奄一息。但她布满红丝的双目中，燃烧着怨毒的烈焰，死盯着秋雷，目不稍瞬。

气氛紧张，两女的神情，与房中的华面陈设极不调和。暗香流动的空间里，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秋雷微笑着，想用温柔的笑意赶走房中不调和的气氛，但他的掌心中，却隐隐出现了金色的圆圈；这是说，金针掌已经运起了。

十九

他的剑挂在床头的柱栏上，身上穿了一袭紫蓝色的长袍，没系腰帕，屠蛟匕已隐藏在衣内。如果动手，是不易拔出的。

昭华始终不接腔，只用充满怨毒的眼睛死盯着他，一步步缓缓退向妆台。颊肉轻轻地抽搐，身躯虽向后退，但明显地可以看出，她象是发威作势攻击的猫，随时皆有突起发难扑上伸爪的可能。

秋雷神色变得柔和极了，象一头温顺可人的雌猫，在另座靠近妆台的锦墩上坐了，微笑道：“好亲亲，请平心静气听我解释。”

他伸出双手，做出希望昭华投入他怀中的姿势。但昭华不为所动，仍用怨毒的眼神死盯着他看。

他尴尬地收回双手，叹口气道：“昭华，你应该知道，驱使这些该死的黑道强盗是如何的困难，我相信你也了解的，对付这些无法无天的家伙，你得用大批的金钱，塞满他的漏得可怕的钱囊；你得用他们需要的东西，填满他们贪得无厌的欲望；你得不忘记在适当的时机，让他们发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冲动，而又得设法加以适当的禁制。

总之，这是一群疯了的狼，和不易驯伏的猎狗，喂饱他们，但又别忘了在他们身上加上套，更不可忘抽他们的鞭子，不然他们便会将你撕得血肉横飞。因此，刑罚严律是必要的，不然你就无法驱使他们，便会被他们反噬。

在决定行事的重要关头，不管决策是否合理可行，必须执行到底；任何反对的举措，皆足以动摇人心，那是不可宽恕的……”

“你说完了么？”昭华冷冷地打断他的话。

他耸耸肩，装出无可奈何的姿态，稍顿又道：“我只想让你了解，今天在大厅的举动是如何的不得已，假使我不断然处理，尔后我的手下们岂会听我驱使？令兄也是一方之霸，清泉山庄人手有数百之多，我相信令兄也必定

订了庄规罚律，不然便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岂不可伯？我宁可私下向你陪罪，决不让我的手下对我不敬不惧，昭华，你难道不肯见谅么？”

他整衣站起，含笑向昭华走去。

“别走近我。”昭华尖叫，伸手摘下佩剑，又道：“你这人翻脸无情，奸险如狼。”

“哼！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天对我的用意么？”

“皇天后土同鉴，我今天对你没有任何用意；即使有，也是善意的。你难道希望我被手下这群疯狼轻视？希望我拿掉管制他们的鞭子？”

“我不会再听你的鬼话了……”

“好亲亲……”

“甜言蜜语我也不要听了。你说吧，你把我哥哥怎样了？”

“令兄已和独角天魔走了，今晚连夜起程返回青泉山庄。独角天魔已和我约定，下月中秋日午正在德星亭一决生死。你如果不信，请立即离庄上道，咱们到南关福星客寓为令兄送行，大概他们还没走。”

“我会去的，但不要你同行。”阳华恨恨地说，自顾自将剑佩上。

她袖底装了一具紫铜打造的精巧九龙筒，那是她师父飞针仙子海云道姑赐给她的防身至宝，危急时用手或以剑靶一拍小臀，便可触发机括，一发九枝三寸长的怪针。

筒长九寸九，而针仅三寸，可知机簧的力道是如何强大，内家气功亦难禁一击。飞针射出时，五尺内可散布三尺圆径，可远及五丈外，力道仍可贯穿一寸木板，十分霸道。

但九龙筒的缺点是只能发一次，发后必须重装，因此她不敢乱用，平时昼夜不离身，用皮套扣在左小臂上，珍视至宝。这就是秋雷不敢妄动的缘故，他必须用笑脸攻势接近，方能猝然下手一击。

秋雷无法近身，心中暗暗咒骂昭华该死。酒筵上不能久缺他这个主人，又怕独角天魔和青云客大举前来救人，他必须迅速制死昭华主仆永除后患。可是，以目下的情势看来，想成功十分困难。难在他必须秘密处决，不能惊动旁人。

昭华要走，那怎么可以？他心中虽焦急，但脸上丝毫不变，从容地哀伤地说道：“亲亲，你独自前往，我想，你不会回来了，我将失去你了，近两月的恩爱，转眼将化为轻烟消失，我……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好吧，你走吧。令兄一口咬定我诱拐你，不容解释，致有今天的交恶，我几乎在剑下肝脑涂地。你回到令兄身边，请在令兄前多加解说，希能化解双方的仇恶。谢谢你这月余来所给我的难以或忘的情意和欢乐。请记住，我会永远怀念你的。请忘掉今天的不快，我向你道歉。”

说完，他膝然转身，沉重地叹息一声，举步向房门走去。

他那一声沉重的叹息，令昭华心弦狂震。

“雷哥……”她心酸地低唤。

他站住了，并不转身，颤声道：“亲亲，恕我仍是这样唤你。忘了我，但别忘了我会为你祝福，永远的祝福……”

“雷哥。”昭华颤声叫。

他听到急骤的脚步声，感到温暖的服体已抱住了他，看到两条粉臂从背后伸来，蛇一般缠住了他，耳听昭华伏在他宽阔的背部低唤：“雷哥，我会回来的，我只须看到哥哥安全无恙。便会立刻转回。今天的事，我不怪你，

原谅我，原谅我。”

粉臂从后面抱住了他，装有九龙筒的手就在他的腰前，他告诉自己，是时候了。

但他反而不着急了，老鼠已抓在猫的爪子上，用不着一口吞下腹中的。

他温柔地将她拉到身前来，转身紧紧地拥住她，以脸颊轻轻摩着她的秀发，感情地说：“亲亲，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多么不愿失去你啊！你请放心，我不会和未来的大舅子作对的。等他气消了之后，便不会象今天这么冲动激愤了，我便会找到适当的机会，让他消气安心。”

女人，真是不可思议。昭华明知秋雷七柳湾家中有八个女人，一度是绿凤的情夫，但她却依然爱他，区区几句带有感情的话，她便软化了，把白天所受的委屈和羞辱，全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她埋首在秋雷壮实的胸膛中，喃喃地、痴迷地叫：“雷哥，我怎舍得离开你呢？只是，你……你竟派人看管我，我的心碎了，你……”

奄奄一息的侍女，从秋雷的眼中看出了危机，突然挣扎而起，惊叫道：“小姐，小心他的手啊……”

可是，叫晚了，秋雷的手掌已按在昭华的脊心上，金针掌力已发，凶猛的掌力直迫心腔，一个小孔直透前胸。

她仅轻嗯了一声，身体一震，随即双手变软，安详地爬伏在秋雷的怀中。

侍女踉跄奔向花园，尖声叫：“救命！救……”

花窗是开着的，她尽可从窗口跳出外面的花园。秋雷为了要秘密处死昭华主婢，并未派人在房四周警戒。能跳出窗外，也许会有逃脱的机会哩！

她刚伸手按住窗台，秋雷已拔出屠蛟匕，手一扬电芒乍闪，不偏不倚插入侍女的后心。

“啊……”侍女上身一挺，重重地撞在窗台上，然后向下挫倒，纤手仍发狂地乱抓着窗台的台缘。

秋雷淡淡一笑，左手一松，昭华的尸体滑倒在地。他缓缓举步，向在窗下挣命的侍女走去。

侍女仍在挣扎，他毫不动容地一脚踏在侍女的颈背上，伸手拔出屠蛟匕。

“你们在洞庭救我，与及新滩口沉舟灭口的事，只有天知地知我知，没有人知了。”他得意地低语。

蓦地，黑暗的窗外，突传来清晰的苍老语声：“还有我知呢！须知隔墙有耳，窗外有人。”

大吃一惊，抬头一看。窗外，站着一个幽灵似的灰衣老如。如银月色依稀，他认得，那是在三峡中，舟船上站在李玉衡身畔的老家伙。

他象一头凶猛的金钱豹，发出一声咆哮，飞跃出窗，向灰衣老人扑去。

灰衣老人象个幽灵，身外突然涌起一阵黑雾，就在黑雾中突然消失不见。

他心中一凛，知道遇上极高明的江湖人，这就是所谓五行遁形术，是夜行人脱身的绝活。这种遁形术不是白莲教的法术。而是最精巧的技艺。

衣上特制了不少小囊，设有灵活的喷烟锁口，可在瞬息间喷出大量障身的黑烟，隐去自己的身影。由于制造精巧，极难制得运用自如。

只消一看黑烟播散的情景，他知道遇上老于此道的夜行高手了，深怕黑烟有毒，他不敢大意，只好向旁绕出，同时手中的屠蛟匕已先一步飞出。

窗外两丈便是一个小荷池，池旁栽了不少花木。他清楚地听到屠蛟匕击中人体的声音。绕至一侧的刹那间，也看到一个灰影正向荷池中倒去。

中了，这一记遥击得手应心。

他一闪即至，到了池旁。

“噗！”灰影直挺挺地倒落池中。

他不想让灰影入池，俯身一把急扣灰影的足径。

糟！手一触灰影的足径，他便知上当了。那是一个吹胀了的薄羊膜特制的假人，正在缩小哩。屠蛟匕落水的声音，也恰在这时传出。原来屠蛟匕锋利无比，他的力道又太猛，穿过了皮人。皮人怎能不泄气缩小？

他一蹶而起，想追灰衣老人，但四下里空荡荡，花木遮掩，人早已不知去向，往何处追？

还未等他有所举动，三颗银星已乘他蹶起转身的瞬间，从黑烟下射出，一闪即去。

想闪避已来不及了，他一声冷叱，三阳神功倏发，双手上下一分，凶猛的浑雄掌力将三颗银星全部震飞，带着震耳的破空飞行厉啸飞散而坠。

他人化狂风，卷向黑烟的右侧。原来灰衣老人并未遁走，仅俯身蹲下而已。

他愤怒如狂，屏住呼吸疾冲而上。

灰衣老人知道躲不住了，暗器落空便知道妙计已成画饼，只好硬闯了，象一头猛虎般奋身扑上，一掌劈出。

“拍！”双掌接触，其声震耳。

秋雷脚下不稳，马步浮动，连退三步。

灰衣老人一声惊叫，被震退丈外，撞倒了不少花木，右手举不起来了。

“拿命来！”秋雷虎吼，再次扑上。

这时，已惊动了在四周戒备的高手们，胡哨声此起彼落，有不少人向这儿赶。

灰衣老人身上再次喷出黑雾，向北如飞而遁，身法之快，骇人听闻。等秋雷冲过黑雾，他已远出三丈外，钻入花木丛中，一闪不见。

灰衣老人到了另一栋独院的屋角，低喝道：“走！”

屋角中伏有三个黑影，其中两个飞腾而起，追随着灰衣老人向北急掠，飞越外围墙，隐没在黑色茫茫中。

未走的黑影，是秋雷派在北面驻守的警哨，喉咙已被割断，显然是被来人宰掉的。

北面半里地便是洛河，三人全速急逃，在四野中奔跑，月华刚升，大地洒满银光，是不易逃出眼下的。后面十余丈，恨天无把和江东八豪的老大鬼影幽魂追得最快，愈追愈近了。

灰衣老人轻功超尘拔俗，但另两名黑影却差点儿，眼看快接近了垂柳如林的洛河旁，恨天无把已经到了身后。

断后的黑影低声向前面的黑影叫：“尚兄，带戎老弟先走，我挡他一挡。”

中间的黑影正是鬼眼瘦猿戎政，他受了伤，在搏杀外围警哨时挂了彩，难怪轻功赶不上。

发话的黑影是恨地无环张澜，他与李玉衡的父亲鹰爪李豪是好朋友。上次鬼眼瘦猿与铁手姜环带李玉衡至重庆投奔他，要向他请授大力金刚掌以便报不共戴天之仇。可是，他失陷在飞云观等他被秋岚救出返回重庆，知道一切经过，立刻与李玉衡一群人入陕赴河南，要和飞龙秋雷算血债。

灰衣老人是李玉衡的师父，是鬼眼瘦猿介绍的武林名宿，叫离魂掌关尚，在山西一带大名鼎鼎，是五台文殊下院寂光大师的得意门人，掌上功夫超尘拔俗。

那时，佛门弟子中有所谓僧兵，是朝廷的得力异军，不时应诏剿除恶寇或外患，但甚少动用的僧兵中，最享盛名的有三支，少林，伏牛，五台。五台的僧兵，曾令边外的蒙人闻风丧胆，名震边外。

后来嘉靖年间倭寇为害海疆，那些入侵的倭寇结合早年方国珍留下的海盗利害无比，为祸海疆，出没如风，剽掠数千里，官军无奈他们何。朝廷不得已，动用了少林的僧兵，四十余名少林高僧南下，威镇沿海海寇，倭寇们闻风远逃，名之为三强敌之一。

所谓三强敌，一是戚继光的戚家军；一是江淮的私盐贩子；一是少林僧。倭寇见了戚家军，亡命而走。见了村庄有私盐贩子的盐囊，立即绕道远避。见了少林僧，便拼命逃入海中远遁。四十余名少林僧一直未返回高山，后来在蒲团和龙溪两地，各建了一座少林寺，少林的绝学正式南传。

五台的寂光大师，是五台僧兵的领队，他死后，由师弟寂明主持，极少与外界往来，也许是寂明大师年事已高，对一切事务已毫不热心。

离魂掌自从师父圆寂之后，便投身在江湖创业，甚有成就，成了个不折不扣的老江湖。鬼眼瘦猿和铁手姜环千里迢迢前来山西投奔，他激于义愤，慨然收下了李玉衡，传授离魂掌绝学。他的成名绝学是离魂掌，但这种掌力诡异有余，浑雄不足，所以先打好基础之后，要李玉衡再学一种刚猛的掌力以补不足，方可和飞龙秋雷抗衡。因此，鬼眼瘦猿想起了四川重庆府的恨地无环，恨地无环的大力金刚掌正合乎要求。

在入川之前，一行人先到许州走了一趟看看风色，但飞龙已在江湖遨游，他们只好雇船入川找恨地无环，在三峡恰好遇上秋雷，两船一上一下交错而过。

恨地无环赶回重庆府，他是个义薄云天的好汉，一口答应将大力金刚掌倾囊相授。

同时，他认为目下飞龙秋雷正在全力图谋江湖霜主的宝座，羽翼将成，如不及早下手，日后飞龙锄诛异己网罗爪牙的大功告成，想报仇便不容易了。

众人经过分析研究利害，全部同意事不宜迟及早图谋，便启程东下许州。岂知在半途听到飞龙已至河南的消息，他们自不量力赶来想浑水摸鱼。

离魂掌总算老谋深算，冷眼旁观这几天的风风雨雨，便知李玉衡报仇的事，渺茫极了；想以五人之力。和能与独角天魔功力悉敌的飞龙动手，不啻以卵击石，飞蛾扑火。

几经计议，他决定暗中行刺碰碰运气，不到二更便前来闹事，竟被他们三人摸近了秋雷的卧室。假使秋雷不是想秘密处死昭华主婢，撤走了警卫，他们想接近，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离魂掌与恨地无环、鬼眼瘦猿大胆深入，由鬼眼瘦猿开路，因为他天生夜眼，可以在黑暗中明查秋毫。不到二更，他们便潜入安乐酒店的后园。鬼眼瘦猿击杀了外围的警哨，他自己也被警哨一肘击中肋骨，伤得不轻。

离魂掌好不容易接近了窗下，看到了秋雷。他知道秋雷了得，室中有三个人，他不无顾忌，便在外从容布置，要引秋雷出来用暗器突袭。因为秋雷的脸始终向着窗口，房中灯光明亮，暗器在灯光下必定反射光亮，他不敢贸然下手。

真不巧，秋雷杀侍女时，人便到了窗边，脸向着窗，窗外景物暴露在眼下。月华如水，满地银光，离魂掌做贼心虚，不得已只好现身，想利用黑烟发射暗器，烟起人伏地，幸而躲过了秋雷的屠蛟匕，稍慢些儿老命难保，令他心胆俱寒。

等到三枝夺命三棱镖落空，他除了逃命已别无他计。危急中他还不忘用离魂掌行雷霆一击，希望用可化铁溶金的霸道掌力图侥幸。可是，他的离魂掌不是金针掌的放手，整条膀子脱力，掌心如被火烙，麻木不仁，掌心的肌肉被震得裂了几条缝，鲜血迸流。

幸而他修为精纯，不然掌骨将被震碎。

三个人两个负伤，只有恨地无环还可以一挤了。

前面洛河岸在望，后面追兵亦至。

追得最快的人恨天无把苗勇，是以神力威震江湖的高手。背上的八十二斤虎尾鞭并未撒下，奔掠如飞，逐渐迫近了恨地无环的身后。

恨地无环断后，掩护两个已失去战斗力的人逃命。他也是个以神力扬名的名宿，与恨天无把正好棋逢敌手。

假使不阻住追来的人，或者不能在一击之后撤走；那么，不但两个受伤的人无法脱身，他恨地无环也将葬身于此，是拼命的时候了。

他在全速奔驰中，脚底下留了心，在掠上河岸的刹那间，伸手钩住柳树的树干，借力绕树急转。一声大吼，大力金刚掌发如奔雷。猛旋而回猛地一掌劈出：

恨天无把也一声怒啸，左掌急架，右掌也出。身躯猛撞而进。

“噗！”双掌凶猛地相接，两人各向侧飘，脚下大乱。

“咦！”恨天无把讶然叫，踉跄站稳，伸手拔鞭。

恨地无环也吃了一惊，感到象是击在一面坚韧的钢墙上，掌心火辣辣地，大力金刚掌居然失效，不仅未将对方的掌击碎，而且反震力出奇地凶猛哩！他知道遇上高手了，再不走使得留下啦。他象一阵狂风，卷上了河岸。

第二个追来的是秋雷，他为了避黑烟慢了些儿，反而比恨天无把慢，但仍然赶到了，且超越了鬼影幽魂。

“主人小心！那家伙怀有大力金刚掌绝学。”恨天无把怪叫。

秋雷被叫声所影响，脚下一慢，恨地无环已逃上了河岸顶端。

他扭头叫：“四海孤魂来了么？准备在水中擒人。”

江东八豪的四海孤魂水良知，水上能耐超尘拔俗。但江东八豪只有四人追来，其中没有四海孤魂。

他追上了河岸，下面的三人已逃下河滩，接着水声震耳，人影消失在滚滚江流中不见。

四更左右，近周公庙的一栋木屋中一灯如豆，包扎了手掌的离魂掌，神色肃穆地扫了四周的人一眼，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

四周坐着鬼眼瘦猿戎政、铁手姜环、恨地无环，和咬牙切齿的李玉衡，还有两个铁手姜环的好友。

恨地无环摇摇头，泄气地说：“那畜生的一个爪牙，也能从容接下我的

大力金刚掌，我们的实力相去太远，今后恐怕没有下手的机会……”

“是的，机会永远不会再来了。”离魂掌沉重地接口。

“那么，我们难道便罢了不成？”鬼眼瘦猿恨声道。

离魂掌沉吟许久，方沉重地说：“当然我们不会轻易放手，但近期中必须忍耐。愚意认为，这事必须分三方面进行，假使我们仍然走在一块儿，可能要落入那家伙的监视下，甚至大祸就不远。”

“老大哥的意思……”恨地无环问。

“我认为有及早通知青云客的必要，那女娃娃是青云客的妹妹，将今晚的事通知青云客，不怕他不全力替妹妹报仇。再就是玉衡的事……”

“师父……”玉衡惨然地叫，以手蒙脸，双肩不住颤抖。

离魂掌黯然摇头，哀伤地说：“孩子，不是为师说丧气话，事实昭然若揭，为师确是无能为力。即使你将离魂掌与大力金刚掌练至炉火纯青之境，也无法与那畜生抗衡。

你下十年苦功，他当然也不会闲着，他比你大不了几岁，要等他老朽势不可能。”

“老大哥，所说的三方面进行的事，能说来听听么？”恨地无环岔开话题问。

“其一，张老弟可至青泉山庄通知青云客，务必激起他的怒火，然后追踪毒王，向他讨些最毒的奇毒使用。”离魂掌沉重地说，眉宇间流露着英雄末路的神情。

“找毒王？”

“是的，找毒王讨药，交与玉衡。其二，是玉衡先与姜老弟潜返许州，徐图与李姑娘通信息，只有从李姑娘身上设法，方能找机会用奇毒制那畜生的死命。”

“不！”铁手姜环断然地拒绝。

“那也是不得已的事。”离魂掌低下头说，语气无比沉痛。

铁手姜环双目射出阵阵寒芒，咬牙道：“我要毁容易姓，混身黑道。那畜生目下广罗羽翼，我相信会有投入七柳湾的机会。我和戎兄换一换，由戎兄伴玉衡潜返许州。我意已决，就此为定，愿豪兄地下有灵，佑我能毒杀那畜生慰灵于九泉。”

离魂掌点点头，说：“也好。其三，我和褚、费两位者弟。”他指指姜环的两个朋友，继续往下说：“沿途跟踪那畜生，待机下手，那畜生不会提防我们的。不管事成与否，咱们在许州会合。也许咱们今生已无缘相见，但咱们义无反顾，为朋友两肋插刀，抛头颅洒热血理所当然。天色不早，咱们喝两杯便准备分手启程。”

同一期间，安乐酒店中秋雷也在大会爪牙。离魂掌遗留下来的三枚三棱镜和泄了气的皮人，全摆在桌上。

爪牙们全是江湖中的高手名宿，怎会对这些玩意陌生？离魂掌的身份一查便知。

同时，江湖上会大力金刚掌的人不算多，恨地无环也成了追索的对象。

既然认出离魂掌是三峡客船上李玉衡身畔的人，秋雷便知道是死鬼鹰爪李豪留下的麻烦了，他不但要搜杀逃得性命的李玉衡母子斩草除根，更动了除去李姑娘李美贞永绝后患的念头。

天色大明，立即侦骑四出。

同时，安乐酒店气象万千，准备午间迎接许庄的许少庄主许钦。消息早经有计划的安排，沸沸扬扬不胫而走，而且经过渲染，令不知内情的天下群豪，油然生出七柳湾已与许庄联盟，甚至已结了亲家的念头。

秋雷这次到洛阳的目的是完满达到了，而且收获比预期的希望更大更丰。

鬼眼瘦猿带着李玉衡在五更初离开了洛阳，绕道走邓州，两人踏着晓风残月，凄凄惶惶的上道。

李玉衡自从与离魂掌等人分手之后，一直没说话，他心中涌起巨大的波澜，绝望的感觉震撼着他。离魂掌的话，令他灰心已极。即使他愿意忍辱负重苦练廿年再报仇并未为晚，但廿年后是否能胜得了秋雷？大成疑问。

至少他已看出形势已不可能，不但找不到比四大凶人更高明的师父学艺，而且也无法纠集能和七柳湾的高手一拼的大批人手。

诚如离魂掌所说，即使能将离魂掌和大力金刚掌练至化境，也无法和秋雷一评，眼看报仇之事完全绝了望，他怎能不灰心丧志万念俱灰？

在灰心绝望的打击下，他油然兴起疯狂的念头，他要和秋雷生死一决。将生命作孤注一掷。活着是一大痛苦，与其忍辱偷生，不如死得轰轰烈烈。

这是至偃师的大官道，两人离城不足五里，五更已尽，东天已现鱼肚白，曙光从地平线升起，各处村落中鸡鸣犬吠之声此起彼落。

“我得走！”他对自己说。

前面半里地，道左出现一座村庄，灯光从村外的林影中泄出，犬吠声零落，勤俭的村民已经在准备活计了。

要想摆脱鬼眼瘦猿是不容易的，但他已下定决心。看官道恰好从村旁经过，最近的村屋就在官道旁，不由心中暗喜，利用村庄脱身，不怕鬼眼瘦猿追赶啦！

只消闪入一处屋角，脱身当无困难，何况鬼眼瘦猿根本不知他要逃走呢！是时候了，假使天色大明，便不能脱身了。

鬼眼瘦猿在前面走，心中紊乱已极，未料到玉衡会存心返回洛阳拼命。过了村口，他感到身后已听不到玉衡的脚步声，吃了一惊，扭头一看，小家伙果然不见啦：

起初，他以为玉衡或许在路侧方便哩！便脱口叫：“玉衡！玉衡贤侄，你在那儿？”

没有人回答，只引来一阵骤急的犬吠。

“糟！这小家伙搞鬼。”他吃惊地叫。

他总不能到村中击逐屋搜人，心中一动，便扭头扑奔村西出口处，焦急地把守着等候。他已猜出小家伙的心思，令他毛骨悚然，无论如何，他得阻止玉衡前往安乐酒店冒险。

可是，玉衡已从村后走了，直等到东方发白，一无所获。他心中大乱，倒抽一口冷气，急急向洛阳赶，希望赶在玉衡的前面，及时阻止玉衡的愚蠢举动。

远远地，东关在望。朝霞满天，天色大明。进城的贩夫，走卒络绎于途，四乡菜贩牲口一群群往城里赶。

城门大开，三匹健马轻驰出城。领先的是一匹枣红健马，马上的骑士是个年约半百的矮个儿鞍旁兵器插袋插了一枝鸭舌枪，泰然赶路。

鬼眼瘦猿急于赶路，但仍然留意道上往来的可疑人物，首先便发觉矮

个儿的身份，赶忙闪在道旁伸手招呼。

矮个儿也看清了对方，脸色一变，不等鬼眼瘦猿出声招呼，火速伸手指横竖在口前，示意不可发话，然后松了疆，翻下鞍桥折至路旁小解，让后面的两骑先走。

鬼眼瘦猿知道有事，不再招呼，低头自顾自走路，直待两骑去远，方回头向矮个儿走去。

矮个儿回到马旁，朝着鬼眼瘦猿，讶然叫：“戎老哥，你还不远走高飞？昨晚你是不是与离魂掌关尚到过安乐酒店？”

鬼眼瘦猿脸色大变，抽口凉气问：“叶兄弟，你怎么知道？”

叶兄弟向路两头瞥了一眼，牵马向道旁矮林一钻，说：“路上不便，借一步说话。”

两人进入林中，叶兄弟沉重地说：“你好大胆子，还敢入城？五更天，安乐酒店的飞龙已将消息传入城中，要找你们格杀勿论哪？”

“谁知道兄弟到过安乐酒店的？”

“老哥你以为飞龙是草包？你错了，目下他羽翼已成，手下罗致了不少黑白道亡命，关老兄留在安乐酒店的夜行物件，岂瞒得了那群走狗狐犬？他已命大群爪牙四出追搜你们，并传信各地江湖黑白道人士，任何人不许收容你们。而且得全力擒你们解送七柳湾，违者必受到惨烈可怕的报复。刚才那两个家伙是彰德双英何氏兄弟，他们身上怀有七柳湾的飞龙信旗，受命东行知会沿途的江湖朋友；如让他们发现你我的身份，危矣！”

鬼眼瘦猿吓出一身冷汗，大惊道：“糟了！糟了！”

“怎么了？糟什么？”

“李贤侄恐怕要到安乐酒店寻仇，岂不糟了？”

“李贤侄？是鹰爪李豪的少公子么？”

“正是。”

“那……那真糟，他岂不是飞蛾扑火么？”

鬼眼瘦猿跌脚道：“完了！我得赶先一步……”

“慢着！你这样去是不济事，太危险了。我看，你还是远走高飞……”

“什么话？叶兄弟，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叶兄弟摇摇头，苦笑道：“戎老哥，恕小弟直言，小弟知道老哥是义薄云天的豪杰，但岂能不顾大局？目下安乐酒店高手如云，而且你们行藏已露，他们正加紧授寻你们，戒备森严，你去了又能怎样？友仇不可不报，轻身涉险乃是匹夫所为，万一饶上性命，不但友仇难报，自身亦难保。请教，老哥何以见鹰爪李豪于地下？

不是小弟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飞龙雄才大略，艺盖天下群雄，广罗羽翼，声势如日中天，目下如想报仇雪恨，实非其时。别说他身旁高手林立近身不得，即使能近身又能怎样？他身具绝学勇悍绝伦，剑下无敌，连金神和独角天魔也无奈他何，老哥又何必不自量力？

听说独角天魔已派人前往终南找终南狂客，限期答复纵徒极行的用意；说是假使不立即制止飞龙的胆大妄为，将要先一步摧毁终南狂客隐修的狂庐。这说明了独角天魔心中有虚，对下月十五德星亭的生死决斗怀有惧念，明眼人已可看出今日的时势，咱们……”

“叶老弟，你似乎对飞龙的事知之甚详哩！”鬼眼瘦猿插口，打断对方的话，神气相当的不快。

叶老弟淡淡一笑，说：“兄弟已在十天前投效七柳湾的飞龙令下。”

鬼眼瘦猿急退两步，伸手拔剑，左手也急拔腰带上的飞刀。

叶老弟却举手轻摇，苦笑道：“老哥千万别误会，咱们总算是朋友一场，所以愿坦诚相告，小弟并无恶意。叶某不才，不愿葬身飞龙的剑下。上了贼船，唯一可做的事便是跟着贼走，休怪小弟苟且偷生，小弟家有妻儿，不得不出此下策，小弟的话，字字出自肺腑，言尽于此，告辞。祝老哥顺利。”说完，行礼举步，牵着坐骑向外走去。

矮林视度不良，人行走其中，必须拨开枝叶方能行走。鬼眼瘦猿呆立在当地，目送叶老弟离开。

叶老弟泰然向外走，并未回头戒备。刚走了四五步，左侧银芒一闪，一枚零风镖穿枝而出，一闪即至，贯入叶老弟的肋背下。

“啊……”他狂叫着，踉跄前冲，丢了坐骑的缰绳，艰难地转身，挣扎着去抓鞍旁的鸭舌枪呢。

可是晚了，两个青影暴起，钢刀一闪，伸出的右手被齐肘砍断。

鬼眼瘦猿一见大惊，他认得，来人是不久前的两名骑士，也就是叶老弟所说的彰德双英。

事危矣！他不假思索。人向下一伏；左手的三把飞刀已先一步出手，从袭来的镖下抢先回敬了。彰德双英的老大对付叶老弟，老二对付鬼眼瘦猿，镖先发人后至，飞扑而上。

双方相距不足一丈，鬼眼瘦猿目力超人，反应奇快，占了天大便宜，刀发人扑，透风镖以毫厘之差掠过顶门，危极险极。

“啊……”老二却躲不了飞刀，狂叫着排枝撞叶冲出，枝叶簌簌暴响，飞刀插在腹中，尽僵而没。

鬼眼瘦猿在伏下的瞬间，人向侧滚，长剑急挥。

老二身躯冲出，恰好冲到鬼眼瘦猿仆倒之处，剑到双腿齐膝而斩，沉重地仆倒，压倒了一大堆树枝。

老大到了，一声怒啸，单刀来一记“金锁坠地”，向滚动着的鬼眼瘦猿猛砍。

矮树浓密，滚不了多远，老大来得太快，没有让鬼眼瘦猿爬起接招的机会。

“嚓！”刀过红光现，鬼眼瘦猿的腰部断了一半。

“咻！”他厉吼，长剑急伸。

老大只顾伤人，下盘无法照顾，剑从挡下刺入，贯入腹中，“哎”一声狂叫，摇摇欲倒。接着手一松，钢刀脱手，仆倒在鬼眼瘦猿的身上挣命。

鬼眼瘦猿喘息着，吃力地想挺起上身，但已不可能了，双目向外突，张口叫道：“李……贤弟，我……我……好……好恨，我无颜……见……见你于……于九……九……泉……”

叫完，吁出最后一口气。

午后不久，安乐酒店出来了一群人，领先的是许钦，右下首是秋雷。正午，许钦前来造访，客套一番，坚辞盛筵，匆匆告别。

秋雷无法强留，只好送客。其实，秋雷不在乎许钦是否留下把酒论英雄，只要许钦能来一趟安乐酒店，便达到他的目的了，留不留不关紧要，尔后的毒计早些完成，岂不更好？

许钦带了两名家仆，三匹快马已由店伙领至台阶下。右侧，另有一匹

浑身黑四蹄白的名驹乌云盖雪，那是秋雷的坐骑。

店伙送上缰绳，许钦接过缰，扭头道：“老弟请留步，不敢劳驾远送了。”

秋雷接过缰，笑道：“前辈不必客气，请上马。晚辈明晨便需启程，无暇回拜，只好改日再趋府向令尊大人冷剑老前辈请安，今日理该恭送一程。请上马。”

许钦不再客套，向送出店门的一群人颌首致意，方扳鞍上马。秋雷也上了乌云盖雪，四匹马穿镇出官道外，向龙门方向小驰。许钦太大意，还不知大祸将至。

许钦一马当先，秋雷在右首落后半乘，一面放马小驰，一面向许钦道：“晚辈出道太晚，对武林逸事江湖传闻所知有限。听说前辈令尊就是少林门人，不知是真是假？”

许钦摇摇头，笑通：“家父不是少林门人，只不过与少林交情不薄而已。当年龙门乔家笑孟尝文忠兄，在家父的镖局任副局主；文忠兄是少林弟子，因此交情更深……”

这时，已离开镇口约有半里地，官道宽阔，两侧是排水深沟，田野中麦子已经收获完毕，放眼望去，烈日下看不见人影。

许钦的语音未落，官道右面的深沟中，突然飞出三道银虹，闪电似的射向坐雕鞍的秋雷，上射人下射马。

接着，青影腾升，咬牙切齿的小家伙李玉衡挺剑冲出，狂风似的掠到。

许钦吃了一惊，叫道：“有话好说。”

秋雷单骑送客，用意是向安乐窝的人表示自己的诚意，其实他早安排了窝弓擒猛虎，准备了金钩钓蛟龙，沿途他留了神，留意许钦是否派有暗中监视的朋友，深沟中银虹出现，他已知有人潜伏行刺，算不了一回事，手抄脚挑，抓住了一把飞刀，踢飞了另一把。

马鞭鬼一抖，最后一把飞刀炸裂成碎片而飞。

他将接来的飞刀扬了扬，向冲来的李玉衡冷笑道：“你果然送死来了，怪！你怎么只有一个人？”

话未完，人已下了雕鞍。

“老弟，且慢！”许钦大叫，飞跃下马。

叫迟了些，银虹一闪，飞刀已发快逾电射，向急冲而至的李玉衡射去。

许钦手中的马鞭破空而飞，飞旋着跟着飞刀飞行。

在飞刀之后发鞭，十分危险，一不小心，不但无法将刀击落，反而连刀带鞭同时将前面的人击倒。慢了追不上刀，快了失去准头且有刀鞭同到的顾虑。许钦果然了得，马鞭翻腾着破空而飞，刹那间便追上了飞刀，鞭梢一翻一搭，“得”一声恰好击中飞刀，刀鞭齐落，刚好坠落在李玉衡脚下。

秋雷怎肯放过李玉衡？一闪即至，马鞭疾挥，“呆”一声震开递来的长剑，探身抢入，劈面就是一掌。

许钦也不慢，也恰好纵到，铁拳急抄，勾住了秋雷的小臂，奇快绝伦。

仍然晚了些，“嚓”一声轻响，秋雷的指尖掠过李玉衡的右胸肩，胸肌应指而裂，皮开肉绽的。

“住手！”许钦沉喝一声，伸指轻敲李玉衡的手臂，长剑落地，他已插身在两人的中间。

许钦的两名亲随也到了，在左右分立，将秋雷和李玉衡隔开在两端。

李玉衡一手按在左胸的创口上，踉跄站稳失声厉叫：“许前辈，想不到

你与这恶毒畜生是同路人。”

“你是谁？”许钦讶然问。

“我，李玉衡……”

“哦！鹰爪李豪的公子。我不和你计较。秋老弟冲在下薄面，让他走吧。”

秋雷冷酷地摇头，狞笑道：“不！三飞刀如果换了旁人，岂有命在？如果秋某学艺不精，死的将不是他而是我了。”

许钦神色肃穆，从容地说：“老弟，为人不可做得太绝。去年老弟与鹰爪李豪之间的事，字内喧腾，多所指责，显然老弟做得太过份了些。”

秋雷正待发作，随又脸泛笑容，说：“当年鹰爪李豪的事，江湖朋友对我道初入江湖创业的人，打击责难在所难免，不会有人编排朋友众多成名享誉多年的鹰爪李豪有何不是，我不愿多作解说辩白。但有一事前辈必须了解，在事发前月余，鹰爪李豪已经大举召集朋友聚会许州了，而我仅有一个孟姑娘能分派用场、谁是谁非，不辩自明。

假使我学艺不精，修为下乘、那么，那次遭殃的不是鹰爪李豪，而是我飞龙秋雷了。

好吧！让他走，免得被天下英雄豪杰说飞龙量狭赶尽杀绝，不会有人知道鹰爪李豪的后人昨夜到安乐酒店行刺，也不知这小家伙今天躲在路旁用飞刀暗算。前辈请叫他走，下不为例。”

许钦脸上有点挂不住，讪然道：“公道自在人心，道理不辩自明；也许在下言重了，但相信传闻的人为数不少，有关鹰爪李豪的一段公案，老弟何不找机会公诸天下？”

脸色苍白的李玉衡，正由许钦的两名随从替他裹伤、听到这儿，切齿大叫道：“这畜生无耻血口喷人，他怎敢将事公诸天下？”

“小兄弟，不必多话。”许钦说。

“哼！你，尊大人名满天下，行侠仗义威震江湖，天下间不论黑白道名宿高人，对尊大人尊崇不已，声誉之隆，世所罕见。而你，却不惜降尊纡贵，自贬身价，与这宇内凶人称兄道弟，岂不令人齿冷？”李玉衡悲愤地大叫。

许钦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正色道：“小兄弟，你平心静气地听了。身为武林人，恩怨分明决不含糊。飞龙秋雷乃是许某的救女恩人，许某自不能置之脑后。这次金神因金四娘之事，指责秋老弟是凶手，当许某之面说是要搜集罪证结算，秋老弟请许某评论是非，许某岂能置之事外？”

“那么，前辈便该公然袒护这宇内凶人？”

“不！许某只问是非，只过问金四娘之事，只管秋老弟与金四娘之间的事。”

“如果事实证明金四娘确是被这无耻恶贼所谋害呢？”

许钦略一沉吟，断然地说：“二凶之间，许某宁可选择飞龙，略表酬恩之意，但下不为例。”

李玉衡拾起剑，冷冷地问：“除了金神之外，前辈不过问其他的事么？”

“正是此意。”许钦一字一吐地答。

李玉衡扭头便走，一面说：“晚辈记住了。”说完，大踏步向洛阳方向走。

秋雷走近坐骑，向许钦道：“前辈好走，晚辈不送了。”

许钦呵呵笑，说：“老弟，别见怪，务必赏脸，送在下到三岔路口。得饶人处且饶人，那孩子功艺未入流，何必和他计较？走吧。”

秋雷确是不想让李玉衡脱身，但为了早已安排好了的天罗地网，权衡得失，他只好放弃杀李玉衡的念头，坦然说：“前辈是不放心晚辈言而无信么？前辈多虑了，晚辈既然答应放他一次生路，决无反悔之理。”

“老弟言重了，在下岂有不放心之理？”

由于许钦的插手，纵走了李玉衡，间接地送掉秋雷的命，岂非天意？

昨晚邛山翠云峰上清官午夜失火，上清官的道侣竟然一个也没逃出，全部葬身火窟。

唯一逃出浩劫的人，是借栖宫中的九华羽士。

这家伙早就留了神，名义上落脚在上清官，其实晚间他却跑到宫后的柏林中露宿，却坑死了上清宫数十名道侣。崆峒派主持香火的高手们，在秋雷所派采的高手突袭下，死得莫名其妙。

老道是个江湖老狐狸，他不仅能逃过秋雷所派的无数高手追踪缉拿和暗杀，而且能经常在秋雷的身畔飘忽出没，秋雷确是无奈他何。

一早，他扮成一个褴褛的老衬夫，放心大胆地在安乐窝附近逗留，找机会用钢松针谋杀刺秋雷夺天蝎玛瑙，可是没有任何近身的机会，他不敢进入安乐酒店送死。

秋雷送客出镇，他来不及近身，同时，光天化日之下，脱身不易，他不愿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

同时，他看到许钦和秋雷走在一块儿，心中大惑不解，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想不通许钦怎会和谋劫女儿的凶手秋雷走在一块儿？按理这两个人该是生死对头哩！

原来银凤在石窟中的恩怨，只有许、乔两家老少知道内情，外人知者极少，他九华羽士自然毫无所知无从知悉，难怪他迷惑不解。

他不死心，在后面紧盯不舍，但出了镇南，他无法与马匹较程，同时也不敢用轻功追赶，恐怕被秋雷的爪牙起疑找他的晦气，只好信步沿官道南行。

出镇不远，劈面遇上了脸色苍白、下身有血迹，上身捆了衣带裹伤的李玉衡。他对李玉衡不陌生，吃了一惊，伸手虚拦，讶然问：“哥儿，你受了伤？”

李玉衡一怔，听对方口气充满了关心的感情，显然是友非敌，但他不认识已化了装的九华羽士，惑然问：“噢！老伯是……”

“我，九华羽士。”

李玉衡心中一酸，含泪下拜道：“老前辈去年临危援手……”

九华羽士一把将他拉起，急道：“哥儿免礼，小心泄露行藏。你好大的胆子，怎么还在安乐窝附近逗留？晨间鬼眼瘦猿在东关外搏杀彰德双英和神枪叶向高，他自己也命丧矮林……”

“天哪！我……我害了他老人家。”玉衡狂叫。

“不可激动！”九华羽士沉喝，又道：“飞龙已派出大批爪牙搜寻你们，你为何不远走高飞，真是愚不可及。刚才飞龙与许少庄主过去了，你……”

玉衡咬牙切齿将刚才的事说了，九华羽士哈哈狂笑，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家伙无耻已极，原来如此。”

“老前辈知道什么了？”玉衡讶然问。

“许少庄主说飞龙与他有救女之恩，岂不见鬼？去年在天门峡窟之中，暗算银凤的人正是秋雷那狗东西，他所用的销魂香便是我给他的，说好了人

宝两分，他王八蛋却两者俱吞，我却落了个人宝两空。许钦却把账算在我的头上，便宜了飞龙小狗。

哼！我会揭开真相的，但愿绿凤那贱货能挺身而出作证。有了，我该前往青泉山庄找青云客，那次定计他在场，事后他不知有藏珍的事。我要说动青云客出面作证，轰走许少庄主，让秋小狗和金神拼老命。哥儿，再见。”

说走便走，他向龙门方向如飞而去。

玉衡略一迟疑，咬牙切齿地说：“好，我还是先回许州再说，先与姐姐通声气，然后等恨地无环老前辈取来毒药方能报此血海深仇？”

他向道旁小径岔出，匆匆抄小道走了。可怜，他还寄望在恨地无环与毒王的身上，以为可以由乃姐下手报仇哩！

许钦故意放慢坐骑，让李玉衡有机会脱身。一行四人四骑，踏着午后酷阳南行，路上车马往来不绝，两人谈谈笑笑走向三岔道。

三岔道向东的小径，是至许庄的道路。距离路口不足百十丈，便是白夫人早先隐身的土瓦屋，这时已空闲无人，看守房屋的一个老年村夫也不见了。平时这条路行走的人不多，午后太阳正烈，前后人影俱无。

四人四骑出现在远处，小屋内鬼鬼祟祟出现了三个人影，其中之一伏身在院墙内，在院门后点起三只臂儿粗的巨香，淡淡的灰烟从门缝中逸出，散布在小道附近。在君山，君山渔父曾经被这种毒烟所制，在毫无警兆下使用这种毒烟，令人防不胜防。门外一段小径，这时成了可怕的天罗地网，除非先在口鼻上抹了解药，不然难度此关。

到了分路处。秋雷勒住了坐骑，在马上欠身行礼道：“前辈，晚辈告辞，希前辈早临寒舍，不胜企望。”

许钦回了礼，笑道：“老弟请放心，待俗务稍事交排停当，在下即趋府请见。有劳远送，感甚，请留步，容后相见。”说完，率两随认行礼别过。躯坐骑驰入小径。

秋雷兜转马头，放蹄小驰。

不久，一匹枣红健马飞驰而至，赶上了小驰的乌云盖血，马上骑士低声蛟：“禀主人、得手了。”

秋雷加上一鞭，乌云盖雪四蹄加快。沉声道：“我先走一步，李玉衡不除去，我寝食难安。你们用马车将人盛了，火速赶回许州。”

“是，属下立即启程。”骑士欠身答，兜转坐骑走了。

快接近安乐窝，劈面遇上了江东八豪飞骑迎到。不等八豪出声招呼，秋雷缓下坐骑叫：“快遍搜附近十里之内，并派人通知龙门和城里的人，擒杀左胸负伤的李玉衡，刚才他就在附近，被我所伤走掉了，去向是洛阳城。”

八豪中有七人四散走了，只有老大魔影幽魂沙千里不走，骑马紧随在有后半乘之地，问道：“庄主，大事如何？”

“得手了。”秋雷得意地答。

魔影幽魂久久没做声，良久方问：“庄主此举，属下百思莫解。”

“你认为此计不妙？”秋雷笑问。

“属下认为，许钦既允相助，何必在这时将他掳走？岂不引起许家不满么？万一……”

“哈哈！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该知道，许家三代均以豪侠自命，对是非看得甚明，重视江湖道义，恩怨分明，自视极问。

这次许钦为了报救女之恩，只答允阻止金神，其他不问。可以说，他

并未存心助我，而且心含鄙视之念；你不见他不但不领咱们的筵席，甚至多坐片刻也不愿为么？老实说，我已试出金神的真才实学，他无奈我何，我用不着倚仗许钦之力。

你想想看，我把他弄到七柳湾，灌他一杯迷魂药，让他坐镇七柳湾，吓走那些前来强出头的白道江湖小丑，不是乐得清闲么？

龙门乔家因许钦之故，也将被我所用，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你等会儿到许庄走一越，告诉他们，许少庄主义比云天，千金一诺，已专程赴七柳湾去了。哈哈！我想，银凤必定不放心也许不予置信，要赶至七柳湾送上门来的。”

他不敢将天门峡石窟的内情说出，其实他弄走许钦的隐衷不足为外人道。与九华羽士计算银凤，青云客也是参予者之一，另一个是绿凤。他认为目下绿凤死了，但九华羽士和青云客仍然健壮，难以逆料这两个家伙在走投无路之余，是否会不顾一切后果将内情向许家说出？那他秋雷岂不成了众矢之的？

如果许钦在知道内情之后，传出侠义柬大会白道群雄与他为难，不用多想也可知道后果可怕了。昨日在龙门山区，许钦面对金神毫无所惧，显然未将金神放在眼下，可知许钦的艺业自不闲，他心中不无顾忌。

所以决定布下天罗地网用毒烟擒走许钦，更准备用迷魂药迷失许钦的本性，不但减去了一大强敌，更可避免白道群雄找麻烦，一举数得。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可是事实证明他错了。

入暮时分，许庄派来了十余名高手，由许钦的妻子柳秋涛和笑弥勒柳文华兄妹率领，前来询问经过。秋雷推得一干二净，他说许少庄主只交代说先赴七柳湾等候，其余一概不知。

次日，飞龙秋雷一群人浩浩荡荡离开洛阳东行。但一出东关，便四散而隐。

月梢，大洪山青泉山庄化为瓦砾场，死伤极惨，因为青云客和独角天魔恰好那天不在家，他两人至终南找终南狂客尚未返回。

出事那晚，青泉八丑闻风在破晓时分率领上次赴洛阳的大队人马返庄。而独角天魔和青云客不在返庄的人马之中的事，外人不知其事。

这是秋雷最失策的一事，事先他侦知独角天魔派人到终南，却没料到独角天魔师徒因终南有变，随后亲自前往。

而八丑一群人返庄时，沿途昼伏夜行，不露形迹。他还以为独角天魔师徒仍在其中，当夜大举夜袭，上了大当。

八月初，接着是君山烟波楼大火，不仅君山秀士的宅院付之一炬，连湘山和湘山村也被波及，夜袭君山的人分乘十二艘大船侵入，人数不下五百之众，每个人皆以巾蒙面，身份难辨。

君山秀士的三艘怪舟，已被人于事发前在码头旁凿沉。他总算了得，与潜龙队的总领何腾蛟杀出重围，窜入湖中逃得性命。

与独角天魔在德星亭约斗的日子愈来愈近，但在七月梢和八月上旬这二十来天中，飞龙秋雷以快速绝伦的行动奔东逐北，象一阵狂飙，从河南横扫至湖广，扫清了那些不驯伏的黑白群雄，迫令那些观望风色的人供其驱使，江湖大震，飞龙令所到处，群雄慑伏。

大批快马向四面八方奔驰，带着绣有飞龙的飞龙令向各地江湖朋友示威，要求合作共尊飞龙令，抗命者大祸立至。

许州南北骡车店在易于时改为中州骡车店，接着不久之后，在隔邻又建了一座四梅镖局。

以前，四海镖局只走河南、南京、山西、湖广，镖旗上只绣了“四海”二字。从七月梢起，镖旗改了，改为三角形的绣飞龙旗，四海镖局四个字变小了，小得只配绣在近杆的内边上。所有的押镖车船，全都绘有飞龙图案，镖旗所至，路人侧目。

而在各地一年来所建的行业店面，也纷纷在店面秘密绘上秋雷用来做标记的简笔飞龙图案。

七柳湾大兴土木是去年的事，到七月底方陆续竣工，大庄门宏丽壮观，朱漆大匾额到了六个金字：七柳湾飞龙庄。

庄主不在家，任何人皆不许入庄。

七八两月，是七柳湾的全盛时代。飞龙秋雷的名号，江湖朋友闻之变色。

河南的少林弟子销声匿迹，暗地里准备防变。

期广的武当外表沉静，暗中调集各地名宿至武当聚会。

七柳湾飞龙庄的人，远不至于愚蠢得向这两派急动脑筋，对两派的门人子弟，还存有一两分客气。少林的神拳陈校是如何被杀的？没听说有人目击其事。武当的霹雷火玄真下落不明，无人知道他的命运。

总之，两派的门人子弟众多，管不胜管，假使死一个人也要劳动两派的元老耆宿出面管事，那么，两派的山门岂非永无宁日？因此，在飞龙未公然向两派叫阵之前，两派的元老耆宿没有理由出头自讨没趣。而飞龙在未有把握一举摧毁两派山门之前，也谨慎地避免表面化的冲突。双方皆有所顾忌，近期间还不至于公开来干，只在暗中多加紧准备，暗流激荡。

七柳湾飞龙庄的各种江湖行业，在各地象雨后春笋般蓬勃而兴，财源滚滚，羽翼已成。

那些不屈服的人，处境愈来愈困难险恶。各地爪牙皆接到一份黑名单，设有不论昼夜经常待命的驿传快马传递消息，仿照当时的驿站建成的传哨所，几乎遍布每一角落。

传讯的人，只须持有飞龙令，报出各站所的暗号，便可动用该地的快骑，消息往返传递十分灵活，一昼夜飞传千里不算奇事。

黑名单的人物中，处境最险恶的九华羽士、毒王、李玉衡、离魂学、恨地无环和铁手姜环、龙形剑、赤煞二凶、青云客师徒等等，其中赫然有秋岚和虚云上人，还有琬君姑娘。

这些人中，除了指定活擒琬君之外，秋岚的消息务必传至七柳湾，由庄主亲自下手。

当然，假使能活擒自然求之不得。黑名单上的名字，不写秋岚却是姓山的人。

八月中旬，距中秋还有三天，秋雷率领着大群爪牙，浩浩荡荡回庄。

他正式自称飞龙庄主了，只花了年余时光，他大踏步向成名的大道迈进，成名之速，空前绝后。

侦骑遍江湖，要擒杀李玉衡斩草除根；但李玉衡却掩去本来面目，跟随着一批贩柿子和黄明胶的湖广行贩，到达了许州。

欧阳慧姑娘已换了男装，变成一个黑小伙子，随着扮成走方郎中的毒王，仆仆风尘从湖广向上行。同行的有恨地无环张澜，他扮成一个满脸虬髯，

左颊有一条青绿色胎记的哑巴，替毒王挑着药篮。

九华羽士这个老狐狸神出鬼投，他先赴青泉山庄，去晚了，只看到一座瓦砾场。接着再走一趟夷陵赶回洛阳，他要在许乔两家打主意。

他对秋雷派人搜杀他的事知之甚详，把秋雷恨入骨髓，他发誓要将秋雷送入坟墓，任何代价在所不惜。秋雷目下羽翼刚丰，如果再晚三两年，极有可能登上江湖盟主的宝座，那么，他的处境岂不更为险恶？

他打听出独角天魔已和终南狂客离开了终南，想在洛阳将他们找到。

许庄许家相当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笑弥勒与乃姐在秋雷处问不出所以然，所以便立刻派人前往许州劝阻许钦，由笑弥勒带了老太爷的手书前往七柳庄，痛责许钦轻举妄动，令其克期返回。

可是，飞龙庄主尚未返庄，庄中拒绝接见，笑弥勒只好带书返回洛阳。在抵步的同时，许钦的手书同时到达。书信措词简单，禀明老太爷，须持与金神一决之后，方可回家，并嘱爱女可前来相助云云。

老太爷中州一剑接书之后，疑云大起，知子莫若父，他不信许钦活了一大把年纪，会做出这种糊涂事来。在与乔家一众友好商讨之后，老太爷说出一番惊人的大道理，最后决定集聚两家的亲朋和早年的友好，组成空前浩大的百名高手阵容，前往七柳湾看个究竟。老太爷虽已封剑归隐，但为了儿子的安全，他仍然出面，但仅不带兵刃而已。

他们还未成行，人数还未到齐。预定在近期启程先赴登封，会合那儿的少林二十名长老。但消息已经传至七柳湾，风风雨雨，谣言满天飞。

笑弥勒是唯一心中难受的人，他无法替秋雷掩瞒罪行，感到无法向秋岚交代，他准备到许州之后方将上次秋岚救乔家姐弟的事说出。

近来，金神似乎在江湖消失了，没有人能发现他这个曾经横行天下近一甲子岁月的老江湖。由于君山烟波楼的毁灭，老凶魔算是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他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将所有的爪牙召至洞庭和三峡活动，搜集孙女金四娘所经过的每一段水陆路程。他不愧称老江湖，不仅将金四娘和秋雷乘坐的客船找到，更在岳阳找到水陆两个为首的好汉，水怪桑九原和闪电手莫成，摸清了金四娘和秋雷早先在岳阳的一举一动。不止此也，躲在岳阳附近养伤的青龙煞，居然被他找出来了。

老凶魔大怒之下，率领大批爪牙和所有的人证上航，根据线索在新滩口发现了沉船，于八月中旬启程北上许州。

且表表秋岚。弟弟秋雷那一剑，伤透了他的心，令他痛苦得万念俱灰。在随白夫人祖孙躲到龙门东山白香山墓附近暂住，当夜便在气急交侵下一病缠绵。

练武人要说百病不侵是不可靠的，只不过比常人不同，不易被病魔所因而已。他躺下了，病得不轻，浑身如火，高烧中呓语连连，呼号挣扎，可把琬君姑娘累惨了。白夫人不会岐黄之术，普通练武人必须知道的跌打损伤药方派不上用场，又不敢公然至龙门镇请郎中，眼睁睁的看着秋岚往下拖。

一拖使拖至八月出头，总算在琬君的妥善照料下，病势方开始鸣金息鼓退去，姑娘已消减不少。这期间，龙门乔家的事，始终未传到他们耳中，他们似乎与世隔绝了。

草屋中，只有祖孙俩和一名仆妇，其他的人已打发回东海普陀，没有人外出打听消息，他们也不敢外出，怕引来金神更糟了。

这天一早，秋岚开始行功练气了。病，拖不垮他龙虎似的体格，拖垮

他的是心病。

病的后半期他逐渐消醒，琬君姑娘不仅用万丈柔情感动他，也委婉地疏导他。她说得好：人，总会有沉迷盲目的时候，但先天潜藏杯内心深处的天性和手足亲情，是不会永远泯灭的。

她认为秋雷的疯狂，乃是一时的现象，他怎可因此而灰心？灰心又待如何？艰道毁了自己便罢了不成？他怎可不尽其在我，规劝乃弟回头？

心病乃需心药医，在姑娘温婉诚恳的解说下，他承新激起生的意志，病魔便只好乖乖地退走了。

二十余天的相处，他已对人生油然兴起另一种足以令他改变的爱情，往昔苦行僧似的漠视人世感觉，逐渐离开了他。琬君用温婉、关切、娇柔的女性特有兵刃，楔入他坚强、嶙峋的、苦行的纯男性天地中；他也确是需要这种温情。二十余天来，白夫人祖孙俩所给予他的关怀和温暖，比虚云上人十余年来所给予的还多，还充实。

正如虚云上人所说，他与佛无缘，不是佛门中人。他感到他需要一个家，需要一个象琬君一样的女人做终身的伴侣。

一个自小跟随佛门六子长大的人，定力虽培养得超人地深厚，但也容易着魔。苦修不易，出家人斩情灭性，如非受到惨痛的打击，很难克制意马心猿修至四大皆空之境。

他虽也幼遭不幸，但当时的惨象并未目睹；加以虚云上人已知他不是空门中人，不禁止他喝酒便是明证。十余年艰苦卓绝的生涯，一旦处身在白夫人祖孙的慈爱化育环境中，他恢复了与生俱来的人性。

爱情在他心中发芽、长大、开花。

琬君姑娘一颦一笑，在他心中都变成了震撼的泉源。

同样地，琬君的心扉，早已为他悄然而开，爱情在他们之间发出了共鸣，与他们同在。

练了半个时辰的寂灭术和璞玉归真奇学，他到了屋外亩大的院子。东方刚现鱼肚白，黎明前的阵黑已逝，晨风微凛，寒露沾衣。他仰天吸入一口气，试意正心拉开马步练崩云三式。大病初愈，他感到手脚有点生硬。

连演五次，他感到幽香入鼻，姑娘一袭白衣，俏生生地出现在身旁，纤手中端了一碗热腾腾的参汤，盈盈浅笑，柔声道：“岚哥，该歇息了，别忘了你是我的病人啊！未得允许，你怎么跑出来走动了？”

秋岚收了势，道：“憋了二十来天，髀肉发生，筋骨都生锈了，再不活动活动便朽啦！晨露伤人，琬妹，进去吧。”

他接过碗，感激地说：“谢谢你，你比我还早哩！这些天来，琬妹，苦了你了。”

“嗨！岚哥，别急了，这些天我伺候你，是有代价的。”她笑，笑得很爽朗。

“代价？什么代价？”他惑然问，一面挽着她往里走。

“你好意思不将无定剑法教给我？可不能告诉奶奶啊。”

他笑，一口喝掉参汤，说：“你作怪，不会磨着奶奶教么？”

“不！奶奶说，你高明，已获剑法神髓……”

“别听奶奶抬我。”他谦虚地答。

“真的，奶奶说你击败了金神，心中未存伤人之念，不然金神准有好看。而奶奶却几乎伤在者凶魔的剑下。不管，你不教我，我给你没完。”她向他

撒娇，透着万分的亲热。

他点头，笑道：“你错了，不是奶奶剑术不行，而是内力差了一两分。我有寂灭术相助，璞玉归真奇功可练成至精至纯而已。放心，我想，返回东海之后，我将寂灭术也一并教给你，略谢贤妹辛劳，怎样？”

“嘻！岚哥，一言为定，我高兴死啦！哦！你可别笑我太过功利哪！”

“愚兄怎敢？”两人已在厅中坐了，他又说：“琉妹，等会儿我和奶奶说，我得走一趟许州，无论如何，我得尽其在我，再劝弟弟一次；他如果不听，我只好放手不管了。”

琬君凝视着他，神色肃穆地说：“岚哥，奶奶早已安排好了。”

“怎样？”

“奶奶必须及早赶回东海迎接爷爷，要你我两人暂留洛阳，等奶奶和爷爷赶来对付金神和他的一群爪牙。”

秋岚摇头，道：“要等，我们到许州去等。我想明日便启程。只是，琉妹和我同走，会不会不方便？”

“你不要我做伴？”她幽怨地问。

“不！贤妹别误会，有贤妹相伴，愚兄求之不得呢。”

“只是，你可不可以多养息几天呢？”

“不必了，我这人除了砍掉脑袋，死不了的，任何苦难也奈何不了我。”

“嘻嘻！哦！我忘了你躺了二十来天的事了，把人家的胆子也几乎吓破了哩！”姑娘挖苦他，接着发觉失言，羞笑着小鹿般窜入内堂去了。

次日一早，秋岚穿一袭干净的直裰，青帕包头，背了一个小包裹，拄着一根枣木棍。

姑娘内穿白劲装，外罩青布素衫裙，背帕包着头上的三丫髻，象煞一个如花似玉的小村姑。两人站在一块儿，象煞一双郎才女貌的小夫妻。

老太婆也是一身村妇装束，带着挽了包裹的仆妇，亲送一双小儿女南下，自己方踏上八节滩的渡船，取道南京所辖的徐州至淮安府下东海。她深信秋岚天下大可去得，所以十分放心地走了。

秋岚和姑娘跑着晓风晨露走上征途，两人情投意合，谈谈笑笑颇不寂寞。

从河南府到许州，全程二百三十里，从香山南行，只三百里多点儿。论脚程，真要赶一天便可到达。但他们是村夫打扮，怎可惊世骇俗赶路？乖乖地按三日行程从容钻行，第一天预定到达登封投宿。

午间，到了轩辕岭下，刚好五十里。岭下有一座小村，叫做大屯。这是河南府至登封的中途站。管道蜿蜒上行，至半途便可看到远处的轩辕关。天下承平，轩辕关驻守的官军不多，也没设置巡检司，出入关隘极为方便。

飞龙庄的传报站，不设在轩辕关，而设在大屯镇。主其事的人，归登封的大响鞭盛明管辖，居然派了一个老江湖花和尚鲍堤在这儿主持，开设了一座福祥面店作为掩护。

花和尚鲍堤绝不是佛门弟子，而是登封城的游神，只因为他年方三十便秃了头，生得头大腹圆，毛胸上刺了几朵，象征富贵荣华的芙蓉花，不到下雪天不穿上衣，所以叫他做花和尚。

这家伙祖籍是登封，但在外混了十来年，在登封只耽了三年左右，是当地的讨厌人物。登封是武林北斗的少林寺所在地，十来岁的娃娃也会三两手绝活，在这儿做游神土地，没有几手真才实学还行？俗话说：好汉怕赖汉，

赖汉怕死汉；他花和尚能赖敢挤命，照样可以在登封城做游神土地赖饭。

福祥面店原有的店掌柜叫死蛇张三，月前由花和尚出资扩充门面，店面加大了。挂在门口的酒旗儿杆子上，刻了一条只有内行人才能分辨的飞龙。简简单单聊聊几笔，不伦不类，但确是飞龙信记。

秋岚象个光眼瞎子，而且又聋，对江湖动静一无所悉，一无所知，带着一个不问其他事的琬君姑娘，盲人瞎马往龙潭虎穴闯。

赶路的人，照例是吃三顿，午间太阳大，正是打尖的时光。打尖不仅住宿，吃顿饭休息个把时辰也可叫打尖。两人不偏不倚，一头钻进了福祥面铺。

面店里客人不多。十二副座头只有八副有人。乡村小店，锅灶照例是设在柜台前面向街一面，三名大师傅没事忙，铲瓢搓得叮当响。小二哥看到客人上门，掀起帘子直着嗓子叫：“客官请往里面坐，辛苦辛苦。”

柜台内的大木椅上，虎地站起一个赤看上身胸被刺花的大块头，他就是掌柜的花和尚。

花和尚双目彪圆，吃惊地一蹦而起，刚想说话，一旁的二掌柜死蛇张三，懒洋洋地照他的屁股就是一腿。

“你……”他莫名其妙地叫，要冒火啦！

二掌柜直待秋岚被小二领走，方附耳说：“死人，你以为飞龙庄主会穿得这般褴褛？告诉你那话儿来了。”

花和尚倒抽一口凉气，也低声问：“你是说。姓山的来了？”

飞龙秋雷虎狼成性，他不敢将哥哥的真名说出，只传信各地要他们留意一个与他相貌相同的姓山的人，只许活擒，见则必须飞骑急报。

“要不信，咱们赌十两纹银，如何？”死蛇懒洋洋地问。

“你小子诡计多端，不和你赌，十两纹银太爷我可以快活两天。你溜到后面放马，我招呼他们。”

死蛇哼了一声，伸个懒腰说：“和尚，你这长相不雅观，少前往献宝，免得露马脚。”

沉着点儿，叫小二弄一壶藏龙卧虎酒便成。我去放马。小心了，别让熟鸭子飞了，他们是咱们的财神爷，赏金五百两哩。”

不片刻，一匹健马从后门飞奔轩辕岭，骑士居然是死蛇，居然精神抖擞，居然不象条死蛇啦，五百两赏金很了不起。

马匹耐力不够，五十里跑下来可能力竭倒毙。但死蛇不在乎马儿，他的马也相当骏，半个时辰便到了登封城，在小西门内一座客店门口飞跃下马，马儿浑身大汗不住发抖。

他钻入偏院，向两名大汉低叫：“换马，姓山的和一个女人到了大屯，传话下去。”

说快真快，一匹健马牵出院门，鞍辔齐全，象早就准备好了的。

死蛇飞身上马，一面说：“我再传一程，传至三山镇便赶回。”

“叭”一声鞭响，马儿已冲出三丈外去了。三山镇，在登封与均州之间。算脚程，还得换一次马方可到许州。

福祥面店中，秋岚叫了几盘小菜。来上两碗面加上一大盘馍，就是不要酒，把花和尚急得一头汗。

不要酒，面同样可以放上蒙汗药，只不过药力行得缓，分量须加多而已。花和尚财迷心窍，他想活捉秋岚。

第一个发现秋岚的人，可得赏银五百两；活捉，加了两倍。财帛动人心，他想吞下一千五百两纹银。心一慌，在面中混上了足以迷翻三条牛的药量。面是刚起锅的，蒙汗药挥发性虽不太大，但遇热则升，加以放得过量，蒸气中少不了有些少药味。少虽少，决瞒不了行家。

掌柜的亲自为客人上吃食，少见。花和尚袒胸凸肚，强压着擂鼓似的心跳，端着盛盘出现在走道上。

第一桌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穿青衫书生，五官倒是相当清秀，白脸无须，独个儿要了一壶酒，几盘下酒菜自斟自酌，不时微笑者打量远处壁角食座旁的秋岚，同时也冷眼旁那橱柜里的光景。

花和尚端着食盘，肩膀上搭了一条已泛黄的汗巾，巨人似的往前走。要地，池站住了，感到肚皮上有硬物重重地抵住，吃了一惊，扭头向下看。原来是书生左手的酒壶嘴子，不偏不倚顶在他的肚脐眼上。

他勃然大怒，怪眼一翻，正待发作。

书生不在乎，咧嘴一笑，说：“掌柜的，替大爷添壶酒来。”

花和尚心中有鬼，不得不按下怒火，说：“客官，请招呼小二。”

书生鼻子猛嗅了两次；哈哈大笑道：“咦！这不是上好原汤羊羹面么？放下，放下。”

一面说，一面动手，手法快极，一碗羊羹面已经到了他的桌上了。

花和尚双手端着食盘，想抢也抽不出手来，怪叫道：“客官，别开玩笑，小的另替你准备，这是那边两位客人的。”一面说一面放下食盘，伸手去夺面碗。

“叭”一声巨响，书生将酒壶掼在地上，倏然站起说：“什么话？大爷是白吃来的么？瞧你赤身露体替客人上吃食，你没长眼睛看清那儿有大闺女么？你这是成何体统？大爷替你留面子，在这儿拦下你的面你还不加感恩？放手！不然大爷砸了你的锅。”

“岂有此理！叫吃食也该有个先后，你怎么……”

书生不理他，猛嗅热气腾腾的面碗，哦了一声，说：“面的汤是昨晚的，不新鲜。”

你这鬼店昧良心，将这种不能吃的东西拿来骗人，岂有此理！”

书生从怀中掏出一锭金元宝，“拍”一声重重地拍在桌上，冷笑着继续大叫：“掌柜的，大爷说这两碗面不能吃，吃了会死；要不信，大爷赌黄金十两，你敢吃掉一碗，金子是你的。”

整座店的人全都惊动了，店伙计火速围上来。

花和尚急出一身冷汗，下不了台，知道糟了，被这畜生看透了春光啦！人急智生，狗急跳墙、他居然想到毁贼的绝念头，猛地一把抓向书生的衣领，大吼道：“你这厮吃了豹子心，敢在福祥馆讨野火，揍你！”

书生一手格出，他乘机抢近，捣出一拳踢出一脚，立即桌倒凳飞，杯盘碗碟哗啦啦的跌了一地。

书生没留意这一着，还以为花和尚夺饭碗哩，桌子一倒便知花和尚不等闲，不动手不行了，闪在一旁从侧方抢入，“双盘手”搬开花和尚的双手，扭身顺势一肘撞出“噗”一声闷响，撞中花和尚的肚腹。

“啊……”花和尚狂叫，身躯倒飞，轰隆隆咋嗓咳一阵巨响，撞翻了另一张食桌，店伙和食客叫嚷着，鸡飞狗跳。

“抄家伙！”店伙大叫。

书生身形快极，已到了花和尚身畔，拔出佩剑指在花和尚的鼻尖上，冷笑道：“你这泼皮好大胆子，青大白日阳关大道客人众多之际，你竟然胆大包天在食物上弄鬼，你眼中还有江湖规矩吗？乖乖替太爷滚蛋，不然我瘟神凌峰如不剜出你的双眼来，可把太爷的凌字倒过来写。”

花和尚躺在碗碟汤水上，肚子痛得他脸色发青浑身抖动，剑芒在鼻尖前冒出阵阵冷气，不由他不服贴，咬牙道：“姓鲍的认栽，咱们这段梁子结定了，日后算。”

“叭叭”瘟神凌峰用剑在花和尚两颊抽了两记，喝道：“太爷记住了。滚！”

花和尚狼狈地爬起，捧着肚腹溜入厅后走了。

秋岚伯弄出人命，一直站在一旁戒备。他搞不清瘟神所说的事，不知花和尚弄什么鬼。

瘟神凌峰收剑入鞘，突向秋岚含笑点头，说：“兄台，借一步说话。兄弟姓凌名峰，江湖末流。”

秋岚一头雾水，但不好拒绝，只好说：“好，小可愿闻兄台高见。”

两人向外走，在府外一株槐树下站住了，瘟神换了另一副面孔，恭敬地说：“庄主易装前来敢情是为了洛阳乔、许两家而来么？”

“乔许两家？”秋岚困惑地接口，不胜诧异，也并不清“庄主”所指为何。

瘟神近乎谄媚地笑道：“兄弟久慕庄主雄风，诚心投奔庄主效力，幸勿起疑。这次兄弟从洛阳来，打听出冷剑许中州对许钦自宝庄发回的手书起疑，认为必定是受到庄主的胁迫，因此已柬召群雄。午后可到达嵩山少林寺聚会，近日将启程赴许州宝庄索人。

兄弟准备到宝庄面陈，没料到在此幸遇庄主。兄弟不才，自信粗通举脚，愿为庄主驱驰，效命不敢人后。”说完，长揖到地神态可憎。

秋岚恍然，冷笑道：“飞龙秋雷本性不坏，都是你们这些不肖之徒唆使他兴风作浪，巧言令色甘为虎作伥，从中取利陷他于不义。你替我滚！滚到天涯海角远离中原，对你大有好处。”

瘟神脸色大变，听口气不对，沉声问：“你不是飞龙庄主？你是谁？”

秋岚将他推出丈外，哼了一声说：“别问我是谁，不必多问。”

这时，姑娘已经到了近旁。

镇西北龙门方向，出现了卅余骑骏马。那是许庄第一批人马到了，蹄声如雷，烟尘滚滚，来势甚急。

瘟神一声怒吼，急冲而上，左掌勾出，右掌疾飞。

姑娘从侧方截出，纤手一勾，便搭住了攻向秋岚胸口的大拳头，猛地向后侧方带，左右踏进掌出如雷，“叭”一声脆响，一耳光打得干脆利落。

瘟神连退五六步，口角沁血，跟跪稳住身形，伸手拔剑，要拼命了。

“把剑丢了！”秋岚沉喝。

瘟神不听，咬牙切齿冲上，剑出“寒梅吐蕊。”

秋岚向左闪，探身切入，右手一抄，便抓住了瘟神持剑的右手脉门，左手闪电似的削向对方的右耳门，伸脚一勾，瘟神向下坐坠。

“住手！”冲到的第一匹马上上的骑士叫，声如沉雷。

“噢！你……你不是……”第二匹马上美丽的银衣姑娘惊叫。

马儿徐止，叫喊声救了瘟神。秋岚削出的掌停在瘟神的耳下，瘟神浑身软坐在秋岚的前脚。

“他是飞龙秋雷。”第三匹马上骑士叫。

秋岚搁下瘟神的剑，替他归鞘，放手说：“老兄，你可以走了。记住要光明正大地做人，瓦罐不离井下破，你何苦要替人卖命为非作歹坑人害己？”

瘟神象斗败了的公鸡，往人丛中一钻，溜之大吉。

骑士们纷纷下马，街道两端成了人墙，前面是骑士，后面是看热闹的村民，把秋岚和琬君堵在中间。

“是冷剑许中州老前辈来了。”琬君附耳低声说。

秋岚冷静地屹立，心中不住盘算该怎么办才好。

对面，骑士们雁翅分列，举步向前接近。中间的许中州白发如银，三绺银髯拂胸，虎目依然光亮，满脸红光皱纹甚少，看去老当益壮，依然龙马精神。着一袭淡青色葛，掂着马鞭，举步从容飘然有出尘之概。

右侧稍后处，是惊喜交集的银凤小姑娘。其他近三十名高高矮矮老老少少的劲装好汉，大部份是武林中的高手名宿。其中有五名僧人，冷面如来就是其中之一。

对街是一家小酒棚，门口挤满了观众。有一个矮老头挽着一个村姑，正缓缓向外挤，借光之声隐约可闻。

秋岚心中暗暗叫苦。上次笑弥勒曾经说过，只须乃弟不招惹许、乔两家保证不和乃弟为难。老天爷！听瘟神的口气，显然弟弟已胁迫许少庄主到了七柳湾啦！如何是好？他脑海中乱得一塌糊涂，但紊乱中已有所决定了。

许中州在两丈外站住了，举手示意令身后的人止步。

“爷爷，他不是秋雷，是在天门峡……”银凤高声叫。

“我，飞龙秋雷。”秋岚朗声叫，令琬君大吃一惊。

二十

冷剑许中州年届百龄，一生中经历了无数形形色色的奇事异闻，已成了不摇不惑、无嗔无怨的老翁。他并不因秋岚的浮躁叫啸而激动，摇手阻止银凤说话，仅低声说：“你快回头接你妈和舅舅赶快来，我自有主意。”

说完，向秋岚走近，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说：“小老弟，你真是飞龙秋庄主？”

“正是区区在下。”秋岚故意飞扬跋扈地答。

老人家点点头，不愠不火从容而冷静地说：“老朽洛阳许中州……”

“晚辈早知阁下是中州一剑冷剑许前辈，你们是要聚会少林，大会天下群雄，要到七柳湾敝庄兴师问罪的。”

“小老弟，你只猜对了一半。二十余年前老朽封剑归隐，已配再提刀动剑争强斗胜了。老朽此来，只想请庄主将犬子交由老朽带返洛阳，不敢当兴师问罪的指责。”

“令郎的事，晚辈无权过问。事实上前辈已决定在少林大会群雄，此说可有掩耳盗铃之嫌么？”

秋岚莫名其妙，只好硬着头皮答。

“庄主口说无权过问，但事实是犬子已被阁下困在贵庄了。老朽活了一

大把年纪，不用猜也知道阁下的用心。老朽从犬子的来书中，已知道他目下正处身在阁下所加的牢笼中了。犬子奶名小宏，不管在何处寄回的家书中，具名仅书宏儿叩上，而阁下差人送来的家书中却写着儿钦谨叩，不辩自明。

小老弟，不是老朽在少林大会群雄多有不是，事非得已，尚请察明。老朽封剑归隐，总不能置亲儿之事于不顾且而老弟所为，乃是大违江湖规矩的事，老朽即使不加闻问，但朋友们怎置之不问？

当然，老朽不会和庄主动刀动剑，届时将只身趋府要人，庄主那时请教该如何发落老朽？只消老朽有三长两短，朋友们自不能坐视，我相信庄主明人，当不致因此而犯得着甘冒玉石俱焚之险的。小老弟，人生在世，年青时最难过的是美色名利二关，纵令成了天下第一高手或者霸主英豪，你便会在权谋机心中打滚，时虚凶险之将至，兢兢业业唯恐大祸生于肘腋，何苦来哉？

老朽封剑归隐，一旦从繁华趋于冷寂，只不过时感空虚寂寞而已，但修心自娱足以养性怡情无忧无虑乐在其中，何复他求？不比你在云谲波诡中过活好得多？你也许认为老朽无忧无虑，因何又有今天的隐忧，但你会想到这是百年难见大违武步常规的事么？

小老弟，象这种事是不许可也不可能发生的，谁也不敢甘冒大不韪与武林规矩为敌，而你却一意孤行做了，实乃憾事。老朽父子即使死在你的手中，老朽敢断言，七柳湾必定在人世间被抹掉，尚请权衡三思。”

秋岚心中焦急，但已别无抉择，他暗中决定必须阻止老家伙到七柳湾，免得事情搞到难以收拾。他深知乃弟的性情，决定了的事任何人也难令乃弟更改，如果老家伙只身进飞龙庄，便无可挽回了。他希望自己能早一步到达七柳湾，将利害向乃弟详加分析，也许可以挽回这次大劫。

“老前辈如果不到七柳湾，晚辈愿从长计议，着令郎返家，岂不甚好？”他只好这样答复。

许中州淡淡一笑，摇头道：“犬子为人冥顽不灵，恐须者朽亲自将他带回。老朽愿随庄主同至宝庄，务请见允。”

“那怎么行？这……”秋岚急答。

左侧一名灰衣老人无名火起，大踏步上前叫道：“中老请退，让小弟办事。”

许中州焦急地摇手，说：“童贤弟，不可造次……”

灰衣老人老眼中神光似电，沉声道：“暮鼓晨钟，惊不醒沉醉于名色两关的人。中老，事实比青天白日还明白，他飞龙蔑视武林规矩，显然是想铲除天下武林人物，另建他认为可行的新规章，是可忍孰不可忍。而且，年来他的罪行擢发难数，杀人如麻，我辈早就不该苟安畏事袖手让他横行了。中老，请退。降龙大师请出来与在下押阵：我如果失手，该大师替贵门人神拳陈校报仇雪恨，以慰贵门人泉下之灵。”

不管许中州肯是不肯，直迫至秋岚身前，厉声道：“你听了，不必顾忌咱们人多，咱们决不会倚众群殴。我，人称六指童彬。老夫知道不是你飞龙的敌手，但为江湖道义，不得不强出头。按江湖规矩，今天你必须接下三场。每场以一比一公平一决，因为你既能击败独角天魔，艺业定比咱们这些人强。三场中你如果不死，你可以平安离开，尔后见面，咱们这些人明知不敌，也陪你周旋三场。拔剑！”

降龙僧出来了，第三人是冷面如来。

“他身上没有剑。”降龙僧说。

“我给他。”右首一名中年女人叫，声出剑飞。

“且慢！”琬君截出叫。

秋岚一把接任女人抛来的长剑，将她拉回低声说：“我接他们三场，至少可以拖一天时日。你退下。”

许中州无法阻止童彬，叹口气向琬君说：“小姑娘，我知道你是玉狻猊的孙女儿白姑娘，天香丫头和犬子已经告诉我了。如果飞龙真是令祖的门人，老朽只好认命。”说完，凄然后退，老眼中隐有泪光。

酒棚子中，矮老儿已和村姑挤近街边。村姑五官清秀，眉目如画，只是脸色灰白，病容显然，用青帕包头，看去缺乏村姑的气质。她躲在矮老儿身后，低声说：“老前辈，他不是秋雷。”

矮老儿咧嘴呵呵笑，用只有她才能听到的声音说：“当然不是秋雷，这人我认得。”

“老前辈认识他？”

“不错，他曾在活僵尸的手中救了我的老命，虽则他剃光了八字胡，但逃不了我老人家的神目。告诉你，他叫秋岚，飞龙是他的弟弟。”

“那……那岂不糟透？飞龙多了一只利爪了。”

“不用慌，我老人家双目不盲，这小伙子决不是助纣为虐之徒，他冒充秋雷，显然别有用意。等会儿你我出去揭他的假面具。我想，他将是飞龙的克星，信不信由你。”

六指童彬立下了门户，长剑斜伸，神色凛然地叫：“上！飞龙，有你无我。”

旁观的人纷纷后退，街两端水泄不通，街心现出一段十丈长的空间，街阔近四丈，正好动手呢。

秋岚淡淡一笑，从容执晚辈礼献剑，说：“前辈请指教，晚辈得罪了。”说完，挺剑迫进。

冷面如来向身例的许中州惑然地说：“许施主，不对，这人与在奉先寺后山威风八面桀骜不群的神情完全不同，象是脱胎换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看这人决不会是狂妄器张之徒，难道传闻有讹？”许中州也锁着白眉，双目困惑地说。

街心中，双方迫近了。斗剑，用不着找偏门，因此用不着绕走，面对面迫近。

六指童彬心中有点虚，盛名之下无虚士，他确是有点凛然，只凭一股不平之气挺身而斗，但决对方沉静从容的神态下，他感到威胁愈来愈大，神色有点不自然了。

“铮铮！铮！”秋岚虚攻三剑，迫进了三步，双剑的轻震中，谁也个想在开始时妄进，小接触先较量运剑的内力。

“呔！”六指童彬沉喝，反应了，“灵舌吐信”，“飞星逐月”，再迫近来一记“白虹贯日”全是进招手式。

秋岚从容挥剑，手中剑矫若游龙，闪缩间幻化道道虹影，进退轻灵潇洒，赫然名家身手，点、撇、挑、绞，飘选出尘，只有腕部美妙地转动，直退直进，着着压迫对方只能从正面进攻，抢制机先限制对方不许有回旋躲避的余地，若无其事地化解了三招八剑，也回敬了五剑之多，又迫进了五步，

脸上始终泛着潇洒的笑容。

“铮铮！嘎！”触剑与错剑的响声震耳，四周人声已绝，听来出奇地刺耳，令人闻之汗毛直竖，手心淌汗。

激斗中，响起秋岚的一声清叱：“站住！”

“吱咳”两声怪响，六指童彬的长剑脱手而飞，化为长虹飞出三丈外，“当郎郎”一连串巨响，掉落在酒棚子的前面石阶上，响声震耳。

六指童彬两手空空，僵在那儿张口给舌。秋岚的剑尖点在他的胸口上，他怎敢不站住？

“承让，前辈可以走了。”秋岚微笑着说，撤剑后退。

“阿弥陀拂！”降龙大师念着佛号，缓缓举步出场。

“刀剑无眼，大师可否愿与晚辈较量拳脚？”秋岚笑问。

降龙大师将禅杖插入地中近尺，走近合掌躬身道：“老衲敢不如命？悉从施主卓裁。”秋岚植剑于地，上前行礼道：“晚辈放肆了，请。”

“施主请！”

秋岚进步探掌，左掌平胸反削，突又翻腕迎面就是一记阴掌，反拍老和尚的脸门，走中宫抢攻，气吞河岳。

降龙僧念了一声佛号，左盘手拔出，退了一步。接着一声沉叱，少林绝学降龙伏虎宰发似奔雷，暗劲如山的浑雄掌招排山倒海似的向秋岚攻去。

四条铁臂如同金蛇乱舞，掌风排气声恍若天际传来的隐隐殷雷，脚下兔起鹊落旋动如风，只片刻间便换了两次照面。生死关头将至。

激斗中，响起许中州的情急叱喝：“小心崩云三式。”

叫声刚出，秋岚的崩云三式已经先发，绝招“云腾”出手，左手“噗”一声格开降龙僧迎头拍下的一记重掌，身躯凶猛地撞入老和尚的怀中。左掌乘势压入，扭身上步右肘疾吐，有点象“凤凰展翼”，但却是斜身楔入的。

老和尚在双方掌肘接触中，已知对方内力修为超尘拔俗。碰上骇人听闻的高手了，听许中州一叫，只好临危拼命，菩提掌用上了。

“噗！”力可击石如粉的击力，拍中秋岚撞来的有肘尖上方，但相距太近，只能用五成劲。

秋岚恍如未觉，云腾第一式的第二次变化已经发出了。左手“崩”开对方的右掌，再反“勒”住了对方的右上臂防止反击，“击”散对方凶猛无比的菩提掌力。“撞”中了老和尚的心坎穴。

“晚辈得罪了！”秋岚说，收势退回原地。

降龙大师踉跄退后五步，马步虚浮，脸色大变，一手掩按住胸口，右手不住发抖，虚脱地说道：“老衲学艺不精，多谢施主手下留情。”说完，单掌行礼，拔出禅杖巍颤颤地转身归队，步履出奇地沉重。

冷面如来虎跳而出，大叫道：“施主既不屑伤人，老衲请问，可否硬接老衲三铲？”

秋岚向老和尚的一百二十斤大方便铲瞥了一眼，说：“愿与大师徒手搏铲。若是硬接，晚辈并无自信，但不离脚下三尺为限，大师同意么？”

冷面如来大怒，徒手搏铲，岂不太瞧不起人么？但他毕竟修养到家，怒火徐消，合掌道：“恭敬不如从命，老衲沾光了。”

秋岚在原地画了一个三尺圆径的圈子，拉开马步说：“大师请指教。”

“得罪了！”冷面如来叫，首先来一记“泰山压顶”，如同天雷下击，泰山下崩，力道万钧。

铲来势太快，秋岚用上了绝学，上身左扭，右手全力从上面向左下方猛抓，手一触铲缘，身躯下挫，手下用了九成劲，以万钧力道压下的巨铲，竟被他推偏尺余，“嘭”一声大震，凶猛绝伦地斜拍在左方三尺的地面上、切入地中尺余再向外跳，泥土被挑射出三丈外。

“下一记是‘横扫千军’。”秋岚低喝。

果然不错，冷面如来脚下稍乱，右腿迈出，一声沉喝中，顺势扫出一招“横扫千军”。

秋岚身形下挫，但只挫了一半，虎目紧捉住对方的眼神。

冷面如来上当了，他认为秋岚已知道招路，只消伏地或用铁板桥身法，便可轻易避过一招啦，所以他当机立断，扫出时上身后移，双手带收，招只发一半，铲已从圈子旁带回，急变“毒龙出洞”，第五铲突发。

岂知秋岚鬼精灵，根本没被第二铲所诱，正好长身扭腰，让铲头在间不容发中擦过身左。猿臂一抄，闪电似的挟住了铲杆。

挟住了铲，冷面如来不可能收回了，铲的踏背被秋岚的臂和背所抵住，除非力道比秋岚大，不然他只好弃铲服输。他不服气，立地生根双臂运起千斤神力，要将秋岚拉出圈外。

秋岚怎能让他拔铲？右手火速搭上了铲杆，左掌一翻，也反握住铲杆，拉开子午桩。

他成了铁铸的万斤铁人。

铲杆是鸭卵粗的水磨浑铁所造，似乎被两人拉长了些。冷面如来的脚下，坚硬的泥土在碎裂下陷。

福祥面铺店外面站了不少人，掌锅的伙计突然捧了一只热汤滚滚的鼎锅，飞跃出厨、不等双脚落地，全力向秋岚掬去，热汤象暴雨。

街西是许中州一群人，街东有琬君，但街两侧只有看热闹的镇民，掌锅伙计在中间下手，谁也抢救不了。

“好家伙！该死！”是矮老儿的声音。他就在对面，掌锅伙计跃出。他已发觉不对，抓起酒棚子的案板凌空飞跃，从秋岚两人的头顶飞越，案板象泰山般撞出，“砰”一声挡住了鼎锅，汤水也被挡住了。

鼎锅和热汤回头反射飞溅，掌锅伙计也刚好落地，在一声凄厉惨叫声中，倒在地上狂滚。

秋岚以为许中州的朋友在捣鬼，想乘比拼内力的生死关头暗算他、不由勃然大怒，双手一拉便将冷面如来拉近身前，抽出右手便待一掌劈下。

“秋岚老弟，手下留情。”叫声如乍雷，压下了四周的叫嚷声。

有人叫出他的名字，秋岚不得不手下留情，但掌已发出，搭在冷面如来的颈旁大拇指顶在和尚的咽喉上，随时可制使冷面如来。

街西到了大批骏马，一群老小挤近许中州的身旁，领先的人是笑弥勒，其次是笑孟尝乔文忠，后面有银凤母女，乔天香姐弟，还有不少后到的人。

叫的人是笑弥勒，他和天香姐弟急奔而出。

秋岚长吁一口气，放少手。冷面如来满头大汗，默默地合掌一礼，倒拖着方便铲退去。

笑弥勒长揖到地，笑道：“老弟，别来无恙，没忘掉笑弥勒吧？”

天香盈盈检衿行礼，喜悦地说：“秋大哥，你骗得我们好苦。”她又向远处叫：“琬君姐，可否过来一叙？”

小诚奔到秋岚身前，笑道：“我想，我仍是叫你山大哥好些，你并朱告

诉我们姓秋，是不是仍该叫你山大哥呢？”

秋岚把心一横，退了两步暴躁地叫：“我不认识你们，我叫飞龙秋雷。”

矮老儿将被烫得面目前非的掌锅店伙送入店中，窜回哈哈大笑，说：“小兄弟，你不会不认识我矮方朔罗！哈哈！”

“不错，我也不认识你。”秋岚冷冷地答。

酒棚子前的村姑虚弱的走出街心，拉掉包头巾，毫不忸怩地撕掉上衣，露出里面的绿色绣凤劲装，叫道：“你难道也不认识我么？”

秋岚傻了眼，苦笑道：“孟姑娘，你我已用不着旧事重提了。”

“我绿凤孟娥敢武断地说，你并不认识我。”

“胡说！”

“绿凤孟娥已经死在龙门西山，是被飞龙秋雷亲手所杀的，同时被杀的还有绯衣三娘和海天一叟的得力爪牙镇三山。你既然叫我孟姑娘。显见得你不是秋雷！”

秋岚瞠目结舌，做声不得。

绿凤又说：“站在你面前的人，是已洗面革心的孟娥，我不该仍然痴心地爱秋雷，不择手段暗杀了绯衣三娘，立即受到恶报，被秋雷制住穴道用来挡九华羽士的三枚钢松针，命在旦夕，被矮方朔老前辈所救。尊驾已用不着替秋雷挡灾了。”

笑弥勒挺立在秋岚身前，沉重地说：“老弟，事到如今，我不得不食言了。令弟秋雷所作所为，确是太狠太毒太绝。老弟的一番苦心，我极表同情。但你该知道，这样做反而坑了令弟呢？据我所知，令弟未到洛阳前些天，天津桥力退群雄，许庄附近剑击独角天魔，皆是老弟所为。这一来，反而助长令弟的凶焰，不啻为虎作张，爱之反足以害之，你难辞其咎……”

“老天！”秋岚近乎虚脱地叫。

琬君到了他身旁，柔声道：“岚哥，我也不赞成你这种做法。”

秋岚一把抓住笑弥勒的肩膀，沉重地问：“柳前辈，晚辈有一不情之请，你能答应？”

笑弥勒做不了主，被头向许中州投出求援的目光。

“老朽言出如山，在情在理之事，无不答允。”许中州神情肃穆地说。

“晚辈将前往七柳湾，劝舍弟放回令郎，五天之内，如果晚辈没有回音，任从老前辈行事。五天之内，不许任何人接近七柳湾。”

“一言为定。请转告令弟，老朽不是忘恩负义之徒，令弟对老朽的孙女有救命之恩，因此在此一年之中，老朽甘受天下武林朋友的指责，请求他们不要与令弟作对，令弟也因此而得坐大，得有今日的成就……”

“且慢往下说，我九华羽莫名其妙。”街东人群中爆出泉啼似的怪叫，人群挤动中，钻出了九华羽士。

“你还敢出头？”许中州怒叱，银须无风自摇。

九华羽士穿一袭破直裰，但本来面目未隐，风尘满脸，挟着一个长包裹。他不在乎许中州的警告，从容走近说：“许施主，我九华羽士出头是为你好。你听着，那天在天门峡石窟之中，用销魂香暗算令孙女的人，不是我九华羽士所下的毒手……”

他用足以令所有的人听得到的声音，将天门峡的事一一说了，最后说：“凝真观的霹雳火玄恩道友之所以惨死，是为了揭开秋雷用天蝎玛瑙毒死一剑三奇的事。大洪山青泉山庄之所以被毁是因为青云客曾与我和秋雷共谋计

算令孙女。你要是不信，绿凤那次也在场，可以问她。还有，夺去贫道六瓶药的人，定然是这位秋岚做的好事……”

“废话！是我夺你的药不错，但不是夺来害人的。”秋岚叫。

“是啊！姓秋壮士救我出险的。天哪！我怎么鬼迷了心，以为是秋雷救我的？”银凤姑娘尖叫。

“小伙子，你能阻止许施主的朋友拆令弟的窝，却无沈阻止金神和独角天魔拆他的骨。独角天魔和青云客，已从终南请来了终南狂客，这两天便可赶来，有热闹可瞧了。

青云客有的是朋友，这次已从投入令弟手下的朋友中，知道他的妹妹林昭华主仆，已被秋雷杀死沉入洛河，意图湮灭谋杀金四娘的罪行，他怎肯甘休？你好好准备了，准备替令弟收尸营葬。届时我老道必到，决不会忘记替令弟做三天法事超度他。哈哈哈哈哈！”

在长笑声中，老鼠似的钻入人丛中走了。

秋岚心中暗暗叫苦，向琬君急声道：“琬君妹，你暂和乔姑娘做伴，我得先走一步，请相信我的修为。”向许中州道：“老前辈一言九鼎，幸勿食言。”

声落，他已人化狂风，向东急掠，从人头捞动的上空飞越，去如电射星飞。

“岚哥……”琬君狂叫，拔腿便追。

“琬君姐，让他去罢，他一个人方便些。”乔天香抢近挽住她轻唤。

琬君挣扎着尖叫道：“天香妹，你不知道哪！他会……天哪！他弟弟虎狼成性，心肠恶毒，已经下手杀了他一次，会来第二次的，他……”

“琬君姐，你说什么？”天香大谅地闷。

“在龙门西山岚哥为了救我，他那人人性已失的弟弟竟然挥剑杀他，那情景令人恐怖难忘，差点儿吓破我的胆。你想想，他再去找……天哪！我……我如何是好？”

许中州低下头，无限苍凉地说：“孩子，我们只好尽人事了。目下是八月十三，咱们先至少林商议大计，务必在八月十五日赶到许州近郊待机，但遵守秋壮士的诺言不至七柳湾。八月十八日如不见小儿出庄，姑娘只好随老朽的朋友进袭飞龙庄了。愿上天保佑秋壮士平安，毋令我许中州含恨九泉。”说完，老泪纵横。

“天哪！”人丛中发出一声尖叫，银凤摇晃着倒下了。

“我矮子先走一步。中老，许州见。请保护孟姑娘的安全，请不要拒绝回头的浪子。”矮方朔一面说，一面走了。

秋岚动身时，已是未牌末，昏昏沉沉拼命奔跑，奔上轩辕岭。他冷静下来了，路上的行人全用奇异的目光盯着他，有些人干脆叫他疯子，他不得不放缓脚程。入暮时分，他在登封落了店。大病初愈，加上午间的刺激，令他无法再往下赶，再赶使得躺下啦！

矮方朔以为他必定星夜兼程，也连夜往下赶，赶过了头，去不知他在登封落了店，等到发觉不对，已错过了宿头。

死蛇张三传出的信息，早已传抵七柳湾，恰好飞龙庄主前往许州拜望知州大人，直至晚上二更天方行回庄，得到信息不由狂怒，当堂踢死了内堂三名家仆，怪他们不立即至衙门禀告。

三更正，大群人马飞骑西行，黎明时分到了均州进食。沿途，大屯福祥面店和登封的急报陆续传来，秋岚的消息始终通畅无阻地流水般传到。

许中州的人已转往少林，令秋雷大为放心。但听说带走了琬君，他感到怅然，若有所失。对绿凤大难不死的事他后悔不迭。

均州，是开封府属下四州中最小的一州，只辖了一个山多田少的密县。但州本身相当富裕。地当颖河河谷的下游，沃野无涯，而且是本府最佳的钢铁出产地，铁母山和矿山两处矿场，规模甚大。

出城后，官道向西北行，沿颖河河谷向上走，右面的颖河奔腾而下，愈往上走水势愈急。在矿山西北十里地，颖河形成一处回水沱，向西南绕了一个大湾，中间是一座盆地。盆地西北，是土名儿叫鹤颈口的隘道，双峰夹峙，中留一隘，官道从隘口向下延伸，下降至盆地河旁。道有的山尾直伸至水际，再坟起一座小山丘，象一头巨鹤将脑袋直伸下来一般。

已牌初，飞龙庄的群豪到了，所有的马匹全赶入左侧的山林中，人却在隘口布下了天罗地网。隘口有方，是丘陵般的鹤颈，官道在这儿折向往南行，折回处东北端便是水色略浑的颖河折向处河向东南折，路往南行。把住了隘口，任何人也难逃眼下。

秋雷在这儿布下埋伏，不全为了哥哥秋岚，而是独角天魔和青云客，用不着派一二流的爪牙送死，所派的全是艺业出众的高手名宿。预定交手的地方，就在隘口官道折向处的坡地上，由他自己亲自拦截。稍后些儿，是河岸旁的树林，官道穿林而过，东面是河，西面是山，林中官道两侧，布下了迷烟大阵，他相信任何人也难逃此劫。而在来人所能逃窜的地方，暗器网强弓阵星罗棋布，准备用来收拍青云客的爪牙。

他已决定一劳永逸的绝着，要在这儿除去一切妨碍他谋策江湖霸主宝座的人。对与独角天魔八月十五德星亭之斗，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不是一个人守约的人。

同时，绿凤和九华羽士已将天门峡石窟的事说出，许钦方面已难望获得奥授，假使许中州的人也在八月十五到达七柳湾，岂不碍手碍脚？在这只除掉老凶魔，再炒不过了。

行动迅疾，不虞消息外泄，他深信即使庄中潜有青云客的同情者，也无法将埋伏的事专出，所以他料定这次的快速埋伏大计必定成功。

隘口行人寥落，红日潮升。

官道折向处的山坡上，路左靠山麓处有五六户农舍，路右有一座歇脚茅亭，行旅在爬山隘之前，可在这儿歇歇脚。

看看到了午牌初，在茅亭中歇脚的一主四仆已瞅了近一个时辰，仍没有走的意思。

主人是一个丰神绝世的书生，一双星日历光的闪闪。令人望之心寒。仆是四个十六七岁的俊美侍童，每人抱着一个紫缎长囊。

蓦地，远处隘中段一处凸出的山崖顶端林影中，伸出一面红旗迎风挥展了数次，随即隐去。

这一面，农舍后的山麓密林顶端，也随着出现了旗，依样挥展了数次然后隐去。

亭中的书生坐正身形，背向官道，展开手中一本书，摇头晃脑轻轻吟哦。

不久，隘口出现了人影，共有八人，一式村夫打扮，头上的遮阳帽戴得低低地，身形雄壮，好人挟着一个破布长卷，大踏步赶向下走。

农舍中，走出一个樵夫，腰插柴斧，肩上搁着扁担和捆柴草索，敞开

前襟走出官道向上走，迎向八名村夫，口中高声唱道：“俺且把，妻财子禄一笔勾，五湖四海任我游……”

走在最前面的村夫一怔，抬头一看，露出帽下的大马脸，原来是赤煞双凶的大煞岑去非。

樵夫已到了他身前丈余，不唱了，哈哈大笑道：“去非兄，当家的近况可好？”

“祖荫兄，你么会在这儿落籍了？”大煞讶然问。

“唉！一言难尽，没办法，只好洗手告别绿林罗！飞龙秋雷断了咱们的衣食哪！”樵夫无限感慨地说。

大煞向后一指，说：“当家的与独角天魔老前辈即将到来，到许州收拾那条孽龙。”

祖荫兄，随咱们走吧，咱们东山再起之日快到了。”

樵夫沉吟片刻，一咬牙，说：“好，咱们走。”说完，大踏步转身，一面说：“到许州的路我熟，我领诸位走捷径早些走完黄泉路。”黄泉两字说得含糊，八个人都没听清他说啥。

不消三二十步便到了茅事前，樵夫突向亭内叫：“庄主，龙当家与独角天魔随后即将到来。”

大煞大吃一惊，飞快地解开破布囊拔剑，吃惊地叫：“祖荫兄，你干什么？”

“大名鼎鼎的四大凶人之一，年高辈尊，想不到竟会做出这种令人不齿之事，好教本庄主失望，太瞧得起你了，其实你不过是个浪得虚名不值得尊敬之徒而已。你奈何不了我秋雷，却找家师的麻烦，可耻！我感到奇怪。你凭什么名列四大凶人之列的？哈哈！”

你如果认为挟家师为要挟便可万事如意，未免太天真了。”

终南狂客挣脱青云客挟持，摇摇晃晃地向前走，鹰目中厉光四射，在丈外站住了。

秋雷一怔，看样子，终南狂客并非被人所制，而是自愿跟随独角天魔来的哩！

他怕独角天魔乘机进击，不敢行四拜迎师礼，仅长揖到地，说：“恩师万安，徒儿拜揖。”

“畜生！你竟不下拜？”终南狂客怒叫。

“大敌当前，恕徒儿从权。”秋雷躬身答。

终南狂客伸出发抖的手，指着他切齿道：“你好，想不到我将你从火剑影下救出，养大，教养成人，你却做出这种比禽兽还不如的行径，天理何存？畜生！你……你好毒的心肠，你……”

“师父，如果是独角天魔使你老人家昏神……”

“呸！你这畜生做得好事，行同泉猿，还敢血口喷人？我如果没有瑞老派去请我的人伺候，早已死在你的九转穿肠散下了。瑞老派人到狂庐请我，恰好我毒性发作不足两个时辰，承他们认鬼门关内将我拉回，同时泥人急请瑞老至终南相商、带来了解毒药。

可是晚了些，我已经成了废人了。畜生！你好狠毒的心肠，在我那儿呆了两天，你为何在我的酒中下毒？为什么？为什么？为了我不许你招摇过份么？即使如此，你也用不着下此毒手哪！我发觉你另具绝学，只责备了你几句，难道就为了这件事你便要置我于死地？十余年来，你我名虽师徒，其

实我视你如子，身兼严师慈父之职，费尽心力，却教养出这大逆不道的畜生！我好恨！好吧！你有种便戮我一剑。自作孽不可活，畜生！我看你能横行几时？”

秋雷虎目厉光闪闪，大叫道：“师父，你老人家这些话，定非出自真心，竟怀疑徒儿欲欺师灭祖大逆不道，显然是独角天魔老匹夫心怀叵测，故意嫁祸破坏徒儿的声誉。

皇天后土共鉴，徒儿决不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无义罪行。师父请到亭中歇息，待徒儿擒下他们严加拷问，自会水落石出，一洗徒儿清白。”

说完，仰天发出一声长啸，山谷为之应鸣。

农舍中响起一声哨鸣，德星亭附近人影纷现。恨天无把一声虎吼从农舍中抢出，倒拖着八十二斤虎尾棍狂风似的卷到。

江东八豪一字排开，每人手中有两种怪家伙，左手挟长盾，右手是标枪，背系长剑，这是他们预定跟李胡子造反时的步战装束，锐不可当。隘口一面，四大金刚四般怪兵刃十分唬人。七柳七煞原来只有五人，这时已补足七名，七个人如狼似虎。

秋雷不管终南狂客肯是不肯，向四侍童叫：“将祖师爷请至亭中歇息，给他老人家一杯酒安定神。”

四侍童飞步枪近，将跳脚咒骂叫号的终南狂客挟入亭中，不管三七二十一，从一只紫色小葫芦中倒出一杯酒，硬灌入终南狂客的口中，扶在木栏上坐下。只片刻间，终南狂客不再叫了，永远叫不出来了。亭外的人大乱，谁也不知亭中的终南狂客已经喘完最后一口气。

秋雷拔剑出鞘，扔掉剑鞘向独角天魔怒吼：“独角天魔，你出来，我给你一次公平的机会。杀！”

独角天魔山藤杖已换了一根钢杖，全长八尺，沉重无比，是专为了对付秋雷而打造的。

他一声怒啸，闪电似的挺杖冲出。他身后的人却倒了霉，镖枪来势似奔雷，集中攒射急如暴雨，刹那间人无法散开，干瘦老人和胖子一声惨叫，四枝枪贯入两人的胸腹，扑地便倒。

江东八豪到了，鬼影幽魂势如疯虎般冲到。青云客幸而躲过了枪雨，拔剑狂吼，“噗噗噗”连刺三剑，剑刺盾毫无用处。钢盾外蒙熟牛皮，剑穿皮即向外滑。鬼影幽魂长盾一推，扭身出剑，剑出如穿鱼，青云客狂叫着仆倒在盾上。

恨天无把象狂狮，虎尾棍猛扫，铮一声崩开枫岭男残洪明瑞的长剑，江东八豪的地府游魂贴地从后抢入，盾向上推，长剑下吐，刺入男残的海底。恨天无把棍尾又现，“噗”一声击碎了男残的颈骨，脑袋摇摇欲坠。

女残傅莹也陷入重围，四海孤魂与炼岳厉魂两面夹攻。女残剑术超人，但对付两张盾却成了狗咬乌龟，她的功力无法刺破钢盾，即使刺破也毫无用处，被迫到河边，死在双剑之下。

龙形剑是这些人中，仅比青云客高明的人，他向后逃命，劈面遇上了恶狠狠地迫下的四大金刚，后面还有七柳七煞，想得到他的下场够惨。

独角天魔独斗秋雷，铁杖如狂龙闹海，虎虎生风，舍命狂扑，把秋雷的三尺剑迫得还手无力。秋雷只能八方游走，想消耗老凶魔的精力再找机会迎击。双方功力相差无几，一寸长一寸险，三阳神功虽注入剑身，剑身炽热，但也奈何不了鸭卵粗的大铁棍。沉雷剑法再神奇，近不了身便无用武之地成

了废物。

激斗近百招，斗场中只有这一对高手拼命了。四周全站满了秋雷的人，所有的尸体全都带走了。

独角天魔愈斗愈心寒，秋雷不和他硬拼，无可奈何，再死缠下去，终有力尽之时，大事不妙，同伴已经死光，再不走岂不太傻？他动了突围之念。

这时，隘内红旗再现，一名侍童高叫：“主人速下杀手，点子来了。”

秋雷比独角天魔更焦急，但无可奈何，情急之下，忘了自己公平一决的诺言，大喝道：“上！毙了他！”

独角天魔正想突围，闻声狂喜，人多没有用，地方宽阔不易被困。他一声怒啸，飞扑东北河近一面。

第一个挡路的是江东八豪的老大鬼影幽魂，一声大吼掷出了镖枪，挺盾拔剑急冲而上。人太多用镖枪太过冒险，会误伤自己人，所以必须在近处投出。

独角天魔杖尾一拨“得”一声镖枪斜飞，狂叫声乍起，被拨飞的镖枪贯入一名汉子的肋下，他将冲进喝声：“滚！”

“当！”一声巨响，铁杖斜击在盾上，鬼影幽魂象皮球般飞滚三丈外，盾丢了剑也丢了，爬起便跑，持盾的左手象是废了。

独角天魔突出了重围，劈面撞上恨天无把。好家伙！两条长家伙扑上了，火杂杂接上，杖功如天雷下击。

“当！当当！”三记硬接，火星直冒。

“哎……”恨天无把惊叫，最后一棍他虎口裂开，连人带棍跌出两丈外，独角天魔已出了人丛向河畔逃命。

秋雷追不上，真糟！就是水上没设埋伏，他大吼：“箭手何在？用箭射他！”

可是，箭手埋伏处在下流三百步以外的草丛中，箭雨未到之前，“噗通”两声水响，独角天魔已经入水走了。

“快！各归原位！”秋雷只好下令撤退。

片刻，隘口出现了秋岚，茫然地急走，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斗场中血迹已用尘土掩盖，空阗无人。德星亭中，秋雷仍然看他的书。终南狂客的尸体，静静地倚坐在住下。

秋岚一无所知，大踏步向天罗地网闯。

高山少钵寺不能接待女施主住宿，女眷们被安置在二祖庵旁的珠帘别墅中，二祖庵距少林守约有六七里，别墅建在珠帘瀑布内左上方。少室山这一段山势是土尽石出，在这儿出现了气象浑雄的石崖，半崖间有泉涌出，飞挂成瀑，叫做珠密瀑，是接待女宾最理想的缩在。

这一晚，琬君心悬秋岚的安危，心中焦躁，坐立不安。乔天香和银凤同样担上了重重心事，夜凉如水，银凤摆脱了乃母，悄悄地找到花园中长吁短叹的琬君，两人唧唧啾啾秘密商量，定下了大胆的行动，她们算定明晨少林寺中将有一阵子好忙，乃母和一些派得上用场的女眷们得在五更初动身赴少林寺，她两人正好乘机溜走。

至于溜走到许州之后该怎么办，后果如何，能做些什么，她们计算不了那么多，鲁莽地决定了行止。

柳秋涛和其他的女眷们前脚离开了珠帘别墅，两人后脚也跨出了大门，踏着晓风残月奔向登封，换了村姑装用布卷藏了长剑，到牲口店渝了两匹骏

马，大胆地驰向百里外的均州，急如星火没有任何人知道她们的行踪，谁也想不到他们有这么大的胆子。

秋岚埋头赶路，心事重重，直至目下为止，他还不知道，该咱样向乃弟启齿劝说，当一个人自以为已迈步到了成功大道，眼看目的已达，要他放弃眼看到手的成就，那是不可能的，他该怎么办呢，要乃弟放弃争取江湖霸主的努力，要乃弟释放许钦，抑或是劝说乃弟改恶从善，不用多揣想，他也知道千难万难，假使乃弟不听劝告，再不念手足之情杀他，他怎办？

走了好半天，半日旅程不知不觉地在脚下消逝，他还无法替自己找出问题的答案，心中焦躁已极。

出了鹤颈隘门，颖河河谷一览无遗，头上阳光晒得人七孔生烟，秋老虎毒太阳并不因在山区而减低炎热，他真想跳入河中喘口气。

“午间了，我得到下面的亭子坐坐。”他喃喃自语。

他只看到身上披了青衫的秋雷的背影，也看到了脸色平静的四个侍童。一脚踏入亭中，便看到低着头倚靠在亭柱下的终南狂客的尸体。

他曾经两上终南，当然认识终南狂客，但这时的终南犯客低着头，背脊倚在亭柱上，双脚伸开支住了身子，所以居然没仆倒，无法让他看到尸体的脸容。

他在亭口的木栏上坐着，取下腰中盛水的葫芦喝个饱，瞥了书生的背影一眼，目光落在终南狂客的身上。起初，他的目光是下意识的浏览，接着，他的目光被终南狂客吸住了。

修为已臻化境的高手，感觉极为灵敏，依稀，他感到冥冥中有神奇的感觉袭击着他，没来由地感到毛骨悚然，目光落在终南狂客的胸口上，看不到呼吸的起伏，刹那间，似乎有一道电流向他袭击，浑身冷冷地，他本能地立即想到，这个老人已经死了。

“噢！老伯。”他失声叫，站起向终南狂客走去。

仍然没有回音。他深深吸入一口气，伸手挪正终南狂客撑在身侧的左手，象是触及了冰块般冷凉。

糟！终南狂客身子一歪，向东倒。

“他……他死了！”他失声惊叫，火速伸手挪正终南狂客的脑袋这瞬间，他认出是谁了。

但已不许他再发话，他感到眼角人影一闪，冷冰冰的剑锋已搁上了他的肩颈旁，熟悉而冷厉的志声乍响：“不错，他确是死了。”

已用不着猜想或看到来人的面容，他知道他又落在极为凶险的境遇中了，正想直腰站起，叱喝声入耳：“坐下，你已没有机会再在剑下逃走了，坐下！”

他不得不坐下，气得浑身发抖，叫道：“弟弟，你杀了崔老爷子？”

“不！独角天魔把他毒死了，与我无关。”

“天哪！但愿你说的是真话。”

“呸！我哪句话不是真的？你莫名其妙。”

“弟弟，你居然又这样对付我么？”

秋雷用行动作为回答，左脚连踢两靴尖，制住他十四节脊椎骨两旁的命、肾二门。

两处穴道关于生死，他竟然狠得下心用脚制穴。

接着，一把将他抓小鸡似的抓起，放在另一根木柱下，收了剑，笑道：

“你想不到吧？玉狻猊的弟子，如此而已。”

秋岚故意装成穴道已被制住的软绵绵神情，叹息着问：“弟弟，何必这样对待我？你闯的乱子还嫌不大，我这次是专程到许州……”

“哈哈！我知道，先谢谢你的好意，你说吧，你答应许中州五天的期限……”

“你……你怎么知道……”

“我如果不知道，还配称飞龙庄主，还配领袖江湖？还配铲除宇内十五名人唯我独尊，废话少说，让我听听你的高见，在这五天中，你打算怎样从我手中把许钦弄走？”

“弟弟，让你我平心静气谈谈，我只希望你能念在手足之情，将许钦放回，和无数白道的高手名宿作对，毕竟是不智而愚蠢的事，许中州已答应不再追究过去的事，我愿替你共拒独角天魔和金神作为交换条件……”

“哈哈哈哈哈！”秋雷用不可一世的狂笑打断他的话，笑完豪情万丈地说：“你听着，那些所谓白道高手名宿，全是浪得虚名之徒，我要以的许钦为饵，引他们到七柳湾送死，这些人一除，天地间谁还敢和我为敌，至于独角天魔和金神，用不着你费神了，独角天魔刚才十六个人和我照面九死六的投降，只有他独个儿跳水逃掉，他这辈子除了赔笑天下之外，已无能为力抬不起头做人啦！金神么？我和他动过手，如此而已，早晚他得死。”

“弟弟……”

“你千万不可再说那些扫兴的大道理，你肚子里的牛马宝我全知道，在我名震天下时说那些不合时宜的谬论，未免显得心存妒嫉且存心触我的霉头，我不追究你上次抢走那鬼丫头的过失，看在手足之情份上，我留给你两条路走，不许讨价还价，免得浪费口舌。”

秋岚知道绝望了，仍忍下心中的痛苦，凄然地说：“谢谢你，总算你还未天良泯灭，留给我两条路走，说吧！”

“呵呵！这与天良无关，人世间天良不值半文钱，讲天良的人活该任人宰制罗，第一条是明路……”

“哦！有明路就好，另一条路定是黑路罗！要我取代海天一叟替你做强盗？”秋岚怪声怪气地问。

秋雷哼了一声，踢了他一脚，怒叫道：“你还嘴强，简直不知死活。明路是跟我在飞龙庄称雄道霸，我会对你另眼相看，飞龙庄有玉狻猊的弟子做二庄主，那些妖魔鬼怪将望影而逃，由你专门对付许中州那些乌合之众，必定胜任愉快，第二条路是死路，你只要说声不……”

“说不就杀我，杀你的哥哥？杀死你唯一在世亲手足？你不会的吧！”秋岚激动地叫，心中涌上无穷激愤。

“你少噜苏，亲情打动不了我飞龙秋雷，任何人妨碍我的行事，杀无赦，君亲师也不例外。”

“难怪你会下杀手杀崔老爷子，你恐怕已失心疯……”

“啪啪啪啪！”秋雷凶狠地打了他四记正反阴阳耳光，再踢了一脚，怒吼道：“你听着，只要你说声不，我会杀你永除后患，天地间可能只有你这玉狻猊的门人能和我论短长，不杀你我便会寝食难安，但我不用刀剑杀你，留你全尸。”

他抓过侍童腰中的小葫芦扬了扬，凶狠地又说：“这就是用九华羽士所说的天蝎玛瑙浸过的毒酒，入口封喉，一口便够了，你说，走明路还是走死

路，是或不？”

秋岚不再痛苦，在麻木中升起了无边的激怒，凛然道：“让我再叫你一声弟弟，你真的被名利欲薰心、忍心将我置于死地么，你百年之后，有何面目见爹娘于九泉？”

“废话！人死如灯灭，谁能证明有地府九泉给我看，我只要在有生之年随心所欲，别无他求了。”

“你简直已人性全失了……”

“你说不说？”秋雷怒吼，一把将他劈胸提起。

秋岚虎目睁圆，大声叫：“我决不助纣为虐，决不和你一般丧心病狂。”

秋雷大怒，将紫葫芦口慢慢伸向秋岚的嘴部，恶毒地说：“念在手足之情，我会留你全尸，带回庄中好好殓埋营葬，这是我唯一可替你做的事。”

声落，葫芦嘴凶猛地 toward 秋岚的口中塞去。

秋岚忍无可忍，突起发难，他的穴道早在剑锋加颈的刹那间自动封闭，乃弟的两靴尖毫无用处。

“叭”一声脆响，紫葫芦突然炸碎，被他一掌毁了。同一刹那，右掌一勾，扣住了秋雷抓住领口的左手脉门，真力发如山洪，左拳疾出，“砰砰”两声巨响，击中秋雷的小腹。

秋雷猝不及防，被打中得“哎”一声惊叫，小腹后收。

第二次凶狠的打击接踵而至，先是双掌的“左右开弓”，接着是双拳的“三撞锤”，最后一拳力道如山，沉重已极，击在秋雷的肋下，“咚”一声闷响，身子被击得向后长撞，“篷”一声大震，把亭柱撞断了一根。

出手太快，捷逾电闪，四个侍童愣住了，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们忘了抢救主人，亭子倒塌前的瞬间，他们才神魂入窍，惊叫着向亭外逃命。

秋岚住手退出亭外，愤怒地大骂：“你这丧心病狂的畜生，我不和你一般恶毒，不然我真该杀你，我奇怪我为何狠不了心下手。”

秋雷挨得起打，只是无法还手，打击力道奇快奇重，他只顾运功抗拒保命，没有机会反击，撞倒了亭子，半朽的茅亭不垮才怪，在轰隆大震中，他恰好来得及逃出三丈外，五拳两掌，打得他昏头转向，腹中如绞，胃似乎向外翻，眼前金星乱飞，好不容易稳下了身影，狂怒地大吼：“你该死，你竟然打我教训我？”

吼声中，他双手箕张向前冲，“饥鹰缚兔”奋勇前扑，羞愤交加中，他忘了拔剑仗神奇的剑术求胜，却本能地扑出赤手相搏。

秋岚见他急怒攻心的神情太过狞恶，刚才因痛殴他而油然兴起的内疚之倩随即消失，双掌一分，格开抓来的两爪，顺势下劈，两掌全劈在他的颈根上，把他打得天旋地转。

接着来一记“童子拜佛”扣住他的后颈全力下掀，右膝猛抬，“扑”一声顶中他的下颚。

手一松，他仰面抬身“嗯”了一声，双脚飞踢，仍不忘反击，秋岚扭腰欺身贴他的腿侧切入，抓住他的手脚猛地掣出，接着是一阵捧、翻、馈、搯，暴响似连珠，没有他丝毫还手的余地。

农舍中涌出了大批高手，四面八方亦有人现身。

四侍童同声长啸，四把剑急射而至。

秋岚刚将乃弟掣下脚前，身后剑气压体，他象是背后长了眼。右闪一步，让剑刺空，扭身一把抓住剑主人的小臂一带，递剑的侍童不由已向前冲。

接着左掌疾落，劈中侍童的颈背，侍童一声不吭倒地昏迷不起。

地下的秋雷乘机滚出丈外，爬起踉跄站稳。伸手拔剑？可是。他拔了个空，剑在秋岚将他颠弄抛掷下断了挂带，腰带上没有剑。

他向一名侍童奔去，大吼道：“给我剑！我要亲手杀他。”

他知道徒手相博屈居下风，受不了，只好倚仗剑术取胜了。但他快，秋岚比他更快，已先到了侍童近身，从递来的剑侧抢入，挟住对方持剑的手，一拳捣出。

“啊……”侍童叫，丢剑倒飞，“叭哒！”跌了个四仰八叉。

秋雷抢不到剑，火速侧掠，想抢吓软了腿的最后一名侍童的剑，但恨天无把到了，江东八豪也即将抢到。

“庄主请退，我来收拾他。”恨天无把大吼，火杂杂地冲到，虎尾棍招出“毒龙出洞”，狂野地捣出。

秋岚不退反进，身形如电，闪身让棍反手一勾，捞住丁虎民棍，右手接着抓实。

恨天无把大惊，他还没有看清对方是怎样避招的哩，棍被抓住，他惊出一身冷汗，挫马步猛力夺棍。

秋岚一声暴吼，喝声“起！”双手发出千钧神力，凶猛地猛扫，恨天无把号称有万斤神力，天如果有把他也可能扳倒举起，但今天却遇上了硬对头，不仅夺不回棍，身子反而被棍扫起，他舍不得丢棍，抓得死紧。

糟！不放不行了，他感到身子被带得飞旋三匝，接着向扑到的四海孤魂的盾上撞去，那还了得，秋岚用他的棍猛砸推来的铁盾，而他却在棍前端，连人带棍向铁盾上砸，不死才怪。

他心胆俱裂地放手，只感到身子象在腾云驾雾御气飞行，远飞出两丈外，无穷大的凶猛力道将他扔飞，重重地掼在山坡上，爬不起来了。

秋岚夺得八十二斤的虎尾棍，如虎添翼，看人群已经合围，而他又不忍心杀人，必须突围再说，一声虎吼，迎上了刚以半圆阵推盾迫到的江东八豪，第一个撞上四海孤魂，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举棍便砸。棍前的恨天无把飞走了，棍凶猛地砸向铁盾，力道万钧，恍若电耀霆击。

对付盾十分不易，除非能将盾后的刀或枪引出，如果不是全钢的盾，又当别论，事实上使用钢盾的人，世间并不多见，有千斤神力的人究竟不多，普通的盾大多是木造。

秋岚力沉棍猛，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当”一声大震，钢盾变形，四海孤魂连人带盾飞掷三丈外，爬不起来了。

他象一头出柙疯虎，虎尾棍如同闹海蛟龙，触剑剑断，触盾盾飞，所经处波开浪裂，火杂杂沿官道向下冲，在一连串鬼哭神号中，冲出了重围，江东八豪有六人被击倒了，六个人都伤得不轻，如果不是他手下留情，八豪可能没有一个活的，除了八豪之外，棍到处，挡路的人变色远避象是风卷残云，棍前没有档下一招的好汉。

大乱中，响起秋雷的沉喝：“退！让他走！”

谁敢追，他的沉喝象是马后炮。秋岚奔出十丈外，扭头向上看，倒抱着虎尾棍，大叫道：“弟弟，宁可教你无情，我却不可无义，无论如何，我得将许钦弄出来，免得白道群雄群起而攻，我是为你好，我先走一步，谁赶来他将后悔莫及。”

说完，倒拖着虎尾棍走了。

山坡上，群雄目定口呆，目送他向下面的密林走，四周鸦雀无声，连受伤的人也忍痛不发出叫号，所有的人，全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相送，全被他刚才的神勇吓傻了。

秋雷衣衫零落，浑身灰土，脸上泛起阴狠恶毒的笑容，盯着秋岚即将踏入密林的背影，目不稍瞬。

密林中的官道两侧，布下了迷烟大阵，人爬伏在草木中施放迷烟，走在路上的人万难发现。

隘口蹄声得得，银凤琬君两人两骑到了。

银凤的江湖经验比琬君丰富，发觉下面的奇怪场面不由一怔，勒住坐骑说：“白姐姐，去不得。”

琬君勒住坐骑，向下瞧，下面秋岚已经进入了密林，背影已经消失。只看到无数劲装老少呆立的背影。她说：“许妹妹你认识这些人？”

她们如果不停留，也许不会引起这些人的注意，停下来便糟了，下面的人有人转身，便看到两人进退两难的光景，响起了打雷似的叱喝：“什么人？下来？”

叱喝声中，所有的人几乎同时闻声转身，银凤一眼便看到了四大金刚的四般怪兵刃，惊道：“白姐姐，是飞龙秋雷的人，快走！”说完，她火速兜转马头，看对方人多势众，不走怎成？

两人刚兜转坐骑，后面已响起了震天长啸，隘口两侧草木中闪出无数人影，四五十把强弓两列分张，为首的人大吼：“许州七柳，龙飞九州，此路不通，退回去！”

两位姑娘不知利害，火速拔剑策骑上冲。

一声梆子响，数十张强弓并发，弓弦狂鸣，箭如飞蝗。

“糟！他们真放箭，下马先躲。”琬君惊叫。

两人飞跃下马，在箭雨射到之前纵下路旁水沟伏身避箭，马儿发出痛苦的长嘶，砰然倒地。

等她们惊魂初定跃出水沟，已经陷入重围，在团团包围中，飞龙秋雷狼狈的身形赫然出现在她们面前，只要一个秋雷她们就无法应付，何况加上数十名高手，她们成了笼中鸟。

下面密林中，毫无所知的秋岚，闯入了迷烟大阵，他以为扔脱了乃弟的人，当然平安无事啦，他准备立即奔向许州，到飞龙庄先抢救许钦出险再说，想法天真已极，他以为飞龙庄是可以任人出入的普通庄院呢。

刚进入密林，看到官道前面尘土飞扬，一匹健马以全速狂飞而来，马上的骑士上身几乎俯在马颈上，来势奇急。他稍向道左移，心说：“不会是弟弟的人吧？但愿不是的。”

他将虎尾棍搁上肩，大踏步向前走。后面没有人追赶，他大为放心。

入林百十步，他终于踏入了迷烟阵，迷烟无色无臭，只可看到极为稀薄的雾气，官道行人往来不绝，本来就荡着淡淡尘埃，加上些少雾气，谁知道其中有鬼？

对面，马儿狂奔而至，马上的骑士看到了秋岚，心中一怔，抬起了上身，马儿仍向前飞驰。

骑士是均州来的传骑，看不出是假庄主，先前被秋岚的衣着所迷惑，心中起疑，但看清了恨天无把的虎尾棍，疑团尽释，高叫道：“均州传骑李四，轮传许州信息：金神已至临颖，大总管传信请庄主速回……”

叫声刚落，马已冲到。也许是李四想勒住坐骑，也许是想扳鞍下马，马儿突然发疯，前蹄失误突然站立不牢，头向下栽，但冲势未减，象一座山般扭身横冲而至，骑士上身前栽，屁股离鞍翻腾蒋从马儿前方飞出，马儿也声势汹汹随后撞到。

秋岚本来感到头脑有些昏昏，但未以为意，突听骑士的叫声，知道来人是乃弟的人，看错人了，本想置之不理，但马失前蹄，他吃了一惊，本能地抢出救人，大叫道：“用梯云纵或鱼龙反跃术避免让马儿撞及……咦……”

他感到头重脚轻，眼前模糊，摇摇欲倒、大惊之下，赶忙止住冲势，但站不牢，向前仆倒，只感到“砰”一声大震，撞来的马儿横冲而至，后蹄扫中了他，身躯一震，他便失去知觉。骑士李四头破脑浆流，几乎被马压成扁鸭，秋岚也被马蹄扫中胯部，跌在路旁。

“得手了！”密林旁有人大叫，涌出了十余名手执迷烟筒的大汉，一拥而上。

一个练气修为已臻化境的高手，怎会平白无故昏眩脱力，秋岚在脚下发虚头脑昏沉的刹那间便恍然大悟，事非偶然，显然已受到迷香一类下五门玩意的袭击暗算了，意动神动，寂灭术立生效应，但受迷已深，短期间又无法将迷烟排出，神智虽昏，寂灭术已经慢慢发生作用，呼吸似已停止，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形如死人。

第一名大汉奔到，惊叫道：“糟！被马儿撞死了。”

第二名大汉抢近，探鼻息，试脉搏，然后将人抱起说：“别管，不是我们的错，死鬼李四报信报得不是时候，赔上了一条命，真他妈的该死，老二，我将尸体带结庄主过目，并将李四的信息禀报，你处理人马的善后，快！恐怕后面还有对头前来送死呢，上面已打起来了。”

他抱着秋岚向上走，上面，确是打起来了。

两位姑娘虽改了村姑装，但脸上并未经过易容，秋雷走近一看，便看出她们的身份来了，他本来一肚子火没处发泄，原准备下令将两个可疑人物乱刀宰了拉倒，但看出两人的身份，一肚子火烟消云散，大喜过望，举手一挥，令众人退后三丈，拍掉自己身上的尘土，上前拱手一礼，笑道：“原来是两位姑娘芳驾光临，秋某深感荣幸，刚才手下们不知是两位姑娘驾到，多有得罪，尚请海涵。”

他笑，笑得开朗，得意的神色充溢，更流露着诡谲的味道，象一头向小羊摆出亲善的老狼。

琬君黛眉带煞。目眦若裂，吐出一声怨毒的咒骂：“你这披着人皮的凶梟毒獠无耻畜生！”

“咦！姑娘为何见面就诅咒我？”秋雷嘻皮笑脸地问。

“亲兄弟你也下得了手，你算是人？”

“哦！原来你是指龙门西山的事。”

“畜生！你敢单人独剑和本姑娘一决生死么？”

“哈哈！白姑娘，何必呢？明知我要你，说一决生死岂不太伤感情么？在下以万分诚意，请两位到敝庄盘桓一些时日，飞龙庄得两位姑娘枉顾，定然画栋生色，雕栋增秀，不知两位肯否赏脸一行？”

银凤徐徐举剑，冷冷地问：“姓秋的，你把家父怎样了？”

“许姑娘请放心，令尊目下春风得意，敝庄尊为上宾，向天下白道群雄发出谕柬，要他们尊重飞龙庆所经营的各色行业，或者与敝庄合作共赢盛举

有福同享，许姑娘，令尊思念甚殷，急盼姑娘前往作伴，何不与在下前往省亲？”

“事到如今，你体想对本姑娘鼓如簧之舌……”

“许姑娘，在下认为姑娘说这种话，此中定有误会，想必是受了别具用心的人流吉所惑，秋某在短短一年中，崛起江湖名震天下，嫉妒的人不是没有。对头仇家岂能少，这些不长进自甘失败的人，到处颠倒是非造谣中伤，乃是意料中事，秋某郑重否认，有关秋某的流言全不可信，尤其是出于秋某仇家之口的谣言，全是血口喷人颠倒黑白的中伤毒谋，并无事实佐证，姑娘千万不可轻信，因此，秋某必须请姑娘光临敝庄向令尊查问其中真相，看看秋某的所作所为是否……”

“无耻，你能否认龙门西山可耻行径么？”琬君怒叫。

秋雷脸不改色，笑嘻嘻地说：“白姑娘，在下深信姑娘不会血口喷人，也许姑娘在龙门西山听到了有关在下的蜚语流长，但在下却无从闻悉，可否说来听听，在下不知姑娘所指何事哪！”

琬君怎敢将那天的事说出，想起来就令她羞死，甚至在银凤和天香姑娘面前、她并不提被羞辱的经过，只简要地说出被秋雷暗袭擒住侮辱而已，这种事她怎能说得出口？

秋雷哈哈笑，又道：“姑娘如果不说，便可证明其他的事全属无稽了，是么？”

“你不否认要杀你的哥哥秋岚吧？”琬君只好避重就轻反击。

秋雷哈哈狂笑，说：“白姑娘，正相反，秋某只想请兄长至飞龙庄享福，你说我要杀他，笑话，我已将他请来了，不信可让你见他一面，也许他睡着了，但我可以派人抱他来。”说完，他向后高叫：“姓山的带来了么？”

“来了！”有人高声答。

接着，人群向两侧让开，大汉抱着秋岚，大踏步从下面奔上。

两位姑娘大惊，挺剑扑向缺口。

“站住！不可鲁莽！”秋雷叱喝，迎面截住，又道：“少安毋躁，看清了再说。”

抱人上来的大汉不知圈子内的事，更未听到刚才双方的对话，刚到嘛！人群让出路，他还在五六丈外呢。他入场中，神色肃穆地将人放下，行礼道：“启禀庄主，姓山的已擒到，但均州派来传信的传骑也不巧地同时到达，人马被烟所薰失蹄落马，人马齐毙，却波及姓山的，被死马撞死了。”

这一着安排得不是时候，不啻当堂拆秋雷的台，秋雷象挨了一记闷棍，大吼道：“什么，你说什么？”

大汉仍未看出险机，躬身道：“均州传骑转传庄中大总管的信息，说金神已到了临颖，促请庄上速返，传骑来得不是时候，撞毙了姓山的。”

秋雷一摸乃兄的口鼻和脉搏，一蹦而起，大吼道：“混蛋！谁教你们捉死的？”

“但……这……这不是属下的过错。”大汉变色分辩。

秋雷一声怒叫，一脚踢出，大汉“嗯”了一声，仰面重重地倒下，滑出丈外在地上抽搐。

两位姑娘心胆俱裂，飞扑而上。

罪行已无法掩饰，也不需要掩饰，软请不行，只好用硬请了，秋雷一脚将乃兄的身躯踢开，拔剑北道：“站住！你们……”

“铮铮铮！”三声震耳清鸣乍起，三把剑捷逾闪电地接触。接着人影乍分，两位姑娘同被震飘八尺。

三人分三方屹立，剑尖遥指，秋雷现出了狰狞面目，冷哼一声说：“难道你们不喝敬酒喝罚酒么？秋某再次要求你们到敝庄小住。”

“如果本姑娘不去呢？”琬君愤极反笑地问。

“笑话，不去也得去，秋某言出如山，由不得你们。”

琬君用行动作为答复，悲愤地疾冲而上。银凤从左扑上，剑出绝着“花雨缤纷”。

人丛中抢出鬼谷先生项成，撒魁星笔纵出叫：“庄主，分一个给老朽，让老朽擒下这贱婆娘了。”

秋雷向后退，让过双剑合击，向右绕，叱道：“退回去，本庄主一人足以应付。”

鬼谷先生碰了一鼻子灰，耸耸肩，讪讪地退下了。

秋雷已看出两位姑娘对乃兄秋岚的感情，他怕两女因乃兄秋岚的死而舍命轻生自绝，定会不顾自身的安危，拼死进招，那怎么可以？他必须要活的，所以叱退鬼谷先生，暗中已决定了用销魂香下手，销魂香是去年九年羽士给他计算银凤的，正好用得着。

果然不错，两位姑娘已存必死之心，形如疯狂地递剑，对他的还招毫无闪避的迹象，两支剑如同狂风暴雨，幻化千百银虹，风雷声大作，拼死进攻。

他轻轻地运剑化招，不住游走避实趋虚，不容许两女双剑合璧，不接招两女便困不住他，他的左手暗地探入怀中，取得玉瓶在手，弹掉瓶塞，销魂香便徐徐逸出。

两女只顾追逐，拼命抢攻，未料到他捣鬼，绕至下首时，两人几乎同时出剑，剑却脱手射出“砰”两声，两人几乎在同一瞬间冲倒在地。

秋雷一声狂笑，收剑入鞘叫：“按上迷魂药饼，用车送回庄中。”

抢出四名大汉，七手八脚将两位姑娘抬走了。

秋雷走到乃兄的身躯前，再次探索呼吸和脉息，向一名大汉叫：“吩咐下去，准各撤走，到均州换坐骑，火速兼程赶回许州。派人挖出亭中祖师爷的尸体带走，带回庄中好好安葬。这具尸体我亲自带，备马！”

不久，大群人马向均州飞赶，在均州换马，星夜奔向许州，百余里地换了两次马，说快真快，反正不吝惜坐骑，那能不快，信传到这儿说金神到了临颖，这时恐怕已经到达许州门，不快不行。

可怜的秋岚被包捆着横搁在马上，马是光背马，跟在秋雷的马后狂奔，左右皆有高手驱马照管，马儿颠动，他的寂灭术奇功效力大减，无法排出已进入脑部的迷药，一路上始终未能苏醒，死人似的被带到飞龙庄。

距午夜还有半个时辰，大群人马进入了飞龙庄。

七柳湾已焕然一新，面目全非，只有古老的七棵柳树仍然保留下来，已找不到从前的形影。

现在的七柳湾已不是村了，而是寨啦，四周扩大了三倍，建起了加工碾压的土寨墙，墙高三丈，用大木桩拦土，上面加建了栅垛，外面掘了护寨壕，巨大雄伟的寨门楼高有三层，飞檐画角高挑，铁马风铃叮当响。

门楼下的紫门，仿城门的结构建造，三层门坚实沉重，经得起冲车的攻击，飞桥也经过改建，可以通行两部大车，巨大的轱辘藏在桥门架内，光

是控制飞桥的人也有二十人之多，把守的人外更有五头獒犬相伴警戒，整座寨子成了金城汤池。

内部的建筑更不用说，仅庄主居住三层高的飞龙楼便有近百间厅室，可惜，这一带不易找到巨石，所以整座楼都是木料所建造，经不起一把无情火。

该死的金神并未乘机入侵，当天他们在许州落店，入暮时分方到，正好投宿在秋雷所经营的中州客栈。

中州客栈接到了一群煞神，掌柜心中有数，暗中调查这些人中那些是扎手人物，人是大部份查出来了，但其中几个化了装易了容的神秘客人，却无法查出来龙去脉。

第二天是八月十五中秋佳节，也就是独角天魔预定与秋雷约定在德星亭决斗的一天，可是独角天魔没来，德星亭鬼影俱无。

当夜，飞龙庄如临大敌，警卫森严，可是，金神一群人不但没有来，竟在出发至德星亭附近所有的人全部神秘失踪。并未返回中州客栈，飞龙庄白紧张一夜，可能是金神已知道飞龙庄难以偷渡，临时撤退等候时机，也许将袭击的日期延至月底了。

其实，金神之临时改变计划，是因为在德星亭遇上了独角天魔。

独角天魔形单只身跳入颖河逃得性命，将秋雷恨入骨髓。经过这次全军覆没的狠数洲。他心中暗叫侥幸，总算大难不死，摸清了秋雷的底细，他认为秋雷的剑术并不可怕，用砍不断的长家伙同样可将秋雷缠住，可怕的是镖枪阵和成群的弓箭手，再就是飞龙庄的人太多，因此，他必须重新纠合大批的高手，也必须用脑筋对付那些枪阵和弓箭手。

他费了不少脑筋，总算被他想出了可行的计策，他潜抵许州。知道金神已经率领大批高手到了，但中州客栈不是会晤之地，他便在德星亭等候金神到来，用一番利害分明的说词，打动了金神，当夜便大伙儿改变袭击飞龙庄的大计，直奔晁错墓旁的晁家大宅，那儿九华羽士早已在恭候，原来九华羽士神通广大，已先和独角天魔取得联络，这儿便是他们会合藏身之地。

秋雷在许州创业，赶走了晁家在许州的潜势力，死鬼三剑一奇远在夷陵州，鞭长莫及，也无力前来争回老家的地盘，晁错墓晁家的大宅院几乎成了鬼宅，十余栋高楼大厦，住了一二十个仆人，自从被秋雷暗杀了八名高手之后，一剑三奇的爪牙已全部投奔夷陵州依附主人去了。久而久之，不但七柳湾的人将晁家忘了，甚至许州的人也不见提起晁家啦，这儿便成了湮没在人们脑海里的狐鼠野窟，正好被九华羽士利用，作为藏身之地。

已经快残破的大厦，凭空加上五六十个人，看去该与前时不同，事实上却看不出丝毫痕迹，人都藏匿在地窟中，外表自无异状。

四更左右，又来了一批幽灵似的夜行人，那是从夷陵州赶来的江南浪子、玉面郎君，他们把夷陵州的高手带来了，自然，这是九华羽士的杰作，他在赴青云庄报信失望之余，跑了一趟夷陵州，将内情告知了江南浪子。江南浪子当然不肯甘休，誓为大哥报仇，暗中筹划复仇的大计，许州仍有一剑三奇的人，可以说，飞龙庄的一切消息，皆在江南浪子掌握之中。

四更末，地窟中有一场盛会，主持的人是金神，筹划的人却是独角天魔。

地窟的空间不算小，坐下三十六名主脑仍显得宽敞，所有的人皆席地而坐，静听江南浪子将飞龙庄内部的设备情形一一说，然后由独角天魔将

进击的大计予以说明。

独角天魔神色狞恶的将鹤颈隘口的经过一一道来，然后清了清喉咙，扫了鸦雀无声的众人一眼，往下说：“咱们与飞龙不共戴天，他要将江湖的成名人物一一网罗，不降则杀，野心昭然若揭，也就是说，咱们这些人如果不俯首任他驱策，必被他置之死地，将尸体放置在飞龙庄前的枫林中和吓唬不甘屈服于他的人……”

“候兄，别废话好不，说出你的袭击妙计不就行了？”金神不耐烦地叫。

“好，诸位请耐心等待，其一，飞龙庄不易攻破；即使入庄，也难以避免机关暗器的损折，所以咱们不和他在庄中决战，在外

“什么，你叫我不毁他这座鸟庄？”金神怪叫。

独角天魔阴阴一笑，说：“飞龙庄非毁不可，不拆他的窝怎消心头之恨，你听着就是，下文没听完，不必暴躁。其二，咱们要引他外出，先布好天罗地网，将他们一网打尽，因此，咱们可分两批进行，一批由九华道友率领。先辛苦九华道友一趟，到开封府找毒火石明，石老儿早年在神机营得意，对火器机驾等玩意所知极为渊博，找他筹措三五百枝会久燃爆炸的火箭，由江南浪子夏老弟率领显家的子弟兵，从庄外向里用弓射入，既可拒敌，亦可毁庄，飞龙庄不化为瓦砾场鬼才相信，另一批先期发难，引走飞龙庄的大批高手，九华道友方可顺利用火箭毁庄。”

九华羽士突然站起，叫道：“走一趟开封贫道义不容辞，石施主与贫道交情不薄，定可将他请到，但要贫道烧庄，不干，贫道可准备配制大量的销魂香，和秋小狗决一死战。”

“那岂不更好？”独角天魔怪笑，又道：“咱们用销魂阵让他们快活，简直妙极了，这批人以金神金老兄为首，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在一夜间大闹许州，将中州客栈、四海镖局、中州兵器店、中州酒楼、济世堂等等秋小狗的店铺，给他娘的放上一把火，将人擒走留作钓饵，在城北的斗鸡台，咱们埋伏停当，由君山秀士苟老弟、青龙煞追随金老兄，公然出现许州，以快马代步招摇过市，公布秋小狗的罪行，并指出已将从店中擒来的人定于何时处决，秋小狗能不率人追来送死？”

“你说，走一趟开封要多久？”金神问。

九华羽士屈着手指头算道：“到开封是两百二十里，需要一天，购买材料等物，至少需要两天，来回四天我想够了。”

“那么，咱们二十那天夜间动手。”

“对！二十夜间大闹，二十一袭庄。”

又计议许多细节，盛会结束，老道始终不提许中州一群人，避免引起金神的反感。

天也在帮助他们，次日狂风大作，气候突变，飞龙庄的人活动人力减少。

同一天中，潜身湖广行贩中的李玉衡，已和扮成哑巴挑借篮的恨天无环见了面，取得了扮成走方郎中的毒王所给的歹毒奇药。

这两天来，飞龙庄的人分派出一组组密探在外刺探消息，里面有颧现刀疤、斜眼歪嘴的铁手姜环，他终于毁容投入飞龙庄，做了一名专任踩探的得力爪牙。

天候不佳，飞龙庄的活动减少了，但所派出的人全是庄中精锐，铁手姜环也是其中之一，他不但与李玉衡取得联系，更和毒王秘密通了消息，可

是，他只是新投入庄的人，活动的范围仅限于前庄，对飞龙楼的内情，仍然无法了解。

由于大敌当前，飞龙庄主忙得无法分身，一连三天，他为了金神失踪的事奔忙，亲自秘密出马踩探寻找蛛丝马迹，暂时将掳来的两位姑娘置诸脑后。

飞龙楼右侧方，建有一座处理尸体的作坊，由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处理尸体专家三湘人屠主持专门处理从外地带回的尸体和首级，作坊共分两进，后进还建有地下室，也就是放置尸体的地窟，冬天可以收集大量的冰雪作为藏尸之所，几乎一年四季皆有冰雪可用，证明地窟建造得深而坚固完备，这在大户人家说来，收集冰雪做冷藏室并非奇事，但作为藏尸室，却是骇人听闻。

作坊前进，是放置加工妥当的尸体所在，后进，才是真正的作坊，尸体在这儿洗刷、除脏、防腐加工、上色、上支架等等，然后由负责庄外陈尸统领带到枫林中陈列，每具尸体或首级，皆设有名牌和放置的支架。

这两天尸体作坊也相当忙碌，必须把龙形剑、青云客等人的尸体和首级加工，必须在几天之后陈列在枫林中示众江湖。至于终南狂客和秋岚两具尸体，庄主已交代三湘人屠，不必加工陈列要等几天风声稍懈时好好成殓，择日下葬。因此，两具尸体被安置在冷藏窟中。

冷藏地窟分两进，前进是小方格子似的陈尸间，后面是藏冰窟，陈尸间只是冰窟的一部份而已。大火砖为墙，高有三丈余，巨大的横木为架，青石为底，窟开两门，上端的天门是进冰口，已经封死了。下面是地门，也就是出冰口。用裹铁叶的沉重小门进出，从外面用大栓加闩，免得走气泄冷。人塞在里面，不冻死也得闷死。

塞入冷藏窟中不到半个时辰，秋岚已将迷烟排出体外，刚从物我两忘中苏醒，便连打了三个喷嚏，冷得受不了。

二十一

秋岚在奇冷彻骨中醒来，冷得受不了。伸手一摸，摸到一具其冷如冰的尸体。藏冰窟中不见天日，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不知尸体是谁，吃惊地挺身坐起。

老天！手所及处，四周全是一块块盆大的冰块。其冷彻骨，八月天竟然有冰，岂不邪门？

他挺身站起，“砰”一处闷响，脑袋撞在窟顶壁上，顶高只有七尺，八尺高的他算得是庞然巨物，撞得他晕头转向，眼冒金星。

他在身上摸索，要命，身上的零星小物品被搜光了，一无所有，火摺子自然也被控走了。

他只好小心地向前探，走不到三步，手便触到几乎可以冻掉皮肉的冷墙，再往左摸索，更糟，摸到了出冰口的冰处，冷气几乎足以将人冻僵。

终于，他摸到窄小得只可俯身钻出的铁叶门，手冷得失去了触觉。接着不久之后，他感到空气愈来愈浑浊了，小窟中没有出路，所敲处全是沉闷

坚实的墙壁，除了耐心等候，别无他途。

“我想，这儿不会是坟墓，我不能浪费精力，得养精蓄锐等候才行。”他想。

他坐下定下心神，默练寂灭术抗拒寒冷，不知经过了多久，奇冷几乎令他心神大乱、无法行功，只须有停止的念头。奇冷便立即无情地向他袭击，他只能不停地练，无休无止，直练至饥饿一再光临，而窟中仍一无动静。

如果他不能吃尸体的肉，只有忍受饥寒交迫的煎熬直至死亡临头。他这人踏死蚂蚁也难过半天，叫他吃尸体岂不等于要他的命？因此，他只好挨饿了。

黑暗中不知时光，反正他心里明白，饿得头晕眼花，手脚发软，最少也逗留了三天以上。

在绝望中，他对乃弟秋雷的狠毒心肠十分痛恨，但毕竟手足之情仍在，迄今他仍然没有向乃弟报复的念头。

不知过了多久，蓦地，沉重的铁叶门有了响动声。他心中大喜，立即躺回原位。

“吱嘎嘎……”

铁门徐徐移开，灯光刺目，两名大汉先后钻入，一人手中提了一个灯笼，向另一人叫：“先将祖师爷弄出去。这个姓山的尸体，庄主还得过目，可能过几天再运走，也许要运到新郑大院山、怪事，庄主是大隗山人氏，为何要将这姓山的尸体运到大隗山？难道说，这厮真是庄主的哥哥不成？”

“老大，你再废话，小心隔墙有耳，妄论是非胡言惑众，你有罪受了。”另一名大汉嘀咕，拖起终南狂客的尸体往外走。

提灯笼的老大跟着走，一面说：“怕什么？已三更天了，作坊里只有咱们两个人，人屠他也去睡觉抱女人去了，你不说谁知道，真要命，三更半夜突然决定明天要将人下葬，可把咱俩累惨了……”话未完，声音倏止，手止灯笼轻摇，随又恢复原状。

秋岚已经等不及，幽灵似的到了老大的身后，一个指头点上了老大的脑后玉枕穴，老大立即人事不省。

他接过灯笼，将老大轻轻放下，跟随拖着尸体的大汉出了窟门。

大汉不知身后换了人，说：“老大，你关门，我先上。”

窟门外是向上走的砖级；坑道上升三丈余。秋岚随手关上窟门，却又怕老大在里面会被冻死便将人拉出方将门掩上，不再上顶门，向上走。

坑道上面是作坊的后门，大汉拖着尸体往里走。秋岚随后跟入，顺手掩上木门，一阵奇异的怪味扑鼻而至，不象是臭，也不是香，象是腥味，更象医药。踏进内间，老天爷！他几乎吓软了腿。

室中宽阔，建了各式各样的炉灶，各种稀奇古怪的案、钩、柱、链，排列着悬挂着，巨大的池和坑盛了不同的液体，怪臭味直冲脑门，令人平生生出昏眩之感。

架子上搁着已经浸制过的人头，梳洗得干干净净，栩栩如生，其中赫然有赤煞二凶的脑袋；这两个临危投降的凶煞，也免不了一死。这两个家伙和其他四个恐贼如果在隘口和秋雷放手一拼，也许后面的独角天魔不会落得全军覆没。

而一旁的墙架上，龙形剑、青云客、枫岭双残等人的尸体一一罗列，一个个穿着得整整齐齐栩栩如生，脸上也上了色，唯一可分辨出他们是死人

的地方，是他们的一双眼，眼球虽抹了油，但向内凹而收缩，没有瞳孔。

大汉将终南狂客的尸体送上洗剥台，一面说：“只洗洗脸部上色便够了，免得脚麻烦，老大，该替他换件象样的衣服呢，抑或换寿衣？咱们这儿没准备有寿衣哪！如果是好好安葬，该换寿衣的……咦！你……”

他说到最后缓缓转身，看到已放了灯笼站在他身后，脸色因受眼前惨象气得脸色发青，浑身发抖的秋岚，只惊得顶门上走了真魂。他认得，这人不是老大，而是搁在藏尸窟中的尸体。藏尸窟中尸体会结冰，已经放置了三天四夜，目下却出现在他身后，不是尸变是什么？老大呢？怎么不见了？

据说，尸变如果不是僵尸，用扫帚便可将尸制住，他惊得浑身发冷，脸部因失血而变成青灰色，比秋岚的脸色更难看百倍。他总算还清醒，一步步缓慢地向壁角退，恐怖地伸手去抓壁根的一把高粱制成的扫帚。

真要命！尸体果然跟着他走，果然是尸变。

他不再迟疑，胆都快吓破了，据说尸体会随人移动，会愈动愈快，再慢些可能遭殃。

他不假思索，突向扫帚扑去。

完了，尸体一闪而至，一把抓住了他刚抓住扫帚的手，抓来的手冷如寒冰。

“天……哪……”他恐怖地呻吟，绝望击倒了他，吓得失去了反抗力，昏死在地。

秋岚也突然仆倚在墙上，发出一声可怖的呻吟，尸体作坊的惨象，令他的精神几乎濒于崩溃的边沿，乃弟的罪行令人发指，任何人看了这儿的景象，也会愤怒得失去理智，除了用“人性已失”四个字解释乃弟的疯狂外，这种事定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所能做得出来的。

良久，他在昏乱中逐渐清醒，走近尸床凄然注视着终南狂客的尸体，大颗眼泪滚滚落胸襟，惨然地说：“老前辈，看你将我的弟弟调教成什么人了？今天你自食其果，我埋怨你已嫌太迟。”

他听到先前进来的后门有异声传出，轻得几乎令人难以察觉，但逃不过他的神耳，转头一看不由一怔。

灯光下，矮方朔出现在眼前，浑身是水，正悄悄将门掩上。

“你不该来。”他冷冷地说。

“小老弟……”矮方朔走近叫。

“我说过的，五天之内。不许任何人进飞龙庄。”

“小老弟，你听我说。许、门两位姑娘偷下高山找你，在鹤颈隘口被令弟擒获。难道……”

“什么？”秋岚吃惊地问。

“许、白两位姑娘为了找你，偷下高山，在鹤颈隘口被令弟擒获，已经三天，许老庄主不是槁木死灰，他不能置之不理，姑娘家落在令弟手中，想想看，怎不令人急死？你怎能怪我们不守约？小老弟，约期已过四天，明日便是最后一日，而你却只能在尸体作坊中留连。请教，小老弟明日该如何回复许老庄主？”

秋岚心乱如麻，难以置答。

矮方朔一反平日玩世不恭的神态，神色肃穆地说：“这地方是尸体作坊，是飞龙庄唯一警卫松弛的地方。老朽打听出你也是在鹤颈隘口被擒的，猜想你一定难保性命，因此冒险前来踩探，要在尸体作坊寻找下落。

总算老朽科错了，居然你能活着。小老弟，你还一心袒护令弟？看了尸体作坊，也许你认为还算不得是人间惨事。好吧！老朽舍命陪君子，陪你到飞龙楼后面的刑室和五行死囚牢瞧瞧人间悲惨无比、举世无双的人间地狱。”

处理尸体的作坊惨象已经够令人惊心动魄了。秋岚心中在天人交战，没有勇气再看刑室和五行死囚牢。他浑身的筋肉都在痉挛，脸色泛青，低下头暗自思量。

矮方朔见他答，不客气地说：“小老弟，谁无亲朋，谁无手足？看看青云客吧。

去年在天门峡，令弟还与他称兄道弟，他也有意思提携令弟成名，令弟身上有一把屠蛟神匕，也是青云客给他的。青云客名列三凶固然该死，但论情理他不该死于令弟之手，他与令弟并无利害冲突，但令弟将其妹先奸后杀，复杀其全家火焚青云庄，再将他的尸身加工浸制示众江湖，为什么？”

他的亲友手足当有何感觉？小老弟，令弟灭绝天良。人神共愤。乖张凶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假使他能度过这次黑白道群豪群起而攻的难关，今后天下间江湖朋友将无噍类，他将会变本加厉任性而为，其可怕的程度不堪设想。一个敢于弑师杀兄的人，任何灭绝天良的事他也可以做出来的，闭着眼睛也可以想象他那为祸造孽的狰狞嘴脸是如何的可怕了。而你，却以手足之情为念，首心助纣为虐，甘心替他……”

“老前辈，求求你，别往下说了。”秋岚以手蒙脸痛苦地叫。

矮方朔冷笑一声，继续往下说：“老朽不才，忝为江湖名宿，名列三菩萨固然浪得虚名，一生自问未杀过一个人，但对江湖道义不敢或忘，也不忘行侠之风，看不过非插手不可，不然便不配称侠义门人。

虽则老朽有自知之明，不是令弟敌手，明知以卵击石，但义之所在，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告诉你，即使你自甘菲薄，一意孤行助令弟为祸江湖，令弟这次也难逃恶贯满盈的大劫。许中州明日如得不到回音，决定午间于城东五里地斗鸡台大会大下群雄，他决定不要儿子也不要孙女儿了，务必尽灭飞龙庄的群丑为江湖除害，祭告天地以血解誓，重新仗剑出山，宁可牺牲一世英名也要除杀令弟为武林伸正义。

别以为你兄弟英雄益世天下无敌，许老英雄的冷剑并不输于你们，即使令师玉狻猊亲来，也个见得能轻易胜得了许老英雄的冷剑，何况少林十八罗汉为三大首席知客大师亲自出马，武当七子与金顶三真人也前来助阵。

别说小小的飞龙庄即使个江山夺社稷也足以捣碎半壁河山。再说，令师如果到来，他老人家的孙女儿已落在令弟之手，姑娘家名节重于生命，她是否仍活着恐怕不太乐观，惹得他凶性大发那……滔天大祸恐怕也无法挽回，也许你也和令弟一样敢于和师父……”

“不！不要说了。”秋岚浑身冷汗湿衣，铁青着脸叫。

矮方朔冷冷一笑，仍往下说：“老朽言尽于此，告辞了。但我得告诉你，明日如无回音，正午斗鸡台信香在祭台上燃起，许老英雄将以血宣誓，那就一切皆无可挽回了。”

“老前辈请稍等。”

“有话请说，老朽需出庄回复许老英雄了。”

“可否请老前辈代禀许老庄主一声？”

“如果老朽能顺利出庄，定替你将口信带到。”

“请禀告许许老庄主，至迟明晚定有回音。”

“价决定怎办？”

“找到舍弟……”

“哼！找到他你又能怎样？”

“再劝他一次，他如不听，我废了他。”

“你自信能找得到他么？飞龙楼你熟？”

“机关埋伏并不可怕，小心机警必可逢凶化吉。”

“这样吧，我陪你走一趟，这一带我熟。”

“老前辈熟？”

“不错，飞龙庄扩建时，老朽已在这一带潜伏了。”

“好，事不宜迟，咱们走。”

矮方朔探手杯中取出一只玉瓶，递给秋岚说：“这是上次你在天门峡从九华羽士手中，夺来救赠许小丫头的解迷香圣药。这玩意很灵光，可解江湖上极负盛名的乱神药物。

抹一些在鼻端，可保万无一失。”

这一夜，九华羽士从开封提前赶回，不但带来了毒火石明，更带来了石明的五名弟子和大批火箭火瓶一类玩意。他们如虎添翼，决定提前动手。

穷搜了三天，秋雷感到十分失望和焦躁，搜不到金神藏匿的地方，却发觉白道高手云集城中的中州客栈。那些人中，以许中州为主，少林武当高手齐集，显然来意不善，面对那些白道中名头响亮的人物，他不无顾忌。

如果没有金神前来趁火打劫，他并不在乎这些人。白道英雄们易于打发，对付那些自命不凡的光明磊落的人并不困难，他们死要面子讲的是公平一决，以一比一拼个你死我活。他自信以一比一没有人可以在他剑下讨好，只怕金神那群人诡计多端明暗中下手不择手段。

这天晚间，飞龙楼下大厅中，庄中首脑置酒高会，三列长案坐满了人，每人各占一席，酒菜川流不息地送到席前。为首的一列长案上，中间主位是秋雷。往左，是查总管、海天一叟、鬼谷先生、阴曹恶客、北地之豪向天掌陈彬、南湘怪杰搜魂旗主王靖、燕山三杰焦氏三昆仲、雁荡山主银箭傅天华、翻阳王廖惠安。

右首，是恨天无把、江东八豪、四大金刚、七柳七煞。七柳七煞死去再补上青龙煞的人，叫做白莲丹士，是个老道。补上红纱煞的人，叫做地暗星梅礼，原是白虎煞的好友。一个恶名满江湖的独行大盗。

秋雷身后是清风和明月两个小厮，川流不息地传递外面送来的信息。

酒至半酣，秋雷鼓掌三下，堂下人声倏止，鸦雀无声，秋雷虎目生光，环顾堂下众人一眼，即席朗声道：“北路暗桩又传来消息，二更左右，有七名身份不明的人，从城北三里的灌夫冢抄小道向东岔走了，可能是到晁错墓。这些天来，晁错墓附近没有岔眼人物，但目下已证实夷陵州的人已经到达许州，但江南浪子等人却不见形影，会不会窝藏在晁家呢？本庄主认为，有派人大搜晁家人古宅的必要，哪位弟兄愿带人前往一行？”

白莲丹士既顶了青龙煞的缺，自然是七柳七煞名义上的老大，他站起来说：“贫道愿与六位贤弟一行，替庄主分忧。”

秋雷领首含笑道：“道长道力通玄，本庄主极为放心。请记住，不管晁家是否有人藏匿，必要时可加以毁掉，免得被江南浪子一群晁家余孽所利用。”

“贫道遵命，就此启程。”

秋雷站起敬了七煞一杯酒，祝他们顺利。

接着，恨天无把站起说：“稟应主，属下今天在城东青灵观所见的卖药郎中三个人，形迹可疑。属下想今晚前往一探，如有可疑即擒回庄中询问。”

“青灵观不是咱们的人么？既然挂单的人形迹可疑，为何不见回报？”

秋雷不悦地问。

“青灵观不是咱们的人。是不易从高手中找出可疑事物的，所以属下不放心。”

“好吧！你辛苦一趟，带几个弟兄一同前往一行。”

看看到了三更，盛筵不得不散。谁也没想到机关温布戒备森严的飞龙庄，已经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来了。席散时，矮方朔和秋岚已接近飞龙楼的西北角。飞龙庄门朝南开，西北角及庄的右后方。

飞龙楼高有三层，它本身就是一座迷宫似的寨堡。下层是聚会厅，由五座相连的建筑构成，二楼从中间升起，是庄主接见亲信的起居室，也是练功房，练功的器械设备一应俱全，未经召唤任何人也不许进入。三楼是庄主的居室，比二楼又小些，里面近二十间华丽金屋中，藏了十余名娇娃，与数目相等的美婢。上下传报全由女人司事，是女人的世界，除庄主本人之外，全是女人，是庄中管制极严的禁地。除三楼外，下面两层警卫森严；三楼虽没设警卫，但机关消息却是神鬼难测最利害可怕的全楼精华所在，根本用不着派人警卫。飞龙秋雷太过自恃，犯了设置机关消息的大忌；因为任何神妙的机关如果没派人把守，遇上行家照样会成为废物。

矮方朔知道飞龙楼的底细。因为秋雷在江湖上奔走扩张势力，在庄时日不多，建庄的大事由金鞭于庄全权处理，大部分高手已随秋雷在外，留庄的两手防不了矮方朔，因此，工程中的重要设备，皆逃不过矮方朔这个有心人。

知道详细不见得能来去自如，三楼以下各处机关有人把守，想入内救人，须将把守的警卫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制住，只要有一个人发出警号，一切都完了。

救人，许钦救不救无所谓，两位姑娘非尽速救出不可，矮方朔口中不说，心中却毫无把握，姑娘们已被擒三天，是否仍在人世呢？很难说，八成儿绝了望，他只想将秋雷弄到手，怎样弄？希望全在秋岚身上。

接近了飞龙楼的西北角，已经三更了。西，是庚辛厅；北，是戊己阁。矮方朔一路领先，贴地飞射，乍起乍伏，窜近了两栋巨厦的交接处，伏在风火墙下。

秋岚随后跟进，一闪即至。两人胆大包天，秘密接近的蛇行身法也确实值得骄傲，两例大门附近的守卫，居然毫无所觉地让他们进入了腹地。

风火墙高约两丈六，上面伸出一片三角飞檐，秋岚便待往上跳。矮方朔一手拉住他，附耳道：“不可妄动，这儿决不可进入，墙角没有活砖，按上便向内陷引触警铃。檐下有无数鱼钩形活动刺网，屋顶有该瓦陷坑。”

“那……那怎么进去？飞进去么？”秋岚苦笑着附耳问。

“走大门。”

“走大门？你……你疯了？”

“矮子我并不疯，你等着瞧。咱们先接近庚辛厅门外的台阶旁，有人入厅，便可探出今晚庄中的辨证切口暗号，咱们便可从大门混入了。”

“那些警卫又不死人，共有五名之多哩！”

“嘻嘻！你别长他们的志气。不会有五名的，等会儿便会撤走了，今晚中堂大厅对盛会，会散人便会撤走的，守大门一两个人便够了；不信可拭目以待。”

四周皆有房屋围绕，接近飞龙楼便算是腹地了，楼占地甚广，事实上不会有太多的警卫，也用不着多派守望，即使有人进入，想入楼再脱身太艰太难了。果然不错，不久，台阶上只有两个了。

矮方朔是艺高人胆大，不怕头上的如银月色，匍匐在墙角的暗影中，快贴近门楼下了。秋岚也逐步向前移，近了。

三楼，两位姑娘已到了生死关头。

大厅盛会已散，秋雷醉醺醺地登楼。几天来的昼夜奔忙，他感到有点疲惫，到这时为止，敌情已大部摸清，该准备的事已准备妥当，该他喘口气了。

三楼梯口，清风和明月两个小厮早已在恭候，在明亮的灯光下，除了两小厮之外，看不到第三个人。

两小厮躬身行礼，同声道：“主人回来了，可要通知她们下来接驾？”

秋雷眯着醉眼，笑道：“好。明月，许钦怎样了？”

清风抓住梯校头的小狮子，向下一按，紧闭着的楼门内，立即传出了“叮”一声轻响。

明月则恭敬地答：“许钦这几天精神甚佳，目下在青龙子道长照顾之下，两人相邻而宿，主人请放心，”

“你去告诉青龙子一声，冷剑许中州已经到来，也许会自不量力派人前来试探，必须小心。”

“是，奴才立即前往转告青龙子道长。”明月说完，行礼转身，从花厅的西厢门走了。

三楼的楼门无声而开，出现了四名千娇百媚的女郎，一色高顶髻，珠翠满头，水红色薄秋裳窄袖子的下端，裸露着半截玉藕似的丰润小臂，小坎肩半露粉颈，同色罗裙下，轻俏地吞吐着莲尖儿。每人手中高挑着一盏花灯，两举左两在右，袅袅娜娜地往下走，举止齐一，冉冉而降，人未到香风先至，令人欲醉。

四侍女到了楼下，盈盈敛衽行礼，银铃似的燕语齐吐：“小婢们请爷登楼。”说完，向两侧闪开。

秋雷颌首笑笑，迈步登上楼梯。两侍女在前面两侧举灯引路，虽然各处的灯光明亮得根本用不着花灯照梯。显然，这是庄主爷订下的规矩排场，年来闯刀山蹈剑海得来今日的成就，理该神气了。

梯门后，也有两名侍女在行礼相迎，人进了楼门，裹了铁叶的朱红巨门又悄然掩上了。

三楼中间是寝宫般奢华的厅堂，绛雄似锦，银屏为间，蝉翼般的云纱作帘，配上金碧辉煌的虎皮胡床和锦绣花墩，还有各种宝光四射的种种摆设，一座兽鼎中袅袅升起一缕奇香，整座寝宫笼罩在异香缥缈、如虚似幻中，极尽奢华，连均州的徽王府也逊色三分。

寝宫四周，排列着十二间绣房，房门不是铁叶门，都是彩绘了花卉别开生面的彩门，门上方浮雕了一条似若破空而飞的飞龙，没有门环，看去极为坚牢。

彩幻五色，异香生室。三天未踏入这座寝宫，他踏入宫门便飘飘然哈哈大笑，信手揽住迎出替他宽衣的两名侍女，放肆地香她们的粉颊，接着把揪住右首的侍女，拧住她的下颚笑道：“李美贞，你还记得你的好弟弟么？”

右首侍女是李玉衡的姐姐李美贞。自从飞龙楼完工之后，一群女人从原住在金鞭于庄的大宅搬入了飞龙楼，秋雷弄来的八个绝色美女选入十二香闺中的八间，李美贞却只能搬到寝宫后面的侍女房中安顿。尽管她的姿色不见得比其他八个女人差，可是秋雷已经对她起了腻，如果不是她极巴结，恐怕还不配住飞龙楼呢！

年来，她将仇恨深深地埋入内心深处，使出浑身解数，以博取秋雷的欢心，她在等候机会，等候那一天到来。仇恨令她坚强，她永不在姐妹群中流露哀思，反之，她比所有的姐妹表现得更快活。

她警告着自己，切不可轻举妄动，如果一击不能制秋雷的死命，她宁可再等待能一举成功的好机会。

外表，她快乐，内心却在流血，但她忍耐着。她象一头耐心伺伏在洞口的猫，她相信会有等得到老鼠窜出洞来的一天。

看秋雷醉眼朦胧，她心中狂跳，暗中祷告苍天。年来。她从未碰上秋雷象今天这般醉过，看样子已有了八分酒意啦：可能是老天爷见怜，赐给她可望成功的机会呢！

提起她的弟弟玉衡，她又是一惊，心中一阵绞痛。但复仇之念激励着她，她粉脸上泛上了媚笑，说：“我的爷，你何苦和小婢开心？出了门的女儿，等于泼出盆的水；小婢已是爷的人，还提李家做什么？爷不是说过，家母和小弟已被鬼眼瘦猿救走了么？爷想必是醉了，让小婢侍候宽衣……”

秋雷将她推开，狞笑道：“鬼眼瘦猿倒是死了。你那小弟在洛阳向我行刺，你说可笑不可笑？要不是许钦救了他，我这次便可将他带回来了，哈哈！去！叫碧春来。”

“爷今晚醉了，何不就在胡床上歇息……”

“哈哈！你不懂，你俗。酒乃色之媒，今晚有酒怎可无色？我要……哦！那天带回来的两个妞儿呢？”

“安顿在兰、竹两室，迷魂药饼还未取开呢！”

秋雷向一名侍女叫道：“小珊，把兰、竹两室的壁门打开，你们便可歇息，不用你们伺候了啦。”

美贞倚在他身上，媚笑道：“爷已有八分酒了，粗手粗脚哪！小婢能否有替爷张罗的荣幸？走啦！爷，小婢搀着你哪！”

秋雷一把将她推开，冷冷地说：“走开！今晚我谁都不要。”

“爷是否还要酒助兴呢？”美贞不肯放弃地问。

“告诉你闭嘴：你们都给我走开。”秋雷吼叫，踉踉跄跄向左首走去，不远处，便是一绘兰一绘竹的两间绣房。

先到的侍女小珊已摘下房侧的灯插支臂，勾住门上所刻的飞龙浮雕的左龙角，向下一拉，房门悄然而开。

小珊首先进入室中，迎面是一座屏风，绕过屏风向右一折，便是设备齐全金装玉饰的绣房，灯光明亮，牙床上销金帐内，躺着已换了一身银色彩裙的银凤许姑娘，红罗被角掩住小腰腹，沉睡如死。

小珊在左壁角掀开一幅山水立轴，在里面的暗框一阵摸索，墙壁一阵

轻响，出现了一座暗门。

“爷还有事吩咐么？”小珊躬身问。

“你走。今晚是你值夜？”

“正是小婢值夜。”

“小心李美贞，切记不可让她下楼。”

“是，小婢知道了。”

小珊刚踏出房门，房门便自行关闭了。她向寝宫走，那儿侍女们正分别将不必要的银灯熄掉，准备就寝。她走近美贞，伸手亲热地挽了美贞的手，手心内有一个小布卷。

接着，她俯身吹熄茶几上的一盏银灯，低声说：“美贞姐，这两天千万不可下楼引起恶贼的怀疑。小包是令弟托姜爷交小张福带来的，书信必须毁掉。”

“我弟真来了？”美贞兴奋地低问。

“我也不知道，刚才我到二楼找六妹，遇上小张福，是他偷偷告诉我的。小张福太过冒险，万一引起恶贼的疑心，定可查出他是令尊的远房侄儿，那岂不糟透？下次我得要他当心些才是，怎可在二楼将东西交给我呢？早些安歇，去吧，恶贼已要我留意你的举动了。”

“谢谢你，珊姐。”美贞低声说，两颗泪珠坠下胸襟。

暗门移开，原来是通向邻房竹室的壁间暗门。

秋雷桀桀笑，一把抱起银凤，钻入竹室。竹室灯光明亮，销金帐内躺着白琬君姑娘。

她罗衣胜雪，直挺挺地沉睡不醒。侍女们替她换了衣裙，却未替她换胸围子，罗衣太薄，而她的胴体却又已经发育成熟，双峰怒突，腰腹划出一道令人心动神摇的美妙线条，美人春睡，那光景别说是快喝醉了的秋雷，即使是浑忘七情六欲的老和尚看到也受不了。

他“砰”一声将银凤丢在床上，首先，将两位姑娘的双手曲池、双脚环跳制住，再拿掉他们藏在发髻内的迷魂药饼。顺手取过床头的冷茶，灌入两人口中。

“嘶！”他拉开了床内侧的壁橱，里面除了摺得方整的衣物外，赫然有一瓶酒和两只小玉瓶。

接着，他为自己卸衣除靴。刚脱掉靴子，两位姑娘逐渐苏醒，几天来，有侍女们按时喂她们参汤肉汁一类食物，所以元气未损。

他脱下外袍，信手丢在床栏上。

第一个清醒的是银凤，她只看到秋雷的背影，脱口叫：“这是什么地方？”

秋雷转过身来，开始解左小臂上夺自林昭华姑娘的九龙筒，哈哈大笑道：“好亲亲，这儿是秋某的飞龙楼，你是天下第一美女郎，枉顾我这座楼，楼亦为之生色，哈哈哈！”声落，俯下身“喷”一声在她粉颊上来一记暴吻。这时的他，叱咤风云英雄气概已不复见，而是一个情欲高涨为色所醉的人。唯一与常人不同的是，他不象一般人那么急吼吼不要命似的激动，即使欲火已经炽盛，仍能自我控制维持他的尊严。

银凤感到脑门轰然作响，血往上涌，想蹦起却又手脚不听指挥，急得要吐血，尖叫道：“畜生！你杀了我罢！”

白琬君也恰在这时醒来，用凄厉的嗓音大叫：“秋雷，体把你哥哥怎样

了？”

秋雷狞恶怪笑，问：“怎么？你不先问问我要把你怎样，却要问我哥哥有何用意？有说乎？”

“我白璇君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生死事小，江湖人谁也不会将生死放在心上。难道说，你就不为你的名节罗、羞耻罗、比死还可怕的污辱等等加以付度？”

“姓秋的，别忘了，人要求生易，死却不难，只消脑袋向桌角一撞，岂有不死之理？你制住本姑娘的穴道，同样防止不了本姑娘寻死。说，你这比禽兽更低贱的畜生，你把你哥哥怎样了？”

秋雷呵呵笑，接着省悟地说：“哦！我知道了，原来你的心已经交与我哥哥了，难怪，你还是丢掉旧时事，寄想眼前人好些，他已经死了，目下放在藏尸间，这两天我要派人将他送到大隗山祖茔安葬，略表手足之情，我总算对得起他了……”

银凤咬牙切齿，厉声道：“畜生！你恶贯满盈，天下群雄将……”

“哈哈哈哈哈！妞儿，请放一千万个心，天下群雄又能怎样？能吃掉我飞龙秋雷？不会的，有你和令尊在我手中，他们除了乖乖滚蛋之外，便是束手送命。”

说完，他凶狠地将两人拖放在身前，抓住她们的衣领，狞恶地说：“夜已深，太爷不再和你们废话，告诉你们，秋某已决定纳你两人为妾，假使你们想自戕以保名节，你们的尸体将被剥光，将被挂在庄前的枫林示众江湖。你们死了不要紧，谁也知道你们决不会死得清白，许中州与玉狻猊一代高人，他们将无颜在人世间丢人现眼，他们也无奈我秋雷何，秋某手中剑不敢夸说天下无敌，但对付他两人绰有余裕。你们瞧！”

他向内橱的两只小玉瓶一指，冷笑道：“察言观色，太爷知道你们都是黄花闺女，秋某答应好好亲你们，不然，那些如意丹将令你们事后痛苦难当，休怪太爷不知怜香惜玉。言尽于此，你们要死请便。我这儿有的是千娇百媚的女人，不在乎，你们死了太爷另寻快乐，反正将耻辱留给你们的长辈，于我无损。”

说完，双手一带，两女的上衣应手而裂，玉体横呈，令人心动神摇的上身暴露在灯光下。他自顾自解带宽衣，不理睬两女的反应。

“天地鬼神，难道你们都瞎了眼？”璇君狂号。

秋雷冷笑一声，一把抓住她的裙带，狞笑道：“天地鬼神自己的事多着哩！懒得管人世间的闲事啦：你，可恶！你不求我，为何舍近求远去求那些不可知的鬼神？告诉你，世间如果有鬼神，太爷也可以使他们烟消火灭……”

话未完，他清晰地听到房门轻微的滑动声，本能地扭头一看，只感到毛骨悚然，脸色大变，急忙想伸手去抓床柱上挂着的长剑。

房门口，一个幽灵无声无息地冉冉入室。是秋岚到了，脸色白中泛青，咬牙切齿，颊肉不住抽搐，双手箕张，灯光下，脸色可怖，神情凄厉，象煞了从地府突然升上阳世的鬼魂。

秋雷不信世间有鬼神，但哥哥突然在密室中悄然出现，各处机关毫无警示，楼下高手如云也毫无用处，不由他不怀疑。这瞬间，他的不信鬼神的信念动摇了。至于他之所以抢剑，不是想用剑杀鬼魂，而是经过千锤百炼所养成的自卫本能反应，也是想借兵刃壮胆而已。

手还未触及剑鞘，蓦地一股阴柔而潜力如山的暗劲斜涌而至，他感到

有肩如受万斤重锤所撞击，身不由己，“嗯”了一声斜冲八尺外，“嘭”一声按倒了床前的锦墩，几乎被击倒在地。

秋岚确实像个幽灵，无许无息地不知是如何移动的，反正他还未看清，人却象座山般屹立在他身前。

他心胆俱裂，恐怖地后退，退到墙壁便无路可退了，背抵在墙上，脸色泛灰，惊恐地叫：“你……你是人是……是鬼？你……你不是放在藏尸冰窟里的么？你……”

他这时神智大乱，口说不怕鬼神，却问对方是人是鬼。也难怪他惊恐，他身上已快脱光了，剑不在手边，屠蛟匕放在床后，九龙筒放在枕畔，赤手空拳英雄无用武之地。

就算秋岚是人而不是鬼，徒手相搏他根本不行，在鹤颈隘口他已吃足了苦头，怎不令他惊恐？

秋岚迫在他的身前，始终保持伸手可及的距离，这时钢牙锉得格吱吱地怪响，厉声道：“你好心，还记得将我的尸体送回故乡埋葬？”

秋雷伸手猛拭额上潮湿的汗水，心中猛然省悟，鬼魂说话怎会与平时一样的？对方显然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鬼了。他伸手一抄，向壁间的龙形浮雕抓去。

不等他的手搭上龙角，秋岚已突起发难，右拳疾飞，“噗”一声击中他的左颊。

他脑袋一晃，有掌反击，金针掌绝学发似奔雷，“叭”一声拍中秋岚几乎同时攻到右颊的左拳。同时，左脚闪电似的踢中壁根下的消息机掇。

警铃声大鸣，整座飞龙楼人声鼎沸。

秋岚感到左掌一麻，但并无大碍，早知乃弟具有惊世绝学，拳上岂能无备？因此并未受伤，左拳再发，“噗”一声再击中秋雷的小腹。

沉重无比力道千钧的大拳头，把秋雷打得腹中五脏翻腾，浑身发虚，“嗯”了一声，左掌上抬封架，身形前俯，右手压住腹部，人向后退，“砰”一声背部撞在壁上，无路可退了，想向侧闪也力不从心，凶猛无比的打击连珠炮似的光临，他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只能慌乱地封架。

秋岚象头被激怒了的狮子，下手不容情，双拳如狂风暴雨，紧迫着予对方沉重无比的打击。

他无意要乃弟的命，也下不了手，只拣不致命的地方狠击，但听铁拳着肉声连珠爆响，只见秋雷在墙壁的死角内绝望地前俯后仰和扭动闪避。

“砰！拍！拍！噗噗噗！”记记落实，拳拳着肉。

“打死你这人性已失的野兽！”秋岚一面咒骂。

在警铃声中，庄中各处警钟大鸣，灯球火把在各处照耀，整座飞龙庄被照耀如同白昼。

二楼是庄主的练功房兼起居室，住了几名管理的心腹高手，听警铃一响，便知三楼有警，立即断然召上楼下的高手，从四面八方涌上了三楼。

糟了！全庄的数百高手全部各就把守的方位，居中策应的人，由鬼谷先生率领，抢上了三楼加飞而至。他后面，四大金刚挺四般怪兵刃衔尾而至。

秋岚知道身陷网罗，但愤火中烧，他顾不了许多，乃弟居然挨了数十拳仍未倒下，反而激起了他的怒火，不管三七二十一，老实不客气向乃弟的要害进攻了。

“噗拍！”一记“钟鼓齐鸣”击中乃弟的头两侧。

秋雷仍未昏倒，左臂抬起护脸，右手“现龙掌”全力发出，仍然用的是足以令人致命的金针掌。

秋岚火起，左手一勾，封出对方的现龙掌，右掌发如电闪，“噗噗”两声，两劈掌击中乃弟的颈根，他用了八成功，几乎把对方的锁骨击碎。

秋雷再也支持不住了，双手一软，人摇摇晃晃向下挫，一面嘎声叫：“哥哥，你……你打死我好了……”

秋岚一拳飞出，“噗”一声击中他的下颌，膝盖顶住他的小腹，右手扣住他的脖子，左手架住他的右臂，将他顶在墙上，切齿骂道：“畜生！你还有脸叫我哥哥？我恨不得要你的命，可是我奇怪却下不了手……”

房门“砰”一声闭上了，矮方朔闪入房中。房中有两个几乎全裸的姑娘，他老人家不敢将脸向内，对着门急叫：“小老弟，别废话，千万不可动妇人之仁。制住他作为开路出庄的人质，不然咱们将被埋葬在这儿。”

一言惊醒梦中人，秋岚抽出左手，制了乃弟的双肩穴，再在气海穴上来上一击。

“快！解两位姑娘的穴道。”矮方朔又叫。

“这……这……”秋岚期期艾艾地叫。

“岚哥，你怎么了？快嘛！”琬君急叫。

“蠢材！事急从权你不知道？”矮方朔跳脚骂。

秋岚省悟，将乃弟倒仆着塞入床下，拉过薄衾掩住两位姑娘的下身，急问：“何穴被制？”

“双肩井、双环跳。是截脉闭穴手法，很讨厌。”银凤以仇家的口吻答，闭上凤目，羞得满脸通红。

截脉闭穴术难不倒秋岚，讨厌是不假，必须先运内力用推拿术疏经，然后才能解穴。

那就是说，决不是三下两下便可解决的事。他顾不得男女之嫌，立即功行双掌闭着眼睛替两人疏经。

床下，秋雷正在作生死挣扎，想运功自解穴道。自解穴道谈何容易？他必须先聚合先天真气方能运起三阳神功，但气海穴被制，先天真气无法凝聚，一切努力皆属徒劳。

只须略一运气，他便知一切都完了。

真气自解穴道既已绝望，他只好另行设法，控制床接近机关的机抵，就在床头的外脚上方、如果能够上，便万无一失了。

双肩井被制，上身僵死不听指挥，但下肢仍可移动，只不过虚软而无法运用自如而已。他一咬牙，强忍痛楚以双脚挪动身躯，渐渐接近了床头的脚柱。

房门受到巨物的撞击，声如雷震，“轰隆！嘭！砰！”外面的人在攻门了。室中的启门机蓄是门旁壁框上的狮头栓座，矮方朔将栓座反转，门已封死，外面的机抵已失效用。他一手按住已反转了狮头栓座，外面的人便只好破门而入。

侍女小珊带着海天一叟一群人进入隔邻兰室，掀开山水立轴，扳动机抵，开启进入竹室的暗门。竹室内，秋岚行功疏解两位姑娘的经穴，已到了紧要关头，危机将至。

房门的厚实木板已出现了裂痕，撞门声更为急骤，眼看不消片刻，高手们便会破门而入。

床下，秋雷的脚已逐渐接近床头，仍在接近。脚伸出床外缘了；举起了，脚后路快伸至机搨了。只需再伸上寸余，只须用脚后跟一勾一顶，室中将有剧变。

危险至矣！生死关头已到。

且回头看看晁错墓旁的晁家大宅。

地窟中，九华羽士正与金神商量明日提前下手的事。壁根不远处，一个灰发黄须的古稀老人正和五个青衣大汉，将一捆捆长包点交给江南浪子一群好汉。这人是玩火器械名震江湖的毒火石明，五个青衣大汉是他的弟子。

外面，月华如水，夜风萧萧，四野秋虫合唱。远远地，晁错墓遥遥传来三两声凄厉的泉啼，令人闻之悚然。

大宅的最左首。距晁错墓不足半里地，那是一座面积广阔的坟场，许州大户人家的坟地，大多坐落在这一带。秋草连天，白杨萧萧，晚间是夜泉和野狗豺狼出没的猎场，半夜三更从来没有人敢到那儿鬼混。一剑三奇是黑道之霸，他选择这儿建宅与鬼为邻，是有他的用意；在未至夷陵州安业之前，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全在这一带处理，十分方便。

白莲丹士率领着其他六煞，从西首小径穿越麦田，进入晁宅外围的荒野。这一带全是小有起伏的冈陵，周围七八里地全是荒林衰草，胆小的人决不敢夜行。

穿过一座树林，人踩在枯叶上沙啦啦作响，想完全隐秘地通过秋天的树林，事实上不可能。白莲丹士艺高胆大，他不在乎暴露形迹，领先疾走，距晁宅不足半里地了，小径不可走，他小心地想从宅右接近。

白虎煞对这一带地形十分熟悉，他急走两步与白莲丹士走了个并排，低声道：“老大，前面是草坪，月光明亮，草坪中不易隐起形迹，咱们是快速接近呢，抑或是秘密接近？”

说着，草坪已到。草坪对面，晁宅十数栋大宅院黑黝黝地耸立在月光下，灯光全无，鬼气冲天，宅外园，槐树和柳树疏落地散布在四周。想穿越这块宽约三四十丈的草坪，假使是快速接近轻而易举。但他们志在先暗探宅中的动静，必须秘密接近，也就是必须用蛇行留伏的身法通过，不但浪费时间，也浪费精力。

白莲丹士自命不凡，但也不得不考虑后果，可是他却不愿偷偷摸摸在地上爬近，站在树林的阴影中向前面眺望，久久断然地说：“没有什么可怕的，时辰不早，咱们岂可以蛇行蟹伏身法耽误时刻？如果宅中没有可凝人物隐伏，咱们岂不辛苦了？管他娘！走！”

且一把火把这些鸟屋烧了拉倒，里面的人不出来才怪。”

“如果有人，敌暗我明，咱们岂不上当？”老四丧门煞提出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白莲丹士哼了一声，不悦地说：“老四，你把咱们七煞看成酒囊饭袋不成？”

“兄弟并无此意，小心驶得万年船，防患未然，对咱们有百利而无一害。”

白虎熬赶忙打圆场，说：“老大，这样吧，咱们何不分批进入？也好有个照应。”

白莲丹士愤愤地撩起道袍腋在腰带上，冷笑道：“贫道先走，怕死的可以留在后面。”

老道加入七煞日子不多，到底不易相处，加以自命非凡，不但与原来

的五煞格格不入，与同时加入的红纱煞地暗星梅礼，也有点合不来。他这两句话出口，立即引起公愤，丧门煞重重地哼了一声，便待发作。

白虎煞眼明手快，拉了丧门煞一把，示意他不可激动，举步跟上说：“走，七柳七煞为了区区一段草坪便乱了章法，岂不笑掉江湖朋友的大牙么？”

他们向前飞掠，没留意身后有人用千里火一晃，潜伏在林中的人，将消息传出了。

七煞展开轻功，飞跃而进，不片刻便越过了草坪。白莲丹士领先，飞快地闪在一株槐树下藏身。

晃家的大门向南开，他们接近的地方是西侧院，院门紧闭，看不见院墙内的景况。

“我到树上瞧瞧。”白莲丹士说，踊身直上树梢。

西院的花圃荒草及腰，枯树零落，荒芜得已成了狐鼠之穴。远看对面的厢房，檐落窗塌，阶上的野草已向廊上爬，乱七八糟显然长久无人过问了。

“咦！”老道低呼，饱含讶异。

不等老道招呼，所有的人闻声上纵，枝梢微动，七个人全上了树。

“老天！”有人低叫。

荒凉的破院中，袅袅升起一道白烟，愈来愈浓，愈扩愈大，月光下，可以隐约地看到烟中有一个怪人：影，随着白烟愈升愈高，似乎愈涨愈大，两只巨眼在白烟映掩中，光亮夺目。烟升起丈五六高下，怪影也有丈五六高，如果是人，鬼才相信，别说没有如此高大的人，世间的人眼睛决不会在晚上发光。

白莲丹士其实不是白莲教的教徒，只不过道号叫白莲而已，要是不信妖魔鬼怪，他也不会做老道，只惊得他毛骨悚然，低叫道：“走！这儿邪门，可能真有鬼怪为患。”

话刚说完，怪影突然缩矮，只片刻间便投入地下，白烟徐散。

其他六煞心中早寒，飞跃而下。

白莲丹士也飘落地面，说：“咱们走大门，放他娘的一把野火。走！决不空手而回。”

七人一走，院内草中站出三个黑影，拍拍身上的草屑，其中之一不屑地说：“七个人被咱们三人叠罗汉吓跑了，蹩脚之至。”

“呵呵！不然他们怎会到前面去送死？碰上金老前辈，他们算是倒了八辈子大霉。”另一黑影接口，隐入厢屋的破木门不见。

到了大宅的正门，门外广场早已野草芸芸，大概许久没有人在这一带走动，原住在破败大宅里的十来个人，平时也极少在外走动，所以看不出有走出来的路。

白莲丹士有点胆寒，他在大门外五六丈处站住，不敢接近门阶，一面拔野草做引火束，一面向其他的人说：“要走，放把火便走。”

他结了一捆干草束，用火摺子引燃，等火旺之后，向台阶下奔去。

不等他将火束投出，前面不到两丈的草丛中。鬼怪似的站起一个怪人，火光下，浑身金光闪闪。

老道奔得太急，金影突然出现，他几乎撞上啦！先前他已被西院中的怪物所惊，本是惊弓之鸟，这时金色人象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劈面拦住，几乎吓掉他的魂，不管三七二十一，也没看清是啥玩意，大惊之余，本能地

将火束向金色怪物投去，扭头便跑。

刚转身举步，火束回头反飞，用不着看，火焰啸风之声便足以说明一切了，他心胆俱裂，扭身仆倒，火束滚出丈外，飞跃而起。

火束落地，地面半枯的野草立即引起燃烧。

七个人全都呆住了，心中暗暗叫苦，走不了啦！火光熊熊之下，照出四面八方数十个面目狰狞的人影。刚才的金色人影是金神，站在野草齐膝的台阶下，左右分列着八名黑衣大汉，正恶狠狠地冷然向他们注视。

后面，独角天魔横杖而立，脸上似笑非笑狞恶已极。

其他的人不必说，仅这两个大凶魔，便足以令七煞魂飞天外，魄散九霄。

白虎煞将火把向地下一丢，用脚踏熄大声说：“在下投降，没话说。”一面说，一面解下背上的长剑丢至金神脚前。

“你们是什么人？”金神沉声问。

左方不远处站着九华羽士，呵呵怪笑道：“祥老，他们是七柳七煞，飞龙小狗的得力臂膀。”

金神重重地哼了一声，说：“四下里放火，烧死他们再乱剑分尸。”

“且慢！在下有话说。”白虎煞满头大汗地急叫。

九华羽士掠近金神，笑道：“祥老，何不将青龙煞唤出来，和他们谈谈？杀七煞易如反掌，请他们回飞龙庄找飞龙算账，岂不功德无量？七煞之甘愿替飞龙卖命，定然是只看到飞龙脸呈忠厚，却未看到那小狗心藏奸诈，让青龙煞把洞庭湖的事揭开，贫道相信他们不是善男信女，岂会仍替秋小狗卖命？”

白虎煞吃了一惊，讶然问：“道长，青龙煞仍在人世？”

“不错，等会儿你们就可见到了。”九华羽士答。

金祥举手一挥，说：“进厅说话，快将野火弄熄。”说完，转身踏上台阶。

白莲丹士见四周有人抢出救火，阵脚已乱，突然在踏上第一级石阶的刹那间，向两丈五六高上的门楼跃升，他要抓住这刹那间的机会逃命。

独角天魔在后面三丈余，一声狂笑，铁棍脱手疾飞，人和棍在檐口相合，棍到如穿鱼，从白莲丹士的背心贯入，透前胸两尺，“叭嘣”两声巨响，坠落在台阶上。

金神大怒，转身凶狠地说：“你们该死！还敢妄想逃走？看老夫活剥了你们。”

白虎煞心胆俱裂，急叫道：“老前辈明鉴，这老道是递补青龙煞的人，是飞龙新罗致的恶贼，是秋小狗的死党，他的行为与晚辈等无涉。”

九华羽士问道：“谁顶红纱煞？在洞庭被秋小狗杀之灭口的人有红纱煞在内哩：是谁？”

地暗星梅礼相当有种，举起右手说：“是在下地暗星梅礼。在下投奔飞龙庄，乃是不得已的事。在下向诸位保证，假使原来的青龙和红纱两煞确是死于秋庄主之手，在下没有任何理由再替飞龙庄卖命，保证与白虎煞诸位弟兄同进退。”

金神向白虎煞沉声道：“小辈，你能保证他不会败事么？”

白虎煞向地暗星瞥了一眼，本想说天下间没有可以完全信赖的人。但他接触到地暗星投来的求援目光，不由心中一软，事实极为显然，地暗星因

生死，完全控制在他一念之间。同时，看了老大白莲丹土的惨死，他油然兴起了兔死狐悲的感觉，一咬牙，说：“梅兄弟也算是江湖大豪，也是晚辈的好友，相信他不至于在认清秋雷的真面目之后，仍会甘心替飞龙庄卖命。”

“那是说，你对他还未能完全信赖了。”金神冷笑着说，金脸上涌起重重杀机。

白虎煞打一冷战，赶忙说：“不！老前辈请别误会，晚辈对梅兄弟没有不可信赖的。”

“那就好。”

众人在大厅中站定，破败的后厅出来了右腿已废的青龙煞。

四更末，六煞心惊胆跳地走出黑暗的大门。后面，九华羽士和废了一腿的青龙煞送至阶下。

九华羽士指着白莲丹土的尸体，向白虎煞说：“施主可将老道的尸首带回庄中，只说在半途被人暗袭而毙，免得秋小狗起疑，请记住，明晚三更初，咱们等诸位的消息。”

至于咱们如何攻庄恕贫道守秘了。”

“道长请放心，庄门一带机关埋伏，在下负责全部毁去，接应诸位入庄，里应外合，秋小狗命难逃。”白虎煞斩钉截铁地答。

红纱煞地暗星梅礼拍拍胸膛，愤然地说：“飞龙楼四周，在下愿负全责，引金神老前辈直捣小畜生通至庄外的秘密地道截留，断他的逃生之路。”

“好，一切拜托了。”九华羽士高兴地答。

青龙煞支拐站在台阶上，诚恳地叮咛道：“诸位兄弟珍重了，切记守口如瓶，在未动手之前切不可轻举妄动。”

六煞行礼告辞，隐入暗影中走了。

在青灵观，去的人全军覆没。

恨天无把带了四名高手，从城西北角越城垣而入，展开飞檐走壁的轻功，直奔城东角。

青灵观，在城东近北面的一条偏街上，观前有一座广场观后靠近城根，四周槐树如林，是城东最幽静的偏僻角落。但左首近东门不远，是肮脏杂乱的羊市，入暮时分羊群起到入栏，胞气冲天，连青灵观也可嗅到迎风飘来的膻气，也可不时听到照顾羊群的伙计发出的吃喝声。因此，想秘密接近青灵观并非难事。

秋雷在许州建业，结交江湖群枭。巴结官府，结纳土豪劣绅，成为地方上的名流。

兔子不吃窝边草，他到底不愿意在城中闹得太凶，打打杀杀不象话，明火执仗胡作非为怎成？所以必须在黑暗中进行。恨天无把当然不敢明来，五个人从城根接近，迫近青灵观后，越院墙而入，直趋云房后的内院门。

青灵观共有两进大殿，后面是云房，住了包括观主在内三十余名道侣。东院，是本地施主们酬神时休息的所在。西院，是接待同道和供远方施主落脚的地方，共有一排八间客室。

假扮郎中的毒王和装成哑脚夫的恨处无环，寄住在西院的一间套房中，内间里则安顿假扮小徒弟的欧阳慧姑娘。

身临虎穴，不由他们不加意提防。毒王已下定必死的决心，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一切皆准备停当，只想等秋雷出庄入城，他便好用毒物行刺作孤注一掷。自从恨地无环已和铁手姜环联络上之后，毒药已转交李玉衡，他便

要恨地无环离开去联络一直跟踪秋雷的离魂掌、褚、费三个人。但恨地无环不知离魂掌的下落，一时还不打算离开。

三人知道处境相当险恶，明知青灵观中藏有飞龙庄的走狗，因此一切举动皆特别留心，免得露出马脚。

毒王修为已将臻化境，所炼制的奇药日夜不离身，表面上他是个老实的江湖糊口走方郎中，木讷拙朴看去毫不起眼，其实暗中常防不测，用笨拙的举止掩藏着无比机警的冷静头脑。一个已决定拼死的人，已不在乎任何事了。

三更正的更梆声远远地传来，如银月色透入窗中，夜深了，寂静得可伯。

瓦面上，响起了轻微的异响。

恨地无环用手肘轻推身畔的毒王，正待起身下榻。

毒王一把拉住他，附耳说：“不可妄动，咱们千万不可露出马脚。来了五个人，分守在四角中间这家伙是故意引咱们的。”

“故意引咱们？”恨地无环也附耳低问。

“是的，他们要试咱们是不是练家子。等着，他们会入室的；既然来了，他们不完全摸清咱们的底细决不会死心。记着，一切由我应付。”

“万——……”

“没有万一，不是他们死，便是咱们埋骨；不到最后关头，决不可动手。”

“慧姑娘会不会……”

“慧丫头志切亲仇，她不会冒失冲动的。”

瓦面声响已杳，门外廊下有了脚步声。

“难道说，咱们已引起小畜生的疑心了？”恨地无环问。

“很难说，小畜生如无过人之能，岂会有今天的成就？我相信在这群雄毕集风雨飘摇之际，他决不会放过任何可疑的人。我很替李小哥担心，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太危险了。”

“这倒不用担心，自服了你的药后，他确是象真病，其他的贩客为了生计必须离开，留下一个病小伙计在客栈捱命也是常情，不会引人疑心的。”

有尖刀插入门缝了，拨门问的声音隐约可闻。

“果然不错，是试咱们的，拨门的笨手法装得很象。”恨地无环凛然地说。

“等会儿还有麻烦哩！千万沉着点儿。”毒王郑重地叮咛。

房门悄然而开，千里火一晃。所谓千里火，不是可照千里的玩意，而是用来做信号的联络工具。这东西有两种，分大小两型。大型的是四方形的五寸见方木盒，前面开一个圆孔，用白绵纸糊上，在后面用火摺子生火，可以照近距离的景物。小型的大仅一握，相当名贵，不用火而用金刚青磷石置放于内，百步内可见微光，象是鬼火，要照物须在五寸之内，并无大用。

来人用的是小型千里火，共有两支，象一双鬼眼，不明内情的人，半夜三更突然看到，不吓死才怪。

脚步声渐近，在床前站住了。

毒王和恨地无环呼吸深长，象是沉睡如死。

进入室中共有三个人，另两人一个把住房门外，一个在屋须把风。

内间里，慧姑娘和衣而睡，剑藏在棉被中，随时准备动手。她留心听着外间的动静，心已提至口腔了。这次闯龙潭虎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果连秋雷也没看到便被人认出，前功尽弃岂不可惜？难怪她紧张。

内间门悄然而开，进来了一个人，火摺子一亮，房中景物入目。这人在床前走了一周，突然伸手猛探姑娘的头部，五指如钩，食中两指落下处，正是双眼。

姑娘的心几乎跳出了口腔，暗暗叫苦，不动手不行了。但她仍然沉得住，强按心跳暗中行功戒备丝毫不动。

来人的两指一发之差，停在她的眼皮上方，没再往下落，悬在那儿了。

姑娘差点儿便出手反击了，好险！

片刻，来人熄了火摺子，出房而去。

外间，恨天无把突然擦亮火摺子，点燃床头木几上的油灯。他看清木榻上的两个老家伙，四仰八叉躺得极不雅观，张大着嘴，口水从嘴角流湿了木枕头，光看这睡相便知老家伙们睡得十分沉了，别说亮灯，大概将他们抬走，恐怕他们也不会醒来哩！

恨天无把双眉紧锁，心说：“难道真是不中用的走方郎中？我大概走了眼了。”

他不死心，虎尾棍倏然向床上迅雷似的击去，如果真打上，床上的两人不断成四段才怪。

棍在两人的胸上方停住了，轻触着胸衣。

毒王心中暗懔，心说：“这家伙利害！在如此凶猛狂急的下砸之势中，竟然收发由心突然止势，贴衣倏然停住，相当可怕哩！”

恨天无把收了棍，向由内间出来的人低问：“怎么样？”

“黑小子沉睡如死，并无岔眼事物。”那人低声答。

恨天无把在凳子上坐，低声发令：“拖他们起来，好好询问。”

两大汉不客气，抓住毒王和恨天无环的双脚，猛地一带一掀，将两人抛跌下床，“噗噗”两声巨响，醒了。

“哎……呀！”毒王惊叫，挣扎着爬起，看到室中的三个人，脸无人色向外退。

“救命哪！”他虚脱地怪叫，扭头便跑，向房外冲。

门口人影一闪，银芒乍现，剑气压体，把门的大汉已闪出拦住去路，将剑伸出冷叱道：“回去！不许穷叫唤。”

毒王浑身发抖，死贴在壁上，恐怖地瞪大双眼，语不成声地叫：“好……好汉爷，有……有话好……好商量，钱……我……我有。”

大汉的剑尖直抵住他的胸口上，他的身子贴着墙壁向地下溜，接着叫：“饶……饶命，银……银子在……在腰囊中。”

大汉伸手将他往上提，探入他的腰囊中。腰囊有一段是皮里。是专门盛银钱的地方。

大汉探手入囊，将里面三五锭小银和百十文制钱掏出，再掏出三个小玉瓶，两个小包，顺手递给另一名大汉，然后继续搜身。

恨天无把也开始搜假哑巴的恨地无环，再搜床柜各处。

两大汉搜不出毒王身上有任何兵刃暗器，便拖着他到了桌旁，打开所有的玉瓶药包检查。

三只小玉瓶中，有两只藏着略带薄荷味的青灰色药末，一只盛了无色无味近乎水晶似的药粉末。

“这是什么？”一名大汉向同伴问。

另一名大汉不知死活，竟将药末倒在桌面上，拈上些少许放在鼻尖猛

嗅。

毒王心中暗暗叫苦，竟将他花了无数心血所配制的万灵七窍散，十分歹毒，只消随风撒出进入五官片刻毒发，沾眼眼瞎，沾鼻鼻塞，半个时辰后人必从中毒处溃烂而死。

如果入喉，即只须片刻便可致命。这两个家伙拼命嗅药，药末岂有不进入鼻腔之理？那么，一切都败露了。他必须阻止两大汉送死，可是一切都晚了，另一面，恨地无环已经动了手。

恨天无把在各处穷搜，自然摸不出可疑的事物，便转向恨地无环询问。早先已得到消息，说这个丑大汉是个哑巴，他自然有点不信，要试试恨地无环是不是真的哑巴。

要试是不是真哑，十分简单，只消在笑腰穴来上一指头，保证万试万灵。

“啪啪啪啪！”他先给恨地无环四记正反阴阳耳光，把恨地无环打得昏头转向，击倒在床口然后厉声问：“你贵姓？老兄。”

恨地无环之所以装哑，主要是怕自己的四川口音露马脚。四耳光下手甚重，打得他口角溢血强忍一口恶气，爬起来“咿呀咿呀”嘎声叫，象个破了嗓子的老公鸭。

恨天无把仍然不信，左手一把将他提起，顺手将他推转，戟指便点笑腰穴。

生死关头已到，是拼命的时候了。

似乎在同一瞬间，先前进入内间对付姑娘的人说：“哦！我还没搜那黑小子的身呢。”说完重新往里走。如果让他搜身，姑娘岂不原形暴露？

内间里的姑娘，飞快地在床垫下拔出长剑。

恨天无把的指头，还未沾及恨地无环的皮肉，老武师突起发难，右手下拨点来的指头，左手大力金刚掌发如电闪，“噗”一声劈在恨天无把的右肩上。

恨天无把本有提防，可是，他估低了老武师的艺业，感觉不对，持棍的右手猛地一拨，但反应慢了些，大力金刚掌已经及肩，打得他右肩欲碎，手一软，虎尾棍脱手而坠。

他毕竟了得，不愧称是飞龙庄的第一条好汉，左手变点为拍，“噗”一声拍中恨地无环拨来的右手肘。

“哎……”两人同时惊叫，踉跄暴退。

“噢！好家伙……”桌前嗅药的两人吼叫，丢掉手上的药末，虎吼着扑向毒王，持剑的大汉长剑已凶猛地挥出。

房中狭窄，动起手来回旋的地方不多。毒王未料到两人会同时突然动手，未免手忙脚乱，向下一挫，仰身避剑，飞起一腿反击。剑锋掠顶而过，把他的发结连根削掉了。

“噗”一声闷响，脚尖踢中持剑的大汉的右手肘。

“啊……”大汉叫，剑脱手飞走，手肘抗裂。

几乎在同一瞬间，原把守在瓦面的人等得不耐烦，恰好到了房门口，接替了原把守在房门口但已进入房中的同伴的位置，第一眼便发现里面的人已经动手，且同伴们已陷入困境。他一声不吭，左手一抬，崩簧响处，五枝梅花小弩箭应手而飞。

毒王身躯半蹲，背抵在墙上，刚躲过一剑之厄。踢出的脚还未收回，

想躲也力不从心，百忙中扯身避箭。但晚了，梅花袖箭散射的面积不小，躲得了两枝，三枝劲弩却无情地射入他的胸腹，他想站起，却站不起来了，“嗯”一声闷叫，颓然坐倒在墙根下。

另两枝劲弩打入木壁中，贯穿了两寸厚的木板，可见袖箭的劲道是如何的凶猛，也可知双方的距离又是如何接近了，难怪他无法逃掉大劫。

箭到人倒，大汉疾冲而上，伸手便抓，劈胸先点毒王的胸中鸠尾大穴，再抓住毒王的衣领向上提。

这瞬间，被踢断手肘的大汉摇摇晃晃地倒了，左手仍死命地猛抓鼻子，指甲深入肉中，张大着嘴厉叫。

另一名曾经嗅过万灵七窍散的大汉，也俯身桌上，双方猛扣鼻部，指扣入肉鲜血外流，突然发疯似的猛锤鲜血知泉的鼻孔，一面厉叫，浑身都在抖动。

抓住毒王的大汉吃了一惊，大喝道：“你们怎么了？”

毒王喘息着，脸色泛青，狞笑道：“他两个中了奇毒，不久便要到阴曹地府报到了。”

“你……”

“我，哈哈！毒王周起潜。你用的是专破内家气功的夺魄梅花神箭，定然是京师永定曹家某的人。乌龟王八只能养出乌龟王八，你永定曹家八辈子也没出过一个有人样的人。”

“你该死一万次！”姓曹的大吼。

“哈哈！你也活不成了，狂什么？老夫的内衣沾有奇毒，你这一招抓得很牢，大概手指已沾了内衣了罗！”

姓曹的大惊失色，赶忙放手退了两步。

毒王跌倒在壁上，吃力地喘息，强忍痛楚笑道：“哈哈！你可感到手指发麻么？快了，不久手臂……”

“快给我解药。”姓曹的大吼，用剑抬住毒王迫解药。

床前，恨天无把和恨地无环两人缠倒在地，两个以神力威震江湖的好汉。拼上了狠劲。恨天无把的左手，死叉住恨地无环的咽喉，他自己也青筋跳动，大汗如雨。恨地无环的左手，插入恨天无把的右臂，四指掩没，仍逐渐向内深入，两人的右手都废了，只能用左手拼老命。

内间里，剑啸声刺耳，慧姑娘一把剑如狂风骤雨，风雷声大作，把抡入内间的大汉迫得向外间退，快支持不住了。幸而地方窄小，姑娘的剑招发挥不了全力。

“克啦啦！”床倒塌了，墙壁也倒了。原来是恨天无把恨地无环两个人，发疯似地缠在一起在地面滚来滚去，木家俱禁不起撞，纷纷崩塌。

青灵观钟声大鸣，老道们已被惊动了，纷向西院赶。

姓曹的顾不了其他的同伴，自己的性命要紧，只顾迫毒王要解药。毒王用下颚示意，向桌上点了点，说：“姓曹的，解药已被贵同伴倒掉了。如果你命不该绝，或许还遗留了些少，得看你的运气了。”

姓曹的怕死怕得到家，一手带开爬伏在桌上厉叫的同伴，不错，药粉还遗留了不少。

他真听话，伏在桌上用舌头舔那些万灵七窍散。

毒王脸色突现红晕，狂笑道：“好小子，不是那种解药，是……哈哈！你又吃了更歹毒的妙药，这半个时辰中，有你小子好受的了。哈哈！你将和

你的同伴一样，叫号而死，半个时辰的叫号，妙极了，保证你过瘾。”

语声刚落，姓曹的大叫一声，伸手指到口中猛掏，叫声全变了。接着，他踉跄举剑，厉叫着一剑扎向毒王。由于喉间的奇痛，令他手脚发软，眼前发晕，一剑没刺中要害，仅刺入毒王的左肩井。

刺中了，他自己也倒了，三个人猛抓着自己的口鼻狂叫，叫声渐哑，满地乱滚。

毒王已到了回光返照的危境，竭力大叫道：“慧……儿，走吧……，报仇十……十年……不晚。”

欧阳慧已将大汉迫至墙角，一声厉叱，崩开对方的一招“灵蛇吐信”，顺势出杀着“飞电沉雷”。

殷雷震耳，剑虹如电，从空隙中楔入连闪三次。

“啊……”大汉狂叫，被最后一剑钉在壁上了。

姑娘拔剑飞退，纵至毒王面前狂叫道：“老爷子，老……”

她伏倒在毒王身旁，涌哭失声。毒主吃力地泛出一丝苦笑，用中气已散的凄惶余音说：“孩子，快……快逃，在老道们到……到来之……之前离……离开。我……我不中用了。报不了师…师兄之仇，死难……限……目。记……记住，报仇十……年

话未完，脑袋向旁一歪，张着嘴瞪着眼，眼中的瞳人已没有收缩力，喘完了最后一口气。

“天哪……”姑娘抱着毒王惨号，摇摇欲倒。

另一方面，恨天无把和恨地无环也静止不动了，一个咽喉破碎，一个胁腹被手插入，死了仍缠在一块儿，秋雷失去了一个最得力的党羽。

青灵观的老道们，其中有几个是飞龙庄派在这儿潜身的眼线，事先看不出毒王二人有何异处，只当是走江湖的骗人郎中、听到叫号声和打斗声，方发觉不妙，纷纷抄家伙向西院赶。这些人中不乏高手。跑得最快的四个人就有一流江湖好汉的能耐。

一个黑影从羊市方向飞跃而至，飞檐走壁速度相当快。观外，却涌入十余名黑衣人，是中州骡车店按例晚间派至各地巡逻策应的人，听到警钟声赶来声援了。

观后，城根下溜来三条黑影，被警钟声和呐喊叫号声所吸引，突然跃入院中，扑奔西院。三人之后，一个娇小的黑影本来是盯在三黑影之后的，也毫不迟疑跟踪而入，不肯放松。

慧姑娘被毒王的死所震撼，悲痛得灵智麻木，丢了剑爬伏在地，抱住毒王的尸首惨然狂叫：“老爷子，老爷子，你……”

房门口人影乍现，到得最快的四个高手，一眼便看见丢在地上的虎尾棍，便知是庄中有人来了，庄主的心腹恨天无把来啦！不用说，三个走方郎中定是飞龙庄的死对头。

两名老道悄然枪入，两支剑指向神智大乱的慧姑娘。另两名老道，则奔向在地上滚号的人。

姑娘不知身后来了人，悲痛过度，麻木了。

从羊市来的黑影到了，室中灯光明亮，在房门口看得真切。他吃了一惊，手在腰带上一抄，接二连三的三把飞刀发如惊电，两把飞刀分别插入递剑老道的背心。

“哎……啊……”两老道冲势倏止，上身一挺，“当！当！”两把剑失手

落地，恰好掉在姑娘身后。姑娘如大梦初醒，火速丢下毒王，拾剑贴地旋转，剑出“大地龙旋”。

剑过血现，两个背中飞刀的老道共断了三条腿，象木头般倒下了。

姑娘挺身站起，看到了老道们背上的飞刀柄，也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背系长剑脸孔黝黑的人双手各有一把飞刀，正向挺剑回身迫进的两老道冷笑。

两老道似乎对黑脸人的飞刀有所畏惧，不敢冲上，一面作势前扑，一面小心翼翼地迫进。

左首老道一面问：“小辈，你是谁？敢到咱们观中撒野，你不想活了？”

黑脸人脸上看不出表情，但一双大眼暴射着怨毒无比的光芒，咬牙答：“你们大概是飞龙庄的走狗，你们得死！”

死字出口，两把飞刀化虹而飞。两老道满以为黑脸人定然贪心分射两人，相距太近，光线不明，无法看清袭来的刀影，不约而同两下一分，这是必然的闪避暗器身法。岂知他们上当，遇上了使飞刀的大行家，两把飞刀不分射两人，而是专射左首的老道，方向和预计的距离，皆拿捏治到好处，两刀全中，一贯腹一插心。黑脸人迅疾地冲上，飞快地拔剑。

但不等他冲近右首的老道，姑娘已叫着冲出，剑动风雷倏发，把老道迫得退到了壁根。

房门口灯笼纷现，六名骡车店的伙计高举着书有店号的灯笼，拥簇着五名店中名气动江湖的师父，堵住了房门口，后面还有一群脸无人色的老道。

五个骡车店师父中，为首的人叫做镇八方沈宗良，他撒下沉重的九节钢鞭，舌绽春雷大吼道：“什么人在这儿撒野？给我住手！”

仓促间，他还未看清两个黑小子是谁。地下的虎尾棍恰好被击中两飞刀的老道尸体盖住，他还不知庄主派了根天无把前来探查客人，黑脸人已看到房门外灯笼的店号，那正是飞龙庄夺自鹰爪李豪的产业。他象被人踩中尾巴的猫，发出一声凄厉刺耳的叫啸，挺剑疯狂地冲上。

镇八方被啸声所惊，那不象人的声音，刺耳已极，令人毛骨悚然，本能地退出门外。

黑脸人跟踪迫进，招出“流星赶月”。镇八方定下心神，一声沉喝，举鞭斜砸，“叮”一声巨响，火星飞溅，剑被震偏空门大开，他不失时机立即抢入，招出“五雷击顶”。

黑脸人剑被震偏，仓促间收不回剑，房门口地方窄小，转动不灵，只好火速退入房中，几乎逃不出鞭下。

黑脸人无法再退，脚下被尸体所绊，身形一晃，只好用剑招架。“铮”一声巨响，剑身断了尺余。镇八方一声狂笑，抢进就是一记“泰山压顶”。黑脸人大惊，猛地将断剑劈面扔去，人向右一闪，乘镇八方扭身闪避断剑的刹那间，上身迫进，左拳出如电闪，来一记“霸王敬酒。”

镇八方也未料到黑脸人不退反进，一时大意，“砰”一声巨响，下颚挨了一记重拳，打得他牙齿松动，眼冒金星。他勃然大怒，一声大吼，鞭由落势改为横扫，“噗”一声击中了黑脸人的左腰。虽然仓卒变招易势，力道无形中消减了很多，但黑脸人也吃不消，腰部是要害，身躯被推得斜冲四五步，被地下的尸体一绊，仰面便倒。

镇八方怒叫如雷，冲上叫：“王八蛋！先卸你的胳膊。”鞭落势奇猛，砸向黑脸人的右肩。

“我好恨！”他绝望地叫。在一发千钧中，姑娘到了。她已刺杀了最后一名老道，急冲而至。眼看鞭已下落，救应不及，姑娘大惊失色，刚才黑脸人用飞刀救了她，目前她该为黑脸人尽力了，心中一急，情急智生。大叫道：“接百毒散！”同时，长剑脱手而飞。

房门外抢入两名健壮如牛的师父，前来相助镇八方了。镇八方被百毒散三字吓出一身冷汗，心中狂跳，手下便无形的减了三成力道，鞭的落势便差了，被黑脸人抓住机会。

他肩部一扭，“噗”一声响，鞭梢擦右肩外凶猛地下落，擦掉一层皮肉，打入地中三寸。

姑娘掷来的长剑到了，镇八方还以为是百毒散哩，仰身急退，剑贴胸而过，他才看清是剑而不是药散。

姑娘抓住黑脸人的右足一带，叫“退入内间，走。”黑脸人贴地斜窜八尺，挺身窜起。

镇八方一声狂笑，冲上叫：“如让你们溜掉，我镇八方岂不成酒囊饭袋了？哈哈！

留下命。”

蓦地，破木壁外面转入三个人影，领先的人抓剑从中截入，奇快无比，人到剑到，剑尖已迫近镇八方的左肋下，来势如电，镇八方吃了一惊，收鞭暴退丈余，在间不容发中逃出一剑之厄，惊出一身冷汗。另两个黑衣人同声长啸，两把剑挡住了两名师父。

救黑衣人的黑衣人脸蒙黑巾，只露出一双冷电四射的怪眼，并未乘势迫攻，举剑冷冷地说：“镇八方，我替你羞耻，你也算是河西的英雄豪杰。却甘心替飞龙庄卖命，自贬身价呢？”

“你……你是谁？凭什么敢教训我？”镇八方大吼。

黑衣蒙巾人拉下蒙面巾，大声说：“你大概还认识我五台离魂掌姓关的罗？我河东你河西，想不到今晚又在河南见面，你不感到意外？”

镇八方死盯了对方一眼，叹口气说：“关兄，你走吧，敝庄主已经传下飞龙令捉你，有多远你就走多远吧，天涯海角愈远愈好。”

“你怎敢放过我？”

“我也要走了……”

“你要走？”

“是的，我要回河西。半年来，我已看清了飞龙庄主的真面目。老实说，我宁可参加花马池的马贼，也不在许州多行不义。咱们早年的友情仍在，我送你走，聊表咱们……”

话未完，他身后一名师父悄悄地一剑点向他的后心。

他象是背后长了眼，向右一闪，剑便贴左肋而出。他左臂向后猛挥，“噗”一声劈中那人的左太阳穴。

“哎……”那家伙倒了，在地上打滚。

“关兄请。”镇八方说。

“要走，咱们何不同行？”离魂掌答，双眼却狠盯着镇八方身后冲来的人。

镇八方表明了态度，要改邪归正送离魂掌离开以尽朋友之义。可是，同来的骡车店的师父们却不愿意，飞龙庄容不下反叛的人。四个师父中倒了一个，另三人掣兵刃进入房中，向前迫近，店伙计也各掣兵刃向里挤。说挤，确是不假，客房有多大？下面是死尸，再加上一大堆活人，可供动手的地方不多了。

镇八方已从离魂掌的眼色中，看出身后有警，但他不在乎，镇静地说：“关兄，该走了，把死的和活的朋友全带走，兄弟断后。”

“后”字的尾音刚落，他突发怒吼，九节钢鞭来一记“旋风扫落叶”，在风雷骤发中，向后凶猛地旋转，鞭沉力猛，势如排山倒海，突起发难。

“啊……”身后两名师父四条腿齐膝而折，惨号着栽倒。

镇八方收鞭屹立，虎目睁圆，杀气腾腾地叫：“沈某不为己甚，你们走是不走？”

骡车店的人变色后退，但仍没有撤走的意思。

“谁出头留客？沈某看他的脑袋是否比太爷的鞭硬。”

“为了尔后的安全，咱们须灭口。”离魂掌叫。

“不！兄弟愿留一分情义。”镇八方凛然地答。

一名师父退到房门口，厉声道：“姓沈的，即使你逃到天涯海角……”

话未完，镇八方一声怒啸，急冲而上。

房门口大乱，店伙计们抛掉灯笼，转身鼠窜而走。

“蓬”一声大震，镇八方的九节鞭砸在门框上，房门折裂，门楣崩塌。发话的师父象头丧家之犬，夹尾巴飞遁。

镇八方站在房外，扭头叫：“关兄，快走，迟延不得。”

“沈兄，你呢？”离魂攀问。

“我？送你们出许州，我从此返回河西，也许亡命天涯。”

“兄弟不能离开许州，为友复仇，决不半途而废。”离魂掌断然地答。

“关兄，不可能的，飞龙目下声势之雄，空前绝后，何必枉送性命？假使在半个时辰内未能离开许州逃命，后果不堪设想。老实说，你们是否能远出百里之外，毫无把握，所以你们决不可走大路，任何人也没有飞龙庄的传骑快。天下茫茫，想找容身之地……”

他突然住口，盯着不远处的屋角，喝道：“什么人？站出来让沈某瞧瞧，何必藏头露尾？”

屋角黑影闪出，是追踪离魂掌的娇小身影。人刚现，娇嫩的嗓子亦响：“沈前辈是中州骡车店的人，晚辈向你老人家请教一些消息，尚请见告。”

黑影全身墨色劲装，曲线玲珑，背系长剑，脸蒙黑巾，只露出一双明亮如朗星的大眼。

“你是那家的女娃儿？”镇八方问。

“怒晚辈无礼，暂难见告。”

“你要问什么？”

“晚辈冒昧，请问飞龙庄的消息。”

“无可奉告。总之，那是攻不破打不进的虎穴龙潭。”

“晚辈问的是人。”

“谁？”

“飞龙的哥哥目下……”

“哦！你是说那姓山的？”

“正是此人。”

“他的尸体现放置在藏尸作坊冰窟之中，明晨将由骡车店派车运赴大院山安葬。”

“天哪！你……你是说……”

“我是说，他已死了王天四夜了。飞龙庄主在鹤颈隘用迷烟阵擒他，被马儿撞死了。”

“完了……”黑衣女人尖叫，突然晕厥。

欧阳慧飞跃而上，挟住她捏了捏人中穴，再在背心拍了一掌，稍顿大声叫：“定下心神，清醒清醒。看来，你也是飞龙的死仇大敌。你睁眼看看，这儿的人全是身怀深仇大恨的人，志切复仇，但都能打掉牙齿和血吞，你怎能一听噩耗便遽尔晕倒？站起来，咱们都是同仇敌忾的人，何不携手合作开诚布公商量商量？我，君山渔父的孙女儿欧阳慧。”

说完，拉下她的蒙面巾。

“我，龙门乔天香。”

离魂学虎目放光，说：“是龙门乔姑娘，老朽只道洛阳许、乔两家是什么了不起的侠义英雄呢，却原来是助纣为虐浪得虚名之徒。哼！你来得好。欧阳姑娘，先制住她再说。”

乔天香拭掉脸上的眼泪，大声叫：“老前辈，你怎可血口喷人？”

“哼！血口喷人？笑话。冷剑许中州号称白道第一高手，宇内第一位剑术名手，二十年封剑却不保晚节。他儿子许钦，在飞龙庄大散侠义柬，阻止白道群雄与飞龙庄为难……”

“你胡说！”乔天香尖叫。

黑脸人拾起一把剑，恶狠狠地迫上，厉叫道：“这儿没有胡说的人，你……”

“你是谁？”乔天香退后两步脱离欧阳慧，拔剑问。

“我，南北骡车店的李玉衡。”

欧阳慧向李玉衡伸手叫：“李公子，剑给我，我要亲手杀她。”

李玉衡将剑抛过，欧阳慧一把抄住，叫道：“姓乔的，你

话未完，三个黑影象幽灵般从屋顶飘然下降，微弱的灯光从房门口透出，照亮了来人的脸容，是乔姑娘的双亲乔文忠和柳秋涛到了。第三个人是笑弥勒，姑娘的舅舅。

“诸位，且慢动手，听乔某解释。”乔文忠叫。

离魂掌扬剑走近，冷冷地说：“乔大侠，我看闲话最好免了。咱们要逃命，只好自不量力和阁下这位白道第二剑术名家赌命，来吧，我离魂掌有的是满腔热血……”

乔文忠举手轻摇，泰然地说：“尚老，请勿冲动。兄弟不说废话，专诚请诸位参加明日午间城东北五里地斗鸡台的盛会。”

“哼，请咱们到斗鸡台纳上脑袋么？”

“不，明日午正，中考大会群雄，以血解誓……”

“解誓？以便加入飞龙庄与天下恶寇共享富贵？”

“正相反，解誓之后，立即进攻飞龙庄，诸位有兴趣么？”

所有的人，全都大吃一惊。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离魂掌喃喃地说。

乔文忠黯然长叹，惨然地说：“说来话长，总之，这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和浩劫，而唯一可以化解这场浩劫的人，已经不在人间了。沈兄，足下刚才所说的事是真是假？”

“是指姓山的事么？”镇八方反问。

“正是此人。”

“千真万确，骡车店中运尸车已经准备停当了。”

“文忠兄，到底是怎样回事，能见告么？”离魂掌急问。

乔文忠凄然长叹，说：“说来话长，看来，中老的孙女和玉狡猊的孙女全完了……”

“不！银凤和姓白的姑娘，目下被囚飞龙楼。这几天来，飞龙日夕奔忙，为追搜金神的事不眠不休，未在飞龙楼逗留。但……但今晚……很难说，你们该知道，飞龙是个好色之徒，恐怕……不说也罢。”镇八方接口岔入说。

乔文忠苦笑，岔开话题道：“一言难尽，咱们以后再谈。目下诸位的处境十分危险，何不与兄弟同行至斗鸡台东北两里的苟村集会？”

离魂掌心中仍有怀疑，未置可否。乔文忠已看出他的心意，笑道：“敝师门十八罗汉与三知客大师已经来了，武当七子与金顶三老全来啦：诸位何不前往一会？谅飞龙也不敢前来贸然生事的，咱们就怕他不出飞龙庄，出来便好办事。同时，诸位也可听听中老对这件事的安排，对诸位的复仇大计，相信定有百利，而无一害。”

“好，有劳乔大侠替咱们引见了。”离魂掌答。

收拾毒王和恨地无环的尸体，离魂掌老泪纵横，欧阳慧和李玉衡悲痛得吐血晕厥，情景令人酸鼻。

一行人出城时已是五更初，正是飞龙庄大乱之际，无暇派人前来追索，他们越城而出，平安地到达苟村。由于他们走的是东北方向，没看到西北角飞龙庄的情景。

飞龙庄灯火通明，光亮如同白昼，但除了飞龙楼之外，其他各处人影全无，人全伏在要紧处所，紧张凶险的气氛，弥漫在每一角落。庄前的飞桥并未曳起，空荡荡地看不见半个人影。

飞龙楼人影幢幢，随时光飞逝，嗜杂声渐隐，所有的机关埋伏已部署停当，等待着三楼的入侵者出现突围。

三楼的竹室，已到了生死关头。

房门快被撞毁了，多块木板已经碎裂。死命制住肩门机揆的矮方朔，急得额上直冒冷汗。

隔壁兰室中，待女的手已扳上了开启暗门的机揆。

床下，秋雷的脚已渐伸至床脚上外方的机揆了。

秋岚已到了紧要关头，刚疏通了两位姑娘的经脉，双掌向两位姑娘被制的双肩并分别按去。他额上大汗如雨，凶猛的撞门声令他分心，十分焦急。

“轰隆隆……”房门从中而拆，四寸厚的镶条门板四分五裂，房外人影乍现，鬼谷先生挺魁星笔向里抢。

暗门徐徐移动，海天一叟的身影入目。

矮方朔一声怪笑，抓起一座锦墩，向刚在破门洞口现身的鬼谷先生猛砸。这瞬间，他扭头回望，看到壁间的暗门移动，糟了！前后受敌，暗门距床不足两丈，他怎能不焦急？立即向后暴退了。

“哎……呀！”破房门洞的鬼谷先生狂叫，锦墩落地声恍若雷震。

海天一叟舞剑护身，突从暗门跃入室中。

矮方朔一生未使用过兵刃，他的武器是系在腰上的腰带，但这时不是用腰带的时候，他一把抓住妆台上的铜镜，喝声“打！”铜镜去势如电，飞向脚下未稳的海天一叟。

他想抓床内秋雷的剑，突听秋岚沉喝：“抓我弟弟做兵刃，快！”

一言惊醒梦中人，他闪到床口。

秋雷的脚后跟，刚向机擦搭下。

矮方朔眼明手快，伸手一沙，恰好抄住秋雷的田掌，向外猛拖，怪笑道：“好小子，差点儿你便如意了……喝！你还凶？”

原来秋雷被倒拖而出，急得要吐血，一发之差，功败垂成，怎得不急？一咬牙，另一只脚全力向矮方朔的下阴踹去。他虽然上身穴道被制，脚上仍可用上两成劲，路上也不好受。

可是，矮方朔怎会上当，伸另一手便恰好接个正着，一声狂笑，将秋雷凌空摔起，向从两端涌来的人砸去，一面怪叫道：“谁愿意你们的庄主脑袋开花，尽管上，上啊！”

没有人敢上，抢入的人向外退。

暗门旁，海天一叟被铜镜带飞一块左肋近腰处一层油皮，皮裂血沁，气得七窍生烟，勃然大怒，也心中惶然而惊。但当他看清来人是矮方朔时，怒火烟消火灭，而惊悚却相对地增长，感到脊梁发冷，顿萌退念。

可是，见矮方朔用秋雷作兵刃，他心中涌起了恶毒的念头，色然心喜，将惧念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之所以甘受秋雷的胁迫驱策，只不过迫于时势，不得不跟着秋雷被牵着鼻子走，心里无时不在转宰了秋雷的念头。他要重新整顿绿林道的残局，重振绿林霸主的声威，岂甘雌伏？以前龙形剑逃出龙门西山的大劫，他心中有所顾忌，目下龙形剑已死，唯一能威胁他的人便是秋雷了，秋雷象是控制住他的咽喉的利刃，象插在他心脏上的一把利刃，不将刀拿走，他永无出头之日，食不甘味寝不安枕。

机会来了，这时上前和矮方朔动手，即使不专向秋雷下手，秋雷也自会送命，谁能怪他呢？谁又能证明他心怀叵测存心不良呢？

他大吼一声，急冲而上，一面大吼：“快上，抢救庄主要紧。”

吼声中，剑出“长虹贯日”身剑合一飞扑而上。

矮方朔刚将秋雷扫来，来势奇急。

秋雷的爪牙已经退出，谁也来不及抢救了。

矮方朔未料倒老贼竟敢挺剑上，按理，飞龙庄的人任何人也决不敢上前接招，投鼠忌器么！等到他老人家发觉不对，已收不住势了。

假使秋雷死了，还了得？爪牙们必定拼死，他和秋岚与两位姑娘，谁也别想活着离开飞龙楼了。他知道要糟，可是已经无可挽回了。

千钧一发中，人影从床上射到，恍如电光一闪，秋岚到了，左掌以劈空掌力向将近秋雷顶门的剑劈歪，右掌将秋雷一把勾住向上抬，同时大喝：“放手！”

矮方朔应声放手，惊出一身冷汗。

在爪牙们的哗叫声中，秋岚反托着乃弟，从矮方朔与海天一叟的中间穿过，到了对面墙下。

海天一叟的剑向外荡，功败垂成，他感到失望极了，把秋岚恨入骨髓，

收住剑势一吞一吐，第二剑刺向秋岚的背肋。

可惜，慢了些儿，剑是刺中了，但只将秋岚的衣衫刺破，剑尖入肉不到一分，毫无用处。

这瞬间，两位姑娘滚入床内床橱，橱中有的女人衣服，她俩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衣服便往身上套，马马虎虎用带子捆上腰胸。许姑娘手快，抓起秋雷的长剑跃下床来，恢复丁自由。

众爪牙从两门向里涌，呐喊声雷动。

矮方朔抓起整座妆台，一声狂笑，向海天一叟砸去，把海天一叟迫退至暗门旁。

大乱中，响起银凤一声大吼：“退！谁敢再接近，在下宰了你们的庄主。”

这一着果然有效，没有人再迫进。秋岚冷冷地扫了众人一眼，沉声道：“我，姓秋名岚，是贵庄主的亲哥哥。你们如果仍象海天一叟般想要贵庆主的命，尽管上。”

死一般的静，没有人答话，也没有人移动。

片刻，一名勾鼻大汉扬剑踏进一步。

四大金刚的老大阴豹赵威就在旁边，突然一掌拍出，“拍”一声巨响，勾鼻大汉挨了一记耳光，侧撞八尺外。

“你想死？混帐！”阴豹接着大吼。

秋岚左手扣住乃弟的后颈。他的手指特长，恰好一握，大拇指与食指压住双耳后的藏血大穴，他的右手则扣住乃弟的腰侧，将乃弟支起，将人向前推了推，说：“我的好弟弟，你说吧，要死呢，抑或是要活？”

秋雷看不见背后哥哥的脸色，无法从哥哥的神色中估量自己的处境，顽强地说：“反正你们谁也休想逃出飞龙楼，随便你怎么说。”

“哼！你以为飞龙楼是活宝？是刀山剑海？你错了，我能来当然能去，你那些爪牙们谁也接不下我三拳两掌，信不信你心里明白，他们决困不住我的。”

“你想怎样？”秋雷厉声问。

“不想怎样，我对你客气，不想你死，不然刚才你就没有命了。你想过没有？假使你死了，飞龙庄完了，人也散了，你不但丧失了苦心孤诣谋夺来的一切，而且没好好享受便死翘翘，你可能在九泉也不会甘心，是么？废话少说，我猜你定然舍不得死，那好办，请恭送你的哥哥和我的三位同伴安全出庄。”秋岚的语气极为轻松，似满不在乎。

他这种镇静轻松的神情，把在一旁吹胡子瞪眼睛的矮方朔佩服得不住点头，暗骂自己昏庸。

“你做梦。”秋雷怒叫。

“天快亮了，不做梦也罢，呵呵！好弟弟，你还不下令送客？”

“要送就送你到枉死城鬼门关。”秋雷恶狠狠地叫。

“有你陪着走，我怕什么枉死城鬼门关？好弟弟，我想，你用得着在你的手下面前丢脸？”

“我丢什么脸？”

秋岚呵呵笑，右手放了他的腰，一指头点在他的第九脊椎下的筋缩穴上，说：“弟弟，一指头下去，你是知道我的造诣的，你无法承受我一指，你将鬼叫连天，英风尽失……”

“笑话！”

“我不会讲笑话，说的是事实。铁打铜铸的金刚，也受不了我的一指头。你真不信？你真要在手下面前鸡猫狗叫丢人？你以后还想不想做他们的主子？我看免了罢，咱们也算是兄弟一场，好来好去岂不两全其美？”

秋岚一面说，暗中已默运神功，指力徐发，压力渐增。

秋雷感到一阵麻木的感觉袭击着穴道，痛苦渐增，筋开始牵动各处的肌肉。气海被制，真气不聚神功无用，无法抗拒。他无法充好汉了，大叫道：“送客！”

爪牙们迟疑着，你看我，我看你。

秋岚哈哈一笑，说：“瞧，你还没死，他你便不听你的了。我真替你难过。”

“查总管何在？送客！”秋雷怒叫。

房门口人群之后，查总管亮声大叫道：“诸位退，准备送客。”人群开始向外移，潮水般退去。

秋岚也亮声叫：“查总管，劳驾，请许大侠前来一同走。”

查总管不敢作主，用目光请示秋雷。秋雷说：“许少庄主是客人，你请他不动的，他也不会跟你们走。”

“弟弟，他会走的。除非你不叫他走，是么？算了吧，咱们四个人你也不计较，何必和我计较一个人？冷剑许中州走了一辈子江湖，闯荡一生，什么古怪玩意他没见过？你不该写下那封最不该写的书信，露出马脚怪得谁来？儿子奉书给生父，许家的老规矩是用乳名落款的，你根本不知许钦的乳名，何必来那一手？算啦！你做做好事，放他一条生路，免得用命来换一个不值得你计较的人，多划不来么！”

“叫许钦来。”秋雷只好向查总管下令，事实不许可他不下。

“弟弟，你忘了交待查总管别玩花样呢。矮方朔老前辈是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要被他发现有何不对，我怕他不愿意呢。”

“呵呵！秋老弟，正是此意。”矮方朔总算找到开口说话的机会了。

“一分也是情，十分也是情，弟弟，你不会吝惜送一个完整健康的人给我吧？这十分情我感激不尽，先谢谢你。”

秋雷气得直咬牙，切齿道：“你如果再落在我手中，我不剁你一千刀便不配领袖江湖。查总管，放那姓许的滚蛋！”

查总管应喏着退去，矮方朔摇头苦笑道：“你挑得起放得下，为私利任何事也可做出，正是不折不扣的枭雄，如果让你以挖祖坟来交换领袖江湖的地位，恐怕你连祖坟也可挖来交换的，杀亲手足何足道哉？你这人大可怕了。”

“老不死，你也给我小心了。”秋雷恶狠狠地咒骂。

“我会小心的，我还不死呢。”矮方朔耸耸肩说。

不久，两名大汉架着刚服过解药，仍在迷迷糊糊神志不清的许钦到达，站在房门口，许钦不住摇头晃脑袋。银凤惊叫一声，向前抢出。

阴豹赵威将怪塔向前一推，沉叱道：“慢来，退回去！”

“许姑娘，不必忙在一时，这事交给我办。”矮方朔叫。

“慢着！”秋雷沉喝。

银凤不得不停下，秋雷接着向身后的秋岚问：“你说，你能保证许中州的人，立即撤离许州不管我飞龙庄的事么？”

秋岚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只要许钦安全无恙，许老前辈自不会与你

为难。”

“你敢保证？”

“在轩辕关下大屯镇，许老前辈已经亲口对我许诺了。你说，许少庄主是怎么回事？”

“刚眼下解药，没有半个时辰不可能复元清醒。查总管，将人交给矮鬼验看。”

两大汉在查总管的挥手下，将许钦推入。矮方朔接住人，仔细地检查许钦各处经穴，一面问道：“你们给他吃了什么药？解药何名？”

“迷魂药，小意思。”查总管答。

矮方朔花不了多少时间，满意地向秋岚打手式示意一切均佳。秋岚将乃弟带着向房门口走，一面说：“弟弟，谢谢你。俗语说，送佛送到西天，劳驾，送咱们出宝庄这座龙潭虎穴。”

矮方朔点了许钦的睡穴，扛上肩膀在前领路出房。

秋雷已知无能为力了，向附近的人叫：“退！各回本位，不必跟来。”

只片刻间，整个飞龙楼人影俱杳，只有各种灯光发射着朦胧的光芒，偌大巨楼一片死寂。

庄前飞桥与庄门之间，排列着三十二名壮汉，每人跨一把鬼头刀，站在那儿象是两排石人，三十二文火把高举。神色肃穆地送客出庄。八头出自西陲的异种巨獒，守在辘轳架旁阴森森地警戒。只有查总管一个人在后面送客，但送到飞桥头便止步。

矮方朔过了飞桥，心中一块大石落地，这段时间内，他外表沉静，笑容依旧，但心内一直不安、流着冷汗、紧张着。过了飞桥，总算放下了心事，前面列尸的枫林虽也凶险，三岔路口更有高手潜伏，但已无足为害，这一带他比任何人都熟，即使有高手潜伏截留，谅也留不住他们了。

蓦地，对面黑沉沉的小径中，六个黑影来势迅疾无比，似乎在片刻之间便到了面前了。

六个人影中的一个，肩上带了一具道装尸体，他们是七柳七煞，恰在这时赶回。

“咦！”领先的白虎煞讶然叫，倏然站住了。桥对面，三十二支火把毕剥作响，火舌熊熊，百十丈内火光耀目，他清晰地看到两个相貌相同的庄主出现在眼前。

“你们先入庄，在庄门内等我。”秋雷叫。他心中已有了可怕的预感，看到白莲丹土的尸体，他知道冤家定然出了大纰漏，那儿必定不是空宅。七煞莫名其妙，只好依言入庄而去。”

离庄百十丈，矮方朔扭头道：“秋老弟，咱们可以走了。”

秋岚站住了，说：“前辈，你们走吧。”

“你……”

“小可不送了，请……”

“你不跟我们走？”

秋岚摇头苦笑，说：“小可另有要事。请前辈上复许老前辈，务请践守诺言，立即撤出许州不管飞龙庄的事。”

矮方朔神色肃穆地点头，沉重地说：“老朽定不辱命。只是，希令弟今后好自为之。”

秋雷咬牙切齿地叫道：“老匹夫！寄语许中州，总有一天，秋某要逐个

铲除你们这些所谓江湖耆宿老鬼，这一天将为期不远，除非你们见机早早隐姓埋名远走高飞。秋某志在领袖江湖，势在必得，谁不愿意，我必定将他埋葬掉。”

矮方朔冷冷地盯视着他好半晌，一字一吐地说，“阁下但请放心，老夫会将你所说的每一个字全部转达。但我可以告诉你，贵庄一草一木一机一根，全瞒不了人，所以你不必倚赖这座鬼庄为所欲为，以免玉石俱焚，辜负了令兄曲意呵护的情义。”他又转问秋岚：“小兄弟，咱们能否有重会之期？”

秋岚摇摇头，说：“小可想，咱们没有重会的必要了。”

“小兄弟今后的行止……”

“小可不是江湖人，将与敝师妹远离尘俗。至于隐居何处，恕难奉告。”

“那么，老朽告辞。请代向玉狻猊前辈致意。”

银凤屈身拜倒，颤声说：“思公请记住，洛阳许家的庄门，随时为恩公而开，务请恩公拨冗枉顾，让贱妾能有叩谢恩公所赐的似海深恩的机会。”

她再拜而起，挽着白琬君凄然地说：“白姐姐，你千万不可忘了小妹哪！”

琬君也黯然地说：“人生如梦，聚散无常，我希望日后能与姐姐重聚。别矣珍重，后会有期了。”

银凤行礼而别，用泪光闪闪的大眼睛注视着秋岚，欲言又止，最后突然转身，与矮方朔展开轻功如飞而去。

秋岚直待矮方朔去远，方向秋雷恳切地说：“弟弟，难道你仍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

“闭嘴！我永远不会听你的，永远恨你，永远与你共戴天。你这畜生！你不助我成事，反而在扯我的后腿，我恨不得剁碎了你。俗语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你，却胳膊往外弯，帮外人拆体兄弟的台，你是啥玩意？下次你再落在我手中，我要特你化骨扬灰，方消心头之恨。”

“弟弟，你真如此恨我么？”秋岚沉痛地问。

“恨你？我要吃你的肉，寝你的皮。”秋雷怒叫。

秋岚一面解他的穴道，一面沉声道：“今后，我不再管你的了，你走吧。”

秋雷穴道一解，凶性大发，顿忘利害，发出一声召集爪牙的信号，同时转身，疯狂地连拍两掌。秋岚单掌连拂，拨开两掌，侧身欺入对方怀中，掌发似电闪，“啪”一声巨响，不偏不倚给了乃弟一耳光，怒叫道：“你再不觉悟，将难免横死。我真想废了体带走，与其让你自取杀身之祸，不如废了你救你的命。”

声落，急冲而上。秋雷被一耳光打得侧冲八尺，头晕目眩，听乃兄说要废了他带走，那怎成，赤手相搏他自认不行，不行只好逃命，扭头便跑。庄门，胡哨声长鸣，庄中人早已在门楼下等候，啸声传到，人象潮水胶向外涌。左右前三方，呐喊声齐起。

琬君心中大急，叫道：“岚哥，脱身要紧，高手齐至，太危险了。”

秋岚省悟，有姑娘在身边，虽是夜间，人多了恐怕难以保全姑娘，立即后退，挽起姑娘的纤腰，喝声“走！”闪入右侧黑暗的树林内，一闪即逝。

天快亮了，飞龙庄大乱徐止。秋雷在手下的手中夺了一把剑，狂追三里地，一无所获，方恨恨地回庄。庄门口，白虎煞领着其余五名同伴正在等候秋雷。

秋雷气冲冲地踏过飞桥，身后路了一大群人，四金刚、江东八蒙、海

天一空等等全都回来了，一个个垂头丧气，神色沉重。这么多一等一的江湖高手，四面八方全是自己人，而且就在庄前暗桩遍布的地段内，竟然让秋岚带了一个姑娘悄然溜掉，太令他们难堪了。

秋雷脸上挂不住，人未过飞桥，便大声向庄里叫：“把人屠找来见我，他该死！”

过了桥，庄门口白虎煞领先迎出。

入庄大道蹄声震耳，两匹健马狂奔而至，远远地，一名骑士大叫：“让路！中州骡车店有急报。”人群向两侧闪，两匹健马奔上飞桥。

“什么事？”秋雷转身大声问。

马儿刹住蹄，八只马蹄踏得桥板发出震耳的响声。两名骑士飞身下马，同时行礼，一名骑士气喘吁吁地禀道：“禀庄主，恨天无把苗爷身死青灵观……”

“你说什么？”秋雷变色叫。恨天无把是他最为倚重的心腹，死了不啻砍掉他一条胳膊，难怪他激动。

骑士只好再说一遍，大声道：“苗爷身死青灵观，同去的曹爷与毒王同归于尽，镇八方沈忠良叛变，与离魂掌结交。”

“捉了凶手么？”

“苗爷带去的人全军覆没，凶手们与龙门的乔家人走了，下落不明。”

秋雷心中大痛，大叫道：“没查出下落？混帐！”

“禀庄主，属下是第一批传信的人。车店、镖局、酒楼等等，所有的高手全部出动搜查，第二批传信的人可能有详情禀告。”

秋雷也知道脾气发得不是时候，急躁地挥手道：“你们先歇息，走吧。”

“属下告退。”两人行礼退至两侧。

秋雷转身举步，迎着白虎煞，急问：“怎么回事？白莲丹士……”

白虎煞躬身行礼，从容地说：“属下与青龙老大奉命至晁家旧宅踩探，遇上埋伏，老大被人在林中用奇特的暗器……”

话未完，红纱煞地暗星梅礼冷冷地接口道：“老大死得冤，死在独角天魔之手。晁宅高手如云，金神带着在洞庭失踪的青龙老大出面，白虎……”

白虎煞暗叫完了，想不到一念之慈，在金神手中救了地暗星，地暗星却在这时反要他的命。他惊极怒极，一声不吭，袖底飞出两支透风镖，分向秋雷和地暗星打去。

秋雷机警过人，乍听洞庭落水的青龙煞已在金神的掌握中，大吃一惊，大事不妙，立即下手灭口，手中剑突然挥出，捷逾电闪，镖亦近身，但他毫不理会。白虎煞的艺业他知之甚详，镖伤不了他。白虎煞未料到庄主的反应如此骇人，刚将剑靶抓着，还来不及拔剑出鞘，庄主的剑已贯入他的心窝，“啊”一声惨叫，透风镖击中秋雷的胁侧，却反震而坠，毫无作用。

同一瞬间，地暗星惨叫一声。透风镖贯腹而入，以手掩住创口，冲倒在八尺外。

丧门煞拔剑侧掠，举剑向冲上擒人的群豪大吼：“诸位。请看看咱们为他卖命的飞龙是什么东西？七柳七煞替他卖命，在洞庭君山闯剑海刀山，他却为了杀金四娘的事，杀自己的人灭口，红纱煞含恨九泉尸喂龟鳖，青龙老大毁掉一腿逃得性命，目下正在金神的手中。诸位，你们仍然替他卖命？值得么？举起你们的兵刃，咱们……啊……”

他正在煽动，却未留意身后的鬼影幽魂沙千里的标枪，枪贯后心，枪

尖透出前胸近尺，凶猛的打击力道将他冲倒，含恨九泉。其余三煞已向侧夺路，冲向飞桥。

“拿下这些胡说八道已被金神收买的匹夫。”秋雷大吼。

人群大乱，四大金刚眼中涌起怨毒的寒芒，不但不拦截，反而向旁闪开，让三煞冲上飞桥。他们也是参予袭击君山的人，想起前事。心中涌起不平的愤火。

秋雷一把抓起垂死的地暗星，急问：“晁家废宅来了些什么人？快说。”

地暗星脸色死灰，喘息着说：“金……金神、独角天……魔、九……华……”话未完，喘出最后一口气，眼向上一翻，抽搐渐止。

其余三煞还未冲过飞桥，便被截住了。三煞有两煞死于剑下，最后一煞重伤垂危。

秋雷不失时机。立即在门楼下追问口供。垂死的一煞熬不过酷刑，断断续续地将晁宅的事一一吐实。

秋雷果然机警过人，他算定金神等人必定在等七煞的信息，今晨定然晨宅养精蓄锐，戒备定然疏忽，立刻当机立断，分四路人马向晨宅飞进。

果然不错，晁宅闹了一夜，金神已经将人手分派停当，准备天明时大闹许州，一举捣毁秋雷在许州经营的各种行业，所以必须早早体歇以恢复疲劳，警戒未免疏忽了些。

黎明前的阵黑已过，天将破晓。人马在晨宅半里外停止，然后从四面八方下马步行迫近，布下了天罗地网。

秋雷一切已配置停当，并未发动攻击，他要等到天色大明才动手，免得有人乘夜漏网。他以为自己已有万全准备，却未料到金神的实力空前雄厚，七煞根本不知道金神到底带来多少高手，秋雷也仅能从早些天客店所获得的消息估计而已。黑夜中包围晨宅，事实上也无法完全保持极端秘密，伏路暗桩已将大敌入侵的信号传出，金神正在地窟内作妥善的安排。秋雷却迟迟未发动进攻，他太过贪心，贪心使出了漏洞，大大的失策。

屋前宽阔的野草坪，正是群殴的好所在。天色大明，荒草坪前面的密林中，“砰”一声巨响一支巨大的旗花火箭冲天而起，打破了四周的沉寂。

三百余名爪牙分为十队，每队三十余人，将晁宅院团团包围，是时候了。门前一路由秋雷亲自率领，号角长鸣声中，他领先踏入草坪中，向宅院前面的广场大踏步迫进。

他左右，江东八豪八具重盾左右护翼，八只标枪尖闪闪生光。宅右一路，由海天一叟率领，三十余名手下，全是绿林道中数一数二的凶悍大贼。这一路控制的地形十分复杂，后面是起伏不平草树零落的坟地。

十队高手迫进至一箭之遥，除了秋雷这一队外，其余九队不再前进，摆开阵势严阵以待。

秋雷这一队向大门迫进，逐步接近了。怪！晁宅毫无静动，似乎鬼影全无。

秋雷身后跟着湘南怪杰搜魂旗主王靖，他挟着沉重的搜魂旗，抢前两步脸现忧容地说：“庄主。老朽认为不可深入了，宅中沉静如死，毫无动静，必定暗藏凶险，大意不得，在入宅之前，庄主有三思而行的必要。”

秋雷也心中起疑，金神是一代凶魔，脾气火爆，不可能在这时仍然隐忍不发，大违常情。他停下了，向阴豹赵威说：“赵兄，你四人上前探道。如无敌踪，候命返回右队。”

四大金田对七煞的事心中耿耿，但还不敢公然表示反抗，四人应喏着抢出。向破败的大门走去。后面，江东八豪两翼伸张，八只镖枪作势欲投，假使半掩的大门有人出现突袭，八条镖枪足以掩护四大金田全身而退。

同时，十队高手的中间空隙，共有八队每队十六名箭手，这些箭手专门负责射杀逃走的人。这时，秋雷左右的两队箭手，在秋雷挥手中现身，向前迫进。大门没有人出现，两侧的院墙突然出现了二十余个砖孔，有人在墙后将活砖抽出，便成了最稳当的箭孔。

蓦地，砖孔中传出弓弦声，二十余支劲矢以雷霆万钧之威，向已接近宅前不足三十步的四大金刚集中攒射。

四金刚并没有替秋雷卖命的念头，立即手忙脚乱。阴豹毕竟机警，沉喝道：“伏下。”

快！咱们径自返回右队。”

草深及腰，人向下一伏。弓箭便失去目标。箭从四人的上空呼啸而过，四人吓出一身冷汗。

“退！”阴豹断然下令。四人利用蛇行术借草掩身，飞快贴地往后窜退，径自向有走了。

百步外的秋雷吃了一惊，叫道：“金神，你出来，咱们决一死战，木房子守不住的。”

没有人回答，路上的箭孔也堵上了。

秋雷大怒，向身后的燕山三杰说：“燕兄，请到后面招呼看守马匹的人，每匹马带上干草，咱们用马带火用火攻。”

燕山三杰兄弟三人走了，不久，马群赶到。秋雷立刻分派人手，先将马匹放在前面排列，一部分人在后面三丈余堆集中枯草，预定先在草地放火，断绝马匹的归路，再由管马的人点燃马上的草束，马儿便有进无退，势必向大门和两旁的侧门冲突而走。

耽误了许久，里面的金神已争取到宝贵的充分准备时间。火马阵还未准备停当，大宅内响起三声清越的钟鸣，大门倏然大开，长笑震耳，浑身金光闪闪的金神跨出了大门，震耳的狂笑声令入闻之气血翻腾，耳膜欲裂。笑声未止，他已在台阶上站住了。一身金色劲装，背系长剑，金色的系剑丝绒在胸前打了一个蝴蝶结，浑身上下一色金，甚至脸上也弥漫着淡淡金雾。

他只有一个人。冷冷地扫了远处的群豪一眼，亮声道：“飞龙小辈，你很愚蠢，火马阵怎能用来冲有院墙的房屋？恐怕屋未冲垮，你的阵脚反而大乱了。”他向门内叫：“赶走他的马，好让小辈们死得其所。”

门内突然响起一阵急躁的梆子声，院墙箭孔再现，二楼的窗眼内箭尖伸出，箭如飞蝗，暴雨般向百步外的人马急袭攒射。

同一时刻，荒冢的一座巨墓后，出现了一个坑穴，九华羽士带着江南浪子一群人鱼贯而出，共有百十人之多，其中有毒火石明，金神的黑衣爪牙也在其中。

九华羽士向江南浪子低声道：“夏施主，你们先走一步，我去招引四大金刚。”

“什么？道长的意思是……”江南浪子讶然问。

“说动四金刚窝里反，飞龙将众叛亲离，有百利而无一害。不必为贫道担心，四金刚无奈我何的。你们快走，这时离开正是时候。”

屋右距大门事实远在百步外，中间树木疏落，荒草萋萋，彼此无法通

视，晁家宅第连云，宅右是无数连厢，外围有曲折的院墙相护，各型厢门甚多，这时皆全被封死，有些已经倒塌。

假使全面进袭，里面的人手有限，是无法阻遏入侵者的，秋雷不发令全面进攻，失策已极，当然，他也有所顾忌，深怕攻入之后。屋内呼应困难，外围便无法把守，突围甚易，不可能尽歼屋内的人，他要先除去金神和独角天魔之后，再大举入屋大开杀戒。

四大金刚这一路，把守住通向墓地的小径，三十二个人一字排开，严阵以待，右首五六十步外是另一队，由鄱阳王廖惠安所率领的水上英豪，彼此之间可以用目视呼应，左面不远处，是十六名负责截杀外逃零星散逸高手的箭手，四大金刚狼狈地从前面退回本队，惊魂未定呢。

九华羽士反从后面欺近，站在一座小丘上现身，距四大金刚不足二十步，他徐徐站起，道袍飘飘，突然用千里传音之术叫道：“四大金刚。何不和贫道谈谈？”

三十二个人全都大吃一核，不约而同挨然转身。

“呵呵！诸位，贫道九华羽士，与诸位不算陌生。”

四大金刚狂奔而出，其余二十八人也急急奔来。

九华羽士毫不紧张，接着叫：“诸位，贫道知道，七柳七煞返庄之后，定然泄漏机密丢掉性命，不然飞龙小狗不会串领你们前来示威，诸位，替飞龙小狗卖命有何好处？终有一天狡兔尽、走狗烹，七柳七煞是前车之鉴，何不猛省？”

他一面说，一面后退，转身向半里外的墓地狂奔。

四大金刚衔尾急迫，阴豹一面追一面问：九华羽士，青龙煞在何处？你说。”

“要看跛了腿的青龙煞，你还得转回正门，但我怕你再也无法脱身了，还是走吧，替飞龙这种枭雄卖命，你不怕和七煞同一命运，把握住你自己的命运求生，七煞下场之惨，值得警惕，你说对么，哈哈！再会了。”

声落，他进入坟场，三两闪之后，身影平空消失了。

四大金刚继续向东狂奔，奔出坟场，一路上头也不回，从此天涯海角亡命去了。

其余二十八个人，都是江湖上有名有姓的角色，有些曾经亲见不久前飞龙庄前七煞被杀的惨剧，一个个心中有数，四大金刚走了，他们也一哄而散，匆匆地离开了许州。

大门口，恶斗已起。金神的叫声刚落，箭雨重现，二楼的窗孔中，也射出无数劲矢。

马群大乱，狼奔豕，草场上顷刻大乱。金神一声狂笑，从容下阶向后招手。

第一个出现的人，是支着拐杖跛了一足的青龙煞，站在阶上，怨毒的怪眼中，似乎喷出仇恨的火焰，大叫道：“秋雷，你这无耻恶贼。认得我青龙煞么？”

青龙煞的出现，引起了一阵骚动。

第二个出现的人，是独角天魔，他倒拖着大铁杖，咬牙切齿地大吼：“姓秋的，你这无耻畜生，来，咱们决一死战。”

秋雷不等第三个人出现，举手一挥，第二发旗花爆响震耳，接着第三发飞升冲天而起。

号角长鸣，总攻击令发出了，杀声震天，九队高手齐向晁宅进攻。

秋雷在江东八豪八具铁盾掩护下，冒着箭雨狂冲而上。两队箭手也用箭向金神攒射，箭如飞蝗。青龙煞退入门内，走了。

金神和独角天魔隐身阶旁合抱大门往后，等待着秋雷接近，双方接近，箭已自行停止。

能冲近的人，只有江东八豪、秋雷、和搜魂旗主，搜魂旗主的搜魂旗，是织蛟筋掺九合金丝所成的三角旗，展开来掩住前面胸腹，随着八盾前冲，毫无所惧。

独角天魔一声忽啸，抢下阶大叫道：“金兄，这畜生交给我。”

江东八豪同声怒吼，八枝镖枪齐发。

独角天魔一声怒吼，身躯一挫，高不过三尺，铁杖一抬，人亦贴地掠出，五枝镖枪掠顶而过，铁杖击落了另两枝，抽用右手，抄住最后一枝镖枪，狂怒地反投而出，人化狂风，一闪即至。

“啊……”八豪中倒了一个，镖枪贯盾而入，盾后的人座枪而倒。

金神一声狂笑，拔剑抢到，接住了秋雷。

独角天魔愤怒如狂，沉重的铁杖风雷俱发，先来一记“横扫千军”，“当当”两声大震，两豪连人带盾斜抛丈外，再来一招“泰山压卵”，“当”一声爆响，另一豪会变，连人带盾变成扁鸭。

江东八豪不是敌手，一照面两死一伤，搜魂旗主一声大吼，搜魂旗火杂杂向前卷，风吼雷鸣拦腰便扫。

“嘭！”爆响震耳，地下草叶激射，狂风大作，旗杖相交，势均力敌，两人同时马步浮动。

“打！”独角天魔怒吼，招化“枯树盘根”。

“着！”按魂旗主沉喝，上跃、旗尖下搭、前扑、旗杆凶狠地挑出。

鬼影幽魂乘机抢入，盾阶的一推，人突然从旁贴地由独角天魔的身左切入，长剑急点。

炼狱厉鬼也不失时机，从后面急冲而上，剑从盾侧伸出，剑出如狂龙舞爪，用盾的人，使剑不如使刀，但剑在江东八豪手中，似乎比刀还管用，因为他们的剑是阔锋剑，剑叶比江湖朋友的剑宽了一倍，所以可当刀使用。

剑合旗聚，风雷乍起，眼看独角天魔前后受敌，命在须臾，蓦地，他半途收招，那招“枯树盘根”原是虚着，他的造诣也足以收发由心，人向左闪，杖头一挽，鬼影幽魂剑和盾同飞，再例身切入，当胸兜心就是一脚踢出。同时杖尾后点，从炼狱厉鬼的盾旁捣入。

“啊……”鬼影幽魂狂叫一声，向后便倒，胸骨尽折，口中鲜血狂喷。

“哎……”后面的炼狱厉鬼刚从盾侧现身递剑，却惨叫一声，杖尾捣到，太快了，他想重新躲至盾后，已来不及了，百忙中推剑架杖，没架住，杖尾已捣入他的右胸，直贯肺部。

几乎在同一瞬间，独角天魔扭身旋杖，杖尾成半弧形扫砸刚着地一招落空的搜魂旗主，势如泰山崩坠。搜魂旗主也恰好转身，一旗横扫。

独角天魔志在必得，势如疯虎，“当”一声旗杖相交，人向侧一闪，招变“毒龙出洞”，捷逾电光石火，“嚓”一声杖头插入搜魂旗主的左肋，洞肋穿胸。

“你们都得死！”独角天魔狂吼，凶性大发，上百斤的铁杖飞旋扑击，每一杖重如山岳，把剩下的三豪迫得象走马灯班乱旋乱转，岌岌可危。

后屋火起，西屋火起，天干物燥，木造楼房见火即然，只片刻间，前面的箭已停，躲在屋中的箭手似乎在极短的时间内，同时象幽灵般消失了。

另一面，金神已和秋雷激斗了近百招，两人都小心翼翼，不敢放胆抢攻，一沾即走，出招时狂风大起，剑发风雷，停止时遥遥相对，点尘不惊，两人逐渐额上见汗，神色愈来愈凝重，圈子也愈收愈小，即将近身拼搏了。

呐喊声雷动，箭雨已止，高手们放胆前冲，杀声震耳。

鬼谷先生和阴曹恶客到得最快，两人一笔一棍，奔向金神，阴曹恶客打狗棍凶猛地扫向金神的腿弯，从后面进招，声势凶猛已极。

金神象是背后长了眼，一声怪啸，伸左手向后一勾一抓，闪电似的抓住了扫来的打狗棍，火速旋身，剑发似电光一闪，点向阴曹恶客的胸腔。

阴曹恶客惊得脸色泛灰，他只感到手中棍沉重如山，运转不灵，剑虹便到了，他只好丢棍后退逃命，本能地伸手向到了胸口的金虹拍去。

一切都晚了，金虹已以令人难信的奇速，贯入他的心坎，掌虽然拍中剑身但手掌应剑而折。

秋雷到了，大喝道：“纳命！”

金神扭身挥剑，“铮”一声巨响，金剑震开了点来的长剑，秋雷空门大开。金神一声狂笑，便待抢入。

秋雷眼中绽出喜悦恶毒的笑容，左手剑诀突然伸张，袖底的九龙筒筒口外露，九枝龙形飞针如暴雨般射出。

金神吃了一惊，但已无法躲避了，右手金针掌全力拍出，人向侧闪。

“嗤嗤！”两枚霸道绝伦可破内家气功的龙形飞针，射入他的左肋，护体的三阳神功挡不住飞针，入肉寸余，他感到肋下一阵麻木。

同一瞬间，秋雷一声狂笑，剑出杀着“沉雷惊蛰”，沉雷剑的夺魄三招出手了，剑动雷声发行雷霆一击。

金神也大喝一声，金剑幻化无穷核虹，迎着来剑攻去。可是，力道刚发，便感到肋下创口痛苦彻心，剑上劲道骤减，只用上七成劲。

“铮铮！”剑鸣震耳，生死关头已到。

人影乍分，金神被震飘丈外，右外肩出现了血痕，这一招他没躲掉。

他立脚未稳，鬼谷先生到了，一声不吭，魁星笔手下绝情，闪电似的点到他的左肋后方。

他不愧称早年四大凶人之一，腰肉右一扭，人急退两步，鬼谷先生的魁星笔，贴他的肋衣而过，他咬紫牙关，左手的金针掌猛发。

“噗！”中了，恰好拍中鬼谷先生的眉心，双睛也被击破，鲜血从双眼和眉心向外冒，人也飞退丈外，砰然倒地，魁星笔抛出五丈外去了。

金神飞退上阶，大叫道：“侯兄，退！他做人多。”

独角天魔也知道不可恋战，一声狂笑，飞退上阶，两人象一阵狂风，飘入大门内去了。

“你们走得了？”秋雷大吼，飞扑而上。

“嘭！”大门闭上了。

秋雷不敢冒险进入，大喝道：“放火，烧死他们。”

占地甚广的五六十栋大厦，左右三方大火冲霄，只有前面没有火，谅金神也无法从他处冲出。

“箭手列阵，等他们冲出时先给他们一阵箭雨快活。”秋雷又叫。

大火冲霄，整座巨厦成了火海，热浪迫人，三二十丈内无法立足，所

有的人全都眼巴巴等人冲出，但大火封门，却不见金神出现。

两处坟场中，金神和独角天魔已经借草木掩身，狞笑着抄出南面，向飞龙庄如飞而去。

许州至飞龙庄只有六七里，从晁家至飞龙庄，也只有八九里地，脚程快的人，要不了两刻。

秋雷率领群雄仍在火场戒备，眼看大厦被火烧得七零八落，行将崩塌，仍不见有人出现，只看到大群老鼠和狐狸成群外窜，正在纳罕。

蓦地，西面尘头大起，蹄声如雷，通向许州至府城大道的小径中，三匹健马狂奔而至，第一匹马上的骑士老远便大叫：“请庄主快回庄，有大批高手目下正进攻本庄。”

秋雷大惊，似有所悟，掠出急问：“是洛阳许家的人么？”

骑士仍向前狂驰，叫道：“不知道，来人全有歹毒的火箭，人数上百，无人敢当。”

秋雷奔向远处小四清风明月牵着的宝马乌云盖雪，大吼道，“回庄，快！”

马群早已被控制在附近，一阵锣响，高手们纷纷抢上马背，潮水般退去。

飞龙庄三面环水，只有从庄前的枫林可以进击，江南浪子一群人到了三岔口，杀入林中，以强弓开道，由金神的四十余名黑衣爪牙搜杀潜伏林中的飞龙庄爪牙，进展奇快，直迫至飞桥前。

飞龙庄大部分高手已经被秋雷带走，庄中由查总管和二庄主金鞭于庄支撑大局，三岔口警讯传到，庄中的高手们已各就各位。

查总管和金鞭于庄出现在庄门上的敌楼前，查总管向远处眺望，看不见敌人，只看到本庄的爪牙沿途向里逃，片刻，桐林前出现敌踪，江南浪子和玉面郎君一马当先，左翼，毒火石明和五名徒弟出现，右面，九华羽士仰天长啸，接着，大群黑衣箭手出现，攒射向庄内逃的人，杀声震天。

“曳上飞桥！”查总管断然发令。

“不可！”金鞭于庄大声阻止。

“怎么？你……”查总管讶然问。

“弟兄们未全部退入，怎可曳起飞桥？”金鞭于庄理直气壮地叫。

“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查总管不悦地问。

“别忘了，我于庄是二庄主。”

“呸！二庄主又能怎样，你算了吧，等弟兄们全部退入，敌人岂不也随后到了，曳桥！”

金鞭于庄大怒，突然拳掌齐出，拳中胸掌中腿，查总管应手便倒。

金鞭于庄将查总管劈胸抓住，怒吼道：“你这厮比狗还卑贱。想当年，你在我于某手下混饭吃，于某抬举你做内堂管家掌理财务。好了，你爬上高枝，翻脸无情，不将于某放在眼下了……”

“于爷……”查总管脸色死灰，乞怜地叫。

“你还会叫我于爷，狗东西，告诉你，飞龙庄目前又是于某的了，飞龙这次外出，象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你再也没有人替你撑腰了，去你娘的！”

声落，查总管飞出了敌楼，向下飞坠，人往下跌还有命？“叭哒”两声，被攒死花庄门外。

金鞭于庄仰天狂笑，得意地叫：“哈哈！你可在阎王爷前告我一状……哎……”

叫声在最后变成了哀嘶，他张大着嘴，艰难地扶着防箭垛转身，身后，是北地之豪翻天掌陈彬，是秋雷上次行脚陕西时罗致的高手，这人不住冷笑，正在用靴底擦拭一把匕首，向他冷冷地说：“阁下，你有出卖飞龙庄之嫌。大敌当前，在下只好先杀你再禀明庄主了。”

金鞭于庄直喘气，一口气没接上，突然仆倒。“曳上飞桥！”翻天掌大喝。

下面，把守辘轳的二十名大汉开始绞动辘轳，未逃过桥的人心胆俱裂，狂叫着往水里跳。

“放箭！”陈彬大吼。钟声大鸣，堡墙的箭手向外发箭。

九华羽士哈哈狂笑，掩身树后叫道：“石施主，看你的罗。”

毒火石明吹了一声口哨，江南浪子的手下弟兄皆借草木掩一身，点起了用油布做成的火束，上百名箭手各带了二十支特造的火箭，箭尖有一卷纸造的火具，施了一条药引，点燃药引，可由射程的远近而控制爆炸，远则点燃即射，近则先任由药引燃烧。

弓弦狂鸣。一支支火箭带着袅袅白烟破空而飞，刹那间，檐楼火起，雕楼也浓烟徐升。

辘轳架火起，“砰”一声大震，曳起一半的飞桥突然下落。河湾不远处，芦苇丛中突然出现了一艘轻舟，舱面上站着君山秀士和潜龙队总领何腾蛟，操舟的则是君山秀士的四名得力爪牙。

飞桥落势过猛，在轰然的大震声中，桥从中而折，前半段随水飘流，入庄的道路已绝。

门楼在燃烧中，但寨墙无物可燃，庄中的箭手猬集，利用垛墙掩身向外发箭，无人可飞渡。

飞龙楼前是演武场，远离庄门，在弓箭的射程外，火箭只能焚烧前庄，奈何不了飞龙楼。假使想射飞龙楼，必须用船只，丸华羽士少算一着，功亏一篑，人被阻在庄外，僵住了。

九华羽士一眼便看到不远处的小船，便向江南浪子喜悦地说：“夏老弟，你水下能耐了得，何不将船弄来，咱们可分出人手去对付飞龙楼了。”

江南浪子大喜过望，立即向右绕走，奔近江边，火速脱掉外衣裤，带了长剑潜入水中。

君山秀士的船，只在飞龙庄的外围轻荡，他不敢闯庄，只在江面等，等金神攻破飞龙庄时，算定秋雷必由水上逃命，在江面上等岂不妙哉？他们只专心注视庄中的动静未留意水中来了人。

江南浪子水性相当高明，悄然潜抵船旁，伸手一搭船舷。“忽喇”两声水响，人已跃入船中。

人影一闪，潜龙队的统领何腾蛟已到 he 身前，怒吼道：“好小子，你可我对人了。”

江南浪子吃了一惊，这家伙身法快得吓人哩，正待动手，一眼却看到转首怒视的君山秀士，心中大喜，行礼道：“原来是君山荀前辈，晚辈江南浪子夏清风。”

“哦！攻庄的人是你？你不是飞龙的朋友么？”君山秀士问。

“正相反，晚辈的大哥是被秋雷小狗毒死的，晚辈已借金神老前辈的鼎

力，全力攻庄报仇雪恨，希能借重前辈的船，以使用火笛攻飞龙楼。”

“妙极了！算苟某一份，这就走。”船还未移动，岸上金神与独角天魔已到了庄前。

秋雷闻警赶回，他的乌云盖雪脚程快，而且抢先动身，越野而走，象一阵风，归心似箭。

七柳湾在州城的西北，晁宅则在东北，不管怎样走，皆须越过州城至府城的官道。

真巧，矮方朔和银凤姑始背着许钦冲出枫林，悄然越过三岔口，远出两里地，算是远离险境了。他们躲在一处密林中，等候许钦复原，因恐飞龙随后赶来，假使能等许钦清醒，便不怕了。

岂知解了许钦的睡穴，许钦反而沉沉睡去，大概是几天来折腾得元气大伤，疲劳过度，需要睡眠以恢复体力。老小两人愈等愈心焦，许钦却愈睡愈香甜，跟看红日东升，眼看朝霞消失，眼看朝阳逐渐变暖，他两人却心乱得不可开交。蓦地，飞龙庄方向，隐隐传来呐喊声警钟清晰入耳。

“糟！我们得走了。”矮方朔焦急地叫，伸手急推许钦。

许钦不愧是功臻化境的练家子，猛地挺身坐起。

银凤心头大石落地，淌着眼泪微笑着问：“爹，可感到不适么？”

“不适，怪事，你爹一生没痛没病，有何不适？咦！方前辈也在哩，怎么回事？”

矮方朔吁出一口长气，苦笑道：“少庄主，你难道这几天来一无所知么？这儿是许州。听，呐喊声传来处，就是飞龙庄。”

许钦一蹦而起，叫道：“见鬼，怎么到许州来了，我记得在安乐酒店与飞龙……”

矮方朔摇手止住他再说，急道：“不必说了，总之，体己两世以为人，飞龙将你和令媛擒回飞龙庄，给你服下迷魂药，几乎闹翻了天，恐怕飞龙要宰人追来了，快走，以后令媛会将详情告诉你，令尊目下在斗鸡台荀村，准备在午间以血解誓，得赶两步，走。”

许钦大惊失色，不用催。他比老小两人跑得更快。他们前脚走，后面两个人影一黑一白接着后跟，是秋岚和白姑娘。他俩始终在后面护送。

矮方朔认准方向，展开轻功急赶，穿越一座小村，掠上至府城的官道。

路对面矮松林蹄声如雷，突然冲出一匹黑驹，赫然是秋雷的乌云盖雪，鞍上骑士正是秋雷。

秋雷早已疑心是许乔两家至庄中捣鬼，看到许钦父女和矮方朔从飞龙庄方向掠出官道，更证实他的想象，不由怒火上冲，一声怒啸，飞跃下马，拔剑怒吼道：“狗东西，你们走得了？”

许钦也气往上冲，一把抢过爱女的长剑，大踏步迎上骂道：“畜生，你丢尽武林朋友的脸……”

叫骂声未落，双剑已疯狂地纠缠在一块，“铮铮！嘎！”触剑和错剑声动魄惊心，风雷骤发。

秋雷含怒出手，展开了沉雷剑法，剑动殷雷震耳，疯狂进招，凶猛强悍，招式以排山倒海似的声势，放手抢攻，气吞河岳，只片刻间便攻了近三十剑之多，将许钦迫得连退三圈。

许家以冷剑威震武林，许钦已深得冷剑的神髓，但沉雷剑法确是比冷剑高明些，他始终抓不住反击的机契，只能紧守空门，愈斗愈心惊，但秋雷

想在短期间将他击倒也非易事。

矮方朔心中大急，又不能上前插手，跳脚大叫道：“秋雷，你讲不讲理？你……”

“老匹夫，再和你讲道理，大爷的飞龙庄便不是我的了。”秋雷怒叫。

“你忘了与令兄所许诺的……”

“铮铮！铮！”秋雷以狂攻作为答复，三剑急攻，将许钦迫至路侧深沟旁，机会到了，立刻用上杀着“电耀霆击”，这是沉雷剑法三招杀着最后一招。

北面不远处，有一条小径岔向东北，是至斗鸡台的小径，这时突然掠出无数人，僧道俗俱全。

斗鸡台在兄宅东北三里左右，一早，笑孟尝乔文忠带着欧阳慧一群人返回，并带回毒王和恨地无环的尸体，但前往飞龙庄探道的矮方朔，天色大明尚不见返回，不但许中州沉不住气，武功已失的绿凤更是坐立不安。

矮方朔虽说是自告奋勇前往探搜许钦父女和秋岚的消息，许中州岂能置之不理，他是个义薄云天的侠义英雄，自己子孙的生死存亡他不在乎；但朋友的死活他不能不管，心中焦急之下，决定放弃午间以血解誓的事，立即赶往飞龙庄索人。

他交代笑孟尝说，他要赤手空拳拜庄，如果飞龙扣留他，笑孟尝便不必顾忌他的死活，务必立即与群雄进攻，他老人家决定了的事，不许任何人阻拦，一行数十人浩浩荡荡赶赴飞龙庄，欧阳慧和李玉衡也跟去，连绿凤也由乔天香带着走。

许小州领先掠出官道，便看到百步外的斗场，老人家眼尖，儿子和孙女岂有不识之理，一声长啸，突然全力飞出。

左侧远处的荒草疏林中，蹄声如雷，黄尘滚滚，飞龙的后续人马快到了。

斗场中，许钦已到了生死关头，这招“电耀霆击”他难以招架，加以刚好退到沟边，后面的左脚在沟缘旁，天干泥燥，沟旁的碎土有点松动，脚下一失闪，身形便难以控制，高手拼命，生死间不容发，他身形一晃，“铮”一声剑鸣，剑反向右荡，人向左倒剑却要向右荡，怎不糟透。

电芒一闪，一道冷电带着隐隐殷雷声，射到他的胸口。

“糟！”矮方朔急叫，向前抢。

“哎呀！”银凤同时惊叫，赤手飞扑而上。

生死间不容发，旁人抢救事实无此可能，眼看许钦性命不保，一切都完了。

北面掠来的人，包括许中州在内，全都惊叫出声，声如狼嚎。

三道灰黄色怪影，却在秋雷出剑前一刹那，从三丈外的草丛中飞出，来得恰是时候，三道怪影一击剑，一击秋雷的脸侧，一击秋雷的右肋，假使秋雷想要许钦的命，他自己也必须把命赔上。怪影来势奇快，几乎令人肉眼难辨，一无风声二无异啸、可知快极。

秋雷吃了一惊，怪影太快，他无法在刹那间分辨出是何暗器，但一眼便看出定然可怕，假使他仍递剑，乘势前仆，那么，必定被前面击剑的怪影所击中，所以他除了飞退，别无他途。

在他思索的刹那间，本能地收剑后仰，“铮！”剑鸣震耳，碎泥飞溅，剑仍被击中，不是暗器，而是泥块，另两块从他的鼻尖前和胸腹交界处贴衣而过，把他吓出一身冷汗。

许钦跌入沟中，向旁一窜，方重新纵上路面，脸色泛白，满头冷汗。

“什么人？站出来。”秋雷惊魂初定，向泥块飞来的方向大吼。接着，他吃惊地转向右首正北方向，心中一凛。

许中州到了，后面是媳妇柳秋涛、少林三知客和十八罗汉、武当金顶三老、七子，还有老老少少一大群。对于这些白道英雄，他不在乎。

“爷爷！”银凤颤声叫，珠泪滚滚，却扑向乃父许钦。

许钦揽住她，向后退，一面说：“孩子，爹输了，下次我必定杀他。”

武当三老的全真子大踏步而出，亮声叫：“无量寿佛。贫道当先，誓除此獠。”

矮方朔抢出截住：“慢来！且……”

秋雷哈哈狂笑，说：“老道，你等会儿，秋某接受你的激战。”他傲然转头，仍向远处路旁草丛中脚：“还不出来，要太爷请你么？”草丛中，悄然站起两个人，一白一黑，一男一女。

“惭愧！又是他！”许中州无限感慨地叫。

“怎么回事，两个秋雷？”许钦莫明其妙地惊呼。

秋雷无名火起，飞跃而上。

来人是秋岚和白姑娘，秋岚将白姑娘推开，叫道：“弟弟，请听我说……”

秋雷以行动作为答复，剑出杀着第一招“沉雷惊蛰”，疯狂上扑，来势汹汹。

秋岚左闪，后退，再右移，身形一扭，反而欺近秋雷身后，绝招落空。

欧阳慧抢出，举剑仰天长号：“爷爷，原来你老人家已将沉雷剑法的杀着传给这畜生了，你老人家怎能在九泉瞑目，爷爷，保佑慧儿，保佑慧儿……”在叫号声中，她狂冲而出，形如病狂。

秋岚一怔，看样子要出人命，怎行？他突然向刚转过身来的秋雷“呸”一声吐了一口吐沫，然后向飞龙庄方向撒腿狂奔，引秋雷离开，吐沫击中了秋雷的右胸，奇快无匹。

秋雷果然不肯甘休，一声怒啸，全力狂追，两人三五起落，便穿村而入，消失在众人视线之外。

慧姑娘急起直追，李玉衡也随后掠出，可是，轻功相去太远，已无法追及，只有白姑娘了得，她展开御气神行术如飞而去。

许中州正想与众人径回城，马群到了，第一匹健马上，是海天一叟。

“拦住这些江湖孽障，杀！”矮方朔大叫，飞扑而上，他恨透了这些助约为虐的江湖恶贼，枫林中的无数示众尸体，令他忍无可忍，再就是他怕恶贼们也追上秋岚，秋岚双拳难敌四手，大事不妙，不拦下这些人怎成？

他的话立即引起共鸣，武当三老和七子一声长啸，同时拔剑截出。其他的人只有许中粥悄然退在一旁。

秋雷已是众叛亲离，这时又被白道群雄将仍然效忠于他的人拦截，只剩下他孤家寡人。

海天一叟不是仍替秋雷效忠的人，他有歹毒的毒计，早已和金鞭于庄商量好了，他是想回庄趁火打劫，岂知两头落空，在这儿死在矮方朔的手中。

秋雷狂追乃兄，追到飞龙庄，只看到庄中大火冲霄，他急得七窍生烟，立即舍了乃兄向庄中飞掠。飞龙庄已成火海，君山秀士的船载了不少箭手，从庄后用箭猛射飞龙楼，木造的楼房，火一发便难以扑救，加以前庄有人猛

攻，抽不出人手救火。

翻天掌陈彬眼看飞龙楼起火，大惊失色，立即奔向楼下指挥爪牙救火。而且爪牙们的家眷全在庄内，大火熊熊，庄内鬼哭神号，他们怎能不慌，机灵鬼渐渐离开了岗位，下了寨墙往里跑，一个跑第二个也溜，寨墙上七零八落，刚好金神和独角天魔到了，这两个老凶魔连声怒啸，飞跃护寨壕，奋勇飞登寨墙，杀散零落的箭手，九华羽士立即招呼众人抢入庄中。

秋雷来晚了，他形如疯狂，一声怒啸，抢入庄中，见人就杀，从前庄杀到后庄，浑身浴血。

秋岚也发现不妙，会合了后到的白姑娘，两人一商量，立即进入热焰迫人的庄中，可是，到处是火，到处是人，就不知秋雷杀到何处去了，两人只好盲目地找寻，四处狂奔。

秋雷冲杀至后庄，大叫道：“金神，和秋某决一死战。”

身后，两名金神的黑衣爪牙飞扑而上，黑烟弥漫下，暗袭定可如意。秋雷象是背后长了眼，一声怒叱，大旋身贴地急旋，剑发如电。

“啊……”两个黑衣人断了四条腿，上身仍冲出丈外方行倒地。

他冲过一条防火巷，烟呛得他难受已极，大火燃烧声震耳欲聋，木树爆裂声似雷震，叫喊中难以听闻，他不再呼叫，闯入了后花园。

金神和独角天魔刚好堵在花园中，截杀从飞龙楼逃出的人，但根本没有人逃出，大多数人已在大楼起火时走了，楼下近花园处，有一条地道通至庄后的密室，那是一个地下秘窟，设有暗门通向江中，里面藏了三艘快艇。这是秋雷为防万一的秘窟，只有他的八名姬妾和少数侍女知道这所密室。他冲入花园，火烟淡薄了许多；正走间，劈面撞上倒拖着铁棍的独角天魔。

“哈哈哈哈哈！飞龙，我不信你能飞，金兄，快来啊。”独角天魔狂笑着叫，疾冲而上。

“你得死！”秋雷怒吼，挺剑飞迎。

“老夫的杖长，该你肝脑涂地。”独角天魔怪叫，铁杖来一记“毒龙出洞”，兜心便捣。

秋雷恨透了老凶魔，向右一闪，举剑便点。独角天魔哈哈狂笑，信手一杖向剑上砸去。

秋雷已算定老魔必有此着，原准备贴身切入，但眼角已瞥见金影出现，时不我留，慢不得，左手一招，九龙筒行雷霆一击。

“铮！”杖击中了长剑。“啊……”独角天魔却狂叫出声，杖丢了，双手掩住胸腹，摇摇晃晃躬身狂叫：“九……九龙筒，我……我徒弟的暗器！”

秋雷本想再补上一剑，但金神到了，金芒近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两人一言不发，奋起抢攻。“铮铮铮铮！”金鸣刺耳，风雷声惊心动魄，两人棋逢敌手。互抢机先。

激斗中，响起秋雷一声沉喝：“着！”“飞电沉雷”出手。

“铮铮！嗤！”错剑声伴着隐隐殷雷，金芒银虹纠缠瞬息，人影陕分，各退五步。

金神右肋鲜血沁出，如同泉涌，脸色大变。秋雷颈旁裂了一条缝，血染紫裳，差点儿便伤到经脉了，他立身后方，独角天魔正吃力地站稳，相距不足三尺，老凶魔牙齿咬得死紧，怪眼如铜铃，额上大汗如雨，突然脑袋一低，飞撞出。金神也恰好从前面冲到，金剑递出了。秋雷冷哼一声，招出“电耀霆击”。

“砰！”独角天魔撞中秋雷的后心，金神的金剑，穿秋雷的左肋而过，秋雷的长剑，端端正正贯入金神的胸口，三个人重重地撞在一堆儿，全倒了。

秋雷脱手松剑，滚出八尺，金神一手抓住插在胸口的长剑，“铮”一声剑应手而折，再伸手拔剑尖，剑尖离体，他站不起来了，在地上抽搐，独角天魔仆伏在地，寂然不动。

秋雷脸色变成死人般惨白，站起一手按腰背，一手掩肋，死瞪了两人一眼，然后吃力地举步消失在地道秘口中。进入地道，地道门自闭，他吃力地往下走，所经处，地上留下血迹。不久，眼前大放光明，密室到了，密室一半是陆地，另一半是水，停了三艘快艇，怪！木榻旁居然有人哩，灯光下，李美贞姑娘盛装俏立，一手持了一只皮囊，她急急迎上娇叫道：“爷！怎么了？我知道你会来，果然来了。”

“哇……”秋雷喷出一口鲜血，跌入美贞怀中，已陷入昏迷境地，仍喘息着说：“扶……扶我上……船，我……我们走。”

美贞不扶他上船，却扶他到床边，猛地一肘顶出。顶中他的心口，他砰然倒在床中呻吟，美贞出手如风，拉住他的手一扭一带，肩井立卸，她一把将他提起，珠泪滚滚地哭叫道：“飞龙，你也有今天，也有今天。”

秋雷口中的鲜血不住往外流，喘息着说：“我……我知道：我会死在你……你手中的，只怪我自……自信太甚，也后……后海不听绿凤的警……警告、命也，你杀……杀了我……吧……”

“我不会便宜你的，你这猪狗！畜生！”美贞疯狂地叫，向外跪下狂叫道：“爹在天之灵冥鉴，女儿含羞忍辱，终于等到这天了，请看女儿活剥了这畜生。”她疯狂地跃起，拔出秋雷腰带上的屠蛟匕。

“不可！”有人从床后转出叫，是侍女小珊。

“珊姐，为什么？”美贞大叫。

“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从前不杀你，你也该有良心，我不许你刚他，留他全尸。”小珊说。

美贞低下头，挥泪说：“珊姐，也许你是对的，你也是受凌辱的人，你能留他全尸，我也该尊重你的意见，好吧！”

她捡起皮囊，拖起秋雷大叫道：“你听着，留你全尸，皮囊中盛着你的紫色葫芦，葫芦里是你用来毒杀师父的天蝎玛瑙酒和我加的毒药，本来，如果你没受伤，但血战后定然神志不清，口干舌燥，我早替你准备好了，你会喝的，现在你喝不喝？”

秋雷死盯了皮囊一眼，突然狂笑道：“哈哈哈哈哈！也许天地真有鬼神，当年获玛瑙时，我曾起誓说如果违约便死在这块玛瑙上，老天爷，哈哈，你真会开玩笑，我认命了，李姑娘，我不但应誓，还偿还你的血债哩，接上我的肩臼，我自己来喝，哈哈，如果九华羽士在这儿，他该笑死了，当年我是向他发誓的。”他出奇地亢奋，可能是到了回光返照的地步了。

美贞已看出他已油尽灯枯，放下屠蛟匕，替他接上右手的肩回，他抓起皮囊，喝个精光。

蓦地，室口有人抢入，脱口大叫：“哈哈！谁说我九华羽士不该笑……啊……”

最后一声惨号惊心动魄，令人毛骨悚然，原来秋雷丢下皮囊，颠手抓起屠蛟匕，用尽余力掷出，不偏不倚贯入八尺外观在口的九华羽士的胸口，透背而过，钉在对面的墙壁上，秋雷人后倒，仍掏出胸前的天蝎玛瑙，向水

中一掷，方合上双目，一代枭雄，含笑溘然长逝。

“他……他……死得英……雄。”小研掩面泣叫。

九华羽士居然未倒，以手掩胸咬牙切齿向前走，摇摇晃晃，经过床缘，本想向床上倒，身躯却不听指挥，反向另一侧冲“噗通！”掉下水去了。

室口人影再现，奔入了秋岚和白姑娘，秋岚抢近床前一把将秋雷抱起，痛苦地叫道：“天哪！我来晚了，老天！是我害了他，我害了他！”

美贞失神地走向室口，茫然地拔出壁上的屠蛟匕，缓缓地抵向心坎。

“姐姐，你不见妈一面么？”走道中有人叫，是李玉衡和慧姑娘。

美贞手上的屠蛟匕已刺入半分，突然失手坠地，哭道：“妈！妈！女儿好……好恨！”说完抱住乃弟放声大号。

秋岚抱着乃弟的尸身，大踏步向上走，白姑娘在后相随，两人都泪下如雨。

走出秘道口，劈面遇上一个黑衣人，误认秋岚是秋雷，挺剑急冲而上。

“走开！不要叫我开杀戒。”秋岚大吼。

“你还不滚？”是矮方朔的叫声。黑衣人扭头便跑。大火在燃烧，血腥和烟气触鼻，人声已止，烧燃爆裂声震耳欲聋。秋岚抱着乃弟的尸身，茫然地举步，大滴泪珠跌碎在胸襟前。

全书完

